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真與美》東方白文學自傳的研究



研究生：鍾秋月

指導教授：陳章錫 博士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五月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真與美》東方白文學自傳的研究

研究生：鍾秋月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蔡尚志

侯作珩

陳章錫

指導教授：陳章錫

系主任(所長)：賴碩堯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 《真與美》東方白文學自傳的研究

## 摘要

本文以東方白文學自傳《真與美》為研究對象，透過文本分析以瞭解東方白的先天性格及後天環境對他的影響，並以《真與美》為鎖鑰，探究東方白創作的心路歷程與創作風格，具有「映現生命軌跡」、「展拓文學腳印」、「解開創作之秘」、「實踐人生哲學」等四項特色。本文進一步探析「傳記文學」視角下的《真與美》，其顯現凡樸可貴的真人性格，臻於傳記文學「真實、品味、文筆、以人為本」的四項標準。此外，亦比較文學自傳《真與美》與域外《歌德自傳》間的傳承與創新，有助於瞭解東方白為自己的存在與人生定位，使本研究更臻完整。東方白以《真與美》回歸自我的價值，《真與美》不僅是東方白文學的生命史，亦是台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與價值的珍貴史料。

本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為緒論，旨在闡釋研究動機及目的，論述前人研究成果，說明本論文之研究方法及研究限制。第二章分成四節，第一節概述作家背景。第二節介紹文學觀與創作特色、內涵。第三節依東方白《真與美》的分期方式，從《真與美》看東方白小說的創作歷程。第四節則為本章研究小節。第三章主要探討《真與美》的內涵特色，將《真與美》凝縮為四項特色分節闡述，第一節映現生命軌跡。第二節展拓文學腳印。第三節解開創作之秘。第四節實踐人生哲學，其「嗜真如命、不真不言」的性格，正與「以文學之真映顯政治之假」的不羈，相互契合。第五節則小結前述論點。第四章主要探析「傳記文學」視角下的《真與美》。第一節探討傳記文學的文類與特色，說明傳記文學的特性與功能。第二節則以「真實、品味、文筆、以人為本」四項標準來檢視《真與美》的「傳記文學面」。第三節主要比較《真與美》與《歌德自傳》的異同，先介紹《歌德自傳》的特色後，再據以比較兩本自傳形式及內容上的傳承與創新。第四節為本章

小節。第五章為結論，將其價值歸納為三點：一、以《真與美》回歸自我的價值，二、具有傳記文學的傳世價值，三、啟發自《歌德自傳》的傳承與創新，站在台灣文學史發展的角度，彰顯《真與美》對東方白個人的意義，及對歷史與文學的價值。

關鍵詞：《浪淘沙》、傳記文學、《歌德自傳》、台灣文學

# 《真與美》東方白文學自傳的研究

## 目錄

<b>第一章 緒論</b>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2
第四節 章節安排及研究限制.....	13
<b>第二章 東方白的文學之路</b> .....	16
第一節 作家背景概述.....	16
一、成長背景.....	16
二、影響最深的父親.....	19
三、異鄉留學、紮根.....	22
第二節 文學觀與創作內涵.....	25
一、文學啟蒙與文學觀的形成.....	25
二、東方白的文學創作內涵.....	30
第三節 從《真與美》看東方白小說的創作歷程.....	45
<b>第三章 《真與美》的內涵特色</b> .....	57
第一節 映現生命軌跡.....	57
一、鮮明的傳主畫像.....	57
二、詮釋生命真情至性.....	63
第二節 展拓文學腳印.....	76
一、順時推演時間結構.....	76
二、獨創文類統合形式.....	80

三、簡潔凝鍊自然筆觸.....	85
第三節 解開創作之秘.....	96
一、真即是美文學體現.....	96
二、文學音樂愛戀滋養.....	102
三、生命寫作文學使命.....	108
第四節 實踐人生哲學.....	113
一、知行合一人生哲學.....	113
二、再現自我身分認同.....	119
<b>第四章 「傳記文學」視角下的《真與美》</b> .....	128
第一節 傳記文學的文類與特色.....	128
一、「傳記文學」的定義及類型.....	128
二、「傳記文學」的特性與功能.....	134
三、東西方「傳記文學」寫作的差異.....	145
第二節 《真與美》的傳記文學面.....	148
一、真實.....	149
二、品味.....	155
三、文筆.....	160
四、以人為本.....	166
第三節 《真與美》與《歌德自傳》的比較.....	172
一、《歌德自傳—詩與真實》的特色.....	173
二、《真與美》對《歌德自傳》的傳承.....	190
三、《真與美》的創新.....	201
<b>第五章 結論</b> .....	208
<b>參考書目</b> .....	214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東方白除了短篇小說的創作外，更接續鍾肇政《台灣人三部曲》、李喬《寒夜三部曲》的傳承火炬，傾十年之力完成最長的大河巨著《浪淘沙》<sup>1</sup>，將臺灣文學的大河小說推向高峰，傳為文壇佳話。在苦寫完成《浪淘沙》之後，又投注十年光陰完成超過一百二十萬言的文學自傳《真與美》<sup>2</sup>。在其生命最精華的二十年中，雖歷經精神崩潰和病魔的折磨，仍見他昂然屹立，屢屢展現其旺盛的創作生命力，誠屬不易，倘言「寫作是東方白的生命！」實乃不假。

東方白曾先後出版《臨死的基督徒》、《黃金夢》、《露意湖》、《東方寓言》、《盤古的腳印》、《十二生肖》、《夸父的腳印》、《浪淘沙》、《OK歪傳》、《父子情》、《芋仔蕃薯》、《雅語雅文》、《真與美》、《魂轎》、《小乖的世界》、《真美的百合》、《浪淘沙之誕生》等書，作品量豐質精，早受台灣文學界肯定。東方白曾獲 1982 年「吳濁流文學獎」、1990 年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1991 年「吳三連文藝獎」小說獎、1993 年「台美基金會人文成就獎」等獎項，2003 年獲頒「台灣新文學貢獻獎」，表彰他對台灣文學的卓越貢獻，2005 年再以短篇小說《頭》榮獲「九歌年度小說獎」，是近年台灣文壇的重要作家。

一個社會有好的文學作品，就有好的人文精神；有好的人文精神，就有優良的國家文化。東方白接連榮獲各大文學獎桂冠殊榮，在臺灣文學領域佔有重要地

---

<sup>1</sup> 東方白《浪淘沙》（臺北：前衛，1990 年 10 月初版），包括「浪」、「淘」、「沙」三部。於 1980 年 3 月動筆，曾經因病中輟，直至 1989 年 10 月終於脫稿。

<sup>2</sup> 東方白文學自傳《真與美》（臺北：前衛，2001 年 3 月出齊），於 1992 年 2 月起筆，至 2001 年 1 月全部完成。本是因為受邀為《文學台灣》雜誌寫「文學隨筆」，但因認真的態度，東方白便改「文學隨筆」為「文學自傳」，從第二期開始連載，題目叫《真與美》，雖說是「自傳」，其實是「文學」，所以才另起了一個副題叫《詩的回憶》。《真與美》自從一九九一年在《文學界》改為《文學台灣》連載迄今，顯示不平凡的意義。

位，是研究台灣文學的重要對象。2006年9月30日，胸懷「至獎是無獎」的東方白，首開台灣作家先河，將《浪淘沙》、《真與美》兩部代表著作共超過2700頁最珍貴的手稿真跡以及相關創作資料，慨捐給國家台灣文學館，如此「生而不有」的無私精神及「欣喜無憾」的宏闊豁達，不僅豐富文學館的館藏，也將一位作家的文學生涯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更體現了「寫作最終就是要回歸自我價值」的真諦，著實令人佩服。

我們如想探究和了解一個人的思想，尤其關於他思想之來源、發展過程或變遷情形，除了他的各種專門論著外，他的自傳或傳記乃是最好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sup>3</sup>

目前研究東方白作品的學位論文並不多，涉及小說及《浪淘沙》相關的計有五篇<sup>4</sup>，對於記錄著東方白這位作家誕生、成長的過程，解開東方白創作之秘，顯影文學原貌的文學自傳《真與美》，截至2007年3月止，僅有董學奇的《從《真與美》探究《浪淘沙》的創作理念與實踐》一篇，惟尚無專篇深入探討《真與美》之形式與內容特色，筆者由此乃興起進一步研究的動機。

《真與美》既然求真求美，又是東方白作品解碼的鎖鑰，當然也就吸引了讀者的興趣。已經寫過《浪淘沙》的作者，還有什麼作品難得倒他呢？這大河小說作家如何擁有滔滾泉湧的創作力，寫就這一切真實動人的作品？他的文學生活又是怎樣的多姿多彩？因此，本研究目的便在於梳理《真與美》之結構與內容，彰顯其歷史與文學的價值，映現其在「傳記文學」視角下所呈現的樣貌，以及受到域外《歌德自傳》的啟發下，其所蘊含的傳承精神與創新意義。「傳記文學」的文

---

<sup>3</sup> 龍冠海：〈傳記文學與社會學〉，收錄於《什麼是傳記文學》，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年12月再版，頁214

<sup>4</sup> 參見下頁註5~9。

類定義或許有爭議，但它在文學領域占有無可取代的地位卻是不爭的事實，所以從學術研究的面向看來，應有其研究價值。

##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

有關東方白作品的相關學術研究，以單篇的期刊論文居多，且多以《浪淘沙》為研究對象。前人對於東方白的研究，專章研究的學術論文有五篇，分別是游玉楓《東方白《浪淘沙》研究》<sup>5</sup>、翟文秀的《東方白短篇小說研究》<sup>6</sup>、歐宗智的《東方白《浪淘沙》析論》<sup>7</sup>、董學奇的《從《真與美》探究《浪淘沙》的創作理念與實踐》<sup>8</sup>、與李世煌的《《浪淘沙》日治時期 現代性、本土性、反殖民之探析》<sup>9</sup>，其中有四篇係以《浪淘沙》為研究對象，從不同之觀點面向所作之研究，另一篇則是探討東方白短篇小說的內涵與特色。其他涉及部分相關的研究論文也僅有王淑雯的《大河小說與族群認同：以《臺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浪淘沙》為焦點的分析》、周慶塘的《八〇年代台灣政治小說研究》與林慶文的《當代台灣小說的宗教性關懷》，在質與量上都和東方白的文學成就與貢獻不成正比。有鑒於此，筆者先參酌有關《浪淘沙》及其短篇小說的學術論文，再針對《真與美》的單篇論文及學術論文作一介紹，作為研究東方白文學自傳《真與美》的線索。

---

<sup>5</sup> 游玉楓：《東方白《浪淘沙》研究》，中興大學中文系碩士專班碩士論文，賴芳伶教授指導，2003年7月。

<sup>6</sup> 翟文秀：《東方白短篇小說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王年双教授指導，2004年。

<sup>7</sup> 歐宗智：《東方白《浪淘沙》析論》，東吳大學中文系碩士專班碩士論文，李瑞騰教授指導，2005年1月。

<sup>8</sup> 董學奇：《從《真與美》探究《浪淘沙》的創作理念與實踐》，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蔡尚志教授指導，2005年1月。

<sup>9</sup> 李世煌：《《浪淘沙》日治時期 現代性、本土性、反殖民之探析》，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侯作珍教授指導，2006年1月。

## 一、有關大河小說《浪淘沙》

關於《浪淘沙》之學術論文部分：

1、游玉楓《東方白《浪淘沙》研究》：東方白的《浪淘沙》不同於鍾肇政的《台灣人三部曲》與李喬的《寒夜三部曲》的大河小說，雖處相同時代背景的歷史台灣，然而在地域、族群與主題訴求方面，已有較多不同的著墨與跨越。從為自己而戰的乙未戰爭，到被逼上戰場為日本人而戰的二次大戰，臺灣人自戰爭中走過來，所祈求的不是從暴力手段獲得和平，而是學會了去除種族、國家與宗教界線後的人心和平。讚賞《浪淘沙》以戰爭為主要背景，以和平為追求目標，可謂台灣的「《戰爭與和平》」。<sup>10</sup>

2、歐宗智《東方白《浪淘沙》析論》：探討《浪淘沙》透過三個家族的人生聚散與離合建立敘事結構，自然場景與社會場景的描寫，反映了時代與社會的面貌，乃至重現台灣戰時社會狀況，均有助於時代氣氛的營造與捕捉。而東方白於福佬語寫定所投注的苦心與所獲致的成就值得重視，人物結構方面，東方白塑造了分別代表福佬、客家人、福州人的台灣族群主角，並且凸顯人物的善惡對比，表達了「人道精神」、「宗教情懷」、「身分認同」的思想意涵，全書最有價值之處，在於其深具「展拓時代場域」、「提升人物情愛」、「解開族群情結」、「本土語言書寫」等特色，有褒有貶，立論中肯。<sup>11</sup>

3、李世煌《《浪淘沙》日治時期現代性、本土性、反殖民之探析》：在此論文中，作者以「後殖民論述」為視窗來研究《浪淘沙》文本，深探以台灣歷史為證，以台灣家鄉為懷，描繪台灣從 1895 年割日迄至當代，三個台灣家族三代人的

<sup>10</sup> 游玉楓：《東方白《浪淘沙》研究》，中興大學中文系碩士專班碩士論文（2003年），頁 196-197。

<sup>11</sup> 歐宗智：《東方白《浪淘沙》析論》，東吳大學中文系碩士專班碩士論文（2005年）。最後結集以《多少英雄浪淘盡—《浪淘沙》研究與賞析》一書出版，頁 286-289。

人事滄桑與悲歡離合的故事，映現外來勢力（浪）不斷「淘」洗台灣人民（沙）的歷史風貌，尋覓台灣在歷經葡萄牙、荷蘭、日本等國的複雜而多重的殖民經驗之場域及待解之糾葛。李氏透過《浪淘沙》的剖析與回顧，提醒「壓不扁的成長」一代以及「戰火下掙扎」的一代，用理性的態度正視國民政府來台又複製的同樣殖民模式，以建立真正屬於臺灣人的本土認同。<sup>12</sup>

由以上三本學術論文的分析，東方白的《浪淘沙》反映時代與社會的面貌，重現台灣戰時社會狀況，有助於時代氣氛的營造與捕捉。在經歷民族的悲情後，正視殖民的歷史，撫慰傷痛、昇華仇恨，用理性的態度建立真正屬於台灣人的本土認同，並肯定東方白投注的苦心與成就，彰顯了《浪淘沙》的價值與特色。

## 二、有關東方白短篇小說

翟文秀《東方白短篇小說研究》：東方白非常重視作品的主題與思想性，常常在作品裡透露給讀者人生的智慧。東方白認為作品具有「獨立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獨立的思想是文學的靈魂，所以其小說蘊含極大的憂患意識，但又不會流於無病呻吟的空洞或說教式的沉悶，而是把對天、地、人、社會的「憂」，經過技巧的轉化，使文學哲學化、哲學文學化，成功地豎立了他獨特的風格，深具文學研究價值。<sup>13</sup>

目前對於東方白短篇小說研究的學術論文僅有此一部，翟文秀分析其短篇小說以哲理寓言為主，在長達五十年的創作生涯中，東方白用寓言的方式進行自己

<sup>12</sup> 李世煌：《《浪淘沙》日治時期現代性、本土性、反殖民之探析》，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2006年），頁116-123。

<sup>13</sup> 翟文秀：《東方白短篇小說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

對社會、對人生的關懷，諷刺其中的不合理與扭曲的現象，偏重理性訴求，從不自怨自艾的生活態度，使小說呈現達觀喜樂的特殊冷調。

### 三、有關文學自傳《真與美》

依筆者整理之文獻資料，茲就與《真與美》有關的單篇論文與學術論文，臚列說明如下：

#### (一) 單篇論文部份

- 1、董成瑜：〈東方白換一種心情寫回憶錄〉，《中國時報》，1996年6月13日，38版。
- 2、葉石濤，〈臺灣作家的自畫像—《真與美》〉，《文學台灣》，34期，2000年4月，頁6-7。(亦收錄於《真與美》(一)，頁3-4。)
- 3、齊邦媛：〈怎樣的詩人可以寫詩的回憶？〉，收錄於東方白《真與美(一)》，台北：前衛出版社，2001年3月，頁5-10。
- 4、彭瑞金：〈《真與美》的一些聯想〉，收錄於東方白《真與美》(三)，台北：前衛出版社，2001年3月，頁3-5。
- 5、彭瑞金：〈文學回憶錄〉，收錄於東方白《真與美》(四)，台北：前衛出版社，2001年4月，頁3-4。
- 6、康俐雯：〈東方白真與美搭文史橋〉，《大成影劇報》，2001年4月2日，7版。

- 7、趙靜瑜：〈東方白出版文學自傳《真與美》〉，《自由時報》，2001年4月2日，36版。
- 8、張夢瑞：〈東方白完成巨作《真與美》〉，《民生報》，2001年4月2日，A6版。
- 9、徐淑卿：〈東方白自剖人生《真與美》〉，《中國時報》，2001年4月6日，21版。
- 10、陳玲芳：〈東方白《真與美》的六彩人生〉，《台灣日報》，2001年4月6日，14版。
- 11、葉益青：〈接合歷史與文學的真與美——陳芳明 VS.東方白〉，《自由時報》，2001年4月26日，39版。
- 12、李爽學：〈東方白的文學見證著《真與美》〉，《中國時報》，2001年5月27日，14版。
- 13、葉石濤、曹永洋、東方白：〈東方白《真與美》記事〉，《自立晚報》，2001年6月21日，17版。
- 14、彭瑞金：〈顛覆小說、解構文學？--東方白「真與美」的嘗試解讀〉，《文學台灣》，36期，2001年7月，頁39-50。（亦收錄於《真與美》（六），頁283-295。）
- 15、林鎮山：〈話說皓月當空／年華似水而不知東方之既白--東方白的《真與美》〉，《文學台灣》，39期，2001年7月，頁51-73。（亦收錄於《真與美》（六），頁297-317。）
- 16、歐宗智：〈美麗女體的歌頌--由《真與美》談東方白「性」的書寫〉，《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2002年4月26日。

- 17、歐宗智：〈東方白《真與美》和《浪淘沙》對照讀趣〉，《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2002年10月27日。
- 18、歐宗智：〈東方白文學原貌之顯影：論東方白文學自傳《真與美》〉，《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8卷4期，2002年12月，頁82-95。
- 19、劉紋綜：〈東方白《真與美》的出版〉，《2001臺灣文學年鑑》，台北：行政院文建會，2003年4月。
- 20、歐宗智：〈揭開東方白的文學原貌--由「真與美」談東方白小說的形成〉，《臺灣文學評論》3卷4期，2003年10月，頁189-195。
- 21、李爽學：〈火浴的鳳凰——評東方白著《真與美》〉，《書話台灣：1991-2003文學印象》，台北：九歌出版社，2004年5月。頁217-220。

上述諸多篇目中，較重要的研究者有葉石濤、齊邦媛、彭瑞金、林鎮山及歐宗智等人。

葉石濤在〈臺灣作家的自畫像—《真與美》〉中，驚嘆於東方白寫作的毅力和記憶力，肯定《真與美》的「真」和盧騷的「真」一樣，把生活現實鉅細靡遺記下來，像實際現實生活的微細畫，將時代、社會的變遷，透過一個台灣作家的日常生活的細節和感觸，真正的呈現出來。《真與美》的「美」跟托爾斯泰的《懺悔》一樣，在於它的哲學性思考、理性批判和睿智的表現，充滿了真理的「美」。推崇他是個正義感和道德勇氣異乎常人的台灣作家，堪稱台灣培養的正人君子，而他的這部回憶錄應也可視是空前絕後的傳世之作。<sup>14</sup>

---

<sup>14</sup> 葉石濤：〈臺灣作家的自畫像—《真與美》〉，《文學台灣》，34期，2000年4月，頁6-7。收錄於東方白：《真與美》（一），頁3-4。

齊邦媛與東方白之交超越了年齡、性別與省籍，如同他最摯愛的大姐。齊氏於〈怎樣的人生可以寫「詩的回憶」？〉一文中，認為《真與美》可以算作東方白的文學宣言，也是他性格的自述，他回憶中的每一件事、每一個人幾乎都襯托在讀書的回憶裡，且涉獵之廣，探討之深，有相當幅度的敘述。齊氏讚賞其睿智的父親選擇在那個時代將他培養為能受到好的正規教育的正人君子，成為一個由愛文學、愛音樂、而愛人類的人，在這不侷限時空，因真而美、詩意充沛的回憶裡，他的自傳，也正為台灣立傳。<sup>15</sup>

文評家彭瑞金曾對東方白的作品發表多篇評論，在〈顛覆小說、解構文學？——東方白《真與美》的嘗試解讀〉一文中，盛讚《浪淘沙》的鉅大固然是旁人難出其右，《真與美》在文學史上特異突出的獨創性和原創性，卻是前無古人。它最迷人的兩個特點是自然流動的書寫方式和自體循環供給的取材方式，且內容完全建立在現實層面的真實事物上，真誠坦白是其傳達、詮釋的原則和方法，展現了「真即是美」、「善未必是美」的文學觀。因此彭氏推崇作家之所以為作家，東方白之所以為東方白，乃是他多了一項真實面對自己的能力，《真與美》在形式及內容上創新，不僅顛覆了小說，也解構了文學，建構了台灣文學的新風貌和新里程碑。<sup>16</sup>

林鎮山之於東方白，猶如脂硯齋之於曹雪芹，在東方白寫作《浪淘沙》期間扮演了重要的輔助角色，兩人更是相敬相重的知音。在〈話說皓月當空／年華似水而不知東方之既白——東方白的《真與美》〉一文，林氏認為《真與美》如實呈現了當時的歷史背景，因時代環境變遷而產生的作者真實內心反應，文友對他文學創作的啓迪，以及運用作品捕捉台灣人追求人本主義、人道主義與「民主自由富裕繁榮」這個具有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新台灣精神。此外，《真與美》不但完

<sup>15</sup> 齊邦媛：〈怎樣的人生可以寫「詩的回憶」？〉，收錄於東方白《真與美》（一），台北：前衛出版社，2001年3月，頁5-10。

<sup>16</sup> 彭瑞金：〈顛覆小說、解構文學？——東方白《真與美》的嘗試解讀〉，《文學台灣》，36期，2001年7月，頁39-50。收錄於東方白《真與美》（六），頁283-295。

成了作者建構文學自傳的原先使命：存「真」、求「美」，也達成了所謂西方自傳在公、私領域的功用：捕捉時代精神、再現「自我與身分認同」。東方白瀝心泣血二十年，終極完成兩部鉅著：「大河小說」與「大河文學自傳」——文本互涉，交相映照，終將是兩座矗立於台灣文學發展史上的里程碑。<sup>17</sup>

歐宗智是國內長期研究東方白作品的重要作家，不僅發表多篇有關《浪淘沙》及其作品的研究與評論，對於具有解開東方白文學創作之秘的《真與美》，更有深入的探究。歐氏在有關《真與美》的多篇評述中，肯定其具高度真實性、形式獨創與文體特異，以及「性」的美學書寫等重點，東方白用本土性的語言呈現文學的「原味」，樹立個人別具的寫作風格，顯影文學之原貌，深具文學研究價值。歐氏解析精闢，形神兼重，堪稱重要的入門導讀。

上述有關《真與美》的研究，對於東方白真實面對自己，形式及內容之獨創，以及在台灣文學史上的貢獻，多予正面的評價，正因對東方白有深刻的認識，更能透析其不凡之處，顯示其成就彌足珍貴。

## （二）學位論文部份

董學奇《從《真與美》探究《浪淘沙》的創作理念與實踐》一文中，藉由對東方白文學自傳《真與美》與《浪淘沙》的對照閱讀，對東方白的創作理念及其所建構的作品做互為主體的觀察，並進行整理摘記、歸納分析及詮釋，探討東方白「言出必真，不真不言」、「先有故事再寫人物」、作品必須有「獨立的思想」與「特異的觀點」等獨特的創作理念如何形成，以及作品中豐富的時空背景及故事題材來自何處，藉此探索東方白《浪淘沙》從概念構成到形諸文字所經的歷程。

<sup>17</sup> 林鎮山：〈話說皓月當空／年華似水而不知東方之既白——東方白的《真與美》〉，《文學台灣》，39期，2001年7月，頁51-73。收錄於東方白《真與美》（六），頁297-317。

董氏推崇《浪淘沙》傳承台灣大河文學的傳統，再現台灣歷史真貌，其崇高的主題、完整情節架構以及母語文學的開創性，展現了《浪淘沙》的特色與價值，而台灣子民不卑不亢的態度，正是台灣精神的最佳寫照。<sup>18</sup>

目前對於文學自傳《真與美》研究的相關學術論文，僅董氏《從《真與美》探究《浪淘沙》的創作理念與實踐》一部，但其側重於藉由《真與美》與《浪淘沙》的對照閱讀，探索東方白《浪淘沙》創作理念與實踐，對於顯影東方白文學原貌仍有不足，故筆者希望藉由本論文能對《真與美》進行較深入的探究。

---

<sup>18</sup> 董學奇：《從《真與美》探究《浪淘沙》的創作理念與實踐》，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蔡尚志教授指導，2005年1月

###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以內在研究為主，即文本分析，以東方白文學自傳《真與美》為鎖鑰做深入探討，試著解開其小說創作的的主要特色，探索作家的心靈，了解作家的內在意識與創作意義。

本研究以外緣研究為輔，強調文學作品與大環境的關聯，瞭解文學作品如何反應時代的精神，此與文學社會學一派認為作家在文學作品的表現是社會現象的反映相互契合，梳理其與時代、歷史、社會、文化的脈絡關係，更能深入了解文本意涵。其間，本文也略涉比較文學，比較文學自傳《真與美》與域外《歌德自傳》間的傳承與創新，使本研究更臻完整，並有助於瞭解東方白為自己的存在與人生定位，以及文學自傳《真與美》在台灣文學史上的意義與價值。

茲就本論文主要採用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 (一) 文本分析法：以東方白文學自傳《真與美》的內容為主，透過文本的分析以瞭解東方白的先天性格及後天成長環境對他的影響，探究其思想、創作理念的形成立，並以《真與美》為鎖鑰，解讀東方白創作的心路歷程與創作風格。
- (二) 歷史研究法：研讀東方白的作品，探究其各階段的創作風格與特色，歸納東方白對台灣文學關注的議題。
- (三) 文獻分析法：透過資料的蒐集，將相關的文學作品與書籍、專家評論、期刊雜誌的專訪報導、相關的研究論文……等，做詳細的閱讀與綜合整理，以做為佐證資料，再進一步利用這些資料來分析解讀東方白。
- (四) 比較文學：將東方白的文學自傳《真與美》與歌德的《歌德自傳》的特色分別加以分析，探析《真與美》對《歌德自傳》的傳承與創新。

## 第四節 章節安排及研究限制

### 一、章節安排

本文茲就論文章節架構的安排加以解釋說明。第一章為緒論分成四節，第一節旨在闡釋研究動機及目的，第二節論述前人研究成果，檢視回顧前人相關文獻研究，第三節提出適合本論文主題的研究方法，第四節揭示章節安排，並說明本論文研究之研究限制。

第二章〈東方白的文學之路〉內容分成四節，第一節「作家背景概述」主要介紹東方白成長背景，影響他最深的父親，負笈遠赴異鄉留學紮根的過程。第二節「文學觀與創作特色、內涵」，了解東方白的文學啓蒙與文學觀的形成，受親師益友的催化啓迪與吸納文學養分的元素，發現東方白歷年文學作品蘊涵了思想性與人道主義、宗教情懷、族群平等、真實而美、重視文學技巧及運用本土語言書寫等特色。第三節「從《真與美》看東方白小說的創作歷程」，依東方白《真與美》的分期方式，將其小說創作歷程概分為幾個時期：青年時期係文學起步時期（15~27歲），成年時期為留學異鄉創作時期（27~37歲），壯年時期為《浪淘沙》時期（37~52歲），中年時期則為《真與美》時期（52~63歲），及最後之現階段時期（64歲~迄今）。第四節則統整本章論述，以發現東方白文學思想於作品中的映現，即所謂「小說反映人生」的最佳寫照為本章研究小結。

第三章主要探討「《真與美》的內涵特色」，將《真與美》凝縮為四項特色分節闡述，第一節「映現生命軌跡」，摹繪出鮮明的傳主畫像，詮釋生命的真情至性。第二節「展拓文學腳印」，採順時推演的時間結構，獨創統合文類形式，配合簡潔凝鍊的自然筆觸，創新自傳的寫作風格。第三節則深入探究「真即是美」的文學觀、文學音樂的愛戀滋養、和以生命寫作的文學使命，來一睹東方白的創作之秘。

第四節探討東方白所實踐的人生哲學，其「嗜真如命、不真不言」的性格，正與「以文學之真映顯政治之假」的不羈，相互契合。第五節則小結前述論點。

第四章乃探析「傳記文學」視角下的《真與美》，第一節探討傳記文學的文類與特色，說明傳記文學的特性、功能與東西方傳記文學的差異。第二節《真與美》的傳記文學面，則以「真實、品味、文筆、以人爲本」四項標準來檢視《真與美》的「傳記文學面」。第三節主要進行《真與美》與《歌德自傳》的比較，先介紹《歌德自傳》的特色後，再據以從中探討兩本自傳形式及內容的傳承與創新。第四節爲本章小結。

第五章爲結論，將其價值歸納爲三點：一、以《真與美》回歸自我的價值，二、具有傳記文學的傳世價值，三、啓發自《歌德自傳》的傳承與創新，站在台灣文學史發展的角度，彰顯《真與美》對東方白個人的意義，及對歷史與文學的價值。

## 二、研究限制

截至本論文資料整理爲止，東方白的《真與美》共六巨冊，行筆已屆中年。正如他在幼年、童年、少年合篇出版的序文中說的：「接下去依序是『青年篇』、『成年篇』、『壯年篇』、『中年篇』……『老年篇』；隨成隨刊，至於幾時全部完篇，那就不是我所能預告的了。」<sup>19</sup>因此，東方白可能在寫一部一輩子也寫不完的長河巨著，它可以順著生命之流源源不絕地流出，直到生命之流不再流動爲止。<sup>20</sup>故筆者的研究範圍只限於至 2007 年 3 月止，現有已出版之六巨冊《真與美》爲研究文本，即自東方白的童年開始至中年之成長階段。

<sup>19</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初序〉，頁 2。

<sup>20</sup> 彭瑞金：〈顛覆小說解構文學—東方白《真與美》的嘗試解讀〉，收錄於東方白《真與美》（六），頁 283。

東方白的好友林鎮山教授曾指陳《真與美—東方白文學自傳》深受域外《歌德自傳》的啓發，諸如順時序的敘述方式、章節命名、作品的解密及父親的期望，均有跡可循，故筆者擬將東方白的《真與美》與歌德的《歌德自傳》之特色分別加以分析比較，探究其所蘊含的傳承精神與創新意義。惟《歌德自傳》原文卷帙浩繁、內容龐雜，全文共四巨冊約有幾千頁，鑒於此，本論文研究係以趙震根據濃縮版本翻譯之《歌德自傳》中文版為參考文本，<sup>21</sup>且囿於筆者才學及論文篇幅方向，本文並不論及比較兩人之文學地位、貢獻、專長、著作……等其他議題。

《真與美》可以研究的面向很多，例如從台灣的傳記文學發展脈絡來研究，或將《真與美》與其他作家所寫的自傳作品做比較，甚至將它與同樣寫過大河小說的作家之自傳性作品做比較等等，因篇幅時間限制筆者無法顧及，鼓勵有興趣者可接力研究。本論文將焦點放在《真與美》文本分析及從「傳記文學」的視角來研究，並做《真與美》與《歌德自傳》的比較文學研究，期使本研究更臻完整。

期盼本論文的撰寫，能夠喚起國人多注意東方白這位殷殷關切台灣本土文學的作家，除了對其大河小說《浪淘沙》的讚譽與注目外，也能鑑賞他同樣花了十年精力完成的文學自傳《真與美》，體會其以生命寫作的堅強毅力，肯定其對「歷史的真」與「文學的美」之執著追求，透悟傳主立身處世的教化意義，細細品味其蘊含的人生啓示，也算是為臺灣文學盡一份心力。

---

<sup>21</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年12月。

## 第二章 東方白的文學之路

「文學與藝術的創作，首重才華，只是大多數人的才華須受啓發而甦醒。」<sup>1</sup>東方白沒有如曹雪芹的家學淵源，亦無顯赫的家世背景，除了那脆弱易感的文學細胞外，他深深受到親人薰陶、良師啓發、益友激勵及知己相重的影響，才能夠不斷地展拓其文學腳印，留下一步步文學巨人的足跡，完成《浪淘沙》與《真與美》等膾炙人口的巨著，因此其背後啓迪催化的力量實不容忽視。以下我們將逐節探討東方白的成長背景、文學觀的形成、創作特色與內涵，尋訪他的文學之路。

### 第一節 作家背景概述

#### 一、成長背景

東方白生於一九三八年，適逢中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兩個戰爭的浪峰間，所以他稱自己是「戰爭之子」。從他《真與美》(一)的童年敘述中，讀者似乎看到台灣四、五十年代的生活縮影，且東方白的童年生活中，甚至還有親身體驗躲避戰亂的經驗。隨著東方白生動的筆調，整個時代的聲容形貌，都栩栩如生地呈現在讀者眼前。

東方白有十個兄弟姐妹，其中一位哥哥三歲就意外夭折，上面另外還有兩位姊姊，所以在那個重男輕女的年代，東方白的出生備受家族重視，也在父母的寵愛及期盼下成長。父親遺憾自己沒機會接受良好的教育，更將自己的希望寄託在

---

<sup>1</sup> 見齊邦媛〈怎樣的人生可以寫「詩的回憶」？〉，見東方白：《真與美》(一)，台北：前衛出版社，2005年5月初版，頁5。

東方白身上，東方白也在課業上努力認真不負期望。直至高三時，他因課業壓力大，導致「神經衰弱」而休學，雖然四處就醫治療，腦神經還因長期接受電擊治療受到永久的戳傷，病情不但毫無進展，記憶力反而減退了，卻也因此使他養成記筆記的習慣，累積不少文學方面的資料。休學後，更在繪畫、音樂、幾何等方面蒙發創作衝動。

高三休學三年後因兵期臨近，面臨如果沒有高中畢業就得當最下級充員兵的威脅，而進入延平補校（後來改爲延平中學）就讀，爾後以孤注一擲的馬拉松精神，用意志力勉強考完大學聯考，錄取台大農工系。退伍後戀愛順利，求職卻四處碰壁，才無奈的準備出國留學。東方白獲得加拿大莎省大學獎學金，經過五年的辛苦求學過程，終於陸續取得莎大工程碩士學位、工程博士學位。之後又因緣際會的留在加拿大亞伯大省愛城，從事亞省水文之觀察與分析，而就此在加拿大落地生根。

東方白自認生長在最不可能變成爲「作家」的環境中，沒有像托爾斯泰、曹雪芹等名家，得力於家學淵源與祖上藏書，他的文學教育啓蒙全仰賴愛說故事的父親，以及提供他社會經驗的「人生學校」——永樂市場。

我發現——幾乎每位作家都曾經在他們成長過程中，進過一間特殊的「人生學校」，這學校的經驗提供他們將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學題材與泉源。雨果的「人生學校」是他父親服役的拿破崙軍旅，杜思妥也夫斯基的「人生學校」是西伯利亞的苦牢，狄更斯的「人生學校」是倫敦市的法院，而我的「人生學校」則是台北市的「永樂市場」。<sup>2</sup>

對東方白而言，「永樂市場」是一個人生的大舞台，到處都可以看到一幕幕人生的戲劇在此上演。自東方白五歲可以自由行動以來，幾乎每天都從家裡步行到永樂

<sup>2</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二部童年篇第四章永樂市場），頁 97。

市場，在那裡玩耍嬉戲、觀摩並成長，即使到現在，每每回憶這些往事，仍覺逸趣橫生，令他感到快樂。另外與他感情最好的大姐、富正義感的姨母、拉三輪車維生的叔叔、艋舺阿媽，乃至日常生活中的林林總總細微瑣事，都在潛移默化中滲入東方白腦海中，深深影響著他，間接成爲文學作品寫作的題材，或是化身爲作品中的人物。

東方白是林家的長子，自幼就受到父母百般疼愛，並背負著光耀謝家、傳承林家的家族期盼，自然是眾人矚目的焦點。那一身故事的父親，是東方白走上文學之路的推手。父親說的故事、玩樂記憶、即時聽聞、戰亂情景、遊歷經驗、牢獄之災、書籍卡片、做事態度、無師自通、暗記顧客特徵等，都是東方白最熟悉的成長經驗。而母親如對愛人般的疼愛，幼年讀千家詩的記憶，都深深影響著他。雖然父母感情不睦，時而齟齬，但卻從未影響對他的關愛，他「遺傳了父母兩人的優點——既愛數學，又愛文學；既愛沉思，又愛活動；既愛觀察，又愛創造；既愛真理，又愛藝術……」，<sup>3</sup>即使多才多藝，仍不減其多愁善感的文人本性。

東方白憂鬱性格的出現，其實是和母親有極大關係。話說東方白的大哥三歲時，因抽脊髓液後不幸暴卒，對母親打擊很大，使她長期陷入極度的憂鬱。一抱起剛出生的二姐，手就顫顫發抖：「彼活活跳跳的三歲囡仔都會突然間死去ㄚ，這即倪細粒的幼囡仔哪飼會活？」所以，東方白相信所謂的胎教，在母親極度憂鬱心情下懷孕成長的他，一生的多愁善感與長期憂鬱也就不足爲奇了。<sup>4</sup>也正因爲憂鬱，才讓東方白在經歷死生博鬥後幡然徹悟，對生命真諦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會與詮釋，對世間百態多了一份與眾不同的深刻感動，彌顯作品的真實與珍貴。

東方白的個性追求完美，做事專注執著，對喜愛的事物，總是發狂般的全心投入，這也正是他能夠完成《浪淘沙》這部大河小說，並支撐他持續在文學創作這條孤寂的路上，努力且堅定的走下去的主因。

<sup>3</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一部幼年篇第二章父母），頁 17。

<sup>4</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一部幼年篇第三章誕生），頁 22。

## 二、 影響最深的父親

歌德在自傳中說過：「自己所欠缺的，想在兒子身上實現，這是所有做父親的願望。這好比就是在世上再多活一次，使第一趟的人生航程能夠功德圓滿。」<sup>5</sup>東方白的父親遺憾小時沒機會唸書，在小學時常常對東方白說：「你著愛好好仔讀書，看小學讀煞會通考入中學，不通像我沒機會讀書，一生怨歎！」<sup>6</sup>父親把全部希望寄託在東方白身上，用「文德」來幫東方白取名，希望將來能以「文學」與「道德」來為他殘缺的人生圓夢。就這樣，東方白冥冥中順著父親的期望，一路由小學、中學、大學而至留學，一步一步的向上攀爬。

從東方白有記憶開始，父親便在「永樂市場」開設了一間「萬居鐘錶鋪」，專門替人修理鐘錶以及任何故障的儀器或機械。父親是西洋電影迷，電影看得多，記憶力又好，再加上愛說故事的本性，父親總會利用沒有顧客的空檔，將他自己從電影院中看來的故事，說給東方白聽，那成千上百的電影故事，因為一而再，再而三，成天累月的說，使得這些故事就像「母語」般，自然而然變成了文學養分，在不知不覺中注入東方白的腦海。

父親的所有電影故事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富於人道精神，這正顯示父親感情天線的頻率所在，他把它遺傳給我，也深深影響我未來文學的主題與色彩。<sup>7</sup>

東方白的父親唸過兩年私塾學漢文，後來學修鐘錶是無師自通、看書學的，對機械非常有天份，他也是本島第一個攝影師。他非常崇拜德國科學，有無師自

<sup>5</sup> 歌德著 趙震譯：《歌德自傳》，台北市：志文出版社，1975年12月初版，頁33。

<sup>6</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二部童年篇第五章入中考試），頁150。

<sup>7</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二部童年篇第四章永樂市場），頁126。

通的能力，可說是天生的機械工程師，對各種機器無不精通，甚至還能創造發明呢。東方白覺得自己有遺傳到這個天分，許多事也都是自己摸索學習，例如學習語言、鋼琴、小提琴等。父親還善於將他人的經驗，融入自己傳奇般的經歷，加上融會各地故事、傳說的本領，使父親成爲優秀的「說故事的人」。東方白覺得父親愛說且善說故事外，還很有文學天分，會在客人送修鐘錶時，一一將姓名及其特徵詳細描述記錄下來，平時錶櫃裡至少也有三、四十只手錶，但數十年不曾發生客人拿錯表的情形。

彼不較簡單？每個人提錶仔來給我修理，我不但將伊的名寫放在紙條仔頭頂，復將伊面的特點偷寫放在紙條仔下腳，然後才將彼紙條仔結在彼錶仔的鑲仔頂。人面的特點真多——有三齒金嘴齒的、有鼻頂一粒痣的、有痣頂兩支毛的、有下頰割一刀的、有眼睷大細蕊的、有目睷脫窗的、有孤一葉目眉的、有目眉連做夥的、有耳仔大細耳的、有笑起來嘴歪一旁的……無所不致，什麼款都有，我攞加伊偷記起來。所以有人欲來提錶仔，我攞叫伊先報名，復對伊面的特點，名對特點復合，錶仔才欲給伊；孤知影名欲來加我偷領錶仔伊也免想欲領有。所以幾若十年，我攞不曾打不見一個錶仔！<sup>8</sup>

東方白由此看出父親是多麼深諳「人物描寫」，只可惜他識字不多又沒讀過小說，否則他極可能與文學結上不解之緣。

此外，東方白父親不凡的經歷，使他獲得了極其豐富的人生經驗，比如——遇到海盜船變，目睹那些海盜被官兵槍斃；邂逅相命仙；驚訝廈門那些救火前還談錢議價的消防隊；英租界裡印度兵強捕貼宣傳紙的中國女學生；富家千金被一圈圈小丫鬟圍繞著逛大街的情景……，凡此種種都潛移默化滲入東方白的記憶

<sup>8</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二部童年篇第四章永樂市場），頁 134。

裡，最後融入日後撰寫的《浪淘沙》裏，<sup>9</sup>也成為往後作品中最佳的寫作素材。

而東方白的許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父親的化身，例如：在《浪淘沙》中，東方白便將父親的形象注入周福生（周明德祖父）的角色中，故事中周福生是個性情中人、手藝精巧（木匠）、擇善固執，是書中的靈魂人物。周福生的二次牢獄之災、江湖郎中的奇遇……等情節，多出自父親的經歷見聞；在短篇小說《房子》中的萬居——大男人主義、對朋友有情有義，正直且富同情心，形象深刻感人，這也是父親的縮影；散文〈父子情〉，描寫東方白就讀「台大農工系」時，因身體衰弱食慾不振，63歲的父親親自送了一個多月的午餐便當，令東方白每每想起此事都感動得熱淚盈眶，所以對〈父子情〉這篇作品很有感情，為此文哭了超過七次，而這篇作品也是他的散文作品中轉載次數最多，最受歡迎的一則。

東方白的父親因為有過兩次的牢獄經驗，<sup>10</sup>加上自己幾十年的生活體驗，漸漸的形成「螞蟻人生觀」，那就是安分守己，承認自己的卑微與渺小，不聲不響，安安靜靜地做一天工苟一日活，不必想太遠，正如有一句日文的口頭禪——「不平は言わない」（不平不必說）。不過，父親這一種沉斂的性格，並沒有影響東方白後來的直抒胸臆、不真不言的創作風格，不然「東方白就不是東方白」了。在他遠赴加拿大留學之前，受父親「螞蟻人生觀」和老一輩族親「不通插政治」的忠告，加上學校教育黨國不分的灌輸，所以在國內時尚無強烈反國民黨的思想，但出國後卻蘊萌出台灣意識，後來並以寫作《OK歪傳》、舉辦「台灣之夜」等活動，在彼岸追求台灣的主體性與自主權。

雖然在《真與美》裡，他並沒有集中章節寫他的父親，但是在他成長的過程中，乃至他性格的形成期，這位其實是很睿智的父親總在關鍵時刻導正他的選擇。

<sup>9</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一部幼年篇第二章父母），頁 11。東方白的父親 24 歲到中國大陸做生意，待了一年半，雖雙手空空而回，卻賺到極其豐富的人生經驗。

<sup>10</sup> 第一次是因為他不知情買了一只別人偷竊來的時鐘，日本刑事用手銬牽了小偷來追贓，結果他在「台北刑務所」被關了一個禮拜，以「不起訴」而釋放了。第二次是一位來修理表的顧客告訴他東北馬占山英勇抗日的消息，他轉告另一位來修理表的顧客，萬沒料到這後者竟去向日本刑事告密，結果他在「北署留置場」被關了二十九天，就以「拘留二十九工」不捺手印不記罪名而釋放了。參見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二部童年篇第二章兵燹），頁 67。

在那個時代將東方白培養成一個可以儘量讀「閒書」卻又能受到好的正規教育，有如葉石濤在序中頌稱的「台灣培養的正人君子」，而且是一個由愛文學、愛音樂，而愛人類的人！<sup>11</sup>由此可見，父親對他的影響既深且遠。

### 三、 異鄉留學、紮根

在東方白所處的年代，正流行著一股留學風潮，但東方白的留學是被動且情非得已的。因其自軍隊退伍之後，整整一年半都沒有找到理想的工作，後來才獲得加拿大莎省大學的獎學金，經過五年的辛苦求學過程，終於陸續取得莎大工程碩士學位、工程博士學位。之後又因緣際會的留在加拿大亞伯大省愛城，從事亞省水文之觀察與分析，而就此在加拿大落地生根。對於這樣的轉折，東方白在《真與美》裡如是說：

自我軍隊退伍到我出國留學整整的一年半中，我一直走在兩條平行的軌道上——一條是認真在台灣尋找職業；另一條是瘋狂跟一個女孩子戀愛。前者是徹底失敗了，這才逼我無可選擇地走上最後留學之路；而後者是完全成功了，這使我獲得了一個如意的妻子，她的名字便是「CC」。<sup>12</sup>

獨在異鄉求學使東方白倍覺寂寞及飽嚙鄉愁滋味，幸而其研究室成爲華人研究生的「華人大使館」，許多研究生經常到研究室以華語暢談，使東方白稍減鄉愁。而本著「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的心理，幾乎每個剛出國的留學生都對「共匪」具有潛在的好感，普遍對大陸的任何事物都感到新鮮與好奇，天真的對「大陸」

<sup>11</sup> 齊邦媛：〈怎樣的人生可以寫詩的回憶？〉，收錄於東方白：《真與美》（一），頁5。

<sup>12</sup> 東方白：《真與美》（三）（第四部青年篇（下）第十八章CC），台北：前衛出版社，2005年5月初版，頁229-230。

與「共產黨」懷著綺麗的夢想，東方白亦不例外，幸而「Allen 章」一一為他點破，東方白才逐步夢醒過來。<sup>13</sup>

東方白的第一次「政治大震撼」，是在出國後首次參加「中國同學會」，聽到華裔泰籍學生釐清「種族」與「國籍」的差異：

我們是一個思想模糊的民族，老是把「種族」與「國籍」混為一談，都叫自己是「中國人」。其實嚴格說起來——「種族」上，我們是「華人」；但「國籍」上，大家分別是「馬來西亞人」、「新加坡人」、「泰國人」……在國際上，所謂「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有受北京政府管轄或拿北京護照的人才能叫「中國人」，其他都不能這樣叫。所以你、我都不是「中國人」，充其量不過——大家都是「華人」，只有這點我們跟「中國人」一樣，其餘就全部一樣了。<sup>14</sup>

這一席話真是聞所未聞，有如當頭棒喝，令東方白心服口服，一夕之間變成另外一個人，此後就不再說自己是「中國人(Chinese)」，而改稱自己是「台灣人(Taiwanese)」了。因為出國後，受國外留學環境的影響，東方白的思想不再受箝制，而積蘊出強烈的台灣意識，追求台灣的主體性與自主權，所以一般皆認為東方白屬於台獨意識強烈的作家。

然而，過去成長的記憶，使東方白雖遠在加拿大，卻無時無刻心繫故鄉台灣，一種源自內心的繫念與牽掛，使他的創作源源不絕，許多內容呈現與家鄉有關的主題，不斷的關懷著自己成長的這塊土地，對台灣文學有一份強烈使命感。或許如齊邦媛教授所言「他選擇了居留在半年冰雪春秋依序而至的北國，遠離了這個

<sup>13</sup> 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二章雪國），台北：前衛出版社，2005年5月初版，頁26。「Allen 章」是大陸同學，乃性情中人，東方白喜歡他樂天的態度與幽默感。

<sup>14</sup> 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八章自由之路），頁161。

『消耗』才華的政治島嶼。在那可以寧靜的地方，他寫不侷限時空的，因真而美，詩意充沛的回憶，應是命運良好的安排。」<sup>15</sup>因遠居異鄉，而免於被台灣的政治勢力所干擾，使得東方白的作品有台灣本土作家所沒有的「異質」。

---

<sup>15</sup> 齊邦媛：〈怎樣的人生可以寫詩的回憶？〉，收錄於東方白：《真與美》（一），頁 10。

## 第二節 文學觀與創作內涵

東方白的創作之路走來雖備極艱辛，數度身心受到極大的煎熬甚至因而生病，幾度想放棄不再寫作了，但又克制不了強烈的創作慾，隨著大河小說《浪淘沙》及文學自傳《真與美》的完成，他又孜孜不倦展開新的創作計畫，除了繼續文學自傳外，更想在最喜歡的短篇小說領域有所貢獻。是什麼樣的信念與理想，支持東方白堅定的走在這條崎嶇的創作之路無怨無悔？且讓我們從他的文學觀與創作理念來解讀。

### 一、文學啓蒙與文學觀的形成

#### (一) 親師益友的催化啓迪

東方在求學生涯中，自初中、高中、大學乃至留學出國，在各階段都曾受良師啓迪催化，影響其文學觀甚鉅，甚至影響其做人處世一生一世。讀初中時受到幾位老師的啓蒙，例如：國文老師季彬文課餘補充多首唐詩及文學作品，而且寫得一手好字，讓他極力模仿；課前先畫地圖的地理科姜老師；率直可愛、喜批評時事的幾何老師譚嘉培；講故事引人入勝的歷史老師兀官文。而初三下學期作文課的代課老師，因欣賞他的文章而給了破天荒的八十六分，自此增強了寫作信心，對作文課有了不同的觀感，並體認到好文章必須有「獨立的思想」與「特異的觀點」這二項。初中以借書證空白為榮的他，到了高中竟成無書不借的書迷，且讀得興味盎然，體會學習的樂趣，並主動學習。舉凡天文觀星、尋找星座，買顯微鏡觀察生物細胞，接觸老子《道德經》，窺探東方智慧寶殿，擴展學習面向，打

下良好基石。

除了自我學習之外，幾位高中老師對他的文學啓蒙及建立人生觀影響深遠。關理有條不紊的化學老師吳國賢，使東方白對化學產生濃厚興趣。認真謙虛的幾何老師傅禹，還教了屢試不爽、妙用無窮的瞄人術。高中音樂老師蔡國欽教學生欣賞音樂經典，激起了東方白對古典音樂瘋狂熱愛。高中時期東方白的文學、音樂、天文、哲學等細胞，如同他喜愛的交響詩-----「幽靈之舞」，在時鐘敲響十二下之後，就像驟然甦醒的幽靈，開始瘋狂沒命似的跳舞，直到現在。

高一、高二時的國文老師兼導師余和貴，斯斯文文、彬彬有禮，不但把仁義道德懸在嘴上，更把仁義道德行在身上，對東方白影響算是最大的。他將豐富人生經驗與滿腹詩文經綸輔以生活化實例來引導教學，趣味十足，讓東方白獲益匪淺。作文課率先使用對話與個性描寫方式來寫長篇作文，篇篇都給予肯定鼓勵的九十分，讓東方白增加勇氣隨心所欲去寫更長更細的文章，也間接促成大河小說的問世。爲了感念這位恩師，東方白將他化身爲《浪淘沙》中的黎立隊長，永遠活在讀者的記憶之中。

大學時，最佩服追求真理、不懼權威的大一國文講師楊承祖；教授「英詩選讀」及「西洋文學概論」的英千里，令東方白留下美好的印象；勇於反對國民黨、態度客觀的殷海光，其族群平等的觀念，對東方白的很大的啓發性；曹欽源的博引入裡，讓他深深愛上了芥川龍之介的作品；其他如虞君質、范壽康、曾約農、黃樹萱……等教授，對於東方白的文學觀、哲學觀及人生觀均有深遠的影響。留學時，水文權威指導教授格雷，碩士畢業後並鼓勵其繼續念博士班，還協助獲得環保局工作；系主任 Symes 教授的樂善好助、體貼周到，猶如父親般溫文長者，令他倍感親切。有了老師們的師情化育、啓迪催化，讓東方白擁有開啓知識寶庫之鑰，文學視野也更加開闊。

而同學友儕的引導勉勵，對東方白而言是最直接、也最容易取得的。在初中好友高耀曾的書房看《希臘歷史故事》；字體工整雋美、作文表現傑出的瞿樹元。

高中時期的同窗好友有叔叔曾當日本兵的傅彥真；外型邋邋瘋癲，家裡有全套「日本現代文學全集」與「世界文學名著全集」的張英俊；影響藝術生命最深的「大丘」丘錕源和「小丘」邱有福，是東方白最懷念的高中同學。服役時交了三位同袍好友：立志報考海軍官校，但因病離艦的周先維；為報父冤、不懼強權的游潤德；良師兼益友的邵雪塵，總會介紹好書給東方白，兩人經常交換文學心得。就讀台大期間，同學阿亮有著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介紹不少性愛文學、哲學書籍給東方白；引介進入數學世界的阿K；不卑不亢、拒作順民且與東方白並稱「延平怪人」的達賽一戴天和。這些好友有許多在畢業後，都還跟東方白保持密切聯絡。值得一提的是台大同學鄭恆雄，二人自赴成功嶺開始即熱切談文學，在東方白嘗試寫作寓言小說的路上持續給予提攜，並屢屢邀稿，讓東方白找到一位策勵共勉的知音。

此外，東方白作品能夠持續刊登在報章，出版新書，只支領微薄稿酬版稅，一群具「惺惺相惜之情、文人相重之義」的文友知音一路相挺相伴，實是居功厥偉。在心灰意冷、失去鬥志時，在肉體虛弱、遭遇挫折時，一封封信件、一通通電話、一聲聲關懷、一個個擁抱、一次次感動，都令東方白精神振奮，更堅強的走下去、寫下去，即便是-----獻出自己的生命！

「知音」讀者陳宏正是「台灣文化界的蒙面俠」，多年來不斷出錢出力，熱心幫助與鼓勵出版者、學者與作家。樸質無華，不求名利的鄭炯明，是半生奉獻文化荒地的「默默耕耘者」，與東方白因志趣相投，由知音而知心，變成骨肉的朋友。1987 初見時，承諾只要《浪淘沙》繼續寫，不惜虧本續辦《文學界》連載，此舉令東方白由衷感動，終生難忘，遂將感謝化為力量，拼命繼續寫下去。劉紹銘對「無名作家」熱誠的引介態度，令他感動，東方白為此雪中送炭之舉感激在心，以「沙漠中的一滴水勝過皇宮裏的百道盛筵」來表達心中的感謝。<sup>16</sup>

<sup>16</sup> 東方白：《真與美》（三）（第四部青年篇（下）第二章雪國），123 頁。

與文友陳芳明深度的文學對話，激盪創意火花，對文學創作的鼓舞，讓東方白感動莫名，只有更拼命寫《浪淘沙》以為回報。文友許達然做學問精深沉潛，散文獨樹一幟，凝縮晶瑩，與東方白兩人相互欣賞支持，其舞弄文字已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令他相當讚賞。「台灣文化圈的花蝴蝶」林衡哲醫師則以不論《浪淘沙》完成與否，都願出版的盛情，令他感動莫名，即使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另外，有知音相重至情的歐陽子，文學之交超越籍貫、地域、年齡、性別的齊邦媛，以通信暢談文學的筆友許心，富江湖義氣的主編痲弦，國寶級的文學巨匠葉石濤，文學評論家兼好友彭瑞金、林鎮山、《現代文學》主編何欣、謝里法、黃春明、白先勇……等人，在他文學創作或出版過程中，都帶給他極大的啓迪作用及難以忘懷的知遇之恩。

李喬、鍾肇政和東方白三人的交會，因大河小說而互相敬仰愛護，成為忘年之交。「大河三結義」時代薪傳的火炬，照亮台灣文學天空，更是文壇佳話。尤其東方白在寫作《浪淘沙》期間，與鍾肇政兩人間橫跨半個地球，長達十二年的書信往返，記載了東方白自《浪淘沙》孕育後，創作過程中多苦多難、心情起伏的吐實，字裡行間充滿關心台灣文學的真情告白，流露前輩對晚輩的提攜愛護、小弟對大哥的感激與尊仰，這些均直接影響他的文學觀，對他的文學創作亦起了極大的鼓舞作用。

牛頓曾說：「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為前人的努力，牛頓得以向前邁進一大步，在科學史上留名。就是這一股重情重義、相勉相持的支持力量，間接美成這一部部東方白智慧結晶的問世，讓東方白在文學創作上屢過險關、屢攀高峰，也讓台灣文壇出現一顆恆星，不斷地發光發熱。

## (二) 文學養分

東方白的文學興趣很廣泛，包括西歐文學作品、日本文學作品、中國古典小說、俄國文學作品、及其他文史哲書籍等。在西歐文學作品中，長篇小說《蝴蝶夢》、《基度山恩仇記》，以及莫泊桑的短篇小說、伏爾泰的啓蒙文學，都對東方白產生相當大的影響。莫泊桑的短篇小說反映出十分寬廣的社會面，善於刻畫人物生活，有如說故事的能手，令東方白大為喜愛。日本文學作品中，以芥川龍之介、竹山道雄的作品以及日本的俳句，對東方白影響最多。其中芥川龍之介短篇小說，對東方白的短篇小說影響甚深，而更難能可貴的是芥川龍之介超越國界以平等心對待敵我的觀念令人折服；而竹山道雄的小說《ビルマのたて琴》，極富人道精神，也讓東方白起了共鳴而深受感動。東方白在《真與美》提到：

在我一生中，只有三位作家令我動了如此深切的感情，第一位是托爾斯泰，第二位是契訶夫，第三位便是芥川龍之介。只要是他們的東西，巨細靡遺，我都有興趣，一旦聽說，再遠我也不辭勞苦，長途跋涉跑去買。<sup>17</sup>

其中尤其是充滿人道精神的托爾斯泰，正是「為人生而藝術」的代表人物，東方白的文學觀不可避免的亦深受其影響。東方白如戀愛般喜歡這三位作家，<sup>18</sup>甚至形容莫泊桑小說像「情婦」、契訶夫短篇小說像「賢妻」，令人莞爾。

對於中國小說和西洋小說的喜愛，東方白有如下的妙喻：

中國小說就像中國的青玉，平面光滑，單色無彩；而西洋小說則像西洋的鑽石，多面璀璨，五光十彩。我可以說，我的文學營養絕大部分吸收自西

<sup>17</sup> 東方白：《真與美》（三），頁 40。

<sup>18</sup> 這三位作家對東方白的影響，在第三章第三節第二點有更詳細的敘述。

洋文學，唯一來自中國文學的只有一本《紅樓夢》。<sup>19</sup>

東方白初讀《紅樓夢》時，對整部小說的「陰柔花氣」頗不欣賞，多年後重讀《紅樓夢》，才認為它「真實的對話」之鮮活與巧妙，恐怕還居世界偉大長篇小說之冠，甚為讚賞。後來東方白排除萬難決定用「母語」寫《浪淘沙》的「對話」，就是來自《紅樓夢》的醒悟。

## 二、東方白的文學創作內涵

「真正的文學作品是反映時代的作品，那個時代的人與事就是如此，作者不過是據實反映罷了，這樣的說法，非常符合東方白的寫作理念。」<sup>20</sup>彭瑞金認為東方白作品的最大特色是其筆下的人物，不是東方白個人概念的化身，而是活生生的人，讀這些人的生活，彷彿讓人穿過時光的長廊，使已成為歷史的生活還原。但東方白卻又刻意地將歷史事件的年代盡量省去，希望讀者認識到他寫的是「文學」而不是「歷史」，所以《浪淘沙》儘管在整體作品結構上是按著歷史發展的次序排列，但東方白努力擺脫歷史的羈絆，追求作品在歷史陰影外「獨立的生命」，<sup>21</sup>這樣的努力只因東方白「不以史家存心，只以文學自任」的文學堅持。

東方白堅毅執著的使命感及驚人的創作力，在在令人嘆服，他的作品有「獨立的思想」與「特異的觀點」，<sup>22</sup>更蘊含豐富的內涵。本節嘗試以不同角度切入來探析東方白文學創作特色與內涵，並舉例佐證，使吾人對東方白作品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sup>19</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三部少年篇第八章蝴蝶夢），頁 301。

<sup>20</sup> 彭瑞金：《瞄準台灣作家》，高雄市：派色文化出版社，1992 年 7 月，頁 230。

<sup>21</sup> 彭瑞金：《瞄準台灣作家》，高雄市：派色文化出版社，1992 年 7 月，頁 230。

<sup>22</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三部少年篇第三章 OA 公用），頁 198。

## (一) 思想性與人道主義

父親說給東方白聽的所有電影故事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富於人道精神，它深深影響東方白以後文學的主題與色彩。而東方白童年生活親身體驗躲避戰亂的見聞，對萌發慈心善念與悲憫胸懷有深刻的影響。直至留學時期，在莎大旁聽「法文」、「社會學」課程後，更使他眼界大開，除了文學之外，讓他更關心起周遭的社會來。

東方白擅於選擇不同的形式來詮釋不同的故事內容，努力實踐「內容與形式並重」的理念。東方白說：「我的小說主題是愛、諒解、寬恕，絕不寫仇恨、殘酷、暴力等等。」<sup>23</sup>並強調文章的「獨立的思想」與「特異的觀點」。可見東方白非常重視作品的主題與思想性，到處透露給讀者人生的智慧。而東方白小說的思想內涵，應是其個人文學素養的昇華與結晶。此外，東方白認為受過大病大痛的人，才能對眾生起深厚的同情憐憫之心，並將這樣的同理感受訴諸於作品中。

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一生反對專制統治，同情下層人民，宣揚人道主義，提倡真、善、美，而視他為偶像的東方白也將自己「五十年來的人生哲學」，在《浪淘沙》中「重現昇華」，寫出了愛無國界、百教合一、天下沒有可恨之人等人道關懷。大河小說《浪淘沙》裡人物極多，在東方白筆下的有台灣人、日本人、中國人、美國人、加拿大人、菲律賓人，任何種族的人都有善、有惡。東方白把人的善惡觀打破民族、宗教、身分的局限，用意在呈現人間的真相，即人的行為有善惡之分，而人卻沒有善惡之別，善惡更不是隨著種族與生帶來，透過一則則故事呈現了作者開闊的人道精神。例如：在《浪淘沙》中，江東蘭親眼看著日本軍官，逼被俘歸來的泰雅族青年松武郎舉槍自殺，也親身體驗過管理俘虜營的長谷

<sup>23</sup> 東方白：《台灣文學兩地書》，台北：前衛出版社，1993年3月初版，頁58。

川大佐，受命違反日內瓦協定將俘虜連坐法，卻又違命救了九個俘虜。

林鎮山教授認為《浪淘沙》在論斷風情世事的時候，已經超越了人爲的界線，例如種族、國籍。所以，故事中的主角之一周明德才說：「世上只有善人與惡人之別，豈有國籍種族之分，孟子說人性本善，善人固然可愛，惡人也不外是患了喪心病狂……需要的是醫療……需要的是教育。」<sup>24</sup>

## （二） 宗教情懷

「東方白的小說，無論長篇或短篇，一直呈現濃厚的宗教色彩。這些終極關懷的宗教背景，散發出讓人沉思的哲理。」<sup>25</sup>從幼年探望任職艋舺教堂幼稚園保姆的阿知姨，在幽靜的教堂中遊玩，第一次與基督教產生脈絡，在東方白「空白的心靈注入神秘與肅穆的美感」。<sup>26</sup>赴加後，讀馬偕《來自遙遠的台灣》，才知艋舺教堂歷史，並對一個外國人能夠將人生的黃金時期，奉獻給陌生遙遠的台灣子民，感到相當敬佩，並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東方白在博士畢業後雖順利獲研究工作，經濟與身心雖自由，但生活空虛，深覺心情低潮憂鬱，爲排解憂鬱，東方白大量閱讀宗教與哲學書籍。在主動上教堂做禮拜，聽聖樂、唱聖歌後，精神舒暢，心胸也開闊許多。然而因在台灣一直篤信「謝恩主」，所以後來信仰基督教卻引發罪惡感，直到接觸「百合一教」後，<sup>27</sup>才覺得坦然平靜，並領悟了「上帝只有一位，

<sup>24</sup> 林鎮山〈人本主義的吶喊〉，收錄於（東方白：《浪淘沙》，台北市：前衛，2005年5月，頁2026）

<sup>25</sup> 歐宗智〈台灣長篇小說藝術美學的突破〉，收錄於（東方白：《真美的百合》，台北市：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5年5月初版，頁xviii）。

<sup>26</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一部幼年篇第五章幼稚園），頁40。

<sup>27</sup> 「百合一教」於一八四四年創始在波斯，由一個叫Bob的教主所創，由於他的教義與當時盛行的回教大相逕庭，遂被波斯政府處死，可是這教的教義與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回教——比較起來是如此新穎與現代，能夠被一般知識份子接受，而在世界各地傳播開來。參見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九章學生不老），頁199。

只因異時異地，才派了不同的先知來這世界。」<sup>28</sup>於是茅塞頓開，就此到達「天人合一」與「萬物合諧」的境界，「我讀佛經歡喜、讀聖經歡喜、讀可蘭經歡喜，我無論走進佛堂、教堂、清真寺，都感到同樣的喜悅與安寧」<sup>29</sup>。所以我們在東方白的作品中常可看到濃厚的宗教色彩。

例如在《真美的百合》中，真美的阿爸和阿母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因「淡水長老教會」居中撮合，方使兩人共結連理，整個故事洋溢著濃厚的基督教色彩。當「主日學」的老師講到猶大出賣耶穌的故事時，對真美的刺激極大，還連做了幾夜噩夢，驚恐之餘，每回必跪下禱告：

阮在天頂的父，主耶穌基督：彼猶大是真歹的人，伊出賣祢是真壞的代誌，請祢保佑我永遠做一個好人，千萬不通學猶大做一個歹人，來出賣人，來陷害人……我誠心懇求祢，阿門。<sup>30</sup>

此外，每個禮拜六晚上的家庭團契，選《聖詩》歌集中的帶領教友歌唱，不僅凝聚情感，親近主耶穌，在營造基督教家庭的生活細節裡，心靈寄託之宗教信仰可說佔有極重要的一環。又如《浪淘沙》中，亦多宗教情懷的描寫，故事中的主角各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深深影響每一個人的生活觀與價值觀，不管是佛教、道教、基督教，東方白都藉由各角色的宗教信仰，而鋪陳出每種宗教的教義與影響，不偏頗曲解任何宗教。誠如歐宗智先生所言：

綜觀《浪淘沙》，東方白使用結構主義三元對立組合之原則，以「基督教/佛教/百合一教」的三角對應關係，來建構其宗教系統，小說裡三個家族的主要人物，行事風格莫不是宗教性的，東方白特別在族群的分布與宗教的

<sup>28</sup> 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九章學生不老），頁 201。

<sup>29</sup> 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九章學生不老），頁 201。

<sup>30</sup> 東方白：《真美的百合》，台北市：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5 年 5 月初版，頁 73。

信仰上，做有意的安排，如丘雅信是福佬，因家庭及唸教會學校的關係，篤信基督教；江東蘭是客家人，信仰禪佛；周明德為福州人後裔，他既參禪打坐，又是教會長老，乃「百合一教」的信徒。此三元化宗教結構，充份呈現東方白開闊的宗教情懷。<sup>31</sup>

對於宗教的領悟，東方白在《神農的腳印》中，有一則〈異中之同〉之哲語：

耶穌說：「要學鳥兒，不必憂慮明天，管今天就夠了。」

禪家說：「禪無他，餓了就吃，睏了就睡。」

基督教與佛教異中之同在於----現在便是生命的一切，管今天已夠，不必去管明天。<sup>32</sup>

把握當下，全力以赴，燃燒生命的火炬，這樣的體悟蘊含著東方白的人生哲理。

東方白認為「宗教是人生最高境界，能達到這個層次才稱得上文學的極至，而偉大的作品都有宗教做其背境。」<sup>33</sup>東方白對宗教大感興趣，是由於對「生」的無法解釋，對「死」的無法了解，註定他此生與宗教結緣，而「因為人生一片苦海，只有宗教能撫慰創傷，帶來平靜。」<sup>34</sup>從〈臨死的基督徒〉到《真美的百合》均可看出東方白開闊宏觀、多元包容的宗教情懷。完成《浪淘沙》時，東方白自言，長久的哲學宗教思想於此重現昇華。<sup>35</sup>東方白在作品裡，以真實的筆觸和生活化的筆調，寫盡人間的悲歡離合、恩怨情仇之餘，謳歌生命與人道精神的宗教情懷，往後仍將會是他所關注的重要議題。

<sup>31</sup> 歐宗智：《多少英雄浪淘盡》，台北：前衛出版社，2005年5月初版，頁211。

<sup>32</sup> 東方白：〈異中之同〉，收錄於《神農的腳印》，台北市：九歌出版社，1995年初版，頁116。

<sup>33</sup> 東方白：《夸父的腳印》，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0年10月初版，頁58。

<sup>34</sup> 陳燁：〈文學僧〉，《聯合報》，35版，1994年01月14-16日。

<sup>35</sup> 見東方白致鍾肇政書簡：《臺灣文學兩地書》，臺北：前衛，1993年2月，頁252。

### (三) 族群情結與身份認同

回顧歷史，台灣是一塊長期被殖民的土地，飽受外來強勢文化價值的壓迫與支配，造成本土文化式微崩解。由於複雜的歷史因素，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乃存著抵抗意識和國族認同的矛盾心理，因此「認同」此一主題，就成了許多殖民地或有過殖民經驗的作家努力寫作的議題之一。台灣文學最艱難的一段歲月，就是白色恐怖、反共文學、西化文學交相蹂躪、欺瞞台灣文學的年代，當時的作家大都從文學現實的邊陲、地底，經過長時間的掙扎泅游，經歷漫長而艱苦的心靈淬煉，<sup>36</sup>創作出屬於這裡的人與土地的文學。

「認同」的困擾，是台灣歷史殘留下來的包袱，族群、省籍、身分、認同等等糾葛問題，在東方白的小說中形成重要的主題。《浪淘沙》時期他處理的是台灣本地人在歷史上的認同困境，到了寫作《魂轎》東方白則聚焦於台灣外省族群在當時期的認同處境。<sup>37</sup>「認同」這個敏感問題的癥結，依然存在現今台灣社會中，甚至每每於選舉時期，總被拿出來炒作一番，撕裂族群間的情感，令人喟嘆！

張英俊的姊姊與外省人的婚姻，不受家人的祝福與認同，<sup>38</sup>這個故事成爲東方白短篇小說〈古早〉的題材來源，收錄於《魂轎》一書中。〈古早〉一文中，所描述的「芋仔」中尉和「蕃薯」伯公的悲劇，讀來讓人不勝唏噓：

「阿爸……阿姐跟彼阿兵哥……在蓮花池……」

「哼??又復跟彼外省豬!!」

番伯公拋掉水煙袋，去土礮間找了昨天的那根扁擔，就往蓮花池直奔而來……

<sup>36</sup> 彭瑞金：〈自序〉，收錄於《瞄準台灣作家》，頁4。

<sup>37</sup> 陳芳明：〈大河與細流〉，收錄於東方白：《魂轎》，台北市：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11月，頁6。

<sup>38</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三部少年篇第四章救國團)，頁215。張英俊是東方白的高中同學。

蓮花池變紅了，柳岸邊也染紅了，紅的血從于中尉胸口的兩個槍洞流出來，

玉蘭抱住于中尉僵硬的身體，痛聲大哭……

番伯公目瞪口呆任扁擔掉落在自己的腳上喃喃而語：「哪會安倪生？哪會安倪生？……」

玉蘭不再言語，也不再進食，一個月後就鬱卒而終。<sup>39</sup>

在代表父權至上的古早時代，不同省籍的無辜男女，誓言相愛的善良戀侶，只因省籍情結，不但無法締結良緣，甚至釀成令人惋惜的悲劇，這只是台灣社會發展過程的軌跡，其中隱含的人與人之間的關懷互動，族群與族群之間的寬容尊重，省籍與省籍之間的誤解與迷思，實有待我們進一步深思與反省。

或許因東方白遠離家鄉，所以更能體會文化認同的微妙啓示，因為依賴那樣的認同，人的存在意義就會顯現，<sup>40</sup>所以他對家鄉的關切，愛鄉土的真摯情懷，都在作品中一一呈現出來，這也反映出東方白對台灣社會觀察之敏銳、體察之深入、憂心之沉慟，故事中的寓意尤其深遠。回顧台灣過往的不幸事件，它們曾帶給台灣子民精神上、肉體上無盡的傷痕與悲痛，東方白殷殷期盼眾生用智慧化解歧見，用愛心包容誤解，用理性解開糾結，唯有「芋仔」與「蕃薯」互愛互敬，「外省」與「本省」真心結合，才能共築台灣這塊溫馨祥和的人間樂土。

#### （四） 真實而美

除了作品具思想性外，文學技巧與故事的真實藍本，都是東方白所注重的。

<sup>39</sup> 東方白：〈古早〉，收錄於《魂轎》，台北市：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11月，頁5。

<sup>40</sup> 陳芳明：〈大河與細流〉，收錄於東方白：《魂轎》，台北市：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11月，頁3。

他常將身邊的真實故事，透過自己的筆，寫成一部部感人的作品。英國作家佛斯特說過：「故事是小說的基本面，沒有故事就沒有小說。這是所有小說共有的最高要素。」<sup>41</sup>因此東方白認為「一部成功的長篇小說，不但要有精彩的故事內容，更要有真實的人物背景，才能將讀者拉進小說的時空，而迷失其中。」<sup>42</sup>

東方白推崇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展現人生的真實面，認為只要「真」就值得寫，所以從《真與美》裡，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東方白作品的靈感與素材，有許多來自從小到大的生活經驗，包括閱讀、學習、戀愛、旅行……等等。這些生活的經驗的「真」，與文學的「美」，藉由文字的傳達，相映相成，因真而美，美得如「詩」。關於文學最基本的精神——「真」，東方白自己做了如下的註解：

綜觀千百年遺留下來的不朽之著，可以歸納出一個共同的精神來——那便是「真」。無病呻吟的沒有價值，在國王面前阿諛的沒有價值，為貴人或死人說假話的沒有價值，想批評時弊又欲語還休、不敢打開天窗說亮話的沒有價值。我們愛那真正病人的呻吟，我們愛那志士的愛國情操，我們愛那朋友間的摯情，我們愛剖心相向唾口直罵的文章。因此一個真正想從事文學的人應該記得如下的座右銘：要寫文章就得嘔心瀝血地寫，直到挖空心肺才止。<sup>43</sup>

「嗜真如命，不真不言」，「真實」乃是東方白作品的一貫堅持。東方白堅持的文學理念，是指不必套上任何文學理論，力主自然的事實呈現，處理歷史事件如此，處理人亦復如此。因此大河小說《浪淘沙》中的主角丘雅信、江東蘭和周明德，都各有其人格道德的長處，卻沒有一個是完人，寫來都是直言不諱，展現真實人

<sup>41</sup> 佛斯特：《小說面面觀》，台北：志文出版社，2000年6月，頁42。

<sup>42</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第五章露意湖），台北：前衛出版社，2005年5月初版，頁50。

<sup>43</sup> 東方白：〈文學的最基本精神〉，收錄於《夸父的腳印》，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0年10月初版，頁17。

性，也因為如此，這些人物才栩栩如生。<sup>44</sup>《浪淘沙》如此，東方白的作品是如此，東方白的風格是如此，東方白本人更是如此。

## （五） 重視文學技巧

從〈烏鴉錦之役〉到《真與美》，東方白創作的文體與題材、甚至在語言方面，都不斷展現新意，可以說是一位「連文體也視為創作之一部分的小說家」。<sup>45</sup>東方白認為「將感動你的事物，透過純熟的技巧，用最合適的形式把它表現出來，以達感動別人，而令別人也感受到你的那份情緒。」<sup>46</sup>才是成功的作品。所以他將技巧與形式作為與讀者溝通的橋樑，而這些文學素材，透過東方白的文筆，大大提高了故事的可讀性與趣味性。

東方白在《神農的腳印》一書中有段頗富哲理的〈天才之驚嘆〉：

貝多芬是音樂界的埃佛勒斯峰，論雄渾，論壯闊，沒有任何音樂家比得上他。可是他對韓德爾的「彌撒亞」稱讚備至，對羅西亞尼的『威廉替兒』敬仰不已。原來任何人都有靈光一現的時候，只是別人偶爾來一次，而貝多芬則天天來。因此人雖然驚嘆天才，但天才有時也不得不對別人驚歎！<sup>47</sup>

語句簡潔，卻鏗鏘有力，東方白與眾文友間，「文人相重、相知相惜」的互敬互愛之情意，亦隱喻其中。再看東方白的〈三省〉：

<sup>44</sup> 彭瑞金：《瞄準台灣作家》，派色文化出版社，1992年7月，頁231。

<sup>45</sup> 見彭瑞金：〈《小乖的世界》——東方白的小說演繹〉，收於東方白：《小乖的世界》，台北：前衛，2002年11月，頁4。

<sup>46</sup> 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七章夢中），頁155。

<sup>47</sup> 東方白：《神農的腳印》，頁13。

東方白日三省乎己一

今天求道多少？

今天行道多少？

今天傳道多少？<sup>48</sup>

足以媲美顏回「吾日三省吾身」的工夫，雖格式無奇，卻寄意深遠，這三個「？」有象徵反躬自省的圖像意義。而在《夸父的腳印》一書中的〈文章的代差〉：

有一代的文章，也有百代的文章：

一代的文章討當代君王的喜歡，卻被以後百代所鄙棄。

百代的文章討當代君王的厭惡，卻被以後百代所喜愛。<sup>49</sup>

如此重視格式對仗，運用對比的寫作技巧又是令人一新耳目。這其中不僅彰顯了東方白的對文章價值的看法，更可透視其對作品的訴求與評斷的標準。在《真美的百合》中，真美的阿爸與阿母有這樣樸質無華的盟約：

爸與阿母鶼鶼情深，非常恩愛，永遠笑臉相迎，相敬如賓，在他們的結婚照相簿的扉頁上，真美就看到阿爸給阿母寫的如下情真意摯的題辭：

「我痛你，我惜你，我欲照顧你到老老老……」<sup>50</sup>

簡單幾個字，代表的是當時鄉土人物的感性語彙，直言耿介的草莽風格，深摯濃烈的終生盟約，與男人負責擔當的氣度，不需蜜語甜言的加持，不需鮮花美鑽的烘托，這地久天長、此生不渝的題誓，就讓書中人物坦蕩率真的性格躍然紙上。

<sup>48</sup> 東方白：〈三省〉，收錄於《神農的腳印》，頁 114。

<sup>49</sup> 東方白：〈文章的代差〉，收錄於《夸父的腳印》，頁 125。

<sup>50</sup> 東方白：〈快樂農夫〉，收錄於《真美的百合》，頁 16。

在《露意湖》中有許多天然勝景，又見東方白不同的呈現手法：

黎美和我依偎在湖邊堤防的石頭上，她的手握著我的手，斜對著美霞島一片墨潑的陰影，島上稀疏的幾盞燈火像眨動的眼睛，彷彿在偷窺我們，美霞島的浮橋在遙遠湖的盡頭，橋上的水銀燈搖曳著水上的映影，像一串明晃的鑽石項鍊，天邊的半輪扁月躲在薄雲裡，朦朧不十分明亮，晚風吹拂著，雖然看不見湖上的水波，卻聽見湖水規律的拍岸聲……。<sup>51</sup>

在這種時候還有什麼比沉默更美呢？東方白這一氣呵成的抒情寫景功力，這神思妙筆的鋪陳彩妝，恰如其分的捕捉當時「動態與靜態之美」，在戀人形影相偎、兩心相依的醉人時刻，「讓刹那成永恆」，讓人好生感動，也不知不覺沉浸在那甜蜜溫馨的浪漫氣氛中。

東方白對文字的掌握能力，大多能達到凝鍊的程度，敘述景物修辭優美，充滿想像力，利用文字帶領讀者建構一個想像的空間，使人有如身歷其境般。單就文字技巧與應用而言，恰如其份的使讀者感受到，他所能表達的文學之美。「凡走過，必留下足跡！」這些非凡的作品，也正代表東方白飽覽群書之日精月華，「以生命留下文學腳印」的最佳印證。

## （六） 本土語言書寫

東方白深信，文學與土地、與社會、與文化都無法分開，而且唯有本土性的語言才能夠將文學的「原味」充分呈現出來，所以他堅持用本土語言寫作。雖然

<sup>51</sup> 東方白：《露意湖》，台北市：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9月初版，頁40。

方言的寫作困難重重，但有著強烈文化使命感的東方白認為：「這條荒路終究必須有人出來走，今天不走，將來還得有人出來走！」<sup>52</sup>東方白於〈命定 / 《浪淘沙》誕生的掌故〉中提到：

我常常在想，《紅樓夢》的最大成功，在於曹雪芹用他的母語寫他的對話，如果強迫他用臺灣的河洛話或客家話寫《紅樓夢》的對話，不必說《紅樓夢》會有今天的成就，恐怕它早已被棄置罔顧不見經傳了，……我不能讓我們一百年前的老祖母在《浪淘沙》裡說一口流利的京片子，那簡直是天大的諷刺與笑話！所以我從《浪淘沙》的第一頁起就讓臺灣人說全套純正的臺灣話。<sup>53</sup>

東方白為因應語境的需要，即以「臺語」來寫人物對話，不是因為政治，而是本乎文學的觀點。所以東方白的大河巨著《浪淘沙》中，人物對白使用母語，是其特色與價值。然因台語尚無官方對應文字，為了以母語創作可謂煞費苦心，大量運用諺語，使對話活潑生動，雖然因為台語寫定的摸索，使《浪淘沙》寫作的時間增加了一倍，但努力必定會有回報，東方白投入心血研究後選用的台語字彙，對日後台語寫定的工作必然有所貢獻，用母語書寫，表現對土地與人民的認同，創造出新的書寫典範，也奠定東方白在台語文學領域「開拓者」的地位。<sup>54</sup>

除了《浪淘沙》使用台語書寫外，其後的文學自傳《真與美》以及小說《魂轎》、《小乖的世界》到《真美的百合》的台語書寫，已經成為東方白小說的一大寫作特色，而且成績斐然。例如在《魂轎》中描寫小虎幼時和阿公一些互動：

阿公非常疼小虎，自小虎斷奶開始，阿公就天天抱小虎去睡覺。等小虎會

<sup>52</sup> 見東方白致鍾肇政信函，鍾肇政·東方白：《臺灣文學兩地書》，臺北：前衛，1993年2月臺灣版第一刷，頁58。

<sup>53</sup> 見東方白：《浪淘沙》，頁16-17。

<sup>54</sup> 董學奇：〈從《真與美》探究《浪淘沙》的創作理念與實踐〉，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頁110。

走路，阿公就天天帶小虎去土地公廟的老人堆裡展覽，對每個新來的老人得意地說：「這阮孫啦！我肖虎，伊也肖虎，所以阮厝有兩隻虎，一隻大虎，一隻小虎。俗語話在講『將門出虎子』，即句話對阮厝講勿會通，伊著愛改做『將門出虎孫』才會通。哈，哈，哈，哈……。」然後等小虎跟鎮裡來的小朋友學會第一支童謠『兩隻老虎』，阿公就等不及帶小虎去土地公廟向阿公的老朋友們炫耀，教小虎唱給大家聽……。<sup>55</sup>

短短這幾句話，把阿公喜獲長孫的驕傲滿足之情完全表達出來。如《小乖的世界》中，小乖因心情不好而頂撞阿媽後，一段描寫祖孫二人的對話：

「阿媽，『對不起』啦，我抵才不著，即馬加你『道歉』。」

「沒要緊啦……阿媽知影你沒老母……心情才沒好……」<sup>56</sup>

以「國語加台語」的學生語言和阿媽溫柔的簡短詞彙，就生動地表達了阿媽對孫女的關愛與包容。又如小乖從徐州打了一通長途電話到台北圓環的阿媽家裡，維妙維肖的刻畫出當時的對話情景：

「啥人？……」

「小乖是否？你在哪？你在哪？……」

「在徐州……阿媽……爸爸又再結婚了……」

「你講啥？聽無啦，阿媽聽攏無……」

「爸爸又娶了一個新太太了！……」

「聽無，聽無，阿媽聽攏無……小等一下，我去叫你阿姪來聽。」<sup>57</sup>

<sup>55</sup> 東方白：〈魂轎〉，收錄於《魂轎》頁 68。

<sup>56</sup> 東方白：《小乖的世界》，頁 88。

對話中反覆使用的「……」，猶如二人電話「若通似斷」，這祖孫倆一言半語也搭不上的情景，更令讀者有台北與徐州有「千里之遙」的感覺呢！

而《真美的百合》小說人物，就跟《浪淘沙》一樣，自始即說全套的台語，相當活潑生動，對於營造「鄉土氣息」與呈現人物個性，充分發揮了它的文學功能，也增添全篇的文化語碼，展現東方白小說特殊的寫作風格。在故事中，楓樹湖的「柑仔店」是十里方圓之內唯一商店，楓樹湖農民所需的日常用品，在這裡都可以買得到。店主對真美一家人和藹可親，阿爸叫他「堂的」，他稱阿爸「大的」，某日店裡的對話：

「堂的，今日生理安怎款？」

「總是安倪，大的」

「我即(chia, 這麼)久攏加你賒，你也算算咧，已經欠你外多錢丫？」

「哪著遐(hia, 那麼)緊算？家己的人，也沒列驚你走啊。」

「我落袋仔即馬有一割錢先還你，春的你復加我記帳。」

「免急，免急，寬寬仔是，溫溫仔來……」<sup>58</sup>

簡單一句對話，充分表現鄉間店主憫惜有情，欠債者堅毅有信的人物個性，也突顯了當時經濟欠佳、百姓的清苦的生活環境，卻擁有守信重諾、道義相交的生活寫照。

而俗諺俚語是方言文學中不可或缺的要角，所以東方白也運用大量諺語，使對話活潑生動，散發吸引人的力量。例如《真美的百合》裡，有一天，真美的阿母下山到台北拜訪小舅，帶回一雙舅舅送的皮鞋，要給合腳的孩子穿，真美與姊

---

<sup>57</sup> 東方白：《小乖的世界》，頁 118。

<sup>58</sup> 東方白：《真美的百合》，頁 61。

姊試穿後，只有真美穿得下：

阿母總結地說：「『三人同兩面，以後無長短腳話』。好！即雙皮鞋就自安倪給真美穿。」真美拍起雙掌，樂不可支，大姐二姐也替真美高興，倒是三姐既羨又妒，酸溜溜地對真美說：「你上好運啦！『煞尾仔子吃較有乳』。」<sup>59</sup>

對話中自然流露了阿母的公正及三位姐姐不同的個性，同時運用諺語簡潔的意涵，成功的展現人物當時內心情感。

東方白認為凡是出色、成功的小說，必然採用日常生活的語言來書寫，因為如此才能貼近生活，富於生活化的色彩，也更能引起讀者共鳴。然而，東方白對臺語寫定問題，一向採取開放、包容的態度，他認為這不是一部憲法，應該讓子子孫孫在使用中決定。東方白致力於使用本土語言書寫作品不遺餘力，誠如已故臺灣語文專家王育德博士說的一句名言：「用臺語寫出一篇好作品，比寫一百篇論文來鼓吹臺語更有效力。」在臺灣作家中，東方白是非常努力實踐這個理念的人，他還認為臺語的臺字，不能只靠語言專家的考古，還要文學家的創作，然後由廣大的臺灣群眾去取捨定論。<sup>60</sup>希望東方白的臺語文學作品，能夠感動讀者，並將臺語文學發揚光大。

<sup>59</sup> 東方白：《真美的百合》，頁 78。

<sup>60</sup> 陳明雄：〈東方白臺語文學的心路〉，收錄於東方白：《浪淘沙》，台北市：前衛 2005 年 5 月，頁 2018-2019）

### 第三節 從《真與美》看東方白小說的創作歷程

世界上所有文學，不論古今中外，歸根究底，不過「感動」二字而已。讀文章，只有「感動」你的才有興趣；寫文章，只有「感動」你的才會成功。我發現——只有智慧的、理性的、大眾的、人道的、自然的、潑墨的、幾何之美的文學，我才有興趣讀，也才有興趣寫；而激情的、感官的、貴族的、殘暴的、彫琢的、工筆的、藻飾之美的文學，則與我無緣，更不會去寫。<sup>61</sup>

——東方白《真與美》——

生命的歷程有階段性，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領悟與視野，那是經驗歷練的豐富，也是智慧的增長，對作家而言，在不同時期也有不同的創作風格與特色。東方白從事文學創作至今五十年，在寫作技巧上不斷精益求精，他的創作力豐沛，除了散文、隨筆，更完成了許許多多的中短篇小說，在大河小說《浪淘沙》之後，又完成超過百萬字的文學自傳《真與美》，屢屢在台灣文學領域立下新的里程碑，但他不以此滿足，仍然繼續中篇小說、短篇小說以及精短篇小說的創作，至今東方白仍堅持著自己的文學理念，一步一腳印不斷的向前邁進，不斷的自我超越。

因東方白的創作以小說居多，所以本節將試著根據東方白文學自傳《真與美》中的寫作分期為依歸，將東方白小說的創作分為青年時期、成年時期、壯年時期、中年時期、現階段時期，將東方白各時期所創作的小說分期整理介紹，並試著從中分析各階段的創作特色。

---

<sup>61</sup> 東方白：《真與美》（三）（第四部青年篇（下）第十六章哥哥爸爸真偉大），頁 166。這是東方白讀完三本英文書——《Best Russian Short Stories（俄國短篇小說精選集）》、《Voltaire, Candide and Other Writings（伏爾泰——孔第德及其他作品）》與《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存在主義——由杜思妥也夫斯基到沙特）》後所得到的結論。

一、 青年時期：文學起步時期（1953~1965年 15歲~27歲）

西元(民國)	歲數	作品名稱	類別	備註
1957年(46年)	19歲	〈烏鴉錦之役〉	短篇小說	◎處女之作
1958年(47年)	20歲	〈雪麗〉	長篇小說	◎未發表
1960年(49年)	22歲	〈嫉妒〉 〈母親〉 〈早晨的夕陽〉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1962年(51年)	24歲	〈重逢〉 〈幽會〉 〈波斯貓〉 〈少女的祈禱〉 〈線〉 〈臨死的基督徒〉之定稿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第一本書的書名
1963年(52年)	25歲	〈錢從天上飄下來〉 〈中秋月〉 〈把船漂到台灣海峽去〉 〈勝利的敗仗〉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1964年(53年)	26歲	〈兩朵白玫瑰〉 〈天堂與人間〉 〈□□〉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中篇小說	

其中東方白將父親講的故事，改寫成短篇小說〈烏鴉錦之役〉，是他的處女之作，在其作品中佔有無可取代的地位，甚至在日後也將這個故事寫入《浪淘沙》中。東方白想起歌德為夏綠蒂失戀而寫成《少年維特的煩惱》，於是將自己因雪玉而失戀的心情，也寫成愛情小說，在20歲時完成第一篇長篇小說〈雪麗〉。〈雪麗〉長達28萬字，雖然日後並未發表，但這次的寫作經歷卻也使東方白的文學創作上更上一層樓，讓東方白儲存足夠的詞彙，練就純熟的文學技巧。此外〈嫉妒〉也是根據自己的戀愛經歷改寫而成。短篇小說〈母親〉是取材自真人真事，東方白

得知李姓女老師，因連生三個盲小孩，使得夫妻感情破裂，先生離家出走，而將這個感人的故事寫成短篇小說〈母親〉，訴說人性的殘忍與愚昧。法國作家史丹達爾其貌不揚，但其小說中的男主角皆英俊瀟灑，深受女性青睞，東方白稱之為阿 Q 式的「文學勝利法」，東方白也使用此法將自己與辰美的戀情，寫成〈少女的祈禱〉。

〈臨死的基督徒〉是東方白開始嘗試「哲學性」與「智慧型」的寓言式短篇小說，藉由死刑犯在臨死前一刻才懺悔，卻因種種因素而無法上天國的情節，來反諷世俗化、形式化的宗教儀式，這篇作品是東方白少數幾個最愛之一，因為是最早誕生的，所以有特別深摯的感情，它也成了東方白第一本書的書名。爾後我們可以發現東方白深愛寓言虛構的敘述，再結合現實的刻畫，而創作出具有濃厚宗教色彩及富哲理的作品。〈天堂與人間〉也是此類的作品，藉由主角在祈禱會見亡故親人的這段心路歷程中，得到了啓發，從而使生命獲得了全新的覺醒。中篇小說〈□□〉則探索了生與死、罪與罰的課題，處理的是人面對死亡時的覺悟態度。

綜觀之，青年時期有些小說作品的題材，都與東方白自己的親身經歷或周遭的人事有關，經由東方白的巧心妙筆變成一篇篇動人的小說。在這個階段東方白不斷的累積自己的寫作經驗，磨練寫作的技巧，並且勇於嘗試不同風格的作品，其富哲理的寓言小說更成功的樹立了他獨特的短篇小說風格。

## 二、 成年時期：留學異鄉創作時期（1965~1975年 27歲~37歲）

西元（民國）	歲數	作品名稱	類別	備註
1968年(57年)	30歲	〈夢中〉	短篇小說	
1969年(58年)	31歲	〈異鄉子〉的初稿	中篇小說	
1973年(62年)	35歲	〈OK 歪傳〉	中篇小說	
1974年(63年)	36歲	〈草原上〉 〈房子〉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熊的兒子〉	短篇小說	
--	--	--------	------	--

東方白遠赴加拿大留學，當時在台灣的未婚妻 CC，承受不住蜚短流長，因而病倒，後來並作了遭毀婚遺棄的惡夢，於赴美後告訴東方白，因這夢境太真實、太淒美了，於是東方白將它寫成〈夢中〉。〈異鄉子〉則是東方白在留學時期，因課業、環境適應與周遭的人際關係等問題的壓力，於是有感而發寫了這篇作品，內容展露了作者當時的精神狀況與內心感受。

中篇小說〈OK 歪傳〉，是見《台獨》月刊徵文，仿效魯迅《阿 Q 正傳》模式，將蔣家與老賊的荒唐卑賤行爲，寫成諷刺小說，藉以發抒多年之憤慨，共連載 14 期，刊畢蔣介石亦壽終，此書在十七年後才得以在台出版，並請阿良爲每一章插畫。〈草原上〉等則是東方白在研究壓力解除後，陸續完成的短篇小說。東方白說：「這段時期真是我小說生命的關鍵時刻，因爲我早已決定，如果〈草原上〉刊出，我才繼續寫；如果被退，我從此就不再寫小說了。」<sup>62</sup>而《聯合報》恐〈草原上〉內容中的「雜草論」犯情治機關忌諱，考慮三月後，刪節部分內容才予刊登。〈房子〉故事裡的主角萬居，放棄自己多年想買房子的夙願，不但不向債主索債，還幫忙付醫藥費照顧小孩，從犧牲與付出中得到助人之樂，萬居的職業與個性都有東方白父親的縮影。

成年時期因留學讀書的五年中，繁忙的課業影響其創作，所以這一階段的作  
品並不多，這時期可說是東方白的沈潛期。

### 三、 壯年時期：《浪淘沙》時期（1975～1990 年 37 歲～52 歲）

西元（民國）	歲數	作品名稱	類別	備註
1975 年(64 年)	37 歲	〈黃金夢〉	短篇小說	

<sup>62</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一章愛城行），頁 14。

		〈飄〉 〈復活〉 〈孝子〉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1977年(66年)	39歲	《露意湖》 〈東東佛〉 〈道〉	長篇小說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修訂稿
1978年(67年)	40歲	〈尾巴〉 〈池〉 〈島〉 〈阿姜〉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1979年(68年)	41歲	〈奴才〉 〈㊦〉 〈船〉 〈十二生肖〉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1980年(69年)	42歲	〈普陀海〉 〈棋〉 〈長城〉 〈太子〉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1981年(70年)	43歲	〈鳥語花香〉	短篇小說	
1982年(71年)	44歲	〈如斯世界〉	短篇小說	
1989年(78年)	51歲	《浪淘沙》	大河小說	(1980~ 1989年)

〈黃金夢〉是東方白讀〈首楞嚴經〉受啟發而寫成的作品，敘述主人翁至死不悟的迷執，注入作者十年來體驗的人生哲學，是作者短篇作品中最愛的一篇，為台灣文學製造了一顆珍珠。〈孝子〉是藉由宜蘭黃姓富翁這位孝子的故事，對傳統墓碑上的墓誌銘，都充斥著虛假的、誇大的張揚先人的現象，進行省思。

〈東東佛〉這篇作品，如呂興昌所言：「這意味著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東方白，回頭企圖從東方智慧尋求解決終極問題的想法；只有從無限慈悲的人道關懷中體恤人類的掙扎與抉擇，才能上達天道的圓滿。」<sup>63</sup>東方白在〈道〉這篇小說裡，描

<sup>63</sup> 呂興昌：〈走出痛苦的寓言〉，收錄於東方白：《東方白集》，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3年12月，頁277。

述戰國時代魯太子奇，為追尋三個困擾他的問題的解答，而歷盡波折，最後雖有所頓悟卻無人相信他。在〈尾巴〉中則描寫一個迷失山中的人，進到有尾巴的幻象世界，經過一番努力長出尾巴後，沒想到返回真實世界後，又得再經歷痛苦而變成無尾巴的「正常人」，以類似唐朝諷刺小說〈枕中記〉的敘述手法，用虛幻的象徵來進行兩種價值觀的探討。從以上這些作品，我們可以發現東方白深愛寓言虛構的敘述風格，以及富有深層哲理的內容。

其他作品亦深刻富涵意，例如〈島〉是描寫獨守孤島不肯投降的日本老兵的故事，作者以人性多元的角度敘述主人翁的心路歷程。〈阿姜〉描寫社會底層的弱勢族群，小人物的悲情故事。〈奴才〉是根據同學「老詹」小時家中「大陸籍奴才老校工」的故事而寫成，這位老校工鮮明的影像深深印在作者的腦海，以至十年後終於寫成了這篇作品。東方白在〈奴才〉這篇作品中，並沒有用任何渲染和技巧，只是平實地敘述一個在現今社會已經極少見的人物故事，讀者在讀的過程，會對「奴才」那個人感到可憐又可悲，甚至會「怒其不爭」，且直到結尾，知道他傾盡一生血汗積蓄，竟只為了要買得靈魂的自由，這實在是具有震撼力的感人之筆。彭瑞金說過：「這也許是最不講求技巧和結構的一篇。」季季也說：「卻能讓讀者在閱讀時感覺到『沒有技巧的技巧』和『沒有結構的結構』。」並說：「『奴才』另一小小的成就是寫出部分臺灣同胞對『唐山人』的觀感，決非由於狹窄的『地域觀』，而是取決於他們的『行為觀』。小學校長雖不喜歡阿富的奴性，但阿富的善良有禮改變了他對『唐山人』的觀感，卻也是一項事實。」〈奴才〉先後被譯為英日語，成為東方白流傳最廣的短篇小說，也因而得到各種國籍讀者的共鳴。

這時期東方白也完成了第一部長篇小說《露意湖》及大河小說《浪淘沙》，這兩部作品都是根據真實人物的口述或傳記改寫而成，其中《露意湖》是寫吳秉鈞的愛情故事，「故事看似尋常，卻彷彿如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一《羅密歐與朱麗葉》的不尋常，除小說空間廣闊，地理背景橫跨美國、加拿大、臺灣三地外，其主題

與人物都耐人尋味。」<sup>64</sup>由於傳統的家族因素，使得這段感情波折不斷，所以這是一部愛情悲劇小說，東方白說：「我認為一個小說家，一生至少應該寫一部愛情小說，我的這部愛情小說就叫《露意湖》！」<sup>65</sup>

我發現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愛情故事，不但它的空間廣闊……而且它的人物突出……但最吸引我的卻是它具備了一個世界性的主題……親情與愛情的爭戰，以及岳母與女婿的傾軋，是超越時空的，是嚴肅作家夢寐以求的……<sup>66</sup>

可喜的是也因為這部小說的完成，使女主角瞭解男主角的一片深情，而終成佳偶，這樣的發展真是令人驚喜，不但成就了一段良緣，也成為東方白的代表作之一。

至於東方白的大河小說《浪淘沙》，是以台灣歷史為證，以台灣鄉土為懷，從各個角度來描繪台灣自 1895 割日迄至當代，三個台灣家族三代人的人事滄桑與悲歡離合的故事，其實可拆分成三個獨立的小說，它花費了東方白十年的精力，也為台灣文學立下一個里程碑。鍾肇政說：「《浪淘沙》為我們展現了臺灣自淪日時起直到當代的歷史風貌，並以三個家族裏的三代人的人事滄桑與悲歡離合，來印證時代巨輪的運轉。」這句話大概能說明《浪淘沙》的一般性意義。

一九七九年東方白以偶然的機緣，幾乎同時獲得書中三個家族故事的資料，經過幾個月的構思之後，便決定了《浪淘沙》的寫作。當年十二月，他回到臺灣，也到過日本，看過小說的幾個重要場景後，第二年春天即開始動筆。十年間，東方白稱得上全心全意地寫作《浪淘沙》，下班回來即將自己關進書房，拒絕一切外務、應酬、不停地寫。在寫作的過程中病倒兩

<sup>64</sup> 歐宗智：〈除卻巫山不是雲--論東方白首部長篇小說《露意湖》〉，《台灣文學評論》，二卷四期，2002年10月，頁117-130。

<sup>65</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五章露意湖），頁47。

<sup>66</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五章露意湖），頁49。

次，「第二次還幾乎瀕臨死亡的邊緣」。<sup>67</sup>

由此可見東方白為寫《浪淘沙》所花的時間與精力，所受的苦與折磨，以及一位為文學，不計一切的付出，他的堅持與毅力令人佩服。

壯年時期的東方白創作力豐沛，這時期的短篇小說內容精彩且具代表性，其中大多是寓言故事，像〈黃金夢〉、〈孝子〉、〈東東佛〉、〈道〉、〈尾巴〉、〈池〉、〈十二生肖〉等作品，都是用寓言虛構的敘述手法寫成，或是運用嘲諷比喻的手法，探討令人深思的人生課題。這些故事裡往往傳遞一些人生思考的訊息，及東方白的哲學性思想，形成獨特的個人書寫風格。東方白的第一部長篇愛情小說《露意湖》、大河小說《浪淘沙》，也都在這個階段完成的，它們是現實的、歷史的呈現，與寓言哲理式的短篇小說呈現不同的創作風格。綜觀之，此時期的東方白寫作風貌豐富多樣且具特色，可說是他的創作高峰期，更奠定了東方白在台灣文學界不可動搖的地位。

#### 四、 中年時期：《真與美》時期（1990～2001年 52歲～63歲）

西元（民國）	歲數	作品名稱	類別	備註
1992年(81年)	54歲	〈黃金夢〉 〈鐘靈〉 〈百〉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台文小說
1993年(82年)	55歲	〈古早〉	極短篇	
1994年(83年)	56歲	〈芋仔蕃薯〉	中篇小說	
1999年(88年)	61歲	〈魂轎〉 〈生日卡〉 〈所羅門的三民主義〉	短篇小說 精短篇 短篇小說	
2001年(90年)	63歲	〈我〉	精短篇	

<sup>67</sup> 彭瑞金：《瞄準台灣作家》，高雄市：派色文化出版社，1992年7月，頁227。

		〈空〉 〈跪〉	精短篇 短篇小說	
--	--	------------	-------------	--

繼大河小說《浪淘沙》後，東方白又繼續花了另一個十年，完成文學自傳《真與美》六冊的寫作。這部文學自傳的寫作是緣起於為「文學台灣」雜誌寫「文學隨筆」專欄，而讓東方白興起了寫文學自傳的念頭，並希望以文學的筆調來寫自傳。在寫作《真與美》其間，東方白為了調劑，偶而也寫寫中短篇小說，短篇小說集《魂轎》便因此誕生。《魂轎》中收錄了精短篇小說〈古早〉、〈生日卡〉、〈我〉、〈空〉、〈殼〉，短篇小說〈鐘靈〉、〈百〉、〈魂轎〉、〈所羅門的三民主義〉、〈跪〉、〈髮〉，以及中長篇小說〈芋仔蕃薯〉，東方白這時期的作品也可稱為「後浪淘沙」小說。

陳芳明教授在為《魂轎》寫的序中說過，認同問題是台灣歷史的包袱，東方白對台灣的人文關懷未嘗稍減，族群、省籍、身份、認同等等糾葛的問題，即形成《魂轎》的主題，東方白不厭其煩，從最細微、最枝節的生活中進行解套。<sup>68</sup>而《魂轎》中收錄的〈鐘靈〉，是東方白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寫成的心理小說。1991年憂鬱症又發作到精神科求診，病中為虛度時間所苦，經常憂心「生活空白」、「生命停止」，覺得上天給我最大的刑罰是白白看著生命在沙漏中一粒一粒地漏掉，彷彿滴血一般，因此寫下了〈鐘靈〉這篇作品。

東方白覺得〈古早〉是自己所有作品中，最富音樂、最富圖畫、最高密度、最深含意的一篇，報紙把它標做「極短篇」，但他寧可稱它為「小說詩」。〈古早〉的故事敘述本省籍少女玉蘭與外省軍官于中尉互相愛慕，但玉蘭之父番伯公痛恨外省人，反對兩人結合，並誣告于中尉強姦玉蘭，導致于中尉在蓮花池引彈自盡，玉蘭也鬱卒而終，而故事結尾卻寫到番伯公死後，他的小兒子土生將女兒嫁給外省人，如此強烈的轉折對比，使我們不得不好好思考，「省籍情結」所帶來的悲

<sup>68</sup> 陳芳明：〈大河與細流—序東方白短篇小說集《魂轎》〉，收錄於東方白：《魂轎》，台北：草根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11月，頁6。

劇，及這迂腐的心結到底該怎麼解。

〈魂轎〉的故事背景是東方白的父親過世，母親堅持長子長孫奔喪，兒子卻中暑無法坐「魂轎」，據此經驗而寫成的短篇小說，探討傳統習俗的意涵，主題奇特且內容深刻，祖孫間深厚的描述，真誠動人。

〈芋仔蕃薯〉描述一位在台灣受教育成長的外省子弟馮震宇，由「芋仔」轉變為「蕃薯」的過程。直到上大學馮震宇還一直生活在自己的音樂世界裡，從未想過「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後來因為大姊在美，取得綠卡，在美國住了十二年，這期間接觸不同國籍的「大陸人民」，而產生「台灣島」人民的立場與感覺，深切認知「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也開始熱愛台灣，認為應維持台灣的獨立現況，這篇小說可說充分表明東方白的政治觀點。

族群融合、省籍情結、身分認同等問題，一直是東方白小說所關注的主題。秉持人道主義的東方白，認為世上只有善人與惡人之分，豈有國籍種族之別？雖然遠離台灣，東方白卻依然對台灣社會保持高度的關心，他透過小說告訴讀者，唯有寬容與尊重，各族群才能夠和協相處，從〈古早〉、〈芋仔蕃薯〉到《小乖的世界》我們都可察覺到東方白的用心。

## 五、 現階段時期（2002～現在 64 歲～現在）

西元（民國）	歲數	作品名稱	類別	備註
2002 年(91 年)	64 歲	《小乖的世界》 〈髮〉 〈殼〉	中篇小說 短篇小說 精短篇	
2003 年(92 年)	65 歲	〈黃玫瑰〉	短篇小說	
2004 年(93 年)	66 歲	《真美的百合》	長篇小說	

2005 年(94 年)	67 歲	〈頭〉	短篇小說	獲九歌九十四年度「年度小說獎」
--------------	------	-----	------	-----------------

「身份認同」一直是東方白小說內容中常探討的議題，除了〈芋仔蕃薯〉，其後的《小乖的世界》也深入探討這個問題，藉由「小乖」這位新新人物的身分認同過程，使我們思考台灣的處境、族群的問題。

《真美的百合》的內容則洋溢著基督教色彩，書中對於家庭生活中宗教氣氛的描述，著墨甚多，東方白還詳細描述「家庭團契」的種種。從《真美的百合》中可讀到多種意涵，包括了宗教情懷、人道精神、二二八歷史事件、省籍情結的書寫，更有北台灣優美景色的描述，內容不刻意強調歷史事件，反而強調政治受難家庭成員間的濃烈親情，如歐宗智先生所言：「《真美的百合》算是營養而又精緻可口的鄉土套餐，值得細細品味」。<sup>69</sup>

〈頭〉是東方白近年之作，這篇短篇小說獲九歌九十四年度「年度小說獎」，被收入九歌文庫由蔡素芬主編的《九十四年小說選》中，蔡素芬在這本書的序中評論此文：寄託作者所欲表達甚或發揮的人性精神，其中有人生情義的頌揚，闡述忠僕順婢的故事，小說寫在價值觀混亂的現時，深具諷刺意味，肯定東方白對短篇小說的精細經營，對臺語文的使用考究。

雖然至現階段為止，東方白已創作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在台灣文學界也豎立了高聳的里程碑，但他並不以此自滿，寫完大河小說《浪淘沙》與文學自傳《真與美》，令東方白頓時感到空虛，但東方白認為：「一個人可以被打倒，但不能被征服。他解決、征服空虛的辦法是：開啓另一個更長遠的寫作計畫。」<sup>70</sup>而他最新的寫作計畫即是以精短篇小說創作為主。東方白在《魂轎》的自序中如是說：「短篇小說本來就是我的最愛，藉此小說荒蕪之際，許下宏願，願回到原來的田園，

<sup>69</sup> 歐宗智：〈台灣長篇小說藝術美學的突破——東方白《真美的百合》探析及其他〉，收錄於東方白：《真美的百合》，台北：草根出版社，2005年5月，vii頁。

<sup>70</sup> 林麗如：〈無求於外的文學僧——專訪東方白先生〉，《文訊》，第207期，2003年1月，頁86。

默默耕耘，期待冬天降雪之前，再開幾朵秋天最後的玫瑰！」<sup>71</sup>他期許自己寫出如同「莊周夢蝶」這般令人深思回味的精彩短篇小說，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 小結

雖然寫作折磨著東方白的身心，卻也是治療他憂鬱症的良方。東方白是一個創作態度極為嚴肅的作家，寫作對他而言，是一種痛苦，一種如孕婦生產嬰兒的痛苦，然而苦則苦矣，卻不得不寫，正如孕婦不得不生一樣，又彷彿有一股如火山的爆發力逼使他去寫作，只有待岩漿噴出後，才能獲得短暫的寧靜。總而言之，東方白的寫作歷程可謂愈挫愈奮，從不同時期，可觀察出其寫作風格的不同，並發現東方白隨著歲月的增長，文字愈趨凝鍊成熟。將《真與美》與所著小說互相參照探究，讀者可以發現文學自傳《真與美》像實際現實生活般，絕非憑空而得，它必然源自於作者的生活。從《真與美》探究東方白小說的特色，我們更可發現東方白文學理念於作品中的映現，即所謂「小說反映人生」最佳寫照。

---

<sup>71</sup> 東方白：《魂轎》，台北：草根，2002年11月初版，頁10。

### 第三章 《真與美》的內涵特色

《真與美》文學自傳記錄了東方白成長的故事，也傳達了其文學作品誕生的過程。他將一生中發生在他週遭真實而美麗的故事與哲思，以自然的文字與真實的情感，串成濃縮而晶瑩的「詩的回憶」。「人用筆在稿紙上寫小說，上帝則用人當筆，在大地上寫小說，每一本回憶錄都可說是上帝寫的小說。」<sup>1</sup>酷愛讀傳記的作家東方白，曾給回憶錄和傳記下了如此詩意的註解。東方白的《真與美》訴真吐實的詮釋了生命的真情至性，映現生命成長的軌跡，其以獨創的文類統合形式，流露自然凝鍊的筆觸，坦白無遮的交代他生活中動人的故事。

本章分四節，茲就《真與美》的特色分成映現生命軌跡、展拓文學腳印、解開創作之祕、實踐人生哲學等四節敘述之。

#### 第一節 映現生命軌跡

人生是一條坎坷漫長的路，背負我這沈重之身向前趕路是一雙堅忍不拔的足，我右足名「真」，左足曰「美」，而長年在路上留下的足跡便是《真與美》。<sup>2</sup>

##### 一、鮮明的傳主畫像

##### (一) 全心投入，追求真實

---

<sup>1</sup> 李令儀：〈濃縮生命精華〉，聯合報，14版，2001年12月22日。

<sup>2</sup> 東方白：〈初序〉，《真與美》（一），台北市：前衛出版社，2001年3月，頁1。

東方白做事都是發狂般的全心投入。大學聯考前三天不支病倒，不忍父親失望，因此以孤注一擲的馬拉松精神，用意志力堅持到最後一秒鐘考完：

在我一生中，曾經把生命孤注一擲、全力以赴、拚死去做一件事情，我想就是這一場大學的入學考試了！從心灰意懶到充滿鬥志，不顧肉體的虛弱，仍然用意志力堅持到最後一秒鐘……我這種情況，大概可以跟古代「波希戰爭」時跑完「馬拉松」的長距離用最後一口氣向雅典同胞說出：「我勝利了！」就倒在城下的Pheidippides相比擬！<sup>3</sup>

他無法忍受生命的空白，因此總會找尋自己所喜歡的事物去學習以填滿時間，絕不浪擲生命。除了做事全力以赴，他亦喜歡追求成就感。初畫「屠格涅夫」的人像畫時，畫得維妙維肖，第一次發覺自己有畫人像的才能。當他發現新幾何定理時，發現英哲斯賓賽也曾有同樣快樂，享受著「發現別人『發現幾何之樂』的快樂」。初中時，因為喜愛國文老師季彬文的字體，拼命模仿，第一個學期末了，她對全班宣布「進步最大的是林文德同學！」令他聽了十分快活。同時，他也喜歡好友瞿樹元工整雋美的字體，所以就向他學了不少，以後又羈了一些自一本漢文辭典附錄學來的行書與草書，遂成了日後豪放不羈，鮮人看懂的字體。

東方公大概生下來就吃錯了藥，他的原子筆又特別滑溜的樣子，筆畫老是越出軌範，有時一滑就滑到第三格去和別的字糾纏在一起分辨不出甲乙丙，有時又萎縮的躲進別的字裏分不出是一個字還是兩個字。不過他這種獨創的「龍飛鳳舞體」，也是二十年如一日，一成未改。信中明明說他病得快死了，可是寫起信來還是那般興奮有力，這種「東方公體」字不但凡人看不懂，且非凡輩所能仿效的。寫這種字的人第一要有「破格」的勇氣，

<sup>3</sup> 東方白：《真與美》（二）（第四部青年篇（上）第十一章無門關），頁 245-246。

第二要有「沖天」的氣勢，第三要有「勾配」的美感。此公乃有此字，乃有此文學。<sup>4</sup>

東方白向來輕名薄利，牆壁不貼文憑，客廳不陳列獎牌勳章。「我認為作品本身才是作家的一切，其他浮名榮銜都是身外物，不旋踵便煙消雲滅……。我儘管得過「博士」，但我最討厭別人以「博士」相稱，有誰叫我「東方白」博士的……我一定跟他絕交！」<sup>5</sup>他認為真正第一流作家不為錢，為錢的不會是第一流作家，諾貝爾的文學獎不會使世界多產生一部《戰爭與和平》，但諾貝爾的文學獎可以介紹世界的讀者一些類似《戰爭與和平》的好作品。可是東方白在〈自畫像〉中，對自己又是這樣自嘲的：

他聲明寫文章既不為名也不為利，可是當他看見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報紙，他不禁暗自歡喜；拿到稿費，就雀躍跑到唱片行去買古典唱片。足見你並非聖人，你根本言不由衷！<sup>6</sup>

他這以第三人稱的「自語」與「旁白」交替使用，以「自嘲」而不「自誇」的新鮮筆調，對自己又多了一分心靈剖析，予人一種奇特又真實的語言效果。

東方白耿直不阿、真實不虛的個性，從小就顯露出來。小時候，痛恨母親收回在過年期間別人給的紅包。「紅包要嘛就真給，不要嘛就不給，何必虛情假意，明給暗奪？」<sup>7</sup>另外，他對於被迫充當大人酬酢的花瓶，更是耿耿於懷。退伍後求職碰壁，甘願餓死也不願送紅包，致使基隆中學教職泡湯；後來謀職時，誠實回答自己已通過留學考試，使得國民計算機公司不予錄用。「因為我從來不說謊，

<sup>4</sup> 鍾肇政、東方白著：〈序〉，《台灣文學兩地書》，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3年2月，頁9。

<sup>5</sup> 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三章格雷教授），頁38。

<sup>6</sup> 東方白：自畫像，見《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十章尋古探幽），頁205。

<sup>7</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一部幼年篇第四章人之初），頁28。

「我是不真不說的人，所以我還是要說到底！」<sup>8</sup>雖然追求真實付出的代價很高，即使在工作遍尋不著、四處碰壁的窘境下，他依然維持一貫的行事作風，實屬難得。

## （二）自尊心強，富正義感

東方白是個自尊心很強的人，被初戀雪玉絕交時，認為是一生從未有的「奇恥大辱」，但當他考上大學後，雪玉卻來信欲續前緣，他自問捫心無愧予以拒絕，不願再接受這段感情。

這是我從未有的「奇恥大辱」！我把它詳細記在日記上，我陷入有生以來最深的低潮，不只肉體，而且精神，我終於領略到《少年維特的煩惱》之滋味，有幾個月之久，我消沈憂鬱，幾乎不能自拔，我恍如走到人生的末端，什麼方法都用盡了，可是都沒有效果，最後還是「文學」救了我！<sup>9</sup>

東方白想起歌德為「夏綠蒂」失戀而寫了《少年維特的煩惱》，他也為「雪玉」寫了一篇小說《雪麗》。當第三戀辰美來信說明已交新男友時，東方白這自認既沒鈔票又沒時間的窮土大學生，黯然決定自情場退出，專心讀書。當父親因眼疾而關閉鐘錶行，家中經濟陷入困境時，和爸爸一起「拉馬車」的時光，讓他感覺自尊心嚴重受創：

我最怕遇到「建中」的同學了，遠遠看到穿制服的中學生，我便推說要到巷底小解，自個兒躲到電線桿後的陰影裡。生意興旺時，心情還好；生意冷淡時，心情就惡劣，一想到收不足汽油錢（經常八隻馬才有一個人騎）

<sup>8</sup> 東方白：《真與美》（三）（第四部青年篇（下）第十八章CC），頁234。

<sup>9</sup> 東方白：《真與美》（二）（第四部青年篇（上）第六章雪玉），頁130。

回家面對父親的苦臉，心就更加沉重，真想一走了之，不再回家。<sup>10</sup>

回想自己像牛一般拖著「跑馬車」走過大街時，東方白的心中總是泛起困惑不解的感覺：爲什麼每家商店都那樣欣欣向榮，呈現榮泰之氣，一點也不像自己家裡那樣窮酸與寒愴？世界不是美麗、人間不是歡樂的嗎？何獨自己家裡所聞所見不外乎是一倒會、破產、法院查封、工廠倒閉……之類不景氣的事實？而這段經驗也真正讓他看清「白色恐怖時代」社會「貧窮」與「卑賤」的一面。

東方白也相當富有正義感。高二下，省主席吳國楨離台滯美，教官公開訓斥吳子，<sup>11</sup>東方白就爲此憤慨不平，認爲如有本事就去找當事人，不該在背後欺負吳子。海軍朋友游潤德爲報父冤，狀告警總部長劉戈青，其「明知不可爲而爲之」、「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令他十分敬佩。留學時，因印度階級明顯，傲慢的婆羅門貴族 Janat 擅用東方白的開水，且毫無歉意，使東方白怒火中燒，掃翻所有咖啡，爲了正義，不惜玉石俱焚的「刺客」性格表露無遺！回國遊墾丁觀日峰時，勸站在峰頂的青年男女遵守「禁止攝影」的告示，不僅未被接受，還遭回罵粗話：

我不知看過多少留學生，把在國外囫圇吞棗的東西，整皮箱搬回台灣——諸如經不起「時」「空」考驗的近代西洋哲學思想與近代歐美文學理論……等等——那麼，美洲的「守法精神」與「公共道德」是否屬於此範疇？把在加拿大耳濡目染不知不覺培養的「開車讓人」、「紅燈必停」、「路不拾遺」、「爭先助人」……等等習慣也帶回台灣，而且還想強加諸國人身上，是對的嗎？對於這一切，我就像寫〈卜居〉的屈原，只有問題，卻沒有答案了。<sup>12</sup>

<sup>10</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三部少年篇第三章 OA 公用），頁 201。

<sup>11</sup> 當時任台灣省主席兼行政院政務委員的吳國楨，聲稱其離開台灣是爲了「健康」與「政治」，抗議政府扣押其子充當人質。而吳國楨之子，當時剛好是東方白「建中」高中同學，高東方白一年。

<sup>12</sup> 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十章返鄉），頁 229。

即便當時粗野無禮的回應讓東方白感到驚愕萬分，但始終未改變其嫉惡如仇、正直如一的個性。

### (三) 多愁善感，憂鬱悲憫

東方白多愁善感，感人所不易感，因此也特別容易受週遭苦痛哀傷的情境影響，而陷入憂鬱的泥沼中。幼年，看到青年救國團門口張貼幾張大陸被人處斬的人頭照片，夜裡做了惡夢，醒來又揮之不去，結果一天二十四小時都籠罩在死的陰影之中。偕小丘遊中和圓通寺時，在「歸靈塔」前的側堂發現一張新增妙齡秀麗的女生照片，慨人生無常，而憂鬱感嘆。當海軍好友周先維因「視神經錯亂」離艦而失聯時，喟嘆其多年的計畫因這突然的變故化爲泡影，爲之感嘆萬千。出國留學時，因環境的驟變、暮秋的蕭索與語言的隔閡，異鄉寂寞伶仃及鄉愁滋味令他難以消受，淡淡的憂鬱又悄悄襲上心頭。在寫作碩士論文期間，自己孤獨生活了三個月，憂鬱再度襲來，完稿後終至發病。當取得博士學位後又獲得研究工作，經濟與身心皆俱自由，但因生活空虛又陷入低潮憂鬱。在人生的第六十二個冬天因罹慢性氣管炎，被醫師斷了去白溪散步的習慣，而這習慣正是東方白生命的補給線，於是感覺生命失去意義，長久隱遁的憂鬱又幽然襲上心頭。欲返台休養，孰料卻逢父親病重，又遇上梅雨季，嚐盡「夜夜點滴到天明、秋風秋雨愁煞人」的苦痛，憂鬱自然如影隨形。

看似被憂鬱籠罩的他，其實他的笑聲足可用驚天動地來形容：

你先生笑聲那麼大，一進超級市場遠遠便聽見了。好幾位太太都偷偷對他的太太說。多少個晚上，他的太太在床上悄悄告訴他。我應該訓練自己把

笑聲放低才行。睡前他每每對自己說。可是過兩天，在一個朋友家吃飯。  
喔、喔、喔……我家的玻璃又被你笑聲震裂了！<sup>13</sup>

另外，東方白從小就有悲憫胸懷，充滿人道精神。進太平國校時加入合唱團，每回哼起「老黑喬」這首歌，儘管年紀小，卻已能深切體會那老黑奴的寂寞與孤獨，心中憂鬱一抹，眼淚便跟著往下掉。在明治橋看見美軍俘虜衣衫襤褸，步履蹣跚，還有一個人背著吉他緩步徐行，令他充滿憫憐愁緒。對人如此，對動物亦然，再在東方白每天早晚開始打坐後，原本熱衷釣魚的他，有天忽然一想起魚兒上鉤時在水中垂死掙扎的痛苦，快樂便戛然消逝，誓言不再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而不再釣魚。父親那拉三輪車為生的異母弟弟，因生活清苦，母親經常不著痕跡的照顧其生意，看在年幼的東方白眼中，自是有所感觸。因此，父母親日常生活的言教身教示範，在潛移默化間亦養成其悲憫的人道情懷。

唉！人生原是千萬個不可預知的無奈！這多愁善感的憂鬱個性，或許是上天賜予他的文學特質。綜觀導致東方白憂鬱的原由，因善感多愁、生活空虛、慨嘆人生、思鄉情切或父病已憂，皆令其身心倍受折磨，幸而在友人指導下學習坐禪，並藉宗教信仰力量以及家人的協助鼓舞下，終於找到快樂之道與人生意義。東方白做事全心投入，自尊心強又富正義感，以及在〈自畫像〉中顯露的凡性，勾勒出一幅鮮明的傳主畫像。聽說梵谷一生有幾十幅自畫像，東方白只有一幅，而這一幅已經夠了，何必多！

## 二、詮釋生命真情至性

郁達夫認為要傳述一個活潑而且整個的人，他的美點理當寫出，缺點與特點

---

<sup>13</sup> 東方白：自畫像，收錄於《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十章尋古探幽），頁205。

尤其不可不書。所以有文學價值的傳記，是要將傳主外面的起伏事實與內心的變革過程同時書寫出來。<sup>14</sup>從盧騷的《懺悔錄》裡，東方白學到真誠無隱的心靈剖白，只把一生中發生在其周遭「真實」而「美麗」的故事與哲思，點點滴滴，如詩一般記錄下來，供自己回味，給別人欣賞。<sup>15</sup>

## （一）愛戀綺情

### 1、青春之性

子曰：「食色性也」，從小學五年級開始，「林家有男初長成」，東方白在同學影響及原始本能驅使下，性細胞逐漸甦醒，對異性懷抱無限憧憬及想望，《真與美》中即描寫許多成長過程中對異性好奇的青春記事。

小學五年級時，同學喜歡用小圓鏡偷窺同學褲底風光，「照妖鏡」一照便原形畢露。楊俊雄偷帶父親的「春宮畫冊」來班裡傳閱，看得同學目不暇接、口水直流，恨不得早日長大成人，還因此日日神遊太虛、夜夜綺夢呢！初三時，生殖腺終於甦醒，男女同學由相斥一變而為相吸，同學們也對生理衛生課特別感興趣。防空演習時，女生跌倒露出裙下風光令男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久久不能忘懷。高中時，性細胞開始甦醒，男女同學也從情竇初開的思想階段，邁入春花怒放的行動階段。同學間有集體剝光性情溫順同學的衣服為樂，「猴子」鍾國綱口沫橫飛描述偷窺鄰婦洗澡的情景，引發他幾天幾夜的幻形綺想。轉入延平補校後，「女人」經驗較多的同學，就屬粗魯低俗的老陳和含蓄詩意的小黃最令他印象深刻了。

讀台大時，所有同學中對性最開放、最坦率的當以阿亮莫屬。當他在阿亮家

<sup>14</sup> 郁達夫：〈什麼是傳記文學〉，《郁達夫全集》（第六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頁221。

<sup>15</sup> 東方白：〈初序〉，《真與美》（一），頁1。

看春宮照時，因沒有小學曾見過的春宮繪畫的美感，於是發誓以後不願再看。某天，因天氣燠熱，與三位同學在阿亮家一起沖涼，只見阿亮逕自脫衣蹲在後院露天空地上的鋁盆前招呼著：

我萬萬也想不到「阿亮」的沖涼是這麼個沖法，實在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自從小時候跟隨父親去公共澡堂當眾脫衣與大人一起洗澡，小學以後就不願再跟了，現在成人之後，突然要在朋友之前赤身裸體，不只害羞，實在尷尬，可是既已答應人家，眼看另一位同學也脫了，只好硬著頭皮把衣服一件一件慢慢地脫，一直等到全部脫光，「猶抱琵琶半遮面」，一轉身蹲到盆邊，猛潑起水來……<sup>16</sup>

即使是這麼熟稔的同學，要旁若無人般裸裎相見，確實令人感覺害羞尷尬。但也因為阿亮的介紹，東方白才提早接觸世界性愛文學名著，繼而寫出綺麗幽雅、浪漫唯美的文學作品。

預官訓練後身體益加健康，曾心血來潮用顯微鏡觀察精液，見到如蝌蚪般到處游動的精蟲而喜不自勝，滿是興奮與感動，乃名之為「生命之橋」，結果還把這項發現偷偷告訴回娘家的大姐。服役時，東方白和通信官連袂去善化戲院看脫衣舞，到了節目最後，一位二十出頭的女人上台，一身閃耀的金片，隨著一支和緩的西洋音樂幽然漫舞起來：

她好久才把奶罩卸下，令一雙乳峰隨四肢躍然顫動起來，她讓觀眾更長久地饑渴與等待，才悠悠轉身背對大家，輕輕任三角褲自腿上滑落，慢條斯里轉過身來，卻用雙手掩蓋隱處，叫全戲院的眼球顆顆都想從眼眶中蹦出來。好像有一世紀之久，在萬眾歡聲雷動震耳欲聾之下，她最後才做了三

<sup>16</sup>東方白：《真與美》（二）（第四部青年篇（上）第十二章大學之道），頁 262。

個急迴旋，倏地把腳收住，將雙手以開花姿勢往上一伸，豁然顯露了黑森如絨的黛絲……我生平第一次親眼看到女人的真面目！<sup>17</sup>

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到女人的真面目！但起先十分亢奮，十分激昂，看久了竟很快就餓足了，最後終至麻痺而視若無睹。有一次自加拿大返鄉時，取道美國搭機，在友人帶領下又有機會觀賞美國脫衣舞，沉浸在舞孃曼妙的舞姿中，得到了台灣的脫衣舞重在「暴露」，而美國重在「表演」的結論。

「人不輕狂枉少年！」綜觀東方白的青春體驗，頓悟原來所有慾望都會有「膩」的一天，短暫的「肉美」不如悠長的「情美」！慾望一旦餓足，便不覺新鮮有趣，有時寧可多加節制，反更能體會萬物的情趣與美妙！

## 2、純情之戀

說起自己的戀愛史，東方白依然是坦然無遮，洋溢著青春氣息。初嚐戀愛甜蜜滋味，始於與二姐的朋友妙芬間的朦朧之愛。東方白在第一次見到她時便留下了極美好的印象：

才十五、六歲的小小年紀，談吐舉止已全然成熟有如大人，特別他她那一對乳峰更是發育豐滿不輸十八、九歲的女郎。但她吸引我的可不是這些，而是她那玲瓏剔透、宛如愛神邱比德的臉——窩短短的鬢髮蓋在豐碩的額頭上，一雙圓滾的大眼睛在長捲的睫毛下炯炯發光，她的鼻子高挑，嘴唇彎成小弓……整張臉就像精心雕刻出來一般，那麼驚人的可愛，叫我無法把目光從她臉上移開！<sup>18</sup>

<sup>17</sup> 東方白：《真與美》（三）（第四部青年篇（下）第十六章哥哥爸爸真偉大），頁 140。

<sup>18</sup> 東方白：《真與美》（二）（第四部青年篇（上）第二章圓山），頁 37。

這樣一個可愛得令人無法將目光移開的女孩，就深深吸引住東方白而因此常藉故攀談認識。某天清晨，東方白用腳踏車載妙芬遊圓山，迎面的和風把她身上的芬芳一陣陣吹進鼻孔，令他醺醺欲醉，有時踩車用力過猛，不小心肘彎去碰到她灼熱富彈性的臂膀，他就觸電般地全身打起顫抖。這段與妙芬的朦朧之愛，在母親知情反對及她舉家遷離後旋告無疾而終，但留給他一段甜蜜溫馨的回憶。

東方白的初戀少女雪玉，天真素樸一如最愛的小說《葛萊齊拉》女主角，如雪似玉。初見她的談吐氣質、衣衫步態便深深著迷，甫一閉眼，她美麗的背影倏然浮現眼前，使他年輕心湖便無端盪漾起來，就這樣深深墜入情網之中。在上英文課的幾個月裡，二人相偎相伴、相親相愛，便感到十分滿足，純真的以為只要擁抱和接吻便可填滿結婚生活的一切。整整一年之間，儘管兩人那麼親，那麼近，可是兩人從來沒有任何親密的碰觸，只有唯一的一次例外：

有一天，兩人玩笑開大了，她舉手要打我，我沿著走廊從天井往前廳跑，她在後面緊緊地追，我跑到盡頭遇到牆壁不能再前進了，只好猛然停步翻轉身來，與她碰個滿懷，不意兩掌正好接住她一雙豐滿柔嫩的乳峰，那人生第一次的感覺真是神奇美妙，終身難忘！<sup>19</sup>

這電流交會的驚觸感覺，美妙得令人終身難忘！後來，雪玉隨老成世故的表姊轉赴天母開店，不久竟收到絕交信，直如青天霹靂，決心赴天母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但因雪玉姊妹倆冷淡峻酷的態度讓他感到心寒，想起這從未有的奇恥大辱，乃轉身走人，發誓不願再見。歌德為「夏綠蒂」失戀而寫了《少年維特的煩惱》，於是他也將因「雪玉」失戀而寫成愛情小說《雪麗》。兩年後，東方白考上台大農工水利組，雪玉熱切來信欲續前緣，但他因無愧於心而拒絕，此後兩人沒再見

<sup>19</sup>東方白：《真與美》（二）（第四部青年篇（上）第六章雪玉），頁 124。

面。

「如果『初戀』是春天的第一朵玫瑰，那麼『初吻』便是那玫瑰上的第一顆露珠，在朝陽的照耀下如此晶瑩璀璨，令人幾乎睜不開眼！」<sup>20</sup>儘管浪漫的初戀最後無法儷影雙雙，期待伊人透紅櫻唇熱量交流的初吻也未及探索親炙，陶然迷醉中，甫一張眼便要面對如此的晴天霹靂，直叫人難以承受。然初戀就是初戀，在心中永遠有其無可抹滅的無上地位。

次戀「靜子」性情極端溫柔，經常打著兩條可愛的辮子，聲音就像金絲雀般清脆蜜甜，她那音樂般的南部聲調與脈脈含羞的微笑，令東方白印象深刻。大姐爲了治癒他初戀的傷痕，於是乃千方百計極力撮合。少了初戀的瘋狂與熾熱，次戀就顯得寧靜而平穩，東方白不僅自己省吃節用努力存錢，請靜子到知名的波麗路餐廳喝咖啡，父母也將她視爲未來媳婦，時常邀她一同出遊。後來他考上台大後，兩人見面次數漸少終至停止交往，除了共有的美好回憶，在雙方都不覺有任何遺憾或虧欠下，終於結束這段戀情。原本靜子對這段感情還抱有一絲期待，一直等到他大三時才死心嫁人。

東方白與靜子闊別十五年後，復因寫作《浪淘沙》而再續前緣，雖已各有家庭，然這段愛戀能昇華爲友誼而相互關懷，當屬不易。靜子無奈丈夫出軌，仍獨立堅強，奈何晚年卻遭逢喪子之痛，令人不禁感嘆造化弄人。

三戀辰美是客家人，聲音低沉而響亮，有個具備美女第一要件的高額頭。這段戀情始於延平高三日間部上課時，兩人的目光兀自偷瞄環視：

一對動了情的男女，就像一塊磁鐵的南北極，其中一極的磁力線無論往哪個方向發射，繞了一大圈最後還是落在另一極，我與辰美便是最好的例子。不知怎麼，無論我本意想什麼，但看呀看，最後目光總是落在辰美身上，

---

<sup>20</sup> 東方白：《真與美》（二）（第四部青年篇（上）第六章雪玉），頁116。

而且會停留在那裡，久久不能移開……，但我們從來不曾四目對視。<sup>21</sup>

有一回中午休息的時間，待四目交接的剎那，電流已傳遍全身。兩人交往後，一邊用功準備聯考，一邊互通情書，東方白還將首次送她回家的情景寫在短篇小說《少女的祈禱》的首段，後來辰美因父親遽逝而搬離舊址，日後又來信說明已交新男友，東方白只好自情場退出，專心讀書以排遣孤獨沉鬱的時日。

奇妙的是辰美婚後兩人又恢復通信，並由「男女之情」退到「兄妹之誼」，並深以其傑出文學成就為榮，在延平的同窗會上，每位同學都買了一部《浪淘沙》，連辰美也索取簽名留念。辰美讀他寫的《浪淘沙》，她的女兒也讀他寫的《浪淘沙》，在她女兒身上，東方白見到聲音一如往昔的辰美，熱情一如往日的辰美，年齡也一如往日的辰美，似曾相識……，只是，她是辰美的女兒。

### 3、終生至愛

說起東方白與CC的這段姻緣，<sup>22</sup>應該感謝他的三妹和她的二妹攜手促成的。當東方白退伍後，求職不順，加上這耿直不阿、真實不虛的個性，料想無法在國內謀生，故著手準備留學考試。家人為了繫住他出國之心，想介紹女朋友給他，待娶妻生子後，自會安於現狀，所以在兩人的妹妹極力撮合下，終於成為一對戀人。

他交女朋友的標準原本一切以「美」為主，所以起初心不在焉：

儘管路上介紹沒能成功，我三妹可不灰心，她仍然繼續努力，找機會告訴我——她有一個同學住在大龍峒，這同學有個大姐叫「CC」，這CC白天在

<sup>21</sup> 東方白：《真與美》（二）（第四部青年篇（上）第十章辰美），頁224。

<sup>22</sup> CC即東方白夫人鄭瓊瓊女士，CC是「Chiung Chiung」的縮寫，亦是「瓊瓊」的簡寫，他在書中慣稱她為CC。兩人相識於他留學前，目前育有二子。

「十信」上班，晚上在「淡江」上課，她雖然長得不是很美，可是卻性情溫柔，心地善良……<sup>23</sup>

初次見面東方白並沒有對CC留下深刻的印象，深入交往後才發現她真是個性情溫柔、心地善良的女人，喜歡她的豐額、高鼻、溫柔，認為CC 可以當一個好妻子，進而與CC陷入熱戀之中。由於戀情持續加溫，兩人的親密關係也更進一步，如：一生首次獲致女性的初吻，第一次愛撫女人的乳峰，因閃過白虎的念頭而要求看CC 的體毛，到陽明山空軍招待所洗溫泉，二人裸裎共浴，歷經「無慾」到「有慾」再回到「無慾」的悟「性」過程，瞭解慾望一旦滿足，倦怠便接踵而來的道理，故此後兩人世界雖甜蜜無比，卻仍能克制情慾，不再超越軌範。

雖說東方白自退伍後求職一路碰壁，正愁諸事不順、人生無望，不得已只有出國留學一途，卻因家人為了阻止其出國而居中牽成與CC的這樁美姻良緣，實乃巧合，許是冥冥中早有定數，原來求職一路碰壁，只是上天開的玩笑罷了，看似「山重水複疑無路」，其實「柳暗花明又一村」。日後兩人感情穩定，先在國內訂婚後，再由CC帶著嫁衣遠赴加國完婚，為才子與佳人的戀情畫下完美句點。

#### 4、情有獨鍾

東方白喜歡乳峰，直可用「情有獨鍾」來形容。自小他就喜歡女人的乳峰，並不是由於「性」，而是由於「美」—正視是一個美麗的圓形，以乳蒂為中心，側看是兩條柔和的曲線，在乳蒂交成一點。他曾讚道：

<sup>23</sup>東方白：《真與美》（三）（第四部青年篇（下）第十八章CC），頁238。

世界上最美的雕像，我想非米羅（Milo）的「維納斯」莫屬了，而「維納斯」的美則集中在那對乳峰上。這大理石像儘管缺了雙臂，仍然不損其美；可是如果保有雙臂，卻缺了那對乳峰，就不堪設想了，恐怕早被發現的人棄之如敝屣。<sup>24</sup>

由此可見他對乳峰的愛戀。

當他兩歲時，還記得母親帶他到公共澡堂洗澡，看見一個個女人左手遮乳、右手掩私的情景。高中時，曾在父親的儲藏櫃找到一張彩色的少婦裸體畫片，一雙美麗而豐滿的乳峰波浪似的溢向兩邊，兩粒櫻桃般的乳蒂鮮紅欲滴，特別賞心悅目。初與妙芬交往時，便注意到她十五、六歲就有一對豐滿的乳峰；讀延平高三夜班時，留意到一位面容姣好的女同學：

因為她臉容嬌美，身態勻稱，特別她的那對乳峰，豐滿而高聳，像不受拘束的貓兒似的，拼命想從緊繃的學生制服裡逃奔出來……<sup>25</sup>

後來還與這位女同學搭同班公車，有過一段「背胸貼觸」酥軟銷魂的美妙經驗。旅加留學時，與外籍室友尼克兩人皆有未婚妻，且均喜乳峰。與CC戀愛期間，滿足於愛撫她的乳峰醉人滋味中，「五位天真童子，便在兩丘之間，尋尋覓覓，抓起迷藏，因玩得忘情，而盡失其中……。」<sup>26</sup>在東方白眼中，乳峰已成一件上天恩賜的藝術品，透過他巧筆描摹，盡顯藝術之美。

東方白完全認同「乳峰是女人性的第二特徵，卻是男人尋求的第一對象」這句話。從小到大，他對乳峰的美情有獨鍾，留戀難忘，還自創台文「思奶」（撒嬌）一詞，不僅傳神又富無盡韻味。基於文學的美，他吸收西洋性愛文學精髓，

<sup>24</sup> 東方白：《真與美》（三）（第四部青年篇（下）第十八章CC），頁259-260。

<sup>25</sup> 東方白：《真與美》（二）（第四部青年篇（上）第九章延平中學），頁207。

<sup>26</sup> 東方白：《真與美》（三）（第四部青年篇（下）第十八章CC），頁283。

將人物情慾之美描寫得扣人心弦、綺美浪漫，令人興味淋漓、回味再三。

## （二）真情告白

在東方白眼中，我們東方人的「自傳」或「回憶錄」，不外是「誇耀」與「掩飾」，在中國的字典裡根本沒有「懺悔」二字！他自言：「我既然把我父親的「好」「壞」鉅細無遺和盤托出，現在就輪到我寫自己的《懺悔錄》了。」<sup>27</sup>

### 1、自省懺情

讀高中的時候，有兩本《懺悔錄》深受東方白著迷，一本是公元第四世紀的聖·奧古斯丁《懺悔錄》，另一本則是公元第十八世紀的盧騷《懺悔錄》。<sup>28</sup>他們這種對「真理」的執著與對「面子」的輕蔑，不僅表現在中古時代的《懺悔錄》裡，甚至在近代的「自傳」或「回憶錄」中亦斑斑可尋。由於佩服西方人這種敢於認錯與勇於懺悔的精神，因此他在文學自傳中亦將一生僅犯的兩樁罪行坦白陳述，並且衷心懺悔。一次是曾偷父母放在櫃中的錢買郵票，而且持續了半年之久，直到有一天頓悟收集郵票的慾望是無法饜足時，方決心徹底改過。

那時我的零用錢每天才五角，除了一年一度領到壓歲錢稍見寬裕，平時口袋總是十分拮据，可恨小書店裡的郵票偏偏天天推新除舊，花樣百出，永遠那麼鮮豔奪目，令人愛不忍釋。實在是口袋裡的錢滿足不了我對郵票的饑渴，最後只好步上邪途——開始偷錢！<sup>29</sup>

<sup>27</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三部少年篇第九章懺悔錄），頁 310。

<sup>28</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三部少年篇第九章懺悔錄），頁 309。

<sup>29</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三部少年篇第九章懺悔錄），頁 311。

另一次是高一時的一次代數月考：

因為一直緊張心慌不及格，等鈴響要交卷的時候，我臨時按住我桌旁郭鑑泗的考卷，匆匆抄了卷底的最後一題答案，竟被講台衝下來的監考老師當場逮到，把我連人帶卷送到訓導處，被訓導主任宣佈考卷零分，記了一之大過。<sup>30</sup>

這是東方白一生唯一的一次作弊，對於這次考試作弊，所有老師對他的態度幾乎是「同情」多過「責備」。

另外，還有一次是服役時參加游泳訓練，因不慎游泳越了界，回岸時已收隊，遂求見連長自請處分，幸連長未有後續追究動作而平安無事。<sup>31</sup>「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東方白勇於認錯，並果決的做了一件尼克森做不到的事情——「有錯就認」，絕不讓事情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終致不可收拾。所謂：「知恥近乎勇」，能將自己往日愆過坦然揭露，是需要相當的勇氣，比起那些東窗事發還死不認錯的鄙俗小人，東方白可算是高尚的了。

## 2、造化弄人

說起東方白的一生，有許多人事就真實發生在他週遭，而且冥冥之中似有定命，令他不寒而慄，搖頭興歎！在他讀初中的三年裡，最討厭的是「作文」與「英文」二項，結果日後卻是靠英語與寫作爲生。留學前，原以愛城位置較北較冷而棄亞大就莎大獎學金，結果取得博士後，卻獲得亞省環保局的工作，又需遷居回

<sup>30</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三部少年篇第九章懺悔錄），頁 313。

<sup>31</sup> 連長所懼怕的是有人在海上出事，東方白雖全身而退，但此次泳訓，部隊中最要好的朋友黃振錄卻不幸溺斃身亡，令他十分幽痛傷悲，使他在幾天之內變成一個十分深沉的人。參見東方白：《真與美》（三）（第四部青年篇（下）第十六章哥哥爸爸真偉大），頁 198。

到愛城。出國留學前大肆採買，結果買到莎城出品的舊大衣，彷彿大衣有靈，命他再帶它回到它出生的故鄉去。1990年3月5日《浪淘沙》付梓前夕，卻收到主角蔡阿信過世的消息，令他萬分惆悵，徒留遺憾。《浪淘沙》金姑娘原型人物—德姑娘於1992年過世，到達追悼會場時，卻因棺蓋未開而無緣見最後一面。長久以來，他始終反覆思索著：

德姑娘之所以迢迢遠自台灣來愛城終老，莫非是早先命定？全然是為了使《浪淘沙》更豐富！更多彩！<sup>32</sup>

只能一句默禱「德姑娘，請妳順行」獻上由衷的感謝。

父親過世時，大姐向他透露問神結果，謝恩主表示父親與東方白必須死一人，最後父亡子存的詭刁命運，令他全身禁不住打起寒顫。1993年底，作曲家蕭泰然因心臟血管瘤病發，住院進行手術，想給予實質金援卻阮囊羞澀，只能寫信安慰打氣。見報得知預官訓同學李泰祥在病中重譜「大神祭」，怨造化弄人、天才遭忌，不禁歎感嘆。《中國時報》副刊主編高信疆曾勇敢刊出東方白批判性極強的作品，因此對高氏既敬佩又感激，日後獲悉高氏遭外放，乃去信邀遊露意湖，但未如願，且從此失去音訊，只有在心底為他默禱！留學時，系主任Symes教授將他視同家人，代為解決貨帳及獎學金不足等問題，還主動認東方白長子為孫子，並為他找到永久職業，令他在Symes教授身上看到父親的影像。怎料東方白搬到「愛城」後，竟在教授葬禮後才知其驟逝的噩耗，隔夏再訪，連夫人都早已搬走。

我們仍然在那老屋的四周躑躅徘徊，發覺它已失去原來可愛的情調，屋內搬進幾個粗俗的工人，路邊停靠一部破舊的卡車，草地不割，樹木不剪，回想曾在那雅緻的小客廳與那滴答的地下室度過幾個美麗溫馨的夜晚，不

<sup>32</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九章大河濫觴），頁159。

不禁愴然淚下，無限今昔之慨……<sup>33</sup>

對此，他心裡一直感到虧欠與不安，不禁愴然淚下，無限感慨。

所謂「人算不如天算」，想到造化弄人與命運之無可抗拒，只能徒呼慨嘆，相形之下亦顯出人類之渺小。既命運之不可知，自應好好珍惜當下，把握現在，讓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展現生命的價值，則此生而無憾。

循蹈東方白的生命軌跡，他以愛憎喜惡的鮮明個性娓娓陳述心靈告白，以生命之筆彩繪記憶的詩篇，以寫真求美詮釋生命的真情至性，勇敢面對自己的人生，他的成功不在他那文采斑斕且又兼具理工學識的作家背景，亦不只在他那足跡遠佈且又交遊豐盈的學遊廣度，值得敬重的正是他把整個人生場域當文學教室而成功的作家典範。

---

<sup>33</sup> 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三章格雷教授），頁 56。

## 第二節 展拓文學腳印

東方白向來是主張內容與形式並重，在文學自傳《真與美》中，其以獨創文類統合的形式，情感精微、詩意魅人的細膩筆觸，邁開創新的文學步履，展拓真與美的文學腳印。

### 一、順時推演時間結構

東方白的文學自傳《真與美》，既不同於一般人的自傳，也不是文學家的人物傳記，它記錄表述的是文學作品誕生的經過和歷史。這一百二十萬字的作品共六巨冊計七篇，按照東方白人生的幼年、童年、少年、青年、成年、壯年、中年七個階段，以順時敘述的結構，從日治時代末期的台北庶民生活和戰後的動亂，乃至於八〇年代的民主時代來臨，都可以在這部自傳裡透過巨細靡遺的回憶，坦然無遮的表露。

#### (一) 環繞自我與別人的主題

《真與美》將東方白個人生命史依循年代順敘的方式，將自己與文學有關的一生詳細交待，從來台的先祖淵源、父母教養、家庭瑣事、親人情感的描述，到自己的出生、成長、求學、交遊、戀愛、留學、就業等生活細微，像《浪淘沙》一樣循著歷史卻不直寫歷史，自傳裡不寫日期的時間結構，使用台灣話使故事生活化，更具真實感。

《真與美》沒有傳統小說預設的嚴謹格局，採流水般自然的自傳形式，讓記憶自動泉湧，沒有斧鑿的痕跡，也不像是刻意經營出來的，作者力圖呈現給讀者的是一個「真」字。<sup>34</sup>

東方白的毅力和記憶力實在令人驚嘆，《真與美》每一篇又分成若干章，章首各有主題，縱向串成時間軸線，橫向聯繫活動廣度，尋覓生命的軌跡，呈現文學的腳印，加以小說敘事的自然筆法，就閱讀上，是令人讀來十分舒服的寫法，使人不忍釋卷。

我在愛城的房子面對北方，它有一個地下室，地下室的西北角我隔了一個小間做為我的讀書間兼寫作房，緊隣這小間我又隔了另一小間做為客人的臥室，臥室內放了一張不起眼的鐵架沙發床。請別小覷這張鐵床，所有巡迴美洲路經愛城的台灣民主鬥士——像張金策、吳銘輝、洪哲勝、張燦鑒、彭明敏……都曾在這床上睡過，並且還在上面做過民主夢，因此，我就堂而皇之尊稱叫它「民主床」！<sup>35</sup>

《真與美》在以主題為中心的追憶下，剖心見腹、娓娓道出東方白看似平凡卻又精采多姿的人生軼事。不僅有人物、景色、心靈等深度的靜態描述，也有行為、表情、動作等即時的動態敘述，透過傳主與週遭人物的互動，交織成一幅結構完整、情感綿密的真實圖像。從他描寫與父母一同生活、學習、聽故事的點點滴滴，求學生涯中的同儕趣事及新鮮體驗，從文友相重、知己相勉、情義相挺的深刻感動，<sup>36</sup>或海外留學期間令他感動涕零的外國友人，這一位位影響東方白的人

<sup>34</sup> 彭瑞金：〈再序——《真與美》的一些聯想〉，收錄於《真與美》（三），頁4。

<sup>35</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八章民主床），頁113。東方白在此章便以此段內容開頭，展開敘述自己與這幾位民主鬥士交往的經過。

<sup>36</sup> 東方白於《真與美》（三）即關專章如第十五章現代文學、第十七章三人集，詳述其與文友們

物，配合時空場景逐一躍上他的生命舞臺，留下倩影依時謝幕，如電影情節般一幕幕的流轉，令人既感動又難忘。

## （二）勾勒自我與時代的風貌

《真與美》不僅記錄著傳主從小到大、從台灣到海外的文學作品孕生的歷史，還反映了關注生存環境、時代情勢、社會政經及國族認同的問題，舉凡省視、反思日治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省籍意識、族群平等、二二八事件、國府遷台、戒嚴、白色恐怖、經濟起飛、尼克森震撼、台獨運動、退出聯合國、美麗島事件、戒嚴與民主開放等重要時代議題，都在自傳中一一還原。同時，傳主行腳的足跡，早已跨越了原鄉美麗的福爾摩沙之島，遠及加拿大、日本、美國與歐陸英倫，穿梭來往於歷史的時間洪流中，也同時見證了台灣發展的歷史。

### 1、反映社會現狀

台灣文學是時代的反應與產物，探索台灣的精神、思想、文學，自然應該透過作品與文學活動/運動，作「歷史的考察」，更「不能忽略它所處的時代」。<sup>37</sup>在《真與美》中，許許多多真實人物故事背後所代表的，就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縮影。例如 1945 年 5 月 31 日台北大轟炸，東方白聽著父親的轉述那驚悚的情景：

我一世人不曾看見彼倪多的死人！……一具復一具，疊到滿滿滿，攏是臨

---

（林顯榮、王禎和、鄭恆雄、白先勇、歐陽子、黃春明、七等生……）的交往。

<sup>37</sup> 林鎮山：〈話說皓月當空/年華似水而不知東方之既白—東方白的《真與美》〉，收錄於東方白：《真與美》（六），頁 300。

時用甘蔗蒲板貯的，……湯流到土腳一四界，十坎店外就鼻著味……<sup>38</sup>

如此慘狀，在東方白小小心靈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讓他親身經歷了戰爭的無情與可怕。初中好友瞿樹元家境富裕，五月十三大拜拜才吃得到的珍饈，他竟然每天都可以吃，而且不當一回事，有一個「副總裁」的爸爸與有一個「鐘錶匠」的爸爸，確實是有很大的不同！服役時，參加游擊訓練，發現山上客家人仍還停留在墾荒時代，貧苦度日，看到了台灣「窮」的一面，令他回想起二次大戰時吃蕃薯籤的日子。他在留學期間，集合莎城留學生，每月舉辦一次台灣之夜，播放台獨聯盟活動電影，以實際行動表達對於國家的認同。因為他知道，單只明白蔣介石的獨裁並不算真知，還必須採取行動改變現狀，才能達到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標準。這些真實人物故事背後所呈現的有關國家社會的現狀，乃至市井小民的心聲，就是時代社會的縮影。

## 2、重視族群議題

東方白胸懷族群平等與人道關懷，在《真與美》有詳述了許多他親身的體驗。當他讀建中時，有著與同儕遊戲的快樂記憶：

這陣子我們男生下了課在教室外面最愛玩的兩種遊戲是——「十字彈珠」與「海軍相戰」，前者是外省人教給台灣人的，而後者則是台灣人教給外省人的。<sup>39</sup>

<sup>38</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二部童年篇第一章戰禍），頁 55。

<sup>39</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三部少年篇第一章童子軍），頁 165。「海軍相戰」的遊戲其船艦名稱是用日語發音。

這些外省子弟樂不思蜀，學了滿口日語，確實被一群「奴隸性」的台灣子弟感染「台灣化」了，且更進一步「日本化」了而不自知！然而東方白也發現了在「本省人與外省人」、「台灣人與日本人」的無形界線下，孩子們的遊戲語言是共通的，可以打破時代藩籬，忘卻省籍與族群意識，玩得如此開懷、渾然忘我。

有感於社會階級明顯，貧富差距嚴重，他帶著同學去觀賞淡水河堤防外的風景，其實是「別有用心」的：

淡水河堤防外的風景，在天然美景與豪宅之中，卻夾著貧民窟「鴨仔寮」，使我深深了解杜甫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屍骨」的真意。<sup>40</sup>

大學後，任何外地同學找我導遊，最後我總帶他們來這「鴨仔寮」，也許爲了教他們「知足」，更可能爲了激起他們對貧民的「同情」與「悲憫」。導覽富足繁榮景象之後，再呈現「黑暗角落」的鮮明對比，這是東方白的計謀，也是有意爲之的佈局，這強烈的震撼在不著痕跡之下，突顯了當時的高官顯貴笙歌婉轉與寒門貧戶三餐不繼的社會樣態，亦蘊含著傳主悲憫的人道關懷，當天真正能帶著笑容離開的，應該沒有幾人吧！

## 二、獨創文類統合形式

《真與美》是東方白以記憶爲藍本「創造」出來的回憶錄，寫的是文學作品誕生的故事，也可以說是文學的記錄和歷史。但它跟一般的人物傳記或回憶錄顯然大不相同，兼具自傳、小說、回憶錄乃至詩的部份特質和要件，看似小說又非小說，但本質上與小說創作沒有太大的區別，它一樣有人物有故事、有情節，追求

<sup>40</sup> 東方白：《真與美》（二）（第四部青年篇（上）第十二章大學之道），頁 277。

的也是人性之真，人情之美，唯一的差別只是主要人物是真實的而已。<sup>41</sup>所以林鎮山指出，《真與美》是東方白以「小說」體裁寫自己的經驗與人生體驗，可將它視為「傳奇小說」、「心理小說」或「成長小說」，在敘述結構設計上是所謂的「文類混合」。<sup>42</sup>

### （一）統合文類形式

東方白的「不羈」，明顯的表現在作品上：從不看文學理論，寫小說就像生孩子，要生孩子就得全心全意去戀愛去做愛，執著於理論不但對生孩子毫無用處，反而因為分心而生不出孩子。寫大河小說更不能顧及理論！就像築萬里長城，一旦決定了方向，就循山脊一路堆疊下去，讓文章自然流出，一氣呵成。<sup>43</sup>寫大河自傳《真與美》時，東方白展現一貫的創作風格，創新求變，不落俗套，以東方白寫東方白。因為他深知「遇李白殺李白，遇曹雪芹殺曹雪芹」，把一生崇拜的文學偶像都趕盡殺絕，真實的自我才會呈現出來，也才能寫出獨特成熟的偉大作品！

《真與美》全書以小說形式的敘述方式，記載了一則則真實美麗的回憶，例如：有他憑記憶寫下的《去憂重生之道》的書摘：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從「得」中得益，這任何傻瓜也做得到；而是從「失」中得益，這需要智慧，而這也就是智者有別於傻瓜的地方。（我照做了！）<sup>44</sup>

<sup>41</sup> 彭瑞金：〈再序—文學回憶錄〉，收錄於東方白：《真與美》（四），頁 4。

<sup>42</sup> 彭瑞金：〈顛覆小說、解構文學？——東方白《真與美》的嘗試解讀〉，收錄於《真與美》（六），頁 284-285。

<sup>43</sup> 東方白：《真與美》（三）（第四部青年篇（下）第十五章現代文學），頁 93。

<sup>44</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一章愛城行），頁 12。

要領悟從「失」中得益之道，這確實需要大智慧，方能看透紅塵俗事，去憂重生。另外還有大姐告訴他們朋友之間「少女懷春」的故事，有他情竇初開的甜蜜心情記事，有他關於描寫台獨事件的新聞報導，有打開封緘展讀知音文友熱情洋溢的書信體，有在白色恐怖時代冒情治單位大忌寫下的時事議論，有他描繪莎河的夏天、秋天與白溪的冬天、春天合併成的「加拿大四季圖」，有他悠遊萊茵河時對著「羅蕾萊」那河水湍急的半屏斷崖時感性哼唱的旋律，有他徜徉威尼斯和著櫓聲水波，暢懷高歌的「桑塔露奇亞」歌曲，有清麗美妙、意境幽遠的詩作，有沉省的雋語警句，還有紙簡短語、文友側影、人物特寫、座談精要……等等，這樣統合各類文體的敘事形式，讀來逸趣橫生又真實動人，令人有一新耳目之感。

文學評論家彭瑞金認為：

《真與美》創下台灣文學的新體例，它不是文學家的回憶錄，不是從事文學工作者的生活經歷或心靈記事，它只記下作者生活中關於文學生活部份，詩生活的回憶，它是一部文學生活的回憶錄。<sup>45</sup>

歐宗智亦認為《真與美》應為東方白用生命原汁寫成的、饒富小說趣味的作家自傳，有意地顛覆了傳記與小說的形式定義，而其「文體」的獨創性在文學史的論述上絕對不可忽略。<sup>46</sup> 當東方白在經歷了兩次與文友創作理念相左的「林雙不事件」後，<sup>47</sup> 方才驚覺「實在不該用自己的尺寸去量別人的身材」，這也正彰顯了在

<sup>45</sup> 彭瑞金：〈再序—文學回憶錄〉，收錄於東方白：《真與美》（四），頁 14。

<sup>46</sup> 歐宗智：〈東方白文學原貌之顯影--論東方白文學自傳《真與美》〉，《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刊》，8 卷 4 期，91 年 12 月，頁 86。

<sup>47</sup> 第一次是 1986 年林雙不應台灣文學研究會之邀赴美演講，林主張「只有關懷大眾改良社會的文學才是文學，其他的文學都不是文學……」，東方白不贊同的回應「……做為提出社會問題的政治批評，是十分充足的；但作為文學作品，藝術與技巧方面稍嫌不夠，如果能在這方面多花一點功夫，你的作品會更加完美更令人激賞。」結果引發林過度敏感的自衛性，事後在林衡哲的解說下，才對林的成長背景有了深刻同情。第二次是東方白有一回與陳芳明談起散文：「你的散文寫得實在太好了，我敢說台灣再也找不到第二位，但如果再細心經營，讓文章更加濃縮，把它變做結晶……那就更加完美了。」結果令陳睜大雙眼，默默不語，方覺自己唐突失言。東方白經此二次事件後，誓言不再用自己的尺寸去量別人的身材。

創作自由、百家爭鳴的文學殿堂裡，尊重每一件作品的獨特性是絕對必要的。

依筆者之見，文貴獨創！挪東借西、法古摹今，「不似，失其所以為詩；似，則失其所以為我。」文學作品缺少創新，終將如邯鄲學步般失去自我。東方白以不羈之才，解構文體，擘開新局，不拘泥於文學理論及既有傳記格式，獨創文類統合特異形式，細細品讀，這豐盈閱歷化作的濃郁故事，故事動人；那滴滴回憶融入的醇醇詩意，詩意醉人。

## （二）內容多元廣袤

《真與美》就如同大河小說《浪淘沙》，內容豐富多元，無所不包，寫作素材主要源自於東方白的親身經歷，不僅詳述他的個性、情感隨著事件不斷變遷的過程，同時又成爲了記錄人物思想演化的背景。舉凡台灣話、詩歌、書信、諺語、樂譜、風俗、輿情、趣事、見聞、天文、地理、江湖故事、風光景致、心靈探索……等等，從出生到退休，從原鄉到海外，東方白生活中接觸到的人、事、物，都在他的行文走筆下，生氣淋漓，自然重現。

當東方白來到加拿大，第一年的聖誕夜接受華人經濟教授的邀請參加家庭聖誕派，舞會時自己卻孤零零坐在角落上：

教授夫人大概同情我的寂寞，才走到我面前，禮貌地邀我跳舞，我乃不得不站起來與她共舞，舞中她和藹地問我：

「你為什麼不去請那邊的女孩子跳舞？」

「我不想跳。」我回答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她身上灑了香水，芳香四溢，撲鼻而來，讓我想起有一夜當完伴娘濃粧來我家的 CC……<sup>48</sup>

在這靜謐而富有詩意氣氛的耶誕夜裡，除了有台灣所沒有的「白雪」以外，原來魂縈夢牽的伊人情影才是思慕的最佳舞伴。

瞧他旅歐遊法，來到巴黎羅浮宮，在世界名畫「莫娜麗莎」前駐足良久，品味了又品味，一時百感交集，最後才理出個頭緒：

「莫娜麗莎」之美與成功，在於整個畫面的主題與趣味全部凝聚在一點上——即「莫娜麗莎的微笑」，畫面的其他部份，無論是一抹或一線，都那麼勻稱那麼協調地集中表達這終極目標，讓人找不到一個虛點，一條虛線，才使「莫娜麗莎」成為全人類最喜愛的一張畫……我想文學作品若想成功，也應如此！<sup>49</sup>

如此柔美迷人的完美畫像，哪怕是一個虛點，一條虛線，都可能讓全球聞名的「莫娜麗莎的微笑」不再那麼真實，甚至成了虛偽的冷笑、假笑。

東方白認為「獨立的思想」是文章的靈魂，沒有的話，只是文字的堆砌，畢竟世上「情的文學」汗牛充棟，可是「慧的文學」究竟鳳毛麟角。是以，東方白蒐羅入列的生活題材，他以獨特敏銳的寫作視野，穿越時空的寬闊記憶，以細膩的省視反思，冥悟自體病痛的執著，儘管內容豐富多元，結構章法仍梳理有致，在在蘊含著他人生的哲思。東方白豁然頓悟，由藝術轉化到文學，唯「真」最「美」，「真」是他一貫的堅持，也是他的人生終極目標。試想，即便世間萬事萬物，待雲開見月、波止水靜時，追求的終極目標不正也是一個「真」字嗎？

<sup>48</sup>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二章雪國），頁 33。

<sup>49</sup>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十二章巴黎鴻爪），頁 300-301。

### 三、簡潔凝鍊自然筆觸

小說是語言的藝術，亦是作品成功與否的關鍵。《真與美》語言的運用如同一般小說，生活化的「敘述語言」與「人物對話」，在東方白筆下更顯自然流暢，呈現高度的藝術美感。

#### （一）自然書寫流暢生動

##### 1、台語對話生動

初讀《紅樓夢》時，東方白對其語言對話的陰柔花氣頗不能認同；當再讀《紅樓夢》時，發現使用方言對話才能使文學臻於完美的境地，使他對其鮮活巧妙的語言對話幡然徹悟欣解。即知即行、求真不虛的東方白，一旦投入一件事，就一定全力以赴，《真美的百合》和《浪淘沙》二書全以台語對白，即可充份展現他「真實即美」的文學觀。

在《真與美》中，關於臺語的寫定，或標音、解釋兼而有之，或有標音沒解釋，或有解釋沒標音，更有的既未標音又未解釋，這樣對會說臺語的人尙造成閱讀上的不便，遑論不諳臺語的讀者。歐宗智主張為克服此一問題，最好的作法應是，另為全書的臺語字詞單獨列一專章，含索引、標音、解釋等，以便翻閱查考。

50

雖然用方言寫作，仍有一段路要走，但胸懷強烈文化使命感的東方白堅定認

---

<sup>50</sup> 歐宗智：〈東方白文學原貌之顯影--論東方白文學自傳《真與美》〉，《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刊》，8卷4期，2002年12月，頁88。

爲：「這條荒路終究必須有人出來走，今天不走，將來還得有人出來走！」<sup>51</sup>因此，東方白在文學自傳《真與美》中，亦運用了人物自然對話的呈現手法，以大量的台語對話，還原人物表情動作，以淳濃熟悉的鄉音散發本土風味，使之靈動活躍，成功型塑人物個性。

《真與美》書中寫到珍珠港事變隔年，日本強徵台灣兵入伍，東方白父親因日本審查員一念悲憫而逃過一劫。後來有一個拿表來修理的同回應召者對他父親說：

楠彼二十九回上慘！因為糧食缺乏，全隊六百外個，攀山過嶺，欲去另外一個所在求援，但是一路攏是原始林，除了分配有限的生米，攏沒物件通吃，而且樹林裡面真多毒蛇及毒蚊，所以一個一個餓死、咬死、病死……連上勇壯的人也一個仔一個行倦歇暈落來，真不幸，一旦歇暈，伊就免想欲復爬起來，所以行到目的地的時陣，孤春四個而而，我便是其中的一個！

52

聽著修表人訴說一段歷劫歸來、恍如隔世的曲折境遇，道盡當時「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無助絕境，也反映了目下人民艱苦磨難的時代宿命。戰爭的殘酷無情對照審查員的一念之仁，人類的脆弱渺小對照生命的堅強韌性，兩相比較之下，結局竟別如天壤，不禁令人唏噓，而這故事背後蘊含的意義，確實值得吾輩深思。

東方白因病自建中休學，遍尋名醫依然無法痊癒，最後因「寶仙」解疑釋惑，由鐵齒的無神論者變成虔敬的有神論者。話說東方白一家人依著「寶仙」的指示，努力尋祖墳二次未果，第三次「寶仙」說：

<sup>51</sup> 鍾肇政、東方白著，《臺灣文學兩地書》，臺北：前衛出版社，1993年2月，頁58。

<sup>52</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一部幼年篇第五章幼稚園），頁42。

「來，來，來，我加你言明，您復去找一遍，但是出門進前，點香對公媽說：『林家祖先，人講無三不成禮，阮已經找您兩遍丫，這是第三遍，即遍便若復找沒，阮已經盡禮丫，決定沒欲復找您丫，所以請您著好好出來取路，給阮找著……』」說罷，「寶仙」又再次劃了三道符令給我們，然後堅決地對我們說：「您去，即遍絕對找有！」<sup>53</sup>

此次前去，果真找到隱沒於荒煙漫草間，八年未曾掃墓的祖墳，說也奇怪，東方白的病竟也不藥而癒，「寶仙」維肖維妙的扶乩形象，如法庭斷案的奇人靈事，實令人印象深刻。

為解決讀者看不懂方言的老問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在與黃春明對談時提到：「如果用唯有閩南人才懂的方言寫作，傳遞上會有困難。但如果在寫作時做一篩選，讓不懂當地方言的人仍能看懂，則可見作者所下的功夫。……而且豐富了現代漢語的表現力。」<sup>54</sup>東方白在學習過中、日、英、德、法、俄六種文字之後，發現世界上的任何語言都無貴賤之分，只是用不用而已，常用了就知其美。<sup>55</sup>因此，東方白在選擇寫作時可使用的方言上，就下了許多翻閱查考的工夫，相當符合如他個性的特點-----「執著」。

東方白強調「對話」一定要用角色原來使用的語文來表現，方能完整呈現人物個性，引人進入時光隧道，體會當時人物的對話身分、情境、語言，讓人讀來覺得新鮮有趣又生動傳神，而這也成了傳記文學在刻劃人物所需掌握的關鍵。例如：東方白認為國語的「陌生」，台語是「生分」，由「生疏」而覺得「分離」，比「陌生」二字來得活潑。另外「稀微」、「歹勢」、「古意」、「牽手」，這些都是在國語中找不到相對應的字，而中文的「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不

<sup>53</sup> 東方白：《真與美》（二）（第四部青年篇（上）第八章寶仙），頁 187。

<sup>54</sup> 見〈作家的心靈之路／高行健與黃春明對談〉，自由副刊，2001 年 10 月 4 日。

<sup>55</sup> 鍾肇政、東方白著：《台灣文學兩地書》，頁 49。

如台語上「一人一家代（誌），公媽（祖先牌位）隨人栽」那般傳神。因為台語文和中文詞意表達的語法用詞不相同，中文的詞語有些無法完全表現出台語的味道，需要轉換才能如實掌握人物的神韻，《紅樓夢》中的對話若用標準國語改寫，就完全失其文學之美了。因此，他在人物對話上的要求是有所堅持的，只有「美的」、「可解的」台語，才是他「甲意」的。

## 2、使用俗諺俚語

語言是有聲的思想，思想是無聲的語言。日本有句俗諺：「方言是籍貫的護照，鄉音是一地的標誌」，流傳於民間的神話、傳說、故事、民歌、唸謠、寓言、俚語（諺語、俗語）、歇後語、謎語、笑話、繞口令、民間曲藝和戲曲，是生活的小傳統，常藉口耳相傳，以說唱方式存在於尋常百姓間，這是當代生活原貌的呈現，是對生命中悲歡離合、莊嚴或傷感所表達的庶民「記憶與影像」。<sup>56</sup>東方白非常佩服台語講演流暢，用詞典雅奇美的人，例如：他相當佩服彭明敏能以台語演講，因而曾下定決心，要努力學習台灣話，好好作個台灣人；當他在愛城擔任同鄉會會長時，驚覺吳銘輝流暢典雅的台語竟是他「生耳朵第一次聽到」，叫他佩服得五體投地，心底油然而生起無限敬意；當他在溫哥華初見白髮蒼蒼、腦智清晰的德姑娘時，她一口淡水腔的道地台灣話令東方白驚訝不已：

哎呀！即馬杜姑娘（與德姑娘前後到「淡水女學」的加拿大宣教師，退休後回來加拿大後中風）實在有夠可憐，規工攏咧栽古董……<sup>57</sup>

聽到德姑娘以「栽古董」來形容「植物人」，訝異於她口語之「白」與「用典」

<sup>56</sup> 魏水明：《語言藝術與生活智慧》，台中縣政府，2003年，頁4。

<sup>57</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九章大河濫觴），頁155。

之雅，真是嘆為觀止，連他這土生土長的台灣作家也自愧不如！這一次次的耳聆目見，讓東方白艷羨至極，也讓他對美妙多姿的母語懷抱一親芳澤的綺想。<sup>58</sup>

一九九二年東方白在台灣同鄉夏令營聽李鴻禧演講時，李氏一頓台灣話及歇後語的「語言滿漢全席」，聽得他如痴如醉，痛快淋漓！

叫我完全折服由衷讚賞的卻是他在演講一再使用台灣話裡的「歇後語」——像「日本藝妲……大色」、「老鼠入牛角……穩篤篤（tak）」「打不見藥單……註死」、「红柿配燒酒……存死」、「番仔嘴鬚……無半撇」、「青盲帶目鏡……無路用」——在正式場合，從來也不曾聽過，這天猛然聽到，特別感到新鮮與美妙，我打心裡對自己說：「此奇人也！」<sup>59</sup>

這樣聞所為聞的歇後語，讓東方白特別感到新鮮美妙，大開眼界，原來這位被譽為寶島政治圈「第一名嘴」的李鴻禧確實是名不虛傳也。

猶記東方白留學期間，格雷教授自願擔任指導教授，他百般不願才勉強答應，後來才知格雷是水文權威，畢業後還協助作者獲得環保局的工作，成了東方白人生的轉捩點！短短一句「青盲雞啄著蟲！」<sup>60</sup>，代表了東方白意外的驚喜。另外，書中時常可見傳神的俗諺俚語，例：「一蕊好好花插在牛屎埔」、「人情世事陪到到，無鼎兼無灶」、「用別人的的拳頭掙石獅」、「半隻水蛙濛（bong）到一隻大水牛」、「有嘴講到無涎」……等穿插在文句中，盡顯畫龍點睛之妙。

筆者認為每一作家的創作意圖不同，對文學作品的要求也不同。黃山谷願「萬人叢中一人曉」，陳后山則「寧僻勿俗，寧生勿熟」，對作品水平有絕對的堅持。

<sup>58</sup> 東方白認為一個人會說自己族群的「母語」，實在是十分平常不足為奇的事——因為連鳥都有「鳥語」而獸也有「獸語」（根據動物學家的觀察報告，任何會發聲的動物，都有他們特殊的「語言」）——一個人不但會「聽」「說」他的「母語」，而且會「讀」「寫」由「母語」衍生的「母文」，那才稀奇才珍貴，人之所以異於鳥獸而自稱為「萬物之靈」，其故在此。見東方白 論語文，《雅語雅文》，頁3。

<sup>59</sup> 東方白：《真與美》（六）（第七部中年篇（上）第二章台灣文學研究會），頁194。

<sup>60</sup> 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三章格雷教授），頁42。

白居易但求「老嫗都解」，袁宏道「寧今寧俗，不肯拾人一字」的文學觀，對作品亦有其重要意義。東方白以其強烈的文化使命感，探尋「美的」、「可解的」台語方言寫作，散發台灣本土自然風味，即使困難重重，依然無法澆滅他對本土文學的熱情之火。「腳印」，是跟隨，也是帶領！在文壇諸多前輩運用方言寫作的帶領下，東方白跟上草創未竟的蹣跚步履，繼續帶領後人邁開腳步溯源「尋根」。他以堅毅身影揮動傳承方言文學的巨椽，凝聚汗水淚水笑聲掌聲，終將以涓滴細水匯成滔滔大河，成爲一股浪潮席捲台灣文學界，爲台灣文學豎建一座不朽的里程碑。

## （二）精鍊成熟譬喻筆法

譬喻手法在文學寫作中乃屬常見之用法，然「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自不同。」寫完大河巨著《浪淘沙》之後，東方白筆法更見精鍊成熟，除了重視對話之外，在《真與美》中亦善以譬喻來抒情畫景，運用之巧妙，實有其獨到之處。黃山谷嘗謂：「若以法眼觀之，無俗不真；以世眼觀之，無真不俗。」東方白以法眼觀瞻之文學視野，凝真爲美，善譬妙喻，往往令人會心同感，著實折服。

### 1、寓意無限

東方白入營服役後，初到善化營區報到的第二天，便與通信官連袂看脫衣舞，他是這樣描繪第一次看脫衣舞忐忑焦慮的刺激感：

今晚除了乳峰，我還可以看到其他沒見過的，我彷彿在等待火箭噴火上昇，

一秒一秒地倒數著……<sup>61</sup>

在聲光搖曳氣氛的催化下，顯現春意無限的的遐想，沒有明白說什麼，卻知道他說的是什麼，譬喻手法功力可謂相當高明。

東方白曾深為憂鬱所苦，或許正因為經歷這樣的大病大痛，刻劃人生苦悲愁憂的一面，他比常人有更深一層的體悟，情感益復真灼濃烈。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九日他度過了一生最暗淡的「五十歲生日」，整日想到「死」，他是以這樣的簡潔譬喻來形容他為虛度時間所苦的心情：

這一年半，上天給我最大的刑罰是——每天恍惚上班回來，沒能讀書，無法寫作，一夜電視看到天明，白白看著生命在沙漏中一粒一粒地漏掉，彷彿滴血一般……<sup>62</sup>

這為憂鬱所困，失去求生動力的無助刻劃，將生命譬喻成如沙漏滴血的逼真，實為絕妙之作。

## 2、反映現實

在東方白寫《浪淘沙》期間，好友何醫生之女Cathy，因母命難違被迫讀藥學系，感覺人生乏味而於車庫自殺：

這便是我親眼目睹的一朵「雨夜花」，我看它發芽、打苞，在陽光下花枝

---

<sup>61</sup> 《真與美》第三冊（第四部青年篇（下）第十六章哥哥爸爸真偉大），頁 139。

<sup>62</sup> 《真與美》第六冊（第六部壯年篇（下）第十四章哈雷彗星），頁 109。

招展，才見它初放，還來不及盛開，便遇上一夜無情的風雨，朝來已花落遍地，無可收拾……<sup>63</sup>

這是他親眼目睹的一件人生憾事，在「行行出狀元」的今日，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我們台灣的父母仍存有出人頭地、光耀門楣的迷思，為什麼一定要叫兒女念醫學系呢？「一朵初放的雨夜花，遇上一夜無情的風雨」，這一簡單的譬喻道盡人生無常的變幻，是寫實，亦是射影。下筆落款如雨夜花落地般無聲無息，但這昭告世人的力量卻如結局般犀利無比，叫人痛徹心扉。

留學時，東方白應華人經濟教授之邀，第一次參加家庭聖誕派對，無意中發現華人教授女兒的相片，得知她因嫁給白人，被教授脫離父女關係。回程路上一逕都在反復思索教授的家庭悲劇……

但這悲劇卻不是教授獨有，它屬於每個華人，遲早他們的子女都不得不融入這偌大的白人世界，悄悄地，像那掉在雪堆的積雪，一點聲響也沒有……

64

依筆者之見，東方白將在現實世界中，無法擺脫族群桎梏的掙扎，挑戰親情倫理的內心煎熬，一語道盡，譬喻絕妙，頗值省思。黃種華人想在白人世界立足，本就不易，有學成歸國的壓力，有功成名就的期待，有種族膚色的歧異，有語言風俗的隔閡，即使能融入當地族群，另覓天地，重獲新生，但想要換掉身上的顏色不易，滌盡深烙心靈的民族印記更難。強烈的民族情感雖戰勝血濃於水的父女之情，然午夜夢迴時，襲上心頭的「每逢佳節倍思親」的華人民族情感，在異鄉將更加灼燙熾烈，相伴入眠的盡是難以排解的怨悔惜憐和睹物思人的椎心之痛。誠如東方白所言，世上只有好人、壞人之分，何必在乎種族、

<sup>63</sup>東方白：《真與美》（六）（第六部壯年篇（下）第十三章冬天的故事），頁 75。

<sup>64</sup>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二章雪國），頁 35。

膚色之別？遲早他們的子女都不得不融入這偌大的白人世界，像那掉在雪堆上的積雪，悄悄地，一點聲響也沒有……遲！早！

### （三）高明絕妙寫作技巧

東方白認為寫短篇小說需要靈感，長篇小說只要資料、寫作經驗、毅力再加上時間而已。在一九九〇年《浪淘沙》座談會中，李喬如是大加讚賞：「只有在生命關照成熟、文學技巧熟練、體力還健全的時候創作，才能創造出偉大的作品，這部《浪淘沙》便是最好的證明。」<sup>65</sup>一百五十萬言的大河小說之後，東方白再以十年時光寫一百二十萬字的文學自傳，累積如此雄厚豐富的寫作經驗後，文學技巧更臻成熟精練。

如何寫活人物，原是小說家筆下見高低的關鍵。東方白以小說的形式，在《真與美》中展現高明的寫作技巧，記下生活中有關文學的美麗回憶，不僅寫活了人物，在繪景、抒情、敘事方面，亦展現令人嘆服的寫作功力，俯拾皆是文學，筆端盡藏創意。東方白描寫人物細膩生動，一一呈現人物鮮明色彩與獨特個性。例如：他描寫初中地理科姜老師講到中國失去北部邊界地區時的憤慨之情：

她就凝重沈鬱起來……義憤填膺……咬牙切齒……揮拳……落淚……她是我遇過最感性最動情的地理老師！<sup>66</sup>

姜老師這聲淚俱下的沉痛泣訴，那自然不虛的愛國情感，在東方白筆下充分展露，令人為之動容。又例：描寫CC盛裝打扮當伴娘，參加喜宴後到東方白家，仔細端

<sup>65</sup> 東方白：《真與美》（六）（第七部中年篇第一章偉大的讀者），頁 143。

<sup>66</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三部少年篇第二章銀像），頁 182。

詳，比起往時，此刻更是驚豔，「嫵媚動人，未飲先醉」。寫到不怨不恨的性情中人-----大陸同學「Allen 章」，形容他就像蓮花般「出污泥而不染」，受過無數煎熬，仍能灑脫自如，「將千淚化做一笑，把萬苦幽諸一默！」<sup>67</sup>令人印象特別深刻。憶起台大同學王禎和念張愛玲〈金鎖記〉時的情景：「王禎和念得有聲有色，渾身是柔，滿面是怨，令我一生難忘。」<sup>68</sup>將王禎和陶然入詩、人詩交融的深度情感具體呈現，宛若就在眼前。一九六九年七月二日長子出生時，東方白特別寫了五、六頁的日記禮讚這上天賜予的寶貝。但嬰兒出院回家，一夜不能眠，「忽添了一隻聒噪的麻雀……毫不顧忌，萬事訴諸一哭，哭聲震天，雞犬不寧，鬧得我六神無主。」<sup>69</sup>將小嬰兒的嚎哭瞎鬧描得入木三分。

除了人物之外，《真與美》抒情敘事一樣情感真摯，條理分明。一段憶起母親怡然自得一首一首的吟誦《千家詩》的情景，一閉上眼，東方白仍是記憶猶新：

儘管小時候不明白那詩裡說什麼，但那美妙的聲音與旋律卻深深烙在腦裡，即使現在一閉眼睛，那音律依然像錄音帶似地汨汨流出……<sup>70</sup>

東方白理工專長背景兼具文學的細膩視野，因此在寫景上具有相當深的功力。瞧他寫的〈莎河與我〉，景致宜人、怡情悅目：

夏天的莎河像是阿拉伯的舞女，大學橋上游的河岸是她那迷人的腰身，我喜歡坐在橋頭青翠的草坪，凝望對岸那一系列玲瓏雕塑的建築。我最愛聖約翰（St. John）那紅色尖塔的天主堂，皇后似地臨河顧盼，我也愛貝絲波羅（Bessborough）那古堡似的巨廈，它那黑色的大煙囪，像是老漁夫的煙

<sup>67</sup> 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二章雪國），頁 27。

<sup>68</sup> 東方白：《真與美》（三）（第四部青年篇（下）第十五章現代文學），頁 79。

<sup>69</sup> 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七章夢中），頁 146。

<sup>70</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一部幼年篇第四章人之初），頁 26。

斗，不分晝夜地吐著裊裊的白煙。<sup>71</sup>

此處加入的譬喻的手法，將莎河、天主堂、大煙囪比喻成舞女的婀娜多姿、皇后的高貴神秘、老漁夫的煙斗，展現美感、賦予生命，讓莎河景致靈動活現。書中寫景尤以《露意湖》中描寫湖光山色最令人振奮：

我們站在美靈湖邊，這簡直是詩一般美的圖畫：山頂是斑斕的白雪，山坡是鶴立的樹林，山腳一泓如碧的湖水，一道木橋深入湖中，橋頭泊著幾隻新添的獨木舟，湖邊見不到半點人影，只有一棵歪斜的古松，如垂釣的漁翁。一葉紅舟悄然滑入畫中，後面跟著幾隻戲水的燕子，孤舟湖上題詩，燕子詩中圈點……<sup>72</sup>

北國勝景天成，有如世外桃源、人間仙境，美得令人屏息。但東方白能將白雪、碧湖、木橋、古松、紅舟、飛燕即景描繪至此，有如影音兼具的實況寫真，難怪齊邦媛教授讀完《露意湖》之後，忍不住要親往一睹露意湖的迷人丰采。

《真與美》是東方白是嚴守文學創作體例的規範，以文學創作的立場所寫成的詩的回憶，記下作者生活中關於文學生活部份，或生活經歷或心靈記事點點滴滴的回憶，所串起之美麗篇章，感動自己，也感動他人，「弦絲中呈現詩境，詩意中蘊含哲理」，獨樹個人寫作風格。其以高超絕妙筆觸，描人細膩生動，抒情沁人心脾，繪景豁人耳目，敘事條理分明，尤其東方白寫景功力已臻化境，行雲流水，一氣呵成！寫動，繪聲繪影；寫靜，如夢似幻，直可媲美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之幽渺意境，堪稱一絕。

<sup>71</sup> 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四章莎河與我），頁 59。

<sup>72</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五章露意湖），頁 53。

### 第三節 解開創作之秘

東方白的文學自傳，既然將「文學」置於「自傳」之上，表示這部作品是著重在呈現作者文學生活的一面。東方白關於人生、宗教、文學的許多想法，在《浪淘沙》或其他作品中，經由人物表達出來，但終究隔了一層，似乎無法表達得透徹，於是在苦寫完成《浪淘沙》之後，東方白又寫出了《真與美》，正可補充說明他所有的想法。<sup>73</sup>因此《真與美》便有解開東方白創作之秘的功能，它交代了一個作家誕生的故事，也傳達了文學作品誕生的過程。<sup>74</sup>

#### 一、真即是美文學體現

東方白主張「真即是美」！「藝術的目的—直接在於美，間接在於美所伴的快感。」<sup>75</sup>認為文學創作是為了凸顯人生中的「真」與「美」，世間之事，只要「真」就值得寫，就具備藝術的「美」。

##### (一) 因真而美

愈美的內容，愈需要用簡單的形式來表達，否則反而被形式破壞，「真」就是它的最簡形式。李辰冬在〈傳記與文學〉一文中，談到了兼具「真」與「美」的融合，方可構成傳記文學：

<sup>73</sup> 歐宗智認為由《真與美》看東方白小說之構成，有重視作品的思想性、思想內涵的形成、重視故事與技巧、故事真實性高，與浪淘沙關係密切等五項特點。見歐宗智：〈東方白文學原貌之顯影--論東方白文學自傳《真與美》〉，《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刊》，8卷4期，91年12月，頁82。

<sup>74</sup> 彭瑞金：〈再序—文學回憶錄〉，收錄於東方白：《真與美》（四），頁3。

<sup>75</sup> 東方白：《真與美》（三）（第四部青年篇（下）第十三章春風裏），頁18。

傳記的材料，只限於固定的某一個人；文學的材料，則可由作者的想像而自由創造。當作者將這種意識恰當地表現出來後，讀者透過了表現而感到同樣的意識，於是產生了美感，因而傳記的真與文學的美相溝通，構成了傳記文學。傳記與文學的關係由此可以了解。<sup>76</sup>

文章之美，就在「感動」二字而已。不僅感動自己，也感動他人。考上台大後，東方白因身體衰弱、食慾不振，六十三歲的父親愛子心切，親自從圓環踩腳踏車到台大，送一個多月的午餐便當，這是一生中最令他感動的事，將它寫成了散文作品中轉載最多，最受歡迎的〈父子情〉。書中一段補述父母遠從台灣到加拿大小住期間的回憶，是東方白蘸思念與感恩的淚水寫成的：

父母親來住的這一個半月，恐怕是我這一生中為別人設想最遇到的時候了……天天幾乎二十四小時，腦海裡都充滿著父母親的影子，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對父母親變得如此體貼與繫念，可能是當了父親才了解當初父親愛我之情，也可能是因為他們倆老「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感慨吧。……啊！這一生再我也沒有其他願望，只盼望父親健康如昔，過兩年他八十歲的生日，再全家回台灣去為他祝壽，然後躺在父母的那張籐床上，望著父親那雪一般的白髮，聽他敘說第一千零一次的〈一個留學生的故事〉！<sup>77</sup>

只要文章是「真」的，自然會引起大家的共鳴，就像一面鏡子，在鏡子裡也看見他(她)自己。在這裡，東方白用最真實無偽的感情，寫下對父母的繫念與不捨，在

---

<sup>76</sup>李辰冬：〈傳記與文學〉，《什麼是傳記文學》，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年12月再版，頁43。

<sup>77</sup>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四章父子情），頁42。

自己和讀者心海泛起陣陣感動的漣漪；也正以文章的最簡形式—「真」，為「美」作了最佳詮釋。

東方白重視文章的主題性及故事性，「任何成功的人物，都有他的模特兒，只憑想像或隨意捏造，是注定失敗的。」<sup>78</sup>一部成功的長篇小說，不但要有精彩的故事內容，更要有真實的人物背景，才能將讀者拉進小說的時空，而迷失其中。因此他寫《露意湖》時，深入研究小說人物背景，舊地重遊，實地寫景，真正捕捉人物形貌，呈現場景氛圍。因此，就在吳秉鈞的帶領下，東方白重新踏查二人熱戀的洛磯山，將戀人倆沿途看過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映著秋的繽紛與斑斕，將他們倆舊時愛的彩夢與情的狂浪一一寫進筆記本了，後來根據這些飛筆草書完成幾段令人驚嘆的景色描寫。身在美國的女主角黎欣美天天閱讀表妹寄去的剪報，深受感動而重續前緣，並在兩個月後結婚。假如文學可以發揮社會功能，這小說便是最好的例證了。《露意湖》的成功，正由於東方白求真求美、認真執著的寫作態度。

## （二）生活題材

### 1、故事真實

喜歡把真實故事寫入小說情節，是東方白文章的寫作特色，東方白認為，寫文章就跟生孩子一樣，肚子要有東西，他不喜歡憑空捏造虛擬的情境，在他眼中那只是空有寫作技巧卻無內涵一般。當他出國留學時，留在台灣的未婚妻 CC，因承受不住蜚短流長而病倒，並作了遭毀婚遺棄的惡夢：

---

<sup>78</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十二章巴黎鴻爪），頁 314。

我夢見三、四個月沒接到你的信，突然我驚喜地收到你的一封掛號信，我慌忙拆開來，看完信，我幾乎暈倒了，在信裡你說：「請原諒我，我已經在此地跟一個更合適我的女同學結婚了，我祝福你能幸運地找到一個比我更完美的先生，我們都是自由的，因為我們不過訂婚而已……」<sup>79</sup>

等到 CC 日後到莎城和東方白結婚時，才將這令人肝腸寸斷的夢告訴東方白，感於這夢實在淒美，令他感動不已，於是據以寫成一篇叫〈夢中〉的短篇小說。《浪淘沙》係綜合書中三位主角蔡阿信、張棟蘭、陳銘德口述或自傳為經緯，《露意湖》以兩位戀人主角吳秉鈞、黎欣美真實故事為主軸，其他諸如《真美的百合》、《雪麗》、〈奴才〉、《芋仔番薯》、〈錢從天上飄下來〉、〈魂轎〉……內容都以真實故事為藍本，增加小說的閱讀性及真實性。

從東方白在《真與美》展露的豐富生活內涵，無異等於解開了《浪淘沙》創作之謎，作品的內容是來自作者的生活世界，一個生活領域寬廣的作家，一個對生命曾經有過付出足夠熱量的作家，一個曾經專注、認真追求過人生事物的作家，才是具備豐富作品內涵的要件。<sup>80</sup>

文學不能單憑想像與技巧，最重要還是要有生活經驗作依據，有了豐富的人生經驗，感動深刻時，題材自動就會出現，情感自然流洩順勢而下。

## 2、隨時筆記

<sup>79</sup>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七章夢中），頁 128。

<sup>80</sup>彭瑞金：〈再序——《真與美》的一些聯想〉，收錄於《真與美》（三），頁 4。

東方白讀高三時，病情不但毫無進展，腦神經因長期電擊受到永久的戳傷，記憶力反而大大減退了，在文學方面，卻因此事養成了隨身帶筆記，隨時記筆記，進而即興寫景寫情的習慣。

當他在通信學校受訓時，只要有時間、有心情，就開始在隨身小冊《Notebook》上即興素描。在搬到愛城後，他也自備一本《病中雜感》筆記本，將大病中所思所感紀錄下來。出國之前，東方白送給CC《我的一年》日記本，供CC書寫離別後的感受，還安慰她「生活而不記載等於白紙；重看一年日記等於重活一年歲月。」<sup>81</sup>一九八二年赴歐洲旅遊，陸續參觀英國、希臘、義大利、梵諦岡、奧地利、力希登斯坦、瑞士、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等地。經此一遊，從前念過的歐洲歷史與歐洲地理都由平面黑白變成了立體與彩色。待回到愛城後，遂將所思所感，點點滴滴，全部寫進了《沉省錄》中作為「真」與「美」的見證。

米開蘭基羅對朋友表示過，他是先在大理石外面看見了被封閉的形像，才抓起鑿子，層層剝開，讓原來的形像重獲自由。

文學不也是如此？文人之創作，是在傳統的外衣看見被封閉的思想，才提起筆，剝絲抽繭，讓千百年原有的思想又重見天日。（米開蘭基羅之鑿）<sup>82</sup>

在敘述筆記的妙用時，東方白提到離開台灣六年返國時，在父母、大姐的陪同下環島旅行，他也是隨時不忘筆記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例如：他會靠在火車的窗櫺，貪婪地飽覽窗外游移的景物，隨時掏出《Notebook》，把感動的一鱗一爪都飛筆記在裡面，當十年後寫《浪淘沙》時，就將這些影像重新組合與安排，最後形成了大河小說中一頁描繪故鄉風景的真摯文字。旅行第二天，一行人搭遊覽巴士到墾丁與鵝鑾鼻去玩時，沿途零星的即時素描，就成了長篇愛情小說《露

<sup>81</sup>東方白：《真與美》（三）（第四部青年篇（下）第十八章CC），頁348。

<sup>82</sup>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十二章巴黎鴻爪），頁318。

意湖》的兩塊美麗花磚。

遊覽車從「懇丁公園」把我們載到「鵝鸞鼻」，才下了車，我便被那燈塔的潔白懾住了，它那種純潔淨化的美，幾乎感動得使我想跪下來，就像跪在「聖約瑟」那小教堂的聖壇之前，有黎美（《露意湖》中的女主角。東方白註）陪我跪在旁邊……<sup>83</sup>

「凡是藝術作品都是舊材料的新綜合！」在精心釀造下，「舊瓶裝新酒」一樣醉人；在用心彩妝下，「舊材料」一樣美艷動人。東方白這一生記下幾十本筆記本，許多往事能夠原音重現，過去聽聞能夠如數家珍，這一疊厚厚的筆記保存了第一手珍貴的資料，具有重要史料價值，加上自己豐富閱讀所奠下的厚實根基，儲夠了一個作家的基本詞彙，鍊就了一個文人的文學技巧，方能在日後的文學創作中，透過靈思巧筆展現高度的藝術美感。

東方白絕對可以寫得和他的生命等長，我們看到的是作者並不是從小立志當作家，卻從小就活得認真的人，當他一旦走上寫作之路，他走過的生命之路上的一切，一草一花俯拾即可以是文學。《真與美》等於告訴想寫作的人，與其登門拜師學藝，不如回頭認真生活以自己為師。<sup>84</sup>因此，細心的掇拾生活週遭美麗動人的故事，將哀痛悔恨、喜樂歡愛化為感動的文字，每一個人也都可為豐富多彩的人生留下如詩般回憶。

---

<sup>83</sup>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十章返鄉），頁 228。

<sup>84</sup>彭瑞金：再序——《真與美》的一些聯想，收錄於《真與美》（三），頁 3。

## 二、文學音樂愛戀滋養

東方白重視作品的主題與思想性，處處隱含人生哲理，字裡行間亦透露著人生的智慧，這與其廣泛閱讀、堅持恆一的做學問態度有極大的關係。東方白曾說文學是他的正妻，音樂是他的情婦，本節將逐一呈現東方白浪漫的文學音樂愛戀世界，一探其與文學創作間的深切感情。

### （一）文學滋養

東方白讀初中時，與書絕緣；讀高中後，喜歡看書、買書，每買一本書就是一次喜悅，每當買到一本好書時，便如獲至寶似的抱書饕餮一番，然後以書當枕，酣暢入睡；甚或星月為伴、徹夜未眠，只為細細齟齬心儀作家的精髓。整整十年之中，他平均每禮拜買一本，家中的小說庫也從原來的「小說」，慢慢增添了「戲劇」、「傳記」、「歷史」、「思想」、「科學」、「哲學」等，內容也由中文、英文，擴展到日文，一躍成了友儕之間的圖書館。

因此，東方白能有此豐富學養及精湛筆力，實應歸功於他涉獵精深廣博，及勤敏強記的為學態度，「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想必成功絕非僥倖。

關於東方白文學的愛戀，雖不是跟交女朋友一樣需有高額、豐滿的要求，但仍有一貫的挑剔與堅持，他嘗謂：「我不後悔我的『擇食』與『挑剔』，在讀書上我要求很高，我從來沒浪費過一分鐘或一滴汗！」<sup>85</sup>

若說處女作如初戀，〈烏鴉錦之役〉東方白正如他的「初戀」，給他那種興

---

<sup>85</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三部少年篇第八章蝴蝶夢），頁 302。

奮與狂喜的感覺是無法用筆墨來形容的，且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是無法用他以後的任何作品來取代。對於作家處女作的看法，葉石濤則有其獨到的慧心與洞見：

大凡從一個作家的處女作，能看得出來這作家的秉賦，潛藏的才華、風格、氣質等諸要素，並能預知這作家將走的路徑和命運，……如欲解開一個作家作品的秘密，闡明他作品的意義，顯然處女作是較佳的鎖鑰。<sup>86</sup>

雖然日後鍾肇政指出〈烏鴉錦之役〉在訛傳及資料方面的不周全之處。<sup>87</sup>然小說允許作者創作的自由，東方白倒寧願以訛傳訛，讓這「美麗的錯誤」多了創意謬思，而增添閱讀的美感及想像的空間，也讓初戀留下永遠美麗的倩影。

由上可知，作家為寫出一段精采絕倫的故事，事前的蒐集資料及考辨分析是一項重要的工夫，同時亦可看出文友們不閉門造車的精神及接納異的氣度。東方白的文學營養來自中國文學的只有一本《紅樓夢》，其餘絕大部分吸收自西洋文學。在西洋文學中，他深深愛上托爾斯泰、契訶夫、芥川龍之介等三位作家，就如男女墜入情網一般。在他一生中，只有這三位作家令他動了深切的感情，「只要是他們的東西，鉅細靡遺，我都有興趣……」，<sup>88</sup>故筆者嘗試就東方白與三位文學妻子互動交心的情景簡略描述如下，以明它們是如何擄獲東方白的心，令他此生不渝。

在創作《浪淘沙》的漫長歲月中，東方白對托爾斯泰一本近千頁的自傳 Henri Troyat 的《TOLSTOY》（托爾斯泰）愛不釋手。每每小說寫累了，便躺下翻閱，其中有「The Great Labor」（大勞工）一章，敘述了托翁創作《戰爭與和平》六年

<sup>86</sup> 東方白：《真與美》（二）（第四部青年篇（上）第三章烏鴉錦之役），頁 53。這是東方白再翻閱《台灣文藝》重刊時，偶然讀到葉石濤寫的一段話。

<sup>87</sup> 按鍾肇政指正：「胡老錦」是人名，龍潭人，不是地名或莊名。人名「胡老錦」訛傳成地名「烏鴉錦」，那場大厝迎日兵之戰正是發生在龍潭附近。而〈烏鴉錦之役〉最精彩的「虛砲誘日軍，實砲轟日軍」一段，在鍾的《台灣人三部曲》中亦未提及。

<sup>88</sup> 東方白：《真與美》（三）（第四部青年篇（下）第十三章春風裏），頁 40。

勞苦工程的艱辛與痛苦，特別引起他的共鳴：

托翁之能有這種決心與耐性來從事如此艱巨的工作，無庸置疑，那是因為 Sonya（托妻）成功地給他創造了孕育這種工作所必須的和平而寧靜的寫作環境，如果不是她強烈地護衛著他身心的安寧，恐怕他早就半途而廢，拋棄他的《戰爭與和平》了……。她是他與外界之間的屏風，她掌管他日常生活的大小事物，只要他的眼睛一離開手稿，首先看見的便是她……<sup>89</sup>

這豐富與深刻一如托爾斯泰本人的雄篇巨構，如千萬讀者驚嘆的是《戰爭與和平》的宏章巨構及俄羅斯的時空，俗云：「內行的看門道，外行的看熱鬧」，東方白卻已先深深觸探托翁孕生作品的內心世界及苦楚辛酸，若將「托翁與 Sonya」改成「東方白與 CC」，《戰爭與和平》換做《浪淘沙》，這其中有著創作《浪淘沙》十年間，東方白夫妻敦睦生活的寫照的影子，就因為有著共同的體驗，一樣的痛苦經歷，才能同苦同感、同理同心，故特別引起東方白共鳴。

東方白讀芥川龍之介的日本原文始於台大四年級，在曹欽源教授廣徵博引、入紋入理的引導下，親嚐了芥川作品的美味與真髓，並著迷於〈龍騎兵〉、〈雌蜘蛛〉、《侏儒の言葉》散文，篇篇絕妙、清晰流暢，念起來琅琅上口、韻味無窮。回台灣後又買了《羅生門》、《地獄變》一解半生對芥川龍之介的饑渴，買了《侏儒的語言》、《芥川龍之介的世界》，在《芥川龍之介的世界》找到久尋不獲的，表現對同一事件有多種迥異觀點的〈藪之中〉而喜出望外。除了遍覽芥川龍之介的作品外，連書信、照片，樣樣收藏；素描、手跡，無一不愛，還不遠千里到東京慈眼寺外的芥川氏墓地憑弔，一償多年來之宿願。在芥川《侏儒的語言》中，就有一則批評日本侵略中國的警句，令東方白相當感動：

---

<sup>89</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十一章 XYZ），頁 227。

螢火蟲的幼蟲吃蝸牛時，並不全然把蝸牛殺死，為了恆常吃到鮮肉，它只使蝸牛麻痺罷了。日本帝國和列強對中國的態度，終究與螢火蟲對蝸牛的態度無甚差別。<sup>90</sup>

多麼赤裸裸又血淋淋的描繪，芥川的作品能夠超越國界，以平等心對待敵我，實難能可貴，東方白與芥川龍之介的因緣也因此牢牢締結！葉石濤曾對東方白說：「你的短篇小說很有芥川龍之介的味道。」<sup>91</sup>因為一網情深，太喜歡芥川，所以開始的幾篇小說確實受影響，日後雖全然走出其作品陰影，但東方白與芥川龍之介間文學情感之濃深，可見一斑。

至於與契訶夫的情緣，則始於東方白就讀高三時，某天候診時，他無意中翻閱了契訶夫的《強盜》，當時只隨便讀了幾行，馬上被作者塑造的俄國森林的濃郁氣氛籠罩而深深著迷，就這樣等他把全篇讀完後，已變成徹頭徹尾的「契訶夫迷！」<sup>92</sup>東方白認為契訶夫短篇小說像「賢妻」一樸實、深沈、摯情、心理性豐富、韻味十足、百讀不厭，因此還特地將譯本《契訶夫》帶上成功嶺，深入研究其小說動人之處，順便學習英文句法。接觸契訶夫後，東方白完全捨棄、妖艷、輕浮、激情、故事性強、缺乏韻味、一讀已足的「莫泊桑」小說。由此可窺知東方白文學觀的改變，以及在他心目中，「契訶夫」比「莫泊桑」更具有氣質與內涵，要選擇廝守一輩子，樸實摯情確實比妖艷激情來得迷人。

<sup>90</sup> 東方白：《真與美》（三）（第四部青年篇（下）第十三章春風裏），頁 41。

<sup>91</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十章尋古探幽），頁 210。

<sup>92</sup> 東方白：《真與美》（三）（第四部青年篇（下）第十四章成功嶺），頁 58。

## (二) 音樂之戀

說起東方白與音樂間的羅曼史，精彩度實不下於他與文學之愛。只要跟「文學」談情談膩了，他就去找「音樂」說愛，實在幸福無比，羨煞人也。如果人人都有「母樂」，那東方白的「母樂」便是格里哥(Grieg)的「蘇兒菲琪之歌(Solveig Lied)」：

這支歌到底第一次于何時在何地聽到，已完全超乎我記憶能力之外，印象中，這支歌的旋律彷彿與我同時成長，在我沒記憶時，我當然不知道，等我有記憶，它老早已存在我的記憶之中了。至於這支歌的動人歌辭：「春天不久留，秋天要離開；夏天花會枯，冬天葉要衰……」則是第一次在高中音樂課本上讀到的，而等到我有機會在「貝爾金組曲(Suite Peer Gynt)」中聽到女高音演唱這支歌，那已經是大學時代的事了。<sup>93</sup>

就因與這支「蘇兒菲琪之歌」的緣分這麼深，致使東方白一而再、再而三讓它在《浪淘沙》中出現，最後還儼然成了這大河小說的主題曲，足見它在東方白心中之地位。

小學時，他用父親珍藏幾十年的礦石收音機收聽廣播，陶醉在美妙的樂音裡；初中時，在同學「天生」的指導下學會了吹口琴；高中同學張英俊家裡有全套的「卡門」歌劇唱片，兩人花了兩小時全部聽完後，大呼過癮；高中時勤練風琴，重燃鋼琴夢，後來又因喜愛小提琴的「聲音柔」與「體態美」，遂拜省交小提琴手為師；當考取大學時，母親還用「私額錢」買回電唱機及唱片，從此讀書間餘音繞樑，三月不絕。在各種藝術領域創作中，東方白自認缺乏作曲天分，故一生

<sup>93</sup>東方白：《真與美》（二）（第四部青年篇（上）第四章哀思曲），頁64。

僅作了一首名為「哀思曲」的鋼琴曲，<sup>94</sup>以表當時憂鬱愁悶心境。博士畢業後遭逢小低潮，為填補生活空虛，重學小提琴一年半，此時琴藝猛進，眼界大開並且頓悟一個真理：

有一個晚上，我問我的琴師：

「一般小提琴家，一天要練幾小時琴？」

「至少六到七小時，『至少』！」他強而有力地回答。

聽了這話，也就莫怪自己練琴練得如此之差，我一天最多練不超過兩小時。

任何藝術，天賦重要！血汗更重要！<sup>95</sup>

學生不老！只不過聞道有先後而已，早學或晚學並不重要，只有肯付出努力，勤學不輟者，才是最後的成功者。因為天賦重要！血汗更重要！

東方白一生與文學、音樂結下不解之緣，巨匠托翁艱苦寫作的共鳴同理，學習音樂所需付出的汗水與淚水，恰可讓讀者為東方白後來能夠堅持到底、耗費十年完成大河巨著《浪淘沙》的原因，找到一些答案。

自從跟隨同學借閱了《蝴蝶夢》後，觸發了東方白文學細胞的萌芽。雖然萌發得晚，因努力吸收今古時空日精月華，吸吮東西方名作奶水，逐漸滋養茁壯、枝開葉展；擁妻攜妾陶然走在文學之路，盡享齊人之福，愜意無比；化親師友儕的鷹架攙持以巍巍立身，解落葉殘枝的枯朽腐植為循環養分，化阻厄危難的驟雨疾風為生活故事，終於擺脫一切內外羈縛而枝繁葉茂，昂然矗立於台灣文學土地上。詩聖杜甫「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的曠世才思，正足以說明東方白能屹立台灣文壇的舞台上，「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工」的啓示，昭告世人這絕非偶

<sup>94</sup>東方白：《真與美》（二）（第四部青年篇（上）第四章哀思曲），頁 78。

<sup>95</sup>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九章學生不老），頁 204。

然。

### 三、生命寫作文學使命

你的琴技可能不好，你的經驗可能不夠，既然站在這人生的舞台上，你就必須盡你最大的能力，奏出你應奏的音符！<sup>96</sup>

#### (一) 生命寫作的敬業態度

沒有背酸，不知椎痛之苦。沒有脖酸，不知頸痛之苦。沒有暈眩，不知頭痛之苦。上帝對人最大的虐待，便是讓他一生一帆風順而沒遭遇任何挫折。<sup>97</sup>故一生中無病無痛，是幸，也不是幸；一生中大病大痛，是苦，也不是苦。

在與憂鬱長期抗戰期間，東方白遍尋名醫療治未果，在身心遭受煎熬，憂鬱無法排解之下，寫作《浪淘沙》自更加艱難，還天天想要死，幾乎失去求生意志了。在精神科女醫師「Dr. Sullivan」的一番話後，才讓他恍然大悟：

人生不一定天天求進才算有意義，有些日子只活著而無所進也有另一番意義。就像樂曲中的休止符，不能因為它不出聲音就說它沒有用處，為了達到完美的音樂效果，誰也知道它是不可或缺的。<sup>98</sup>

是啊！人生就像一首樂曲，自己可以指揮、譜曲，可以決定要怎麼演奏，選擇要如何謳歌生命，可以讓它澎湃激昂、高潮迭起，也可以讓它輕盈躍動、節奏緩柔，

<sup>96</sup> 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九章學生不老），頁 205。

<sup>97</sup> 東方白：《真與美》（六）（第六部壯年篇（下）第十四章哈雷彗星），頁 115。

<sup>98</sup> 東方白：《真與美》（六）（第六部壯年篇（下）第十四章哈雷彗星），頁 110。

「休止符」只是為生命中下一段優美的音樂預作準備。苦於憂鬱，讓他的人生多了磨難與波折；感謝憂鬱，讓他的生命多了珍惜與感動。文學描寫「死」只為了烘托「生」；描寫「恨」只為了凸顯「愛」；利用「負」的事實，來產生「正」的力量，則生命的力量將更為堅實強大。在感受到作者的「真」同時，也驚嘆他生活內容的豐富與充實，儘管有些經驗是極大的痛楚換來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亦不得忽略作者每事執著及對待生命事物的認真，這也就是他生命力的展現。寫《浪淘沙》時，即使上蒼索價奇昂，身體出現警訊，東方白仍盼在有生之年完成，則願足矣！此堅毅不屈的寫作精神，實令人感佩！

對於東方白以生命寫作的堅持和毅力，陳芳明在給他的一篇特寫中，給予正面的肯定：

為一件文學勞作耗盡心力，在歷史上有許多先例，但是，能夠像東方白那樣從廢墟中重建了自我，尚屬罕見。他不僅為個人拯救了可貴的生命，而且也為台灣人拯救了一部長篇小說，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蹟……<sup>99</sup>

東方白把自己成長的歷程，盡可能詳盡周到地攤展在讀者面前，目的顯然是要向讀者展露他曲折的、成為作家的心路歷程，幫讀者解開一個看似與文學素無淵源的文學生命發生的文學奇蹟；但另一方面，則又等於告訴讀者，文學沒有偶然。<sup>100</sup>當午夜夢迴、輾轉反側之際，抱憾的是坊間遍尋不著的名家作品，牽掛的是續筆未竟的小說故事，只要一息尚存，他依舊本著敬業精神追求真與美，「破憂鬱之繭，化快樂彩蝶」，體現生命的積極意義，以自己的文學音符譜生命的樂章。

## （二）穿越時空的文學使命

<sup>99</sup> 東方白：《真與美》（六）（第七部中年篇第一章偉大的讀者），頁140。

<sup>100</sup> 彭瑞金：〈再序—《真與美》的一些聯想〉，收錄於《真與美》（三），頁4。

除了以生命寫作的態度外，東方白還有一項別人所沒有的——「使命感」。當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五日他獲得吳三連文學獎時，但他並不感到特別的喜悅，只認為寫《浪淘沙》是他的義務，因為「至獎是無獎」，上天能讓他在有生之年完成《浪淘沙》，便是最大的獎。他在寫給鍾肇政的信上就說道：

大河小說家如天文學者，沒有電影明星的采聲與熱鬧，有的只是長年黑夜的寒冷與孤寂，他從無垠的天上記錄下成千上萬的星星，除了幾位同道，沒有人會去理會。但那又何妨？只要那天上的星星是永恆的存在，就有記錄下來的價值，永遠對未來的人類有所貢獻。<sup>101</sup>

在東方白心中，文學本來就是一種奉獻，即使是一段精神折磨與物質匱乏的文學苦旅，他仍不改其志，這也映顯他對生命的徹悟執著。當他在未預警的情況下被迫五十五歲提早退休，家中經濟受到極大影響，但他仍堅持其人生一貫的信念，就如同海軍朋友周先維在他的紀念冊上題的字：「人的一生就如我們手中的火炬，我們要把它燃燒得十分光明才交給我們下一代。」<sup>102</sup>俄國有大河小說的傳統，而台灣大河小說的文學傳統，就「由鍾肇政起跑，跑完一圈把棒子交給李喬，再由李喬交給我，……『萬分期待』年輕的人來接我這一棒，使台灣文學的優良傳統永遠繼續下去。」<sup>103</sup>期待一棒接一棒，一代接一代，讓台灣文學的熊熊火炬傳承下去。上天賜給東方白這對萬物脆弱易感的文學神經，觸發著一次次電光火石的閃耀激越，擎起照亮台灣文學天空的火炬，輝映世界文學光芒，這正是上天賦予他作為一個文人承先啓後、捨我其誰的時代使命。

東方白寫《浪淘沙》期間，常常寫到深夜三點才上床，夫人CC問他為什麼要

<sup>101</sup> 鍾肇政、東方白著：《台灣文學兩地書》，頁 176。

<sup>102</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三部少年篇第七章少年與海），頁 275。

<sup>103</sup> 東方白：《真與美》（六）（第七部中年篇第一章偉大的讀者），頁 145-146。

寫得這麼認真？他的回答是：「這是時代的使命，年輕一點的幾乎日據經驗不足，年老一點的大都中文能力不夠，只有我們剛好夾在兩個時代的中間，你不認真寫，誰寫？」<sup>104</sup>若問東方白為什麼愛文學？最了解他的親密愛人CC，就為這個答案作了一個美麗雋永的註腳：

人為什麼「愛文學」呢？因為他們天生「愛自由」；為什麼「愛文學」就是「愛自由」呢？因為文學擴大人的「時間」與「空間」。<sup>105</sup>

多麼真實又靈智的雋語！文學作品不僅擴大了人的時間與空間，且描寫一個「時空」，必須超越那個「時空」，才能反映時代意義，也才具有文學價值。

我們有幸進入世界文學殿堂一窺錦繡堂奧，一睹古今中外曠世鉅作的魅人丰采，展閱一代巨匠名家、墨人騷客之宏構佳篇，領略其不朽傳奇及智慧結晶，這都是因為偉大的文學作品不僅可擴大人的時間與空間，還穿越了時空亙古流傳。「愛文學」就是「愛自由」，東方白文學的「不羈」正是東方白言行相映、表裡如一的最佳寫照。他悠游於文學園地裡恣意揮灑，不拘泥於形式格局，不囿限於時空束縛，期以匠心獨運之筆寫出頌傳千古的作品，創造永恆的文學生命。

「文學藝術不用生命——靈與肉——去創作，是不會感人肺腑，出類拔萃的。梵谷的畫，芥川龍之介的小說……莫不如此。」<sup>106</sup>東方白展現的奇蹟，是以生命之筆蘸血淚之墨譜成的，正因為受了常人所沒有的折磨與痛苦，感受之深，傷痛之切，痛徹心扉後幡然省悟，才能領略人生意義，也才能創作出偉大的作品。展閱名家聖哲的傳記，讀者能了解其豐功偉業，可以見證歷史，捕捉時代風貌。然大

<sup>104</sup> 見鄭瓊瓊：〈一個獻身文學的故事——走在結冰的溪上〉，《聯合報》，1990年4月10-11日，29版。

<sup>105</sup> 東方白：《真與美》（六）（第七部中年篇第一章偉大的讀者），頁141。

<sup>106</sup> 參見李鴻禧回信評《浪淘沙》，東方白：《真與美》（六）（第七部中年篇第二章台灣文學研究會），頁198。

人物的傳記我們喜歡看，小人物的傳記何嘗沒有精彩的人生故事？在市井小民、販夫走卒的生命旅程中，又未嘗不能淬煉出許多真實動人的故事，故現在的傳記愈來愈多，亦幾乎人人都可以寫傳記，東方白的《真與美》訴真吐實的娓娓道出關於文學的生活，重新映現生命的軌跡，展拓不羈的文學腳印，不僅解開了其文學作品的創作之秘，也滿足了讀者對其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窺探慾望，或許這就是傳記的迷人之處吧！

## 第四節 實踐人生哲學

本節主要嘗試從東方白的文學觀及處世態度，探析其主要行為模式，以期能真正瞭解東方白的一生，並對他有一明確的看法，進而了解他這一生如何在文學創作及待人處事中真正實踐其人生哲學。

### 一、知行合一人生哲學

#### (一) 鮮明台灣性格

東方白為人富正義感又敢做敢當，不平則鳴且正直不阿，具有鮮明的台灣人性，這從他在幾件事情的處理態度上即可見端倪：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二日，水文部主管Sal 強迫東方白五十五歲提早退休，他無奈之餘只得照辦，當他完成退休手續時，即寫下「有關Sal的非職業性行為」備忘錄送給全水文部的所有人傳觀：

一、「你沒完成Rosebud流域的研究計畫！」Sal說：

事實：該計劃不但已經完成，而且早由Sal親自審閱過。由於偏見導致的健忘！

二、「你的年終評估每年都很壞。」Sal說。

「可是過去三年，你為什麼每年都對我說：『我對你的全年工作非常滿意。』」我問。

「因為我要掩護你！明年等著瞧，那就完全不一樣了！」

事實：Sal不誠實，如果不是過去不誠實，就是將來不誠實！

三、「如果你這回不接受『環保局』的早退計劃退休，等下一波的斧頭下來，我向你保證，第一個走的就是你！」Sal說。

事實：不必要與沒授權的對下屬的威脅！<sup>107</sup>

在Sal 親自道歉求情後，東方白才將備忘錄撕毀作罷，頓時方覺「二十年的委曲求全，終獲人性的尊嚴與人格的獨立！」

不只如此，當一九七四年他讀〈首楞嚴經〉後，因受啓發而寫成短篇作品中最愛的一篇〈黃金夢〉，孰料因《黃金夢》銷量不佳，一九九三年學生書局擬予以燬版或要東方白以兩萬元買回版權，令他憤而想寫一篇〈東方白的版稅〉予以揭發，後經《聯副》主編痲弦處理後，學生書局才同意免費退回版權。東方白這種不平則鳴、不容長官無理打壓的豪情氣概，不容他人因種族不同或一己之私，而要下屬蒙冤受枉者，他一概嚴詞悍拒，全力捍衛人性尊嚴，值得喝采。

不只如此，當年他和 CC 交往時，因 CC 的母親無理取鬧反對婚事，不願面對現實而一再拖延：

原來 CC 是她大女兒，如果讓她出嫁，固然有割愛之痛，更重要的是她目前是一家的經濟來源，特別是她父親受傷離職之後，缺了她的薪水就有斷糧之慮。這點我家人當然能夠理解，所以我就向他母親解釋，訂婚又不是結婚，暫時根本就不必到我家裡來，薪水仍然全部為鄭家所用，林家絕不會剝奪分毫……可是她母親並不為所動，依舊反對到底。<sup>108</sup>

東方白不願就這樣溫馴地變成她少奶奶脾氣的犧牲品，因此決定反抗，就在他略

<sup>107</sup> 東方白：《真與美》（六）（第七部中年篇第七章乾杯），頁 257。

<sup>108</sup> 東方白：《真與美》（三）（第四部青年篇（下）第十八章 CC），頁 335。

施小計，請出家族長輩三舅與伯父施壓後，CC 的母親才答應讓兩人公證訂婚。東方白勇於衝撞禮教，追求幸福，爭取自己所想要的人生，因為他堅信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絕不讓別人來操縱。

自旅加留學開始，多了海闊天空的視野，再加上讀到對政治思想影響鉅深的台灣禁書後，<sup>109</sup>使東方白對台灣的過去獲得徹底的了解，自言台灣過往被人當作養女奴隸的奴才性格，不容許再一次出現在自己身上，從高唱「我是三民主義的少年兵」的壯志豪情，到舉辦「台灣之夜」播放「台獨電影」、成為福佬眼中極端的台獨份子，甚至在一九九三年獲得「台美基金會人才成就獎」的頒獎典禮中不唱國歌、不起立的特異行徑，這其中的轉變不可謂不大。「我既非奴隸，更非牛羊，絕不容他人隨意販賣或宰割！」<sup>110</sup>他勇於衝撞禮教，突破常矩，有追求真理的高情遠志，這並非盲目的衝動，而是沉澱後的徹悟，這樣的堅持就是東方白的性格，也說明了他對自己生長的土地和一切人間所見的因緣無法忘懷，希望能在此文學自傳中永存。<sup>111</sup>

小說人物常是真實生活中的影射，「倘若東方白的小說可以是為台灣命運的射影，則他的掙扎、搏鬥應該是台灣人的性格之最高隱喻吧！」<sup>112</sup>《浪淘沙》中周福生和周明德祖孫二人所表現正直不阿、敢做敢當，不屈服於日本人無理索求的態度，可謂台灣人性格的代表人物。而這一鮮明突出的人物性格，正與東方白在真實人生中，遭病痛折磨所迸發的驚人毅力，於逆境中奮勇搏鬥的不屈精神，處不平中力爭公道的堅強身影，相互契合。

---

<sup>109</sup> 兩本台灣禁書是柯喬治的《被出賣的台灣》與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參見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十一章世界孤兒），頁 253。

<sup>110</sup> 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十一章世界孤兒），頁 254。這是東方白讀完柯喬治的《被出賣的台灣》與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這兩本禁書後所奠定的個人「人生基本原則」。

<sup>111</sup> 見齊邦媛〈怎樣的人生可以寫「詩的回憶」？〉，收錄於東方白：《真與美》（一），頁 10。

<sup>112</sup> 係陳芳明在〈寒風裡過澳底——雜記東方白〉一文中替東方白做的特寫。東方白：《真與美》（六）（第七部中年篇第一章偉大的讀者），頁 139。

## (二) 深蘊人道情懷

東方白主張人人平等，作品中常見其對族群平等、省籍情結、階級意識、貧富差距、宗教情懷及人道精神的關注，願以悲憫同理的大愛擁抱黎民百姓，追求人生的「真」與「美」！

### 1、力促族群平等

東方白嘗自言：「我大不了只有『反獨裁、反奴役、反殘酷、反欺騙』而已，凡在『獨裁、奴役、殘酷、欺騙』之列的，我一概反對，何必在乎他是中？是日？是東？是西？」<sup>113</sup>日本人中也有像芥川龍之介、鈴木大拙這樣可愛的人。故東方白認為世上有好人、有壞人，卻沒有種族之分，作品中不褒不貶，真真實實呈現原來的面貌，這是做為一個忠誠的作家應有的寫作態度。

當東方白寫作論文時，指導教授格雷代為邀請「麗」每天下班後幫忙打字，令他非常感動，即使和「麗」是不同種族的人，兩人仍能因此情同手足，且這份異國友誼到兩人分別結婚後，都還保持聯繫。「東北鐵漢」齊世英之女齊邦媛雖是外省籍，但同樣有著愛台灣的熱情，嘗言：「我父親現在已安葬淡水，而我將來也要埋骨台灣」，<sup>114</sup>讓東方白視如最摯愛的大姐；當他帶同學去看鴨母寮貧民窟時，希望凸顯的是棲身在豪門鉅賈的高廈華宅旁，那些家徒四壁、淒涼貧困的弱勢子民；當他造訪作曲家蕭泰然掛有「寒舍」木牌的租居處時，有了深深的感觸：

我原以為自己已夠「清寒」，現在才知道蕭泰然卻比我更加「清寒」。驀

<sup>113</sup> 鍾肇政、東方白著：《台灣文學兩地書》，頁 164。

<sup>114</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十章尋古探幽），頁 193。

然，林昭亮的影像在腦海出現，當他演奏小提琴，連連獲獎，國際揚名，我們聽到台灣一片「國家之光」與「民族之榮」的掌聲；可是眼前的作曲家蕭泰然，當他默默耕耘，窮苦潦倒，我們又何曾見到政府一點「國家之寶」、「民族之才」的救助？<sup>115</sup>

由此可見，他對驕奢不義的憤慨與不平，對黎民眾生的憐惜與不捨，都在《真與美》中透過他敏察覺知、脆弱易感的文學神經傳遞，深深觸動每一位讀者心靈。

俗云：「吃果子，拜樹頭。」一路走來，曾受許多貴人相助，並感於外國友人的幫助，東方白心存感恩，知行合一，「忘憂之道莫過於專心一意幫助別人免於憂患之中」，<sup>116</sup>他乃透過國際慈善機構認養了一個貧窮的錫蘭女孩達八年之久。為善最美，助人最樂，幫助別人免於憂患之中，可滌盡俗慮，忘憂解煩，即使不如馬偕那樣奉獻一生般偉大，然「快樂的標準可以決定快樂的程度」，能對眾生懷抱深厚的同情憐憫之心，人人皆可「當菩薩、當耶穌」，使人認識世界的美好，珍惜身邊所擁有的幸福。

## 2、胸懷宗教情操

東方白爲了醫治憂鬱症，曾經坐禪、默頌「觀世音祝延讚」、暗念「大衛之歌」，主動上教堂做禮拜，聽聖樂、唱聖歌，直至接觸「百合一教」，在頓悟「上帝只有一位，只因異時異地，才派了不同的先知來這世界」<sup>117</sup>之後，到達「天人合一」與「萬物合諧」的境界，自此讀佛經歡喜、讀聖經歡喜、讀可蘭經歡喜，無論走進佛堂、教堂、清真寺，都感到同樣的喜悅與安寧。

當他赴日參觀奈良「東大寺」的「大佛殿」時，見到修復屋頂拆下每塊黑瓦

<sup>115</sup>東方白：《真與美》（六）（第七部中年篇第六章上美的花），頁 244。

<sup>116</sup>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一章愛城行），頁 12。

<sup>117</sup>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九章學生不老），頁 201。

都有以前各國奉獻者親手鐫刻的姓名與國籍，深深感動而頓悟：「原來世界最崇高的情操都是不分國界的，宗教便是如此！」<sup>118</sup>留學時，東方白搬到長老教會宿舍，無意中發現馬偕的《FROM FAR FORMOSA》（來自遙遠的台灣），便立刻展讀：

那遙遠的台灣是我的心肝，在那島上我度過一生最好的歲月，我終身的事業都放在那裡。我愛仰視那高山、俯瞰那深谷、遙望那洶湧的海岸，我愛那島上皮膚黧黑的漢人平埔族與原住民——我在他們之間傳播耶穌的福音達二十年之久，為了向他們傳播福音，我願意鞠躬盡瘁，即使犧牲生命，亦在所不惜。<sup>119</sup>

一個素昧平生的外國人，願意遠渡重洋來到台灣，將人生最美的一段青春奉獻給台灣這塊土地，死後還埋骨台灣長眠於此，這是多麼偉大、多麼高貴的情操！東方白讀完後大受感動，外國人描寫台灣歷史都能如此真摯而深刻，我們自己台灣人為何不能呢？就這樣一顆《浪淘沙》的種籽已深深埋在他的心中！

世界本一家，何來紛爭擾。友誼可以跨越族群，互助合作；宗教可以超越國籍，愛無國界；愛心可以穿越時空，澤被眾生。東方白從撫慰台灣歷史傷痕中出發，祈願泯除省籍情結，力促族群平等，消弭貧富差距，實現公平正義，深具宗教情懷及悲憫同感的人道精神。他將人生中的真實體悟與對人類的「愛」涵融在《真與美》中，隱透其力倡族群平等的宏闊胸懷，及意欲傳達的「人跟人平重要」之中心理念，實是東方白人生哲學的具體實踐。

<sup>118</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十章尋古探幽），頁 167。

<sup>119</sup> 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五章寂寞秋），頁 69。

## 二、再現自我身分認同

### (一) 以文學之真映顯政治之假

東方白出國留學後，踏上了自由之路，於是眼界大開，從此思想宛若插上翅膀，海闊天空任遨遊。尤其在經歷了兩次「政治大震撼」<sup>120</sup>後，東方白在政治思想上有了極大的轉變。在黨國飄搖、社會動盪之際，「反對聯合國納共」、「退出聯合國」、「尼克森訪大陸」、「蔣總統祝壽」等一波波事件紛至沓來，讓遠在異鄉的他更加關心國家認同及台灣定位等議題，祖國故土的一切芬芳，稍一恍神就深怕如同失根的蘭花，讓台灣成了亞細亞孤兒，最後變成世界上的孤兒。因此，這部文學自傳《真與美》的「美」跟托爾斯泰的《懺悔》一樣，在於它的哲學性思考、理性批判和睿智的表現。<sup>121</sup>

當東方白第一次出國留學時，受邀到溫哥華總領事館晚餐，夫人私下間的評論令他瞠目結舌，高官貴爵外表雖相敬如賓，內裡卻是鬥角勾心，活像《官場現形記》，令他印象深刻。當國民黨海工會發動留學生反對聯合國納共簽名活動時，他憤而拒簽：「我相信『是非』與『人情』要絕對分開，不能因為『人情』而撇開了『是非』，這種曖昧不清與渾水摸魚的人生態度，我不敢苟同！」<sup>122</sup>看似平靜的水面，其實暗潮洶湧；燦爛笑臉背後，其實是面目猙獰，就此讓他展開哲學性的政治獨立思考。

---

<sup>120</sup> 東方白稱第一次「政治大震撼」為「中國人之變」，在參加中國同學會時與泰國留學生議論後，為了不讓外國人誤會是來自「共產極權貧窮落後」的「中國」；乃來自「民主自由富裕繁榮」的「台灣」，因此就不再說自己是「中國人（Chinese）」，而堂堂正正改稱自己是「台灣人（Taiwanese）」。第二次「政治大震撼」稱之「蔣總統之變」，1966年蔣介石違法蟬聯總統，引起東方白滿腔悲憤，在寫給軍中朋友的信中批評尤其激烈，軍中及警察單位分別對前服役單位及在台家人進行安全調查，CC辦出國手續時還特地找瀋陽籍立法委員作保，才得以順利成行。

<sup>121</sup> 葉石濤：〈台灣作家的自畫像—《真與美》〉，收錄於東方白：《真與美》（一），頁4。

<sup>122</sup> 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十一章世界孤兒），頁239。

在《真與美》中，他特別讚賞許達然的一篇開頭精巧的散文〈看弄獅〉，這僅僅由大鼓的「ㄉㄨㄣ」與鑊鈸的「ㄍㄨㄛ」兩個無意義的聲演化出來的字，就繪聲繪影將戰後一段動盪不安的社會景觀赤裸裸、栩生生地呈現出來：

懂懂懂，攏統搶，侵同搶，統統搶，搶搶搶。不知歷史從哪裡放出這隻畜生，額上寫個「王」字，板著臉，張大著嘴，講不出什麼童話故事，不笑也不怒，卻宣傳是醒獅，嚇得車都不敢開來。但免驚免驚，假的。連那些劈破天空的屁力潑辣，痞利爬拉都是假的。霹靂破了，臭煙霧還不散，真擠啊！……<sup>123</sup>

東方白稱這簡直像詩的「詩散文」，產生鮮活神奇的意向效果，在許達然的巧筆下，配合耳熟能詳的節奏，搖身一變成了琅琅上口的短謠，像極揭穿社會虛偽黑暗的一面明鏡。

當他寫《浪淘沙》的時候，因為對於台灣命運的過去與未來充滿關懷，因此他在《真與美》中便記載了許多他所欽佩的政治人物，而由這些人的形跡，看到了政治人生的蕪雜與奮鬥，<sup>124</sup>亦讓我們瞭解他在政治思想上的蛻變及追求。例如：在《OK歪傳》中，藉女主角阿蘭之口，就這三十年來朝廷上下頌蔣的「虛假」與「欺騙」痛心疾首，大加撻伐，徹底批判了蔣介石父子的法西斯統治，呈現了台灣人的嚴正批判，充滿了探求真理的「美」。<sup>125</sup>藉〈奴才〉主角「阿富」之口，將作為「台灣人」四十年來奴性的悲憤之情徹底宣洩，這是他一生唯一的一篇在激情與衝動之下寫就的小說，血淚斑斑，寓意深遠，令人感嘆又感動。當初寫〈黃金夢〉時，他一點也不想牽涉政治。只是寫好重讀時，才發覺「金來」會被人誤會在影射「蔣介石」，感慨「白色恐怖產生不了真實的作品，而真實的作家總會

<sup>123</sup> 東方白：《真與美》（六）（第七部中年篇第二章台灣文學研究會），頁 169。

<sup>124</sup> 見齊邦媛〈怎樣的人生可以寫「詩的回憶」？〉東方白：《真與美》（一），頁 10。

<sup>125</sup> 葉石濤〈台灣作家的自畫像—《真與美》〉，收錄於東方白：《真與美》（一），頁 4。

被栽污抹黑送進文字獄……」<sup>126</sup>，但嗜「真」如命的他經再三考慮後，還是把它寄出去了，顯示東方白在可能冒大不諱或冠上文字獄之威脅下，為求真理仍勇往直前，直可見其性情之真及愛台灣之深。

一次次的政治事件如浪潮般席捲而來，東方白在滌盡纖塵的北方雪國，思慮益加澄澈，「言出必真，不真不言」的他，自然無法忘卻自己身為文人的使命。父執輩「不通插政治」的警語言猶在耳，但〈黃金夢〉、《芋仔蕃薯》、《小乖的世界》、《OK歪傳》、〈奴才〉、《浪淘沙》……等作品所呈現的深度內涵及台灣時代精神，東方白將與「台灣」兩個字緊密的聯結在一起。

東方白認為文學家若無人格，他文章再好也大打折扣，比如曹操、曹丕、郭沫若的文章都十分好，可是一想起他們的另外猙獰阿諛的一面，他們的文章就頓時失去光彩了。蘇東坡、陶淵明文章之千古不朽，他們可愛的人格要居很大的功勞。<sup>127</sup>基於文學的藝術性與崇高性，他憑孟子「雖千萬人吾亦往矣」的勇氣，以睿智明奸辨偽，以理性撥亂反正，以文學之真映顯政治之假，追求真理之路儘管冷酷嚴峻、駭人動魄，然嗜真如命、知行合一的人生哲學，正是東方白「勇者無懼」的最佳詮釋。

## （二）以自尊自重捕捉台灣精神

東方白花了十年時間寫成《真與美》這樣足留青史的巨幅回憶錄，廣泛的牽涉到當時台灣的歷史背景、社會脈動、文化氣息，這不只是個人的歷史，而是一個台灣時代精神的投射。然而，處在台灣文學受到長期政治束縛及外來大陸文化制約的時代中，究竟又該如何實踐台灣文學的本土性與自主性？

<sup>126</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三章黃金夢），頁 28。

<sup>127</sup> 鍾肇政、東方白著：《台灣文學兩地書》，頁 232。

台灣文學的本土性與自主性，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行動的實踐。作家的最具體行動，便是拿出作品，當真正美好的作品問世時，所有的爭論都將歸於寧靜。<sup>128</sup>

想要追求台灣文學的本土性與自主性，坐而言不如起而行。鑒於此，除了以文學作品全力捍衛自由民主外，東方白更劍及履及，在「台灣文學全島巡迴演講」中，他以熱愛台灣的豐潤情感，籲請國人重視已成稀有動物台灣文化。因此，唯有以自尊自重的堅定立場，展現身為台灣人驕傲光榮的實際行動，才能讓台灣文化在世界發光發熱。

當《浪淘沙》寫到光復初時，他如同鍾肇政與李喬兩位前輩也走到「文學」與「政治」的十字路口，但他不再徘徊躊躇，而是求真寫實的把幾則「二二八」的感人故事寫進《浪淘沙》，為的就是追求台灣文學的本土性與自主性。從他在寫給鍾肇政的信中，即可看出他對於描寫政治議題堅毅果決的文學使命感：

偉大文學的先決條件是政治、宗教的完全開放，有了最近的解嚴，我才下決心把二二八的幾段動人故事以文學形式突破地加以描寫，在殘忍與鮮血之中賦以人類的愛，用到政治材料，卻又有政治昇華，描寫亂世中的人性光明面。純「政治文學」貶抑了文學的崇高性與廣闊性，但面對政治，不怕描寫政治，而又能超越政治，則是一位偉大的作家責無旁貸的使命與任務。<sup>129</sup>

東方白做到了！面對政治，不怕描寫政治，而又能超越政治。就這本文學自傳內

<sup>128</sup> 東方白於陳芳明 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 所讀到的宏論，參見東方白：《真與美》（六），頁 188。

<sup>129</sup> 鍾肇政、東方白著：《台灣文學兩地書》，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3 年 2 月，頁 250。

容的政治議題深度及廣度上而言，他不僅跨越了文壇前輩的二二八障礙，更堅持以「真實」捍衛台灣人民的自尊自重，以人道愛憫撫慰歷史悲情的傷痕。東方白曾在寫給鍾肇政的信中，愷切陳述他對台灣文學的企圖心：

打開世界文學地圖，難道還有所謂「邊疆」的嗎？只要文章寫得好，就自動成了世界文學，何必再把自己圈在亞洲之內？在中國之內？在台灣之內？即使莎士比亞生在無人島，那無人島也可以變做文學的聖地。<sup>130</sup>

在讀畢鍾肇政《台灣新文學全集》寫的總序後，東方白更特別寫信表達欣賞鍾氏開宗明義的主張：

「台灣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支！」你這聲明將十年來「台灣文學是不是在台灣的中國文學？」的奴言婢語一掃而光，在文學奧林匹克大會上堂堂升起台灣的國旗，而不必像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可憐兮兮手拿荒天下之大堂的奧林匹克大會旗，唱奧林匹克會歌！讚！！<sup>131</sup>

這句真言一吐台灣文學積鬱已久的一股怨氣，真是值得大大喝采。台灣文學非中國文學的流派，亦非僅限於亞洲文學，更非世界文學邊疆，台灣文學是世界文學一支！台灣的文學老早就獨立了！

幾百年來的苦悶壓抑與長期被殖民統治的消極退縮，台灣人民似乎習慣處處向人懇求同情原諒，還要看中國蠻橫蔑視的侮辱臉色。長久以來，台灣的歷史是苦悶的歷史，台灣的文學則是苦悶的文學，台灣的政治雖然還沒獨立，但台灣文學在前輩們披荆斬棘、屢仆屢起開拓下，以血淚滋養、以生命相許的守護下，台

<sup>130</sup> 鍾肇政、東方白著：《台灣文學兩地書》，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3年2月，頁73。

<sup>131</sup> 鍾肇政、東方白著：《台灣文學兩地書》，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3年2月，頁282。

灣文學終於昂然挺立綻放最美麗的花朵：

請問你，上美的花開在嘍？

我愛伊永遠勿會斂

我愛伊永遠勿會謝

我愛伊永遠清香

我愛伊永遠美麗

我聽見花偷偷仔加我講：

我沒開在Rocky

我沒開在Canyon

我孤開在你心中

你日夜思念的故鄉<sup>132</sup>

「台灣父母最怕出國的孩子忘本！」從二十七歲出國留學開始，東方白從未忘本，對台灣故鄉一直有著綿綿不絕的殷殷繫念。也正由於接受外國自由民主的洗禮後，省悟台灣過往歷史的悲情苦悶，得以巨觀的視野來透析國家政黨的壞亂疾弊，憫憐台灣人民的苦恨憂怒，他以不羈椽筆，針砭時弊、一針見血；他以台灣之愛，不平鳴之、溫愛同理。期待有朝一日臺灣文學「上美的花」開在世界文學的園圃中，散發台灣自由民主的芬芳，同享「月是故鄉明」的美妙時刻，共賞「花前月下」的美麗景緻。

文學巨匠葉石濤曾言：「政治家易得，文學家難求」，東方白亦認為「文才」

<sup>132</sup> 這首「上美的花」是一首台文詩，是東方白一生寫的第一首詩，先由音樂家蕭泰然於1992年聖地牙哥「小提琴協奏曲」世界首演的演講中公開朗誦，深受蕭喜愛。次年請蕭譜成藝術歌曲，由陳麗嬋以台灣母語演唱，旋律優美、歌聲圓潤，完美詮釋東方白詩中意境，並陸續於日後的音樂會上演唱，令他深深感動。參見東方白：《真與美》（六）（第七部中年篇第六章上美的花），頁235-242。

不是我們個人的財產，而是上天請我們暫時保存下來的「社會公器」，我們有義務好好使用它，讓社會多留下幾篇好的文學作品。他曾婉拒加入台獨聯盟，只為盡到「作家是永遠的反對黨」，保有批評的自由與文學的使命，若要為東方白的《真與美》作一個雋永的註腳，「不羈」二字最能代表東方白的一切。他以不羈的文學椽筆，彩繪上美文學之花，「不羈」能反映東方白在台灣民主自由的認同上，是東方白個人文學創作風格的最佳寫照，亦可謂是他立身處世、知行合一的人生哲學。

## 小結

文學自傳《真與美》紀錄了東方白成長的故事，也傳達了其文學作品誕生的過程，他訴真吐實的詮釋了生命的真情至性，並鉅細靡遺交代如何將生活中動人故事，轉化為文學創作滋養與素材的過程。

《真與美》這坦然的真情告白，將傳主外面的起伏事實與內心的變革過程同時書寫出來，生動自然的型塑傳主畫像。東方白做事全心投入，追求真實，有著自尊心強又富正義感的台灣性格，從小受父母親言教身教的潛移默化，亦養成其悲憫的人道情懷。在品嚐愛戀綺情的甜蜜滋味後，感謝兩人的妹妹攜手促成他與CC的這段姻緣，為才子與佳人的戀情畫下完美句點。有錯就認的自省懺情，造化弄人與命運之無可抗拒，相形之下顯出人類之渺小，既命運之不可知，好好把握當下，讓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展現生命的價值。循蹈東方白的生命軌跡，他以生命之筆彩繪記憶詩篇的人生態度，他以寫真求美詮釋生命真情至性的心靈告

白，確實是把整個人生場域當文學教室而成功的作家典範。

《真與美》就如同大河小說《浪淘沙》，內容豐富多元，無所不包，每一篇分成若干章，章首各有主題，以人將各篇連結，寫作素材主要源自於東方白的親身經歷，循著歷史卻不直寫歷史，結構章法梳理有致，縱向串成時間軸線，橫向聯繫活動廣度，反映社會現狀，勾勒自我與時代的風貌。東方白以獨創文類統合敘述形式，展現一貫的創作風格，創新求變，不落俗套，細細品讀，這豐盈閱歷化作的濃郁故事，那滴滴回憶融入的醇醇詩意，讀來逸趣橫生又真實動人，在在蘊含著他的人生哲思。簡潔凝鍊的自然筆觸則展現了東方白高超的文學技巧，生活化的「敘述語言」與「人物對話」，在巧筆揮灑下更顯自然流暢，俗諺俚語的運用傳神有趣，深具畫龍點睛之妙。此外，他更善譬妙喻，凝真為美，往往令人會心同感，尤其寫景功力已臻化境，俯拾皆是文學，筆端盡藏創意。

文學創作是為了凸顯人生中的「真」與「美」，喜歡把生活中真實故事寫入小說情節，是東方白的寫作特色，因此他總不忘筆記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保存了第一手珍貴的資料，不僅具有重要史料價值，間接美成一部部東方白智慧結晶的作品問世，讓他在文學創作上屢過險關、屢攀高峰。東方白受惠於家庭啓迪、師情化育、友儕催化及知音相重的力量，加上涉獵精深廣博、求學勤敏強記的做學問態度，對文學及音樂的深情愛戀滋養，始為他奠下深厚的文學根基，泉湧文思自然水到渠成，復以積極吸取日菁月華逐漸滋養茁壯，終能昂然矗立於台灣文學土地上，然其背後一段辛苦沉潛醞釀、食糖化蜜的工夫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

東方白鮮明的台灣性格，實乃東方白在人生中的真實體悟，因此《真與美》中，深蘊對眾生同情悲憫的人道情懷，其以「作家是永遠的反對黨」來追求真理的高情遠志，與「人跟人平重要」力促族群平等和諧的理念，實是東方白人生哲學的具體實踐。

尋覓東方白文學的腳印，串起流轉躍動的生命軌跡，展閱其豐富多彩的不羈

傳奇，領略妙慧靈智的人生哲學，「回憶」一如晶瑩凝緻的珍珠，就鑲在《真與美》的扉頁上。

## 第四章 「傳記文學」視角下的《真與美》

傳記文學是文學花園裡的一朵奇葩，舉凡奧古斯丁、盧騷的《懺悔錄》、托爾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歌德的《詩與真實》，乃至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托爾斯泰傳》……等等，許多精彩的文學傳記，並不遜色於小說或其他文學經典，是值得作家們耕耘、經營的一塊園地，更需要讀者們駐足欣賞，給予肯定、支持。

傳記文學可以給我們的心靈滋養和力量，它讓悲觀者前行，讓無力者奮起。蘇格蘭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曾說：「世界歷史就是偉人們的傳記」。而近年來傳記文學也從偏重資料到重視文學性，從關注名人到注意普通人。

本章將從「傳記文學」的視角來檢視《真與美》的內涵特色，包含它的真實性與文學性的價值。先為「傳記文學」下定義，並說明其特性與功能，再聚焦到《真與美》的傳記文學面，最後將《真與美》與《歌德自傳》做比較，探究《真與美》對於《歌德自傳》的傳承與創新處，以期對《真與美》有更深入的研究與分析。

### 第一節 傳記文學的文類與特色

#### 一、「傳記文學」的定義及類型

傳記寫作在我國算是有悠久的寫作傳統。何謂傳記文學呢？它又以哪些形貌出現呢？本文茲先定義何謂「傳記文學」，接著探討傳記文學的類型。

### (一) 「傳記文學」的定義：

傳記，是文學體裁的一種，也是早期文學的重要形式之一。傳記並非只是書寫方式，也有可能是電影。傳記與小說的分別是相當不同的，雖然許多傳記具有小說的形式，但提到傳記時，還是以「非小說」為定義。此外，傳記所記載的並非僅是個人傳記，有時是一個重要團體的紀錄。

傳記有相當多種的書寫角度，通常依該人物的特性而不同，如政治人物的傳記，會著墨在於他所參與的重要政治事件和歷史事件，而演員的傳記就往往加強描寫生平經歷與羅曼史，至於科學家的傳記，如物理學家理查·費曼的傳記，就著重在他的教育背景，科學成就上面。<sup>1</sup>傳記之中，也包含了自傳，中國近代有多位名人作家皆努力於自傳的撰寫，從王雲五的《自述一章》、胡適的《四十自述》，吳濁流《無花果》、余秋雨的《借我一生》、沈從文的《從文自傳》、牟宗三的《五十自述》……等，到近年國內多位重量級的學者作家，亦陸續有作品問世，如已故歷史學家黃仁宇的自傳《黃河青山》、前清大校長沈君山的半自傳《浮生三記》、前台南藝術學院校長漢寶德回憶錄《築人間》、九歌出版社董事長蔡文甫的自傳《天生的凡夫俗子》……等，其中有歷史事件的第一手報導，也有作家內心不為人知的曲折心情，相當具有歷史與文學的價值。

傳記這種文體在中國有悠久的傳統，古代傳記文學大體上包括兩類，一類是歷史傳記文學即「史傳文學」，一類是雜體傳記文學即「雜傳文學」。《史記》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山之作，司馬遷首創了人物紀傳，並通過傳人紀事書寫歷史，它代表了古典傳記的最高成就。雜體傳記文學包括史傳之外的一切具有傳記性質的作品，如碑誄、傳狀、自傳等，但它的發達興盛，主要在唐代以後。雜傳作品往往能道正史所不能道，作家的感情和傾向也更鮮明強烈。到了近代，正式的史書

---

<sup>1</sup>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

和個人的傳記逐漸分家，直到現在傳記文學也由傳統的體裁向現代的文體演變，作品在內容和形式、深度和廣度方面都呈現了前所未有的蓬勃之勢。

「傳記」與「傳記文學」的不同，在於「傳記」是一個通稱，泛指所有記敘人生的文字。然而傳記文學是有較高的標準，不僅要如實記載傳主的一生，追求歷史的真理，更要寫出傳主的個性。<sup>2</sup>另外，杜呈祥在〈傳記與傳記文學〉一文，分析傳記與傳記文學之差別：

傳記僅是記述一個人的行動；傳記文學便須描寫一個人在完成這一行動時所表現的神態。所以傳記給讀者的印象是靜的、是死的；傳記文學給讀者的印象是動的、是活的。這是一般的傳記和傳記文學最重要的不同處。<sup>3</sup>

相形之下，傳記文學比單純的傳記更能掌握傳主真實的神采形象與更迭起伏的人生歷程。當傳主的意識恰當地透過文字表現出來後，與讀者取得了同樣的意識，進而產生同感共鳴，這便產生了美感。因「傳記的真」與「文學的美」相溝通，而構成了傳記文學。簡言之，兼具「真」與「美」的融合，方可構成傳記文學。

「傳記」與「自傳」並無不同，因為以「傳記」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它是敘述一個人的生命史為主要內容，它與「自傳」的不同之處，在於作者不是傳記中的傳主。按照《新大英百科全書》關於「傳記文學」條目的解釋為：「自傳是傳記文學的嫡親或特殊形式。」而自傳又分「正式自傳」和「非正式自傳」，例如日記屬於非正式自傳，是一個人生活在生活作的私人記錄，並不打算公諸於世。「自傳」作為一種較為特殊的文體，其敘事有一般文體沒有的雙重價值標準：即自傳一方面要展現傳主個人發展的歷程，包括傳主極為私密化的性格行為，另一方面又要

<sup>2</sup> 鄭尊仁：《台灣當代傳記文學研究》，台北：秀威資訊科技 2003 年 11 月，頁 16。

<sup>3</sup> 杜呈祥：〈傳記與傳記文學〉，《什麼是傳記文學》，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 年 12 月再版，頁 20。

能從傳主的個人軌跡中，透出歷史發展的主要資訊。在自傳中，傳主往往對自我成長的歷史進行敘述，對自我存在的價值進行解釋，對自我的確認，就成爲自傳這一文體的本質特徵。

「傳記文學」作爲跨歷史與文學兩個學科的一種文體，常常兼具史學與文學的雙重價值，對歷史的真與文學的美也就格外重視。傳記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作者透過文字，以某人的一生爲素材，進行再現的活動，傳主的事蹟必須真實無誤，但寫作的形式與敘述方式卻無定則，換句話說，作者除了題材受限，其餘的體式、結構、人物的取捨、事件的處理、情節的安排，都十分自由不受約束。自二十世紀以來因白話文盛行的緣故，使傳記寫作的形式及內容都產生極大的改變，而傳記文學中以白話文寫作的傳記較慢起步，所以它能夠融合中西傳統，吸收各種寫作技巧，展現不同的風貌，<sup>4</sup>這片領域也極需大家的耕耘與研究。

大陸學者趙白生在《傳記文學理論》中，<sup>5</sup>用其宏闊的學術視野，對古今中外的傳記文學進行縱橫比較，對傳記的精髓、傳記事實做深刻的思辨。他廣泛的搜求歷史，在中國，從司馬遷、班固、劉勰到當代的胡適、韓石山；在西方，從普魯塔克、奧古斯丁到莫洛亞，俱納於其視野內，建構了屬於自己的傳記文學理論。趙氏獨到的指出，傳記這一文類具有一種整合性，就其本質而言它是一種基於史臻於文的敘述，是文與史的水乳交融、珠聯璧合。

綜上所述，傳記文學以藝術再現真實人物生平及個性，它是歷史的真實性與文學的藝術性相結合的獨特文學樣式。

---

<sup>4</sup> 鄭尊仁：《台灣當代傳記文學研究》，頁9。

<sup>5</sup> 趙白生：《傳記文學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年8月。趙白生是北京大學世界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國際傳記文學學會創始人。趙白生從傳記的基本概念開始，把傳記使用的事實厘定爲自傳事實、傳記事實、歷史事實，然後依次論述了傳記文學的虛構現象、結構原理和闡釋策略，構建了較爲完備的傳記文學理論。

## （二）傳記文學的類型：

鄭明嫻在《現代散文類型論》一書中認為：「傳記文學是以個人真實歷史為主題的散文類型，它兼具文學性與報導性。」<sup>6</sup>歷史性與文學性是傳記的兩個最重要特點，不過傳記不是歷史和文學的簡單相加，而是兩者融合而成的一種獨特文學形式。

傳記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作者透過文字，以某人的一生為素材，進行再現的活動。在此作品中，傳主一生的事蹟必須真實無誤，但是形式與敘事方式卻十分自由多變。<sup>7</sup>因此，傳記文學也就有著龐大的家族譜系，舉凡傳記、自傳、日記、書信、懺悔錄、回憶錄、人物剪影、人物隨筆、墓誌銘等，<sup>8</sup>均可視為廣義的傳記文學。

梁啟超愛談傳記，他對中國的傳記寫作推廣功不可沒，但他的傳記不是傳記，確切的說是傳論，乃開啓了中國闡釋性傳記的先河。他的幾部主要傳記，如《李鴻章》、《王荊公》、《管子傳》，不是以栩栩如生的描述見長，而是用汪洋恣意的宏論作主打，主張「政術為第一義」。在梁氏眼中，「政術」就是「時勢」，時勢是梁氏傳記的主體，亦是其英雄傳不可或缺的「背景」。而「比較法」是其傳記闡釋的另一特色，「人物比較」則是其比較法闡釋的重頭戲，他認為把歷史性質相同的人物或互有關係的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說明，比單獨敘述一人，更能表現歷史真相。只是梁啟超未能破歷史之格，把傳記牢牢釘在歷史研究法的的門框上，不去發掘傳記文學殿堂之幽奧，致他的傳記闡釋始終未能突破歷史的大框框。<sup>9</sup>

胡適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有特殊地位的人物，在文學、史學、哲學等諸多學

---

<sup>6</sup> 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市，大安出版社印行，1987年2月初版，頁277。

<sup>7</sup> 鄭尊仁：《台灣當代傳記文學研究》，頁15。

<sup>8</sup> 趙白生：《傳記文學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年8月，頁200。

<sup>9</sup> 趙白生：《傳記文學理論》，頁174-195。

科都作出了開風氣的重要貢獻。在傳記文學方面，他是我國最早提出「傳記文學」概念的人，也是提倡最力與影響最大，其中「自傳」作為傳記文學的一種特殊形式，則是胡適最為關注的重點之一。他在〈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中，曾從傳記文學的角度對傳記寫作提出過兩條原則，一是要「記實傳真」，二是要「傳神寫生」。因為「記實傳真」才具有史料價值，而「傳神寫生」才會有文學趣味，兼有歷史真實性又有文學趣味性的自傳，才是可讀而又可信的傳記。

相較於傳記或回憶錄受到公眾的矚目，日記與書信則是屬於個人生活的私密文件。郁達夫曾特別提倡日記文學，他認為「日記文學，是文學裡的一個核心，是正統文學以外的一個寶藏。」<sup>10</sup>因為日記是個人最隱密的獨白，所以作者寫作毫無心理負擔，反而因為寫了日記，可以發抒心中積鬱，卸下許多負擔。鄭明嫻亦認為，原始日記作者寫作時從未想到要公開發表，甚至是絕不願公開，所以「日記最大特色便是真誠，具有強烈的作者色彩。」<sup>11</sup>文學的重要目的之一乃是揭露人類潛藏的、奧秘的、真實的心靈，因此「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原始性日記，更可能是了解傳主生活中內心起伏的隨筆妙文。

懺悔錄是懺悔話語的文學形式，它的一個鮮明特點是徹底的公開性，而也正是因為這種徹底的公開性，懺悔錄中可能有更多的顧忌和保留，其真實性就常常引起懷疑。按照通行的說法，西方歷史上第一部自傳作品是奧古斯丁的《懺悔錄》，第一部現代自傳作品是盧梭的《懺悔錄》，以「懺悔錄」名目出現的西方作品，以英文為主，傳世至今的估計在一千種以上。此外。還有許多一般自傳或回憶錄，也被人們稱作是「懺悔錄」。歌德說他的全部作品，包括自傳《詩與真》在內，都是一部大懺悔錄的片段。此外，托爾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也都被人稱為「懺悔錄」，由此看來，西方文學中「自傳」與「懺悔錄」有著難以劃分的關係。

---

<sup>10</sup>秦賢次編：《什麼是傳記文學》，《郁達夫散文集》，輔新書局，1983年1月版，頁332。

<sup>11</sup>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頁168。

何懷碩曾在〈傳記、勸學、風義〉一文中則表示：

事實上，傳記既是歷史，也是文學。有著重歷史的傳記，也有偏重於文學的傳記。當然文史並茂，既美且真的傳記，更其可貴。而且，偉人固應有傳記，普通人若有此可能，其傳記也一樣有價值（歷史的與文學的價值）<sup>12</sup>

他甚至認為傳記的寫法可以多樣化，不拘泥第幾人稱，也可以不寫「全傳」，只寫人生的片段。

綜上所述，傳記文學是以文學手法描寫人物成長歷史的敘事散文，應兼重「歷史的真」與「文學的美」。劉紹唐主張傳記文學惟有真摯才可以感人，也惟有真實才富有歷史價值。故寫作態度力求嚴肅，文字則不妨以輕鬆雋永之文學筆法，寫嚴肅之真人真事。<sup>13</sup>不獨偉人名士、王公貴族可以有傳記，販夫走卒、市井小民同樣可以有傳記，而且還能以不同的形式來展現多元樣貌。只是，傳記文學須靠事實說話，既是事實，又得富有文學性，富有藝術魅力，也才具有其價值，這就是傳記文學的困難和獨具風采之處。

## 二、「傳記文學」的特性與功能

傳記文學這個名詞既然將「傳記」置於「文學」之上，即表示它必須先符合史實，不可任意虛構，而文學二字也非單純的以想像代替，它包含了文學品味的要求，包含了作者文筆的要求，包含了傳記中感動人的審美因素，<sup>14</sup>因此傳記文學有著較高的要求標準及特別的價值。

<sup>12</sup> 何懷碩：〈傳記、勸學、風義〉，《聯合報》1977年11月6日，第12版。

<sup>13</sup> 劉紹唐：〈我們的想法與作法〉，《什麼是傳記文學》，頁5。

<sup>14</sup> 鄭尊仁：《台灣當代傳記文學研究》，頁15-16。

## （一）特性：

一篇好的傳記文學應該具備真實性、文學性及傳主個性，本段茲就傳記文學這三方面特性加以探討。

### 1、真實性

廿世紀法國最優秀的傳記作家之一的安得烈·莫洛亞<sup>15</sup>（Andre Maurois）主張現代傳記文學的特質有三：（1）是勇敢的追求真實（2）是強調人類性和複雜性（一個人並不是一堆美德的聚積或惡德的聚積，我們所要做的事並不是對他做一種道德的評判，而且他並非從成年的初期到老年時代一直是一個始終不變的人）（3）讀者希望從傳記中取得認同，渴望發現和自己具有同樣苦惱的同道。<sup>16</sup>其中所舉的第一點便是追求真實，所以，如何呈現真實性，並寫出人物性格，便嚴格的考驗著傳記作家們。

盧騷的《懺悔錄》被公認為現代自傳文學的鼻祖，盧騷竭力強調它是完全真實的，而一直以來它的真實性也一直受到人們的信賴和讚揚。毫無疑問的，盧梭的自傳在許多地方表現了極大的坦誠，而我們也透過盧騷的自傳，瞭解到他的某些奇特的癖性，如性意識的早熟和性受虐傾向，瞭解到他曾染上的各種惡習，包括說謊、偷竊、手淫……等等，向師傅偷竊蘋果與金錢、偷了女主人紮頭髮的絲帶，被發現後反而誣賴是女僕瑪麗永送給他的……等等。他無所忌諱地描述這一切，這對當時已經跨入上流社會中的盧梭而言，簡直是驚世駭俗。

---

<sup>15</sup> 法國文學大師安得烈·莫洛亞（Andre Maurois, 1885-1967）被稱為當代三大傳記作家之一，與英國的史特拉齊（Lytton Strachey, 1880-1932）及德國的盧德威格（Emil Ludwig, 1881-1948）齊名並稱為「現代傳記文學的三劍客」。

<sup>16</sup> Maurois 著，吳奚真譯：〈現代傳記文學的特質〉，《什麼是傳記文學》，頁 52-55。

聖·奧古斯丁在他的《懺悔錄》中，坦述偷鄰人的梨子、與女人同居生子、沈溺風月場所等。而托爾斯泰在《懺悔錄》中坦承了他不為公眾所知的另一面：在打仗的時候殺過人、爲了置人於死地而挑起決鬥、賭博、揮霍、吞沒農民的勞動果實、處罰他們、過著淫蕩的生活、吹牛撒謊、欺騙偷盜、形形色色的通姦、酗酒、暴力、殺人……沒有一種罪行他沒有幹過。如果不是出於托爾斯泰本人之口，人們無法想像他也犯下了這麼多罪過。

胡適也認爲傳記文學首先要求的是真實性，再者是趣味性，亦即文學性。以其《四十自述》爲例，其內容描繪了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這一歷史時期，安徽農村的種種習俗，真實地記述了一個正在沒落的封建家庭中的矛盾糾葛，具有社會史的參考價值。其中他還赤裸裸的敘述自己少年時代的墮落生活，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酒、逛窯子，後來終於弄到公然出醜的地步。胡適寫作自傳時已是名揚海內外的大學者，肯如實記載青少年時期這些荒唐丟臉的瑣事，確是不容易，然而這對於認識胡適、理解其一生思想發展的道路，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然而自傳文學就其特性而言，實在不可能達到完全的真實。莫洛亞（Maurois）提出有幾個容易使得自傳性的敘述變得不準確，或變得虛假的理由：（1）是我們會忘記事情，甚至有時記憶是二手的，是經由他人告知的，對於我們中很多人而言，童年是一片完全的空白。（2）是基於美學理由的故意遺忘，赫伯特·史本賽（Herbert Spencer）說得好，在我們一生中記憶力會遺棄、加強、省略以及改變真實。記憶力無法容納每日的生活，所以一位傳記作家或自傳作者，不得不省去日常生活的平凡事，只說顯著的事物，結果使讀者以爲傳主的生活與其他人不同。（3）是心智對於任何不適意的事物會施加完全的壓制，我們是在想要記憶事情時才去記憶它們。（4）是另一種壓制的形式是由於羞恥感導致，例如很少人有勇氣說出有關自己性生活的事實。（5）是記憶會自圓其說，在事件發生之後創造出感覺或想法（6）自傳之所以缺少真誠的原因是，我們有一種完全正當的慾望，想在我們

所描寫的事件中保護我們的同伴。<sup>17</sup>因此，莫洛亞認為就盧騷的情況而言，《懺悔錄》不是一本超然的傳記，而是一本辯護性的回憶錄。盧騷希望自己的自白顯得真誠而達到卑屈的程度，然而對照他以一種較高自尊層次上寫出的一連串書信，會發現二者心智及處境並不一致。

綜上所述，在要求真實性的前提下，傳記作者應先排除諸多可能影響的因素，如此方能寫出真實性高的傳記作品。歌德把他的自傳取名為《詩與真實》，是符合客觀事實且聰明的，而東方白的《真與美》則著重在與文學有關的敘述，這樣即可避免人們將焦點放在懷疑其自傳的真實性。

## 2、文學性

傳記文學的目的是要使傳主的一生栩栩如生地重現在讀者腦海中，不管如何，他都必須謹守「信實可靠」的前提，不得妄加杜撰或篡改史實。在這樣的條件下，要寫出一部優秀的傳記確實需要高度的文學技巧。<sup>18</sup>所以接下來，本文將探討傳記文學的「文學性」。

在一本傳記中，高超的作者可以運用各種文學技巧，使讀者開卷後欲罷不能，甚至拍案叫絕。但是作者除了處理文學的「美」，同時還要處理歷史的「真」，這正是傳記文學易寫難工的關鍵所在。<sup>19</sup>

盧騷在再三宣稱他的自傳完全出於真實的同時，也沒有否認，由於記憶的不完整，他運用了一些想像的細節加以補充，而且他認為這樣做完全無礙於他要求達到的坦誠與真實。歌德寫自傳的過程中，在追憶往日生活時，也常將真實和想像聯姻，以想像來填補過去的縫隙，其中包括他人的轉述。他在寫給一位朋友的

---

<sup>17</sup> 安德烈·莫洛亞著，陳蒼多譯：《傳記面面觀》，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12月初版，頁114-127。

<sup>18</sup> 鄭尊仁：《台灣當代傳記文學研究》，頁44。

<sup>19</sup> 鄭尊仁：《台灣當代傳記文學研究》，頁17。

信中也談到了這一點：

因為據我所知，儘可能地將左右了我一生的根本真實描寫、表現出來，乃是我最正經的努力。即令如此，到了多年以後，此舉依然非有回憶——即驅由想像力，便屬不可能，故而不得不發揮某種程度的詩才……<sup>20</sup>

這就直接明說了他是用詩的筆調，運用想像力去寫「真」的，但又不失對事實的誠實，這詩才與想像力便是文學性的發揮。適當的剪輯技巧是對生活的重組與創造，從整部作品看來，歌德對作品是進行了重大的剪裁，即使盡最大的努力，有些回憶還是得驅由想像力，發揮某種程度的詩才方能完成，許多事情由於時光的消逝而幽遠晦暗了，唯有合理的想像和安排才能重新洞見過去。

胡適力倡傳記文學時，很注重「有趣味」這一文學特色的要求，這也是他用來評價傳記文學的一個重要條件。最能體現胡適《四十自述》文學特色的是第一篇《序幕》，它採用了小說式寫法，頗有用想像補充的部分，<sup>21</sup>這是胡適在自傳文學寫作上的一種大膽嘗試，讀者首先就被一個大大的問號所吸引，書中描述這一年的「太子會」為何使許多人失望，接著描述太子神會的盛況，在解釋使人失望的原因的同時，又給讀者設置了新的懸念，吸引讀者一頁頁往下閱讀。為了追求自傳有文學趣味的效果，胡適認為除了可以採用小說的方法和技巧外，並且可以遇必要時，用假的人名、地名，來描寫一些太親切的情緒方面的生活。<sup>22</sup>胡適認為合理的想像虛構，不影響基本史實的真實，相反還能夠增添閱讀的趣味。

此外，余秋雨也不把他的作品《借我一生》當做自傳和回憶錄，而是稱之為「記憶文學」，特別強調了它的文學本性。他所謂的「記憶文學」，主要特徵並不是虛構，而是結構。余氏發現在他自己的真實經歷中，有一些內容重要而不具有

<sup>20</sup> 歌德著，趙震譯：〈譯序〉，《歌德自傳》，台北：志文出版社 1975 年 12 月，頁 2。

<sup>21</sup> 胡適：〈自序〉，《四十自述》，頁 14。

<sup>22</sup> 胡適：〈自序〉，《四十自述》，頁 14。

文學性，而有一些則相反，看似不太重要，卻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於是，他便把具有文學價值的部分集合起來，調理節奏和重心，形成結構，這種結構，甚至比虛構的故事更具魅力。<sup>23</sup>

真實性和文學性是傳記文學的雙翼，若單只強調真實性，可能只是傳記人物一生的事蹟的記錄。細膩刻劃傳主的聲容，展露充沛的生命和活力，藝術的描摹生活的型態，妝點人物故事的趣味性，再現歷史事件的過程及人物活動的細節，透過文學性的強化，必然提升傳記作品的可讀性。

### 3、傳主個性：

對一個作家來說，自傳是最富有刺激性的形式，因為在這裏他毫無遮掩地對待自己的一生。奧古斯丁寫《懺悔錄》的目的，不是僅僅敘述「一堆瑣事」，而是通過這「一堆瑣事」，來揭示自我發展的軌跡。奧古斯丁顯然不是第一個進行自我批判，重建自我的過去，構建了自我的現在的人，但他是第一個把這種自我流動性詳盡無遺地敘述出來的人。《懺悔錄》中的盧騷，也是這樣出現在讀者面前的，在西方歷史上，恐怕還找不到第二部著作，能讓讀者這樣透徹地認識一個人。歌德在其自傳中，也簡單地羅列過去發生的事情，他不僅講求表面的真實，更要表現傳主與世界的真實關係，同時要用傳主獨特的個性，來解釋在他世界中的行爲，包括其真善美和假惡醜兩方面的行爲。時至今日，《歌德自傳》已成爲自傳文學中一部標誌性作品，它以鮮明的真實性和個性化特徵征服了讀者，對方興未艾的自傳文學仍有現實指導意義。<sup>24</sup>

吳爾芙認爲傳記必須具有「真實」和「個性」兩個特徵，並且傳記的目的就

<sup>23</sup> 卓嘉麟：〈余秋雨的記憶文學《借我一生》〉，收錄於《余秋雨《借我一生》》台北市：天下遠見 2004 年 7 月，頁 4-5。

<sup>24</sup> 薛瑞東：〈論《歌德自傳》的真實和個性特性〉，《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第 19 卷第 5 期，2003 年 9 月。

是把這兩者融合成渾然一體。<sup>25</sup>所以傳記中要展現傳主個人與時代間的關係，凸顯個人的個性特徵，並對其形成的原因進行合理的解釋。梁啓超曾在〈作文教學法〉一文中，強調要寫出傳主的個性，<sup>26</sup>因為傳記文學的重點是人，傳記內容要將傳主的個性呈現出來才算成功。郁達夫則主張，傳記是在記述一個活潑潑的人的一生，記述他的思想與言行，記述他與時代的關係。他的美點自然應當寫出，但他的缺點與特點，因為要傳述一個活潑潑而且整個人，尤其不可不書。<sup>27</sup>

劉紹唐曾提出：「一位優秀的傳記作家，不僅可使讀者們知道傳主生平大小事蹟的發生順序，還可使他們瞭解傳主行為的主要模式。」<sup>28</sup>傳記作者應盡力藉由這些事件，傳達傳主的喜怒哀樂，使讀者感同身受，並敘述當傳主遭遇某些事件時，其主要行為模式（即其性格），會採取哪些應對模式，因此而造成傳主的成功或失敗，<sup>29</sup>這皆是傳記文學價值的重要關鍵。李辰冬在〈傳記與文學〉一文中也提到：

傳記文學裡所寫的並不是枯燥無味的瑣碎事實，而是一種情趣。這種情趣是一個人追求理想時所感觸的事事物物。一個人之所以能成大功、立大業，都是由一種理想情趣作為原動力；在寫傳記的時候，最好能追出這種原動力，由此線索將他的一生事蹟聯繫起來，讀者在他的事蹟裡感到了共鳴或同情時，也就產生了美感。<sup>30</sup>

<sup>25</sup> 安德烈·莫洛亞著，陳蒼多譯：《傳記面面觀》，頁28。維吉尼亞·吳爾芙 Virginia Woolf(1882 - 1941) 英國二十世紀初的小說家、評論家、女性主義的代表人物。

<sup>26</sup> 收錄於梁啓超《作文教學法·書法指導》，台北：中華書局，1960年1月台一版，頁18。

<sup>27</sup> 秦賢次編：〈什麼是傳記文學〉，《郁達夫散文集》，頁214。

<sup>28</sup> 王鴻仁：〈訪劉紹唐先生談傳記文學〉，（台北：《書評書目》，1977年11月，55期），頁8-12。

<sup>29</sup> 鄭尊仁：《台灣當代傳記文學研究》，頁18。

<sup>30</sup> 李辰冬：〈傳記與文學〉，（劉紹唐等著《什麼是傳記文學》，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年12月），頁40。

綜上所述，一篇好的傳記文學應該兼具真實性、文學性，並要能傳達傳主獨特的個性。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荒漠，長期的空洞單調時常使得較生動時期的色彩更為突出。正因如此，傳主每一個情緒性格的表徵，每一個表情動作間的聯結，每一個決策判斷的良窳，每一個功過是非的論斷，每一個善惡因果的輪迴，均可從傳記中自然表露的舉止言行、交相印證，在真實性與文學性並重的趣味篇章中，瞭解傳主個人與時代的關係，自能呈現文學的美感，進而引發讀者的共鳴。

## （二）功能：

傳記文學的文學價值、歷史意義、心理效用和教育功能都是獨一無二的，<sup>31</sup>當今的傳記文學亦正以強大的衝擊力和歷史之大勢互動關聯。劉紹唐亦肯定傳記文學對於歷史、對於文學、對於教育均有極為深遠的影響，其價值為舉世學者所公認。<sup>32</sup>是以，本文茲就傳記文學歷史功能、教育功能及滿足讀者功能三面向加以討論。

### 1、歷史功能

任何一個人的生活型態，都是他所生存的時代之社會文化環境的縮影或反映；一個重要人物在這方面所表現的更加顯著，也更加有代表性。<sup>33</sup>所以閱讀這類人物的自傳或傳記時，可幫助我們瞭解當時的社會文化情勢。

梁啟超的著作中，傳記極多，對梁氏而言傳記並非一種獨立的寫作方式，而是反映歷史的方法之一。他認為傳記不過是歷史的極小之一部，如果將中國歷史

---

<sup>31</sup> 趙白生：《傳記文學理論》，頁 1。

<sup>32</sup> 劉紹唐：〈我們的想法與作法〉，收錄於劉紹唐等著《什麼是傳記文學》，頁 1。

<sup>33</sup> 龍冠海：〈傳記文學與社會學〉，收錄於劉紹唐等著《什麼是傳記文學》，頁 214。

分爲三類，即文化、政治及藝術，每類選若干代表人物，合計一百人，爲之撰寫專傳，則此百人之專傳，即可顯示中國之全部歷史。<sup>34</sup>由此可看出梁啓超非常看重傳記之歷史功能。

胡適認爲寫作自傳本身具有「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的雙重目的和任務。法國傳記學者莫洛亞曾說：「追求歷史的真理是學者的工作；追求個性的表現則是藝術家的工作」。傳記文學的作者，不僅要追求歷史的真理，也要同時兼顧個性的表現，所以他們身兼學者及藝術家兩種身分，試圖將歷史的「真」與文學的「美」融合在一起，其挑戰是艱鉅的，其成就也因而格外地珍貴。<sup>35</sup>

例如歌德的自傳裏，歷史事實異常豐富，包含了帝王加冕的故事、里斯本的大地震、法國佔領法蘭克福、羅馬王選舉的準備、選舉的臨近、羅馬王的來臨、禦輦的出現、加冕大典、萊比錫的騷動、高等法院的歷史、對法國王妃的歡迎、當時的世界政局以及德意志的情況……等，從這些內容裏，我們就可以看到《歌德自傳》裏歷史事實的豐饒性。

## 2、教育功能

傳記文學的教化功能最初是人類保存其祖先的實錄，既是出自對他們的懷念與崇敬，同時也是因爲先人的生平事蹟可以作爲今人及後代的榜樣，所以人物傳記的寫作是爲了紀念先輩，更是爲了喻教後代。

胡適在《論六經不夠作領袖人才的來源》中，分析我國教育培養人才方面的六種缺陷，其中的一項便是傳記文學太貧乏了，雖偶有偉大的人物，而其人格風範卻不能成爲多數人的讀物。而他對比西洋教育的長處，也是六種，其中的一項便正是傳記文學特別發達，而且多能寫生傳神又纖細詳盡，能夠成爲後人閱讀效

<sup>34</sup> 霍理齋：〈現代中國傳記寫作〉，收錄於劉紹唐等著《什麼是傳記文學》，頁 96。

<sup>35</sup> 鄭尊仁：《台灣當代傳記文學研究》，頁 16。

法的榜樣。

傳記文學對於文化和教育的重要，並不一定限於孔子或蘇格拉底那種人的傳記。凡有一行或一藝長處的人，他的傳記對於讀者的心情都可以發生很大的作用。<sup>36</sup>例如南丁格爾的故事，曾不斷呼喚許多女孩從事看護病人的工作；胡適某天夜裡讀《巴斯德傳》時，因看見巴斯德發現細菌這重大貢獻，而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深受感動而淚濕書扉。胡適有感而發地說：「傳記可以幫助人格的教育，我國並不是沒有聖人賢人；只是文學傳記不發達，所以未能有所發揚。這是我們一個很大的損失。」<sup>37</sup>一般人所最感興趣的，莫過於其他的人們的行為和感情生活。對於文學、科學和哲學的研究，如果能多有一些人文主義的氣氛，則其意義必將為之倍增。而傳記文學所要向各階層知識份子報導的，卻正是這種人文主義的成分，所以傳記文學實在應該是各級學校培養青年心性的最好教材。<sup>38</sup>因此，傳記應寫好人好事，這樣人們會受到激勵，而主動去效仿好的東西。

歌德在自傳中所記所憶，也許不是「根本真實」的，也許「詩」的成分多於「真」的成分，但如其所悟之「樹可以長高，但終不能抵天」的感觸，只有閱歷深厚的老人，在歷經長成參天大樹的「試煉」之後，才能領會到這「終不能抵天」的命運。所以這部自傳像沉甸甸的稻穗，謙卑彎腰，低頭向著無言而深重的大地，充實、寧靜、安謐而又睿智，值得青年人把它作為生活的指南去細細品味。

### 3、滿足讀者功能

還有什麼其他文學或藝術形式，能夠比自傳、傳記、回憶錄等，更好地作為個人主義表白的工具呢？不論是名人或小偷、政治家或文學家、達官豪富或販夫

<sup>36</sup> 毛子水：〈我對於傳記文學的一些意見〉，收錄於劉紹唐等著《什麼是傳記文學》，頁 6。

<sup>37</sup> 胡適：〈傳記文學〉，收錄於劉紹唐等著《什麼是傳記文學》，頁 240。

<sup>38</sup> 陳玉燕：〈略談傳記文學〉，收錄於鄭尊仁著《台灣當代傳記文學研究》，頁 49。

走卒，都可把傳記文學當作個人向世界表白自己的心跡、抱負、野心、成功或挫折的手段。而廣大的讀者，則設法從這些傳記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或沒有實現的夢幻，藉以得到精神上的某種滿足。

傳記比其他文學形式更接近現實，因而也更具有滿足讀者的作用。換句話說，傳記之所以受到讀者的青睞，一方面是人們嚮往、追逐名人成功的道路，指望從中得到啓示與滿足；另一方面則是對這些名人的好奇心，希望看到傳主的個人生活，鮮為人知的軼事、緋聞甚至醜聞。近年來，傳記作家有了更自由、更寬廣的寫作空間，即使受到包含商業導向、被當成傳播工具、迎合大眾心理以及來自大陸作品的競爭壓力等因素干擾，但還是有許多作品陸續的誕生，由此可以看出傳記是一種不斷受到讀者喜愛與注意，永遠不會消失的文體。

在《歌德自傳》中，我們瞭解歌德同時是詩人、科學家、政治家、思想家，他也是近代泛神論信仰的一個偉大的代表。他表現了西方文明自強不息的精神，又同時具有東方樂天知命、寧靜致遠的智慧，從自傳裡可以窺見歌德每涉及一個領域，就在那個領域綻放光輝並留下美麗的故事，令人敬佩他全身心地傾注於人生的各個方面，又在各個方面都證明人性可能達到的深度。

世界的歷史就如同偉人們的傳記，優秀的傳記作品具有無可比擬的教育功能、歷史意義和文學價值，特別在全球化過程中，傳記文學將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傳記這種類型的文學，因為敘述具有確實性，同時讀者相信傳記中的人物是真正存在的，因此，也就比其他類型的文學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從傳記中如果某人和我們具有共同的弱點，藉著他自己的意志的努力，而獲得榮譽，或成爲聖賢，我們在讀過他的傳記之後，覺得自己也得到鼓勵或有所助益，這樣的教化功能與啓示意義，應是傳記最重要價值之一。

### 三、 東西方「傳記文學」寫作的異同

傳記文學作品具有歷史與文學的價值，更具有重要的教育啓示意義，不管在東方抑或西方，傳記文學均有蓬勃發展的趨勢。然而，東西方因民族性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在傳記寫作的動機及內容上，亦存在著某些差異，使作品也呈現不一樣的風貌。中國最早的《史記》，西方最早的聖·奧古斯丁和盧騷各自的《懺悔錄》，皆有其特色及文學地位。「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以下本文簡述東西方傳記寫作的動機及內容，並比較其異同。

#### (一) 寫作動機

長期以來的根深蒂固的文化習性，使中國人養成了很少直接談自己的習慣，劉紹唐就認為，中國一向沒有寫傳記的風氣，這個現象的成因有三：第一、中國人不喜歡翻案，凡是社會上已有公論的人物，不輕易提出新的見解。第二、由於民族性、傳統或人情關係等種種原因，喜歡隱惡揚善，所以不寫傳記性的文章。第三、中國人沒有保存資料的習慣。<sup>39</sup>所以長久以來中國的傳記始終是歷史的附庸。

胡適先生曾在民國四十二年一月十二日在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演講時曾言：「二千五百年來中國文學最缺乏、最不發達的，是傳記文學。」胡適在其留學日記中，認為中國的「傳記大抵靜而不動（靜 static，動 dynamic）」<sup>40</sup>，即中國傳記文學寫人物的性格，只寫「其然」，而不寫「其所以然」，對人物性格及其發展變化，缺乏動態的過程性描述、分析和闡釋，亦可說是一種用文字做成的人的畫像藝術。胡適認為我國傳記文學不發達的主因有三：(1) 是中國人缺乏英雄崇拜的觀念(2)

<sup>39</sup> 王鴻仁：〈訪劉紹唐先生談傳記文學〉，台北：《書評書目》，1977年11月，55期，頁8-12。

<sup>40</sup>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二）》，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6月，頁165。

是多忌諱（3）是文字的障礙。<sup>41</sup>胡適認為出於崇拜的動機，才能寫出好作品；忌諱多、顧慮多，就寫不出可靠的傳記；而好的傳記文字，就是用白話把一言一行老老實實寫下來。<sup>42</sup>胡適努力的倡導傳記文學，他在《四十自述》的序中鼓勵他人將自己的經歷寫出，正是希望達到「給史家做材料」和「給文學開生路」的雙重目的，並肯定傳記文學所具有的教育功能。傳記及自傳在文學上的地位，經梁啟超及胡適兩位大師的提倡下而提高。

反觀西方國家各界名流望族，早已將撰寫自傳或回憶錄看作是一件習以為常的事情，因而自傳也早已成為文學領域內一個極為發達的門類，例如佛蘭克林撰寫《自傳》時說過，我的後代也許要想知道我成功的方法是些什麼，他們也許認為這些方法是值得仿效的。英國女作家吳爾芙也鼓勵寫作傳記，她認為可以把自己作線索，把當地的一些社會現象貫穿起來，即使是關於個人的一些事情，也可作為後人參考的史料。

在寫作趨勢上東西方仍有顯著不同之處，如早期在中國，只有聖賢豪傑才為其立傳，即使現在也只有少數名人、政治人物、作家才出傳記；反觀在西方，死時家屬常請人為死者寫傳頌揚，各行各業寫傳風氣興盛。然而東西傳記的寫作，在某些方面也有相似處，例如為頌揚死者，及利用死者生平事蹟以教訓後世，這樣的寫作發展方向，東西方並無二致。

---

<sup>41</sup> 胡適：〈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4年5月），頁1。

<sup>42</sup> 胡適：〈傳記文學〉，《胡適演講集（一）》，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10月遠流二版，頁202。

## （二）寫作內容

章學誠曾撰寫〈古文十弊〉一文，力主傳記貴在真實，反對偽造事蹟為死者增光，反對平淡而無生氣之傳記。同時代英國作家詹森亦主張，如果為人寫頌讚可不提其缺點，但如寫其生平事蹟則應保持真實，古希臘布魯塔克（Plutarch）對此亦有同感。

中國慣將墓誌銘之類簡短傳記隨同死者一起埋葬，傳記內容常描寫死者不真實的逸事，傳記篇幅皆簡短。埃及古代帝王亦有此同死者一起埋葬風尚，希臘羅馬傳記中也同樣有描寫死者不真實逸事的情形。梁啟超曾主張為學者或藝術之代表人物作傳，胡適則鼓勵每人皆可作傳。

西方傳記則日漸重視個性的發展，傳記領域也加以擴大，不僅為帝王、英雄、聖哲寫傳，也為藝術家、作家，甚至流氓作傳，寫作方法不拘泥於以往格式，篇幅長短也有很大變化，但多數傳記作家仍堅持以描述真實事蹟引為己責。

胡適注意到中西傳記之寫作內容不同，中國傳記多自出生至死亡依序描述，平鋪直敘，少有改變；而西方傳記則著重於人格方面的描寫，即如何及何以發展成那樣一個人。其實對於這種中國和西方在自傳寫作觀念上的差異，胡適在留美時期就認真思考和關注過，他在1914年9月23日的劄記中，曾慨歎早期東方無長篇自傳，具代表性的自傳有司馬遷之《自敘》、王充之《自紀篇》、江淹之《自敘》……等，其中以王充的《自紀篇》最長，也只有四千五百字之多。

綜上所述，雖然東西方傳記文學的寫作不甚相同，但好的傳記必須深入傳記人物的心理層面予以刻劃，呈現完整的人生形象，更要注意整個時代背景，不獨以鋪陳事功為足，或隱惡藏拙而失之真實，卻是共同的標準。

## 第二節 《真與美》的傳記文學面

《真與美》是東方白以小說形式寫成的自傳，自然屬於傳記的範疇，因其內容側重在與其文學生活有關的部分，所以東方白稱之為「文學自傳」。其獨創的文學形式與多元的敘事內容，以傳記文學的視角觀之，是否合乎傳記文學的標準呢？

鄭尊仁在《台灣當代傳記文學研究》一書中，曾提出「傳記文學的批評標準」，主張傳記文學應符合「真實、品味、文筆、以人為本」<sup>43</sup>等四項標準。「真實」乃是傳記文學的最高標準；「品味」係指處理傳主生平資料時，必須把持住重點；「文筆」則是文學性的要求，即傳記要有可讀性；「以人為本」就是呈現傳主性格，了解其主要行為模式。

趙白生在《傳記文學理論》一書中則認為，<sup>44</sup>無論是傳記作家，還是自傳作家，他們主要敘述三類事實——即傳記事實、自傳事實和歷史事實。

自傳的內核是自傳事實，傳記事實和歷史事實同樣不可或缺，它們水乳交融、三位一體，構成了自傳裡事實的三維性。<sup>45</sup>

依趙氏之見，「自傳事實」以自我為中心，一方面揭示自我發展的軌跡，另一方面藉事實領悟獲取經驗，建構自我發展演進的事實。「傳記事實」係闡明「自我與他人的關係」，突顯能夠揭示人物性格的事情，重在彰顯傳主個性，留下「心靈的證據」，勾勒出傳記的生命線。「歷史事實」則呈現「人與其時代的關係」，真實描述歷史事件對傳主心靈的影響，或以標誌性的事件或人物為傳著提供一個歷史背景。傳記事實、自傳事實和歷史事實乃構成傳記文學裡事實的三維性。此外，趙

<sup>43</sup> 鄭尊仁：《台灣當代傳記文學研究》，頁 16-19。

<sup>44</sup> 趙白生：《傳記文學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 年 8 月。趙白生是北京大學世界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國際傳記文學學會創始人。

<sup>45</sup> 趙白生：《傳記文學理論》，頁 32。

氏並提出傳記文學的經典訴求，應達到傳中有畫的審美意境。

筆者綜參所蒐集到的傳記文學資料及鄭氏與趙氏二家之言，認為有異曲同工之妙，兼融各家所論，具重視傳記文學之真實性、歷史性、文學性與傳主個性之要旨。然鄭氏之分類面向較清晰簡潔，易於區辨，故筆者在梳理《真與美》之結構內容後，擬採鄭氏之「真實、品味、文筆、以人為本」四項標準來檢視《真與美》的「傳記文學面」。

## 一、真實

自傳與小說二者的最基本區別，前者是向實而構，後者是子虛烏有。如果說，沒有虛構就沒有了小說；相反的，有了虛構就沒有了傳記文學。真實乃是傳記文學的最高標準，作者必須以信實可靠為前提，不得任意杜撰情節，甚至竄改史實。<sup>46</sup>因此，傳記作家必須貫徹事實的真實性與材料的可靠性之原則，不能隨心所欲的虛構杜撰，不能望文生義的受文學的誘惑而做任何虛構、想像、誇張，甚或編造。

### （一）文學觀的展現

東方白著手寫文學自傳時就注意到，現在傳記愈來愈多，幾乎人人都可以寫傳記。在大人物的傳記中，讀者可以見證歷史，然而在一般人的生命旅程中，未嘗不能淬煉出許多真實動人的故事。高中時，東方白受到聖·奧古斯丁和盧騷各自的《懺悔錄》的影響很大。<sup>47</sup>東方白的《真與美》，它的「真」跟盧騷的「真」

---

<sup>46</sup> 鄭尊仁：《台灣當代傳記文學研究》，頁 16。

<sup>47</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三部少年篇第九章懺悔錄），頁 309。

一樣，把生活現實鉅細無遺的記了下來，不過並沒有盧騷的那種敗德與脫軌，他的毅力和記憶力實在令人驚嘆。文評家彭瑞金認為「真實」就是作者文學觀的展現：

「真與美」強烈地暗示了作者「真的就是最美」的文學觀。《真與美》裡有非常大量的事實裸露，包括作者人生隱秘處永遠不可能被別人發覺的敗德和懺情，他都主動讓它自然裸露，正是作者這個主要文學觀點的展現。

48

好的文學能夠讓讀者看到自己，《真與美》與《浪淘沙》同樣受到讀者的熱烈迴響，因此，東方白就在《真與美》（二）〈再序〉時寫道：

《真與美》（一）出版以來反應熱烈，我想主要不是我寫得好，而是我寫得真實詳盡，讀者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幾乎是：「你怎麼記得那麼多？我差不多都忘記了！」原來我描出他們逝去的時空，讓他們重新復活！<sup>49</sup>

爲了要呈現給讀者最美的，因此在《真與美》寫作過程中，他特別秉持求真、求美、有趣、不誇張及不掩飾等原則，自詡要做到結合歷史的真和文學的美。《真與美》又稱作「詩的回憶」，矛盾的是，它不是純然的自傳，也不是詩，又和一般的回憶錄有別，它是以「小說」體裁寫自己的經驗和人生體驗，但又絲毫沒有虛構成分，其中的人物、事件、時間、地點，都是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具有「真癖」的東方白不僅將其父親的「好」、「壞」鉅細靡遺寫出，也如實地記錄自己認爲一生僅犯的兩件罪刑都寫下來，這些都是在呈現傳記中的真實面。

<sup>48</sup> 彭瑞金：〈顛覆小說、解構文學？—東方白《真與美》的嘗試解讀〉，《真與美》（六），頁 290。

<sup>49</sup> 東方白：〈再序〉，《真與美》（二），頁 3。

那時我的零用錢每天才五角，除了一年一度領到壓歲錢稍見寬裕，平時口袋總是十分拮据，可恨小書店裡的郵票偏偏天天推新除舊，花樣百出，永遠那麼鮮豔奪目，令人愛不忍釋。實在是口袋裡的錢滿足不了我對郵票的饑渴，最後只好步上邪途——開始偷錢！<sup>50</sup>

但是，作者爲了交代事實真相而說真話，是否也會有所顧忌呢？對此，莫洛亞就明確的表達他的看法：

當然，說出真話可能有時候是痛苦的事——不管是因為尊敬已死的朋友，或者因為這樣會冒犯還活著的妻子或孩子。在這樣的情況下，解決的方法很簡單，不寫傳則已，要寫就要寫得真實。<sup>51</sup>

因爲徹頭徹尾、始終如一的真實，就不必遮東掩西、避重就輕，更不會有厚此薄彼的顧慮，也對所有傳中相關人物最爲公平。曾有東方白的友人請夫人 CC 勸他不要再寫政治性的文章，結果 CC 還怕自己說了以後，連自己也可能被寫進文章裡了。由此可見，東方白對文章的要求確實是一絲不苟，不論人已親疏，一概力求真實。

## （二）歷史的印記

《真與美》中包含了極爲深刻的時代背景的「宏大敘事」，可做爲台灣歷史的見證，其中有幾件歷史上的重要事件，東方白做了完整的敘述。關於「二二八事變」，東方白勇敢跨越了前輩鍾肇政與李喬的「二二八障礙」，在《真與美》「童

<sup>50</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三部少年篇第九章懺悔錄），頁 311。

<sup>51</sup> 安德烈·莫洛亞著，陳蒼多譯：《傳記面面觀》，頁 17。

年篇」中，以側寫的方式將父親聽聞而來的「二二八事變」發生經過，作了如下的交代：

聽說是前晚有一個在「天馬茶房」走廊上賣香烟的台灣老嫗，被一個查緝私烟的唐山人用槍管敲擊頭部，流血致死，引起旁觀台灣人的公憤，乃追擊這些查緝員，其中的一個唐山人於落荒驚逃之中，又在「永樂座」的巷子裡亂槍射死了另一個台灣男子，於是從這夜開始一直到第二日一整天，台北市的台灣人到處遊行請願，事情已鬧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sup>52</sup>

戒嚴的厲肅冷峻，增添了緊張詭譎的氣氛，父親從修理鐘錶的客人口中，似乎又更進一步轉述了當時的慘狀：

基隆火車站前的碼頭撈起幾百具青年浮屍，每具屍體的雙手都用麻繩反綁，手掌或手腕都以鐵線貫穿，口塞破布，身上千瘡百孔……。<sup>53</sup>

戰禍兵燹的冷酷無情，白色恐怖的羅織罪狀，東方白均能將真實的人名、事件，作一相當深入的描寫。另外，關於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以七十六票對三十五票的絕大多數，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所代表的「中國」席位的議案，東方白對於蔣介石後來的橫行獨斷，宣佈退出聯合國，更是予以嚴厲抨擊：

如果「退出聯合國」是「台灣的地震」，那麼四個月後（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尼克森訪問大陸」便是「台灣的陸沉」了。這位「中華民國」

<sup>52</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二部童年篇第二章兵燹），頁 61。

<sup>53</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二部童年篇第二章兵燹），頁 63。

三十年來親密的「反共盟友」，不但風塵僕僕遠道去「朝拜」北京的「共匪頭子」，而且還發表「上海聯合公報」，「認知」台灣是中共的一部分，這後者對台灣朝野引發的震驚與衝擊是不能以筆墨來形容的。<sup>54</sup>

因蔣介石的政策失誤，使得「台灣」由原來的「亞細亞孤兒」，一變成了「世界孤兒」。對國民政府一如滿清末年的庸弱無能、顛預固執，東方白心情沉痛、憤慨萬分，自此也開啓了他對「政治」更勤加思考，繼而有後來舉辦「台灣之夜」、播放台獨影片及發表《OK 歪傳》等的具體實踐。對於這些極度敏感的政治活動與文學創作，東方白在《真與美》中，以「愛台灣」為懷，傲為「臺灣人」，不畏權勢、無懼恐怖，只為追求真理，映顯真實原貌，著實可敬可愛。

### （三）地理方志的價值

東方白根據他親身的見聞經歷，在《真與美》中呈現了許多重要的史蹟文獻資料，不僅帶領讀者作了一趟懷舊之旅，文中亦蘊涵了史蹟與藝術之美。就讀建國中學時，他是這樣介紹那最具代表性的紅樓建築：

正如我才畢業的「太平國民學校」是台北市首創的第一所小學，「建國中學」則是台北市首創的第一所中學，這兩所學校幾乎與「台灣總督府」同時興建，都是維多利亞式的雙層紅磚建築，正面中央各有三只拱門，頂住三口玻璃格子大窗，撐起一面三角山牆，只是後者在拱門兩旁又添了兩座類似教堂鐘樓的方形高塔，使它倍增巍峨，成了全台灣最宏偉最壯觀的中學！<sup>55</sup>

<sup>54</sup> 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十一章世界孤兒），頁 242。

<sup>55</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三部少年篇第一章童子軍），頁 163。

除了說明他所就讀的「建國中學」、「太平國民學校」是與「台灣總督府」一樣獨具建築特色外，東方白也曾就台大校園附近的景觀作了簡筆速寫：

「台灣大學」西邊「新生南路」的路中心，往昔在加蓋路面之前，是一條名叫「琉公圳」的大水溝，兩岸垂楊夾柳，隨風搖曳，甚是詩情畫意，令人心曠神怡。有一座水泥橋跨過水溝可以走到對岸，那對岸的街段可說是台北的宗教中心，這裡寺院林立，百教匯集，從大學校門口一路向北數去，迤邐便是——「真理堂」、「聖約翰教堂」、「清真寺」、「聖家堂」……其中最早興建的是「清真寺」，就在我進「台大」第一年的下學期落成，因為是台灣少見的回教寺廟，所以我對它頗感新奇，尤其那圓形穹窿頂上的彎月避雷針以及正門牆上雕刻的阿拉伯文特別吸引我……。<sup>56</sup>

這段簡單的文字，真實呈現作者就讀台大當時的鄰近市區即景，包含古蹟的巡禮和自然的景觀，豐富的地理人文，亦可推算清真寺的歷史與建築特色，相當具有地理方志與文學價值。

就《真與美》的真實性而論，據東方白自述，自青少年時期起就有寫日記的習慣，但那八大本日記，在出國留學期間，被妹妹當廢紙賣掉了，所以《真與美》中的童年、少年、青年部分，都是以記憶為藍本創作出來的，透過記憶的回溯與想像的縫合，合理再現當時情境。以東方白「嗜真如命，不真不言」的個性，當年他寧願找不到工作，也不願說假話騙人；即使冒著可能犯文字獄的危險，也要將作品投稿出去；任何事要嘛就不做，一旦做了就非常認真的個性；為了正義，不惜玉碎的刺客性格；對愛昧不清、渾水摸魚一事絕不苟同的人生態度，以及「作

<sup>56</sup> 東方白：《真與美》（二）（第四部青年篇（上）第十二章大學之道），頁 258。此處的「琉公圳」應為「瑠公圳」才是。

家是永遠的反對黨」之一派不羈，均可看出東方白個人立身處世的行止風格。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個人的價值觀是最不容易受影響而改變的，故筆者認為《真與美》的真實性還是非常高。

## 二、品味

所謂品味，即處理傳主資料必須把持住重點，以文學經典為模範，作品才有流傳後世的價值。<sup>57</sup>易言之，傳記文學要的不是毫無格調的揭隱私，也不是追趕新聞熱潮的八卦事。司馬遷寫《史記》時，著力於突出人物的性格和精神氣質，標幟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東西。例如：寫藺相如是取完璧歸趙、澠池會、將相合三件事；寫田單就只寫火牛陣一事，即使田單後來還當了齊國宰相，但是使田單永垂不朽的是火牛陣，而不是當宰相。因此，傳記文學要求的品味，是傳主能在芸芸眾生中脫穎而出的過人之處，或使讀者深受感動、淬礪奮發的傳世價值，自然也就關係著傳記作品能否成為經典之作不可或缺的要件之一。

### （一）不朽的大河鉅著《浪淘沙》

若要指出東方白對台灣文學的偉大貢獻，應是首推完成大河鉅著《浪淘沙》。1982年東方白以《浪淘沙》獲得「吳濁流文學獎」、1990年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1991年「吳三連文藝獎」小說獎、1993年「台美基金會人文成就獎」等獎項，2003年獲頒「台灣新文學貢獻獎」，因此，東方白幾乎已經和《浪淘沙》畫上等號，而。《真與美》與《浪淘沙》文本互涉，具有解開東方白創作之密的功能，交代了作品創作的背景及過程。

---

<sup>57</sup> 鄭尊仁：《台灣當代傳記文學研究》，頁17。

例如在東方白寫作《浪淘沙》的最後關鍵期間，因身體衰竭、心情焦躁，能否完稿尚在未定之天，支持他能夠繼續堅持下去而完成這項前無古人之大河鉅著的力量，就顯得格外重要。《文學界》季刊發行人鄭炯明曾對東方白發下豪語：「只要你的《浪淘沙》繼續寫下去，我們的《文學界》就決心繼續辦下去，絕不中途停刊！」<sup>58</sup>前衛出版社發行人林文欽讚賞《浪淘沙》寫得真好又感動人，向東方白表達出版的意願，讓東方白一再對自己堅決的說：「我不能死，一定得把《浪淘沙》好好完成，否則死也不甘心……」<sup>59</sup>接著，已因病提筆半年的東方白，接到有「台灣文化圈的花蝴蝶」美稱的林衡哲長途來電，表示願意出版《浪淘沙》，即使只完成百分之九十，也願意出版，令東方白大為振奮：

這真是一針強心劑，它不但救活了「東方白」的命，也奇蹟似地救活了《浪淘沙》的命，因為過了半年，我的病終於恢復了過來，於是重新提筆，把《浪淘沙》完成了。<sup>60</sup>

東方白的文學自傳中，有較多的屬於個人感性體驗的「私人敘事」，及與台灣文學界的眾多文友間的交往，使讀者於閱讀中，除了瞭解其文學觀之外，對台灣文學界有貢獻的這些人也有所認識。

在出版《浪淘沙》後，東方白邀約不斷進行了不下百場的演講，1990年12月在台北YMCA舉辦的「《浪淘沙》座談會」則是他最感動的一場。這場盛會除了由鍾肇政主持，並邀請李喬、彭瑞金、林衡哲與陳芳明主講外，與會賓客還有趙天儀、陳宏正、齊邦媛、巫永福、林亨泰、謝里法、陳千武、白荻、鍾逸人、陳秀喜、楊千鶴、杜潘芳格、洪智惠、楊清轟、蔡同榮……等人，可說是文化界人士

<sup>58</sup> 東方白：《真與美》（六）（第六部壯年篇（下）第十四章哈雷彗星），頁86。

<sup>59</sup> 東方白：《真與美》（六）（第六部壯年篇（下）第十四章哈雷彗星），頁102。

<sup>60</sup> 東方白：《真與美》（六）（第七部中年篇第二章台灣文學研究會），頁175。

雲集。其中李喬的一段幽默開場白令人印象深刻：

「自古文人相輕」，我來之前，特別把東方白的《浪淘沙》去了書套與我的《寒夜三部曲》一起拿去稱……（全場轟笑）……結果，《浪淘沙》重二點四一公斤，而我的《寒夜三部曲》才一點一二公斤，『夭壽』還不到他的一半！想「相輕」都「相輕」不來，只好『相重』了……（全體鼓掌）<sup>61</sup>

這一則則有關文學盛會和文友交遊活動的敘述，不僅如實呈現了文化界人士對台灣文學長久辛勤耕耘所付出的努力，亦彰顯了台灣文學界文人相重之義的文風，《真與美》的真實記事對台灣文學史而言，確實具有無可抹滅的重大意義與貢獻。

此外，《真與美》中亦詳細介紹了東方白所參加的有關台灣文學界活動，以及「台灣文學研究會」為台灣文學而努力的過程。「台灣文學研究會」係由許達然召集，於1982年成立於洛杉磯，於1993年在巴黎解散，參加的作家均是一時文壇俊秀，為海內外重要的文學研究團體。前後十二年期間，每年夏天異地開會一次，發表論文，研討台灣文學。並邀請島內作家參加，共同討論，促成海內外文學的交流。東方白在許達然的介紹下，於1984年首次參加。1988年東方白因逢第二次大病加上經濟拮据，便以既無法參加每年年會也無法交每年年費一百美金為由，向研究會請求退會。結果當時會長黃娟以「研究會可以暫時不收『東方白』的會費，但會員錄不可以長時間沒有『東方白』的名字」<sup>62</sup>慨情挽留，令筆者對黃娟會長之胸襟氣度大為嘆服。

<sup>61</sup> 東方白：《真與美》（六）（第七部中年篇第一章偉大的讀者），頁142。

<sup>62</sup> 東方白：《真與美》（六）（第七部中年篇第二章台灣文學研究會），頁153。

## （二）躍動的生命長河《真與美》

東方白爲了將文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留下美麗的回憶，繼大河巨著《浪淘沙》之後，再花了十年心血寫了一百二十萬言的文學自傳《真與美》，如此的驚人創作力與毅力，在國內文壇可謂無人能及。

《真與美》所描述的成長故事，如一幕幕流轉炫目的人生電影，令人感動。如「幼年篇」中，祖父母、外祖父母、及父母輩的家族故事，生動而充滿傳奇；讀到「少年篇」及「青年篇」時，因受憂鬱所苦，遍訪名醫妙藥，在身心俱創的時刻堅持完成寫作的執著；情竇初開的愛戀情事、真情告白與自悔懺情，充分顯露心靈深處的躍動，在在表現出了東方白成長故事的傳奇性，深刻剖析其心理與生命軌跡的連續性。

對於《真與美》的獨創形式及豐富內容，國內文壇多給予極高的肯定，曹永洋在《真與美》書末就給了這樣的正面評價：

《真與美》是奇才奇人寫的奇書。文學史上罕見有一個作家用一百二十萬字來展現他的人生旅程。出現在這個舞台的真實人物，在他的妙筆下，彷彿一個一個從幕帷裡跳出來，進行活靈活現、生氣淋漓的演出，人間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愛、恨、情、仇……在回憶之流裡都點化為真與美！這部文學自傳是東方白用生命原汁譜成的「受難曲」，也是「快樂頌」！<sup>63</sup>

遠在異鄉，東方白關心原鄉的一切，更以文學表達對台灣的摯愛與熱情，對東方白有深入了解的知心好友林鎮山，對於《真與美》有極深入的剖析：

---

<sup>63</sup> 曹永洋：〈豐富之旅〉，收錄於東方白：《真與美》（六），頁 319-320。

《真與美—東方白文學自傳》雖是飄零人(diaspora)的文學感受寫真，其實，「台灣在他內裏，台灣就在他筆下」，於是，從《浪淘沙》到《真與美—東方白文學自傳》無論是化身虛構的小說形式，或訴諸「自我再現」(self-representation)的文學自傳大河，一語以貫之：字字句句，無非皆在——建構臺灣歷史的見證，見證台灣的歷史，無非攸關——辯證現/當代台灣的價值觀與身份認同，縱是吉光片羽，亦有「興、觀、群、怨」——映照那個時代的風貌與精神。<sup>64</sup>

東方白翩然穿梭書叢，歷經食糖化蜜、醞釀創造階段，在寫成這一篇篇動人故事與偉大作品的背後，他如何累積這豐富的作家語彙，轉化為行雲流水的文筆；他如何從高唱「三民主義的少年兵」的清純學生，幡然蛻變成在異鄉舉辦「台灣之夜」的台獨份子；他如何在數度面臨生存意志極度低迷的時刻，將戰勝病魔的悸動轉化為珍貴的生命體驗；他又是如何從無神論者，成為一個有神論者，最後又慨嘆人生冥冥之中似早有命定的領悟……等，這些重要的人生歷程，解開了「東方白之所以成為東方白」的祕密。

有關一個人的真實，應該主要是包含所有使他變得偉大的事情，但我也相信：我們不應該總是忽略「卑低」的因素，因為「偉大」時常就是在於克服這種因素。<sup>65</sup>

就品味而論，從索忍尼辛的作品中，東方白深悟「一代文學，乏人問津；穿越時空，萬古常新。」真正要使作品能夠具有經典價值，更須創造穿越時空的文

<sup>64</sup> 林鎮山：〈話說皓月當空/年華似水而不知東方之既白—東方白的《真與美》〉，收錄於東方白：《真與美》(六)，頁300。

<sup>65</sup> 安德烈·莫洛亞著，陳蒼多譯：《傳記面面觀》，頁108。

學生命。在《真與美》中，最令筆者敬佩的地方，就是東方白勇於追求真理的執著態度，他將寫作視為志業的努力過程，實踐臺灣文學自主的力倡身行，胸懷悲憫的人道精神，不僅隱含了積極的教化意義，深蘊生命具無限可能的啓示，更讓《真與美》在解構文學文類的束縛，以及顛覆文學表達的形式之創新意義中，亦具備了流傳後世的文學價值。

### 三、文筆

所謂的文學，包含了對作者文筆的要求，也就是其作品要有可讀性，除了符合最基本的文從字順的要求之外，還要有鎔鑄材料的能力，妥善安排章節，處理時代背景，運用瑣事軼聞，甚至藉由敘事的推展，重現人生的高潮。<sup>66</sup>趙白生曾在《傳記文學理論》中，提出傳記文學的經典訴求，亦即傳記作品要達到「傳中有畫」的審美意境。

#### （一）敘事性強

東方白自幼就喜歡美好事物，文學的美是在故事，世界上的人沒有不愛聽故事的，因此《真與美》採取短篇小說的形式呈現，很像在看一則流轉生動的長篇人生故事，加上內容都訴諸回歸真相與真人實錄，所以它生動自然的筆調，使讀者深受書中故事所吸引。《真與美》一書的書名，正明明白白告訴我們作品內容的意涵，希望能達到「真」與「美」的雙重目標。

東方白有個會說故事的父親，自己也愛聽故事，他生平第一個聽到的故事是：

---

<sup>66</sup> 鄭尊仁：《台灣當代傳記文學研究》，頁 18。

只記得他一再提「ジャン・バルツヤン」，說他因為飢餓偷了一塊麵包，最後坐了十九年牢獄，出獄時沒有人肯給他過夜，只有一位善良的主教留了他，沒想第二天早上，他偷了主教家裡的銀盤越牆逃走了，卻被巡邏的警察抓回主教的家，主教開門見到他，不但不責備他，反而對他說：「怎麼只把銀盤拿去？我不是也要送你銀燭臺嗎？」於是將警察遣走，去把一對銀燭臺拿來遞給他，慎重對他說：「我的兄弟啊！你已不是惡人，你已經從善了，我已把你的靈魂自魔鬼贖回交給上帝，你從今要好好做人了……」只見主教把門一關，讓他呆立在門外，淌下感動的眼淚。<sup>67</sup>

父親告訴他時，還不知道這故事叫《悲慘世界》，更不知道作者是「雨果」，卻振動東方白幼小的心靈，每一思及就感動落淚。

除了《真與美》敘事對話生動自然，有人物、有情節，就像看故事般輕鬆愜意。有時，書中也常會穿插其他故事，藉以抒情明志或參佐批判，例如：當他聽到莎大同學「Allen 章」早婚的原因，竟是自幼受父母管教太嚴，以致碰到了第一個女孩子便喪失了選擇分辨能力，而在書中引述這篇小和尚的故事：

有一天，一個老和尚帶了一個從不見世面的小和尚自山上來到山下，小和尚十分好奇，一路看到一件新東西就問一件，老和尚都一一為他詳細解答。後來他們遇到一個女人，小和尚眼睛大亮，問道：「師父，師父，這是什麼東西？」老和尚皺眉回答：「這是壞東西，不要看！不要看！」回到山上，老和尚問小和尚說：「這次帶你下山，你最喜歡的東西是什麼？說！」小和尚笑瞇瞇地回答：「就是那個『不要看的壞東西』啊！」<sup>68</sup>

<sup>67</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二部童年篇第四章永樂市場），頁 127。

<sup>68</sup> 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十章返鄉），頁 216。

喜愛清潔、悠然自得的「Allen 章」，娶到一個慵懶邈遠的太太，東方白直為他抱不平：「一蕊好好花插在牛屎埔」，聽完「Allen 章」的故事，再想想小和尚令人莞爾的小故事，「愛之適足以害之」，一味的禁止，倒不如適當的引導，確實令人對教養子女有了一番澄澈的領悟。

## （二）文學性高

談到東方白的文筆，其高超絕妙，常令筆者折服。《真與美》中，純真無偽的自然情感，隨著他的走筆行文自然流瀉，美句渾然天成，佳言寓意無盡。他運用如同小說一般的敘事風格，以生活化敘述語言與生動有趣的台語對話，營造情境氛圍，塑造人物形象，再穿插俗諺俚語的使用，散發了台灣本土自然風味。且聽那在永樂市場裡賣性病藥的江湖郎中的口頭禪：

來！來！來！查某人赤帶、白帶、月經勿會順；查甫人下消、夢泄、放尿開叉……做您加我來！這藥仔先提轉去厝裏試看覓！有效才送禮，沒效錢倒貼……來！來！來！較緊來！免細膩！做您來！<sup>69</sup>

東方白這每場必到，卻從不買藥的「江湖聽眾」，這次竟在這江湖郎中的攤位聽到對「放尿開叉」的症狀有神奇療效而信以為真，幾乎就要拿錢去買藥了呢！即使父親以：「『江湖嘴鬚纍纍』，阮細漢的時也『放尿開叉』大漢啲沒安怎！」<sup>70</sup>予以駁斥，但在其心中仍不免憂心忡忡。

<sup>69</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二部童年篇第四章永樂市場），頁 116。

<sup>70</sup> 東方白：《真與美》（一）（第二部童年篇第四章永樂市場），頁 117。

繼《浪淘沙》之後，東方白更展現精鍊成熟的譬喻手法，抒情、繪景、寫人、敘事，信手捻來，蓮花朵朵，文筆運用之妙，實有其獨到之處。例如：他形容許達然舞弄文字的技巧已達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論音樂可以拿李斯特的鋼琴與帕格尼尼的小提琴來相比；<sup>71</sup>形容林衡哲之於「台灣文學研究會」，正如蝴蝶之於櫻花，「有了便趣味橫生，沒了便落寞寡歡」<sup>72</sup>，如此善譬，令人會心同感。除了描寫人物之外，畫景也是一絕。當東方白初到莎城後，有一天晚上在半夜醒來時，推開玻璃窗，第一次發現了「雪夜之美」：

那幾盞水銀街燈顯得大而且亮，像天上掉下來的月亮，屋外朦朦朧朧的，一點也沒有黑夜的感覺，而蓋雪的大地和屋頂則比天空更亮，如白晝一般。萬物都靜悄悄，好像睡眠似地，只有幾隻黑色的煙囪，吐著裊裊的白煙，被風吹向一邊，宛如狐狸拖著的白色尾巴……<sup>73</sup>

除了雪國之夜的朦朧美景，對於東方白這位來自亞熱帶的台灣留學生眼中，再也沒有比「河凍」更神奇雄偉的了：

如果低溫持續，上游的河水便率先結冰，結成大大小小的冰餅，推擠漂向下游，好像千萬僕役手捧生日蛋糕，競相趕路要去為河神祝壽似的……<sup>74</sup>

如此巧喻，既傳神又有趣。另外東方白以意象鮮明的靈犀快筆，所描繪的風光景緻，別有一番獨特風情，瞧瞧他所觀察的「莎河的近物」：

<sup>71</sup> 東方白：《真與美》（六）（第七部中年篇第二章台灣文學研究會），頁 168。

<sup>72</sup> 東方白：《真與美》（六）（第七部中年篇第二章台灣文學研究會），頁 172。

<sup>73</sup> 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二章雪國），頁 29。

<sup>74</sup> 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二章雪國），頁 31。

你愛不愛花草？看那高腳的蒲公英迎著朝陽在柔風裡款擺弄姿，那矮腳的紫苜蓿也不甘落後躡起足走來爭看陽光。那驕傲的紫薊悄冷冷地不動聲色，那滿頭寶石的荊棘站得遠遠地怕刺傷尋芳人的腿。鳳尾草在幽徑上鋪了地毯，金雀花在高地迎風掃拂，卻掃不落野玫瑰頭上的蜜蜂與蝴蝶。<sup>75</sup>

蒲公英、紫苜蓿、紫薊、荊棘、鳳尾草、金雀花、野玫瑰等，豐富的生態寫真；高腳、矮腳、驕傲、滿頭寶石、地毯，逼真的特徵聯想，譜成一首舞動生命的樂章，其文學性佳，技巧性高，充份展現文學之美。

### （三）批判性大

一件事物只要描摹得真，它本身就是一種美。《真與美》的「美」，在於它的哲學性思考、理性批判和睿智的表現。在生活瑣事中，東方白深刻地凝視這些瑣事後所隱藏某些真理，他所回憶中每一件事，每一個人，幾乎都襯托在他讀書的回憶，貫徹了他「真實而美麗」的文學主張，每使讀者開卷後同歡同憂，欲罷不能。

〈奴才〉是東方白一生中，唯一在激情與衝動之下寫就的短篇小說，和其大部分作品相較，或許是最不講求技巧和結構的一篇，但這是缺點，恰也是優點：

完全聽憑作者一道銳如電光的洞燭力，像啄木鳥的長喙，一舉啄向龐大木軀中的一條蟲。<sup>76</sup>

<sup>75</sup> 東方白：《真與美》（四）（第五部成年篇第四章莎河與我），頁 61。

<sup>76</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六章奴才），頁 89。

一九八一年當《浪淘沙》第一部的〈浪〉在《台灣文藝》刊出時，因裡頭使用了全盤的台語對白，而被政府官員以「說台語的一定搞台獨」，而認定為「台語文學便是台獨文學」予以查禁，將刊出的《台灣文藝》列為運外禁書，不僅海外訂戶收不到書，還讓訂戶以為東方白是個大騙子。所以當《浪淘沙》第一部的〈浪〉於次年獲得「吳濁流文學獎」時，東方白一篇〈期待開放世界的花朵〉表露了當時的感觸與心境：

台灣的历史是苦悶的历史，而台灣的文學則是苦悶的文學。好幾年來我屢屢在自問：難道這媳婦的血管擠不出一滴公主的血液？難道這邊疆的土壤開不出一朵京城的玫瑰？難道這自卑的怨嗟聽不到一聲歡笑的歌聲？難道這奴才的心胸育不出一絲英雄的情操？……讓我們大家把台灣文學根植在故鄉現實的土壤裡，加以灌溉，加以施肥，期待有朝一日開放世界美麗的花朵！<sup>77</sup>

媳婦的血管、邊疆的土壤、自卑的怨嗟、奴才的心胸，對照公主的血液、京城的玫瑰、歡笑的歌聲、英雄的情操，這一連串的四個「？」號代表了東方白積鬱已久的憤慨與不平，這沉痛的省言擲地有聲，足以驚醒沉睡已久的台灣人。一九九三年他榮獲「台美基金會人才成就獎」，在頒獎典禮上卻拒絕唱國歌，也拒絕起立，對此，東方白則闡明自己對「國歌」如此不敬，基於「政治」因素少，而基於「邏輯」因素多：

「三民主義」本來是國民黨未執政前的黨歌，因此它開頭的兩句：「三民主義，無黨所宗」乃理所當然。可是國民黨一旦執政，把「青天白日」的黨旗改為「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偏偏不願把「三民主義，吾黨所宗」

<sup>77</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十一章 XYZ），頁 230。

的黨歌改為「三民主義，吾國所宗」的國歌。……只是在台灣懵懂唱了二十年（從七歲唱到二十七歲），出國夢醒停唱了二十八年後，我拒絕再唱，堅決坐而不立，以示「不敬」！<sup>78</sup>

從邏輯思維來批判「黨」不等同於「國」，並以實際行動抵制不唱國歌，具有「真」癖的東方白，確實是智勇兼備。

「傳記的目的在求真，文學的目的在求美」，六巨冊的文學自傳《真與美》，誠如葉石濤所說的：「像實際現實生活的微細畫」。東方白將自己有關文學生活的全貌，如實的呈現出來，他結合歷史的真和文學的美，寫出他的生命所經歷的「真與美」，不僅感動自己，也感動他人。同時他也掌握了胡適重視趣味性的精神，分享童年趣事、愛戀綺思、友儕交遊、生活故事以及種種新鮮見聞，大大的提高了《真與美》的可讀性，就文筆而論，筆者認為《真與美》在這一方面是相當成功的。

#### 四、以人爲本

自傳作家的主要任務，應呈現我與別人、我與時代的兩種關係。傳記文學的重點是人，不是歷史，不是事件，不是工作履歷，而應是盡力藉由這些事件，瞭解傳主的主要行爲模式，並傳達傳主的喜怒哀樂，使讀者感同身受。傳主的性格，又使他在遭遇某些事件之時，必會採取了哪些應對模式，以致造成他的成功或失敗，正是傳記文學具有文學價值的關鍵。<sup>79</sup>

---

<sup>78</sup> 東方白：《真與美》（六）（第七部中年篇第四章迷你演講），頁 215-216。

<sup>79</sup> 鄭尊仁：《台灣當代傳記文學研究》，頁 18。

## （一）凡樸個性

好的文學像一面鏡子，使人人在鏡子裡看到他自己，讓我們可以在《真與美》裡看出平凡的人性，觸探到脈搏的跳躍，感覺到呼吸的起伏，也可以使讀者由這些傳記中看到自己。

東方白的母親曾在他考上大學時，承諾等「會仔」結束後，買一部電唱機給他。可是因母親食言而不願和他講話致母親非常傷心，最後還是母親態度軟化了：

這天下午，我在我的臥床午睡的時候，母親悄悄開門進來，悄悄坐在我的床沿，她眼眶通紅，默默凝望了我好一會，才輕輕地對我說：「我古早孤知影給人愛的滋味，不知影愛人的滋味……我即馬對你，就親像『愛人』彼一款……」母親的話，大大令我感到驚愕，這回我很想回答，只不知要如何回答……<sup>80</sup>

隔天，他終於如願的到城內抱了一部電唱機回來。依恃著母親的愛，所以一味的任性和母親冷戰，終令母親將積蓄已久的會錢拿出來買電唱機。就東方白而言，他算是非常幸福的，他完全擁有兩個現實中愛人的愛，一個是 CC，另一個是他的母親。對當時父親因眼疾而將鐘錶店關閉，卻旋即使家中經濟陷入困境的情況而論，家中絕非寬裕，母親省吃儉用將好不容易結束的會仔錢拿出來滿足他，由此可見母親的愛子心切，東方白執著固執的個性亦可見一斑。

向來身體病弱的東方白，在大學聯考前不支病倒，原本已打算放棄參加考試了，最後才在父親的苦勸及催促下，終於願意前往應試：

在我一生中，曾經把生命孤注一擲、全力以赴、拼死去做一件事情，我想

<sup>80</sup> 東方白：《真與美》（二）（第四部青年篇（上）第四章哀思曲），頁 78。

就是這一場大學的入學考試了！從心灰意懶到充滿鬥志，不顧肉體的虛弱，仍然用意志力堅持到最後一秒鐘……我這種情況，大概可以跟古代「波西戰爭」時跑完馬拉松」的長距離用最後一口氣向雅典同胞說出：「我們勝利了！」就倒在城下的 Pheidippides 相比擬！<sup>81</sup>

秉持只要把它考過，死也甘心的意志力，東方白絞盡最後一滴腦汁，用盡僅存一絲力氣，終於完成考試，並且錄取了日本時代叫做台北帝國大學的台灣大學，令父親十分高興。開學後，因為身體衰弱、食慾不振，父親乃每天從圓環騎腳踏車送便當到台大，此一幅幅父子互動的感人情景，也因此催生了賺人熱淚的散文〈父子情〉。猶記得他剛考上大學時，身體虛弱，心情沉鬱未開，不愛熱鬧，只喜孤獨：

我最喜歡躺在大學西北端那池塘旁邊的柔草裡，望著對面紅磚三合院的農舍，欣賞池上浮游的白鵝和點水的燕子。草堆每天都有盛開的紫色牽牛花，我都一朵一朵採擷，壓在筆記本裡，一直留到三十五年的今天，還沒失去往日的美麗與光澤……<sup>82</sup>

孤獨的心，來到熱鬧的池塘邊，頓時也讓生命活躍起來。遠離人群，徜徉自然之中，任心靈與大地結合，捕捉生命美麗時刻，再將記憶化作動人詩篇。東方白那脆弱易感的文學神經，總在這種情況下特別敏銳。在他出國留學之前，曾和 CC 到空軍招待所泡溫泉，兩人在男女共浴的澡堂裡裸裎相見，泡湯擦背，宛如新婚夫妻：

有一回，我坐在水池邊緣的磨石上，默默向 CC 招手，她緩步挪移，悄悄

<sup>81</sup> 東方白：《真與美》（二）（第四部青年篇（上）第十一章無門關），頁 246。

<sup>82</sup> 東方白：《真與美》（二）（第四部青年篇（上）第十一章無門關），頁 249。

來到我面前，跨在我的大腿上，跟我緊貼密接，熱烈擁抱，並且開始呻吟起來……驀然我大叫：「起來！起來！」CC縱身往後急跳，我則大步走到窗前，望著天上的白雲，把一股強烈的情慾硬是壓制了下去……<sup>83</sup>

相愛的戀侶即將分隔兩地，小倆口在香氛柔情催化下繾綣纏綿時，男方仍能體貼為女方著想，懸崖勒馬，理性克制情慾，可謂難得。

有文學價值的傳記，我們應當將他外面的起伏事實與內心的變革過程同時抒寫出來，長處短處，公生活和私生活，一顰一笑，一死一生，擇其要者，盡量來寫，纔可以見得真，說得像。<sup>84</sup>

因此，一部有文學價值的傳記，應當重視外在環境事實與內在心理反應的交互影響，介紹影響自己的人、事、物，完整呈現內心的起伏變化，不管優點缺點，歡喜愁悲，都應如實描摹傳主的真實面貌。甚至他在懺悔省悟、甜蜜愛戀和青春性事……等背後的真實情節與發展脈絡，都可能是讀者意欲窺探饕餮的焦點。

## （二）書信傳情

《真與美》最特別的一點，是收錄東方白與每個交往人的第一封信，每一個朋友的信，他都以ABC編號記下日期，然後放到檔案中，所以要找誰的信都找得到。《真與美》中就收有二、三十封與人交往的第一封信，顯示東方白所言不假，真有其人，確有其事。其中，因將〈奴才〉一文投稿發表而結識時任《台灣文藝》

<sup>83</sup> 東方白：《真與美》（三）（第四部青年篇（下）第十八章CC），頁344。

<sup>84</sup> 秦賢次編：〈什麼是傳記文學〉，《郁達夫散文集》，頁214。

主編的鍾肇政，是東方白文學之路上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東方白兄：

信、稿都已收到。未看大稿之前，先就有種面對遊子歸來的衝動（這麼說不算是失敬吧？）；這也不僅僅是一個台灣人編輯的心情而已。希望你懂得這個意思。台灣文學確實是在茁壯之中。我要告訴你，雖則你已看出來，她確乎是屬於我們的。我另外還要從去夏起主編民眾副刊；當然，這也是我們的。以後你如有興趣繼續寫作，大概不必擔心出路，也不必顧慮大陸人編輯不表歡迎的尷尬。<sup>85</sup>

幾句「這是屬於我們的」，令人有回家的感覺，觸引遊子人親土親的鄉情，也開啓了兩人的智慧激盪的文學對話。在後來寄給東方白的信中，慧眼獨具的鍾氏似乎已看出東方白的文學使命：

由〈父子情〉明白了你的身世背景，〈黃金夢〉透露了你的文學本質。我們這裡，只有把它看做是「寓言」的品賞者，難怪要一而再地遭到退稿。它挖掘了我們漢民族的某一民族性，有其永恆的主題，難怪你對它自許如此之深。但是，你卻又在信中說台灣人應多出幾個黃春明、七等生、楊青矗，而我卻覺得東方白或許更應該被期許一個永恆的存在價值……<sup>86</sup>

在東方白整個漫長的文學道路上，與鍾肇政間互敬互愛的兄弟之情，進而成了終身的文件，是最重要的一個文學知己。尤其在寫作《浪淘沙》期間，兩人魚雁往返於太平洋上空，更是紀錄其十年辛苦寫作之辛酸血淚的重要資料。

<sup>85</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六章奴才），頁 91。

<sup>86</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六章奴才），頁 93-94。

有次返回台灣時，東方白爲了索回〈船〉的手稿，而和葉石濤有了第一次的「經典之談」，繼而收到了葉老彌足珍貴的第一封信：

口出穢言是我改不來的老毛病，這也是國粹，我總覺得不痛快去「幹」一下，心裡癢癢的。如果有得罪之處，請原諒。<sup>87</sup>

由信中可窺見葉老純性任真的一面，曾指導東方白坐禪以脫離憂鬱之苦的宋澤萊，則在回給他的信中給予《真與美》極大的肯定：

《真與美》我每期必看，可說是忠實的讀者，我認為你寫下了那一代最豐富的人生經驗……堪為傳世之作，將與《浪淘沙》同成不朽。<sup>88</sup>

此信真情流露，敦勉誠摯，讓東方白感動萬分，更努力把作品完成。書信不僅是個人重要的私密資料，更傳達了最純真無偽的自然情感。遠在雪國異鄉的東方白，能夠創作出偉大作品，知心文友的惕勉扶持，以書信連綴傳導的文學電流，實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強大力量。

從《真與美》宏闊空間與多元內容中，我們看到東方白並不是從小立志當作家，卻是一位從小就活得認真的人，當他映現生命的軌跡，展拓文學的腳印時，生活中處處可以是文學。從他全心投入且耿直不阿、自尊心強又富正義感、憂鬱悲憫卻朗聲狂笑的個性中，我們看到的是真正的——「東方白」。因爲有這樣的個性，有這樣的堅持，在這樣的環境與時代裡，才能滋養孕育出台灣文學史上罕見的奇書。其以生花妙筆自敘一生真實的事蹟，其以生命寫作的執著態度，其以文學椽筆追求真理的精神，在在顯現凡樸可貴的真人性格，臻於傳記文學「真實、

<sup>87</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十章尋古探幽），頁 212。

<sup>88</sup> 東方白：《真與美》（六）（第六部壯年篇（下）第十三章冬天的故事），頁 54。

品味、文筆、以人爲本」的四項標準，確實有其重要的文學價值。

### 第三節 《真與美》與《歌德自傳》的比較

歌德與東方白兩人，一西一東，一古一今，爲何要做《真與美》與《歌德自傳》的比較？筆者認爲，東方白與歌德對自己的自傳都有相同的堅持，希望能達到「真實性」與「文學美」，這點從自傳的書名即可看出。另外，東方白自言受歌德的影響很大，且林鎮山在〈話說皓月當空／年華似水而不知東方之既白〉<sup>89</sup>一文中談到，《真與美—東方白文學自傳》深受域外《歌德自傳》的啓發，犖犖大端者有：順時序的敘述方式、章節的命名、以及爲一己作品生產過程「解密」的闡釋……等等。此外《真與美》的〈童年篇，第五章：入中考試〉的引言，<sup>90</sup>便是來自《歌德自傳》。

除此之外，《真與美》中多次提到歌德的作品，表露對歌德的喜愛，東方白還擷取了歌德把人生比作「滑雪山莊」的比喻，作爲他這巨著自傳的結語<sup>91</sup>，說明那些在人生旅程中，與東方白相遇的知心朋友，與他們交織成的故事與哲思，爾後都將變成他濃縮而晶瑩的「詩的回憶」。

前一節中，已將《真與美》的傳記文學面加以闡述印證，以下則將先就《歌德自傳》的特色加以論述，接著進行《真與美》與《歌德自傳》形式與內容的比較，探討兩者間的傳承與創新。

<sup>89</sup> 林鎮山：〈話說皓月當空／年華似水而不知東方之既白〉，《真與美》（六），頁 297-317。

<sup>90</sup> 這段引言是放在《真與美》第 1 冊，頁 149。內容是「幾乎所有父親都期望在兒子身上補足自己平生的缺憾，彷彿如此在世上就多活了一次，而使第一次的人生得以在第二次功德圓滿。」

<sup>91</sup> 東方白：《真與美》（六）（第七部中年篇第十章詩的回憶），頁 281。

## 一、《歌德自傳—詩與真實》的特色

歌德（Johann Wolfvon Goethe, 1749-1832）是十八世紀德國文學界的代表人物，集詩人、小說家與劇作家的美譽於一身，他的名字幾乎已成爲德國文學的代表名稱，且與但丁、莎士比亞等齊名並稱三大詩聖，成爲世界文壇的不朽人物。《歌德自傳》是歌德晚年的作品，自 1811 年開始執筆時，已是人生閱歷豐富的老翁，完成於 1831 年，前後歷時二十年之久時，距他逝世僅半年，發表則在逝世之次年。本文所採用的文本乃趙震所翻譯的濃縮版本。<sup>92</sup>

歌德出生於神聖羅馬帝國的直轄自由市法蘭克福，父親曾任宮廷顧問官，是爲法律學家，母親是法蘭克福市長的女兒。歌德居長，原有弟妹五人，除了妹妹珂內麗雅外餘均夭折，故自幼兄妹二人感情甚篤，從小在父親刻意栽培下，接受多位家庭教師教導。1765 年，前往萊比錫大學求學，豈料學業未竟，且拖了一身重病返家。病癒後，又前往史特拉斯堡繼續學業，順利取得法律學位。歌德曾當過短期律師，但他主要志趣在文學創作方面，是德國狂飆時代的中堅。1774 年發表了《少年維特的煩惱》，更使他聲名大噪。1775~1786 年他，應聘到威瑪公國後長居於此，歷任要職。1786 年 6 月他前往義大利，專心研究自然科學，並從事繪畫和文學創作。1788 年返威瑪後，任劇院監督，他在政治上傾向保守，在藝術上追求和諧與寧靜的古典美。1794 年與席勒交往後，歌德的文學創作活動急遽增加活力，各方面成績斐然。他倆以各自的創作，把德國文學推向歷史的高峰。歌德晚年仍竭力創作，1832 年 3 月 22 日，歌德逝世於魏瑪，享年八十三歲。歌德一生傑作如林，代表作首推詩劇《浮士德》，前後歷時近六十年始完成，堪稱畢生巨著。他的成就使德國文學得以站上世界舞台，因此歌德的名字，也成了德國文學的代名詞。

---

<sup>92</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 年初版 1989 年再版。

趙震翻譯的《歌德自傳》係將焦距對準歌德的成長與其精華，將原有浩繁疊帙的自傳予以最大限度的凝縮的濃縮版本。故本文亦輔以參佐相關歌德文獻，盡量掌握歌德成長過程的內容精髓，探究《歌德自傳》形式與內容的特色，並領略其中涵蘊的雋永智慧及喻教後人的教化啓示。

## （一）形式與內容特色

《歌德自傳》在敘述時間上，採直線敘述方式依照成長時間順序呈現，各章及各段落多採第一人稱視角的描寫角度，偶會以第三人稱視角爲之。以自述爲主，另有人物對話，依時間發展加入人物或事件，增加趣味性，文中還加入自己的短箋和詩作，詩作多與愛情有關，這種視角內容可拉進與讀者的心理距離，加以歌德文筆細緻、感情豐沛，仍可感受其溫潤有情、客觀冷靜的風格。

全書共分爲四部共二十章，內容僅寫由出生到青年期的發育時代，即 26 歲前往威瑪出任職務前。他將成長歷程共分四段，他在每一部開頭分別寫了以下的詩句：

第一部：「受到懲罰，始成爲一個人」

第二部：「年輕的盼望，年長得到豐盈滿足」

第三部：「樹能長高，終不能抵天」

第四部：「除神之外，沒有其他能與神爲敵」

情竇初開的初戀，卻被對方當成年輕小弟看待，歌德才知自己的渺小，即使努力追求的也不一定有所回報，「受到懲罰，始成爲一個人」，這種懲罰反而是他日新又新的進步驅力。「年輕的盼望，年長得到豐盈滿足」這是句古老的德意志勇敢而充滿希望的話。願望是我們能力的預感，對潛藏的東西感到憧憬，因此將以熱情化夢想爲現實。縱有順境逆境，縱有掣肘失落，最後有人靠堅忍獲致財寶，

有人尋求精神的卓越。正因為年長的豐盈滿足，終能體悟「樹能長高，終不能抵天」的命運，生命的境界乃由此達到另一階段。對於人生之事，只能任其自然，除了神之外，也絕「沒有其他能與神為敵」的，這樣的非凡之筆，乃閱歷圓融精深的智者之人生智慧，確實別有韻味。

## 1、涵蓋時空背景

歌德所處的時代，是長久以來德意志國內氾濫著外來民族與外國人文化，學術、外交等會議常需借重外國語言，甚至將外國語法套用過來，或將外國語德意志化而造成混亂滑稽。加以年輕作家表現出牛頭不對馬嘴的原理、一知半解的法則、支離破碎的學說，其混亂自不難想像。此時德國詩人不再組織公會，因此各自單打獨鬥，不能夤緣時會，也無地位名聲，端看個人偶然機遇。當時文壇曾有人不憚於給自己高評價，或以博人一粲的詩作相互稱讚推崇，揶揄恭維的陳腔濫調不厭不倦，流風所及，互相標榜終究迷失自我。究其原因，德國文學所欠缺的是內容，且是民族固有的內容，絕不是缺少有才華的人。然不管如何混亂雜沓，歌德認為應從對自然的直接知覺、獨創的見解以及具體的行動著手，雖然當時德國著作權尚未受保障，盜印、盜用乃為正當合法之事，但歌德仍願把天賦泉湧的作品，當作是自然的恩賜，不考慮酬報予人們分享，並為此感到歡欣喜悅。

羅馬王選舉與加冕的準備是當時的一件大事，選帝侯大會儀禮、服飾扮相、讚歌馬隊，金碧輝煌令人目不暇給，《歌德自傳》中描寫的一段盛大華麗、奉迎鑾駕的情景炫目逼真，令人身歷其境：

騎馬的也好，徒步的也好，這些隨從人員都是渾身上下綴滿飾物，身分高的人們，不管聖職者或俗人，都乘坐在豪華的馬車上，不用說都是綾羅綢

緞，一身燦爛，且沒有忘記綴上所有的勳章徽記。皇上的隨員更不得了，樣子足可壓倒任何人。馬師、備用馬、馬具、馬衣、鞍具，無一不璀璨奪目……。梅因茲選帝侯後面是十名皇家步卒，四十一名從僕，八名匈牙利輕步兵，被充作皇上的前導。然後是最漂亮的儀裝馬車，背後有一面鏡子，到處是畫、漆、雕刻、鍍金的裝飾，張掛著刺繡的猩紅天鵝絨幔幕，就在那裡頭，我們終於盡情的拜望了皇上與王上兩位君主光輝燦爛的龍顏。<sup>93</sup>

此段歌德將慶典的熱鬧情景細細描繪，不論是儀禮的進行、服裝配飾、軍士馬隊、百姓翹首期待等焦點，都能充分掌握，歷歷在目，使時代的盛典節慶及人物景觀展現極大的歷史價值。

法蘭克福原本平靜的生活，隨著七年戰爭爆發，逐漸影響市民意向和生活型態上。諸多勝利、偉業、災厄、希望、憎恨接踵而至，甚至使一個家族意見相左，為之分裂，原本已告分離的市民也就更趨疏離。但是，隨著法軍進駐法蘭克福，戲劇、舞會、閱兵典禮，對孩子而言是賞心快樂的事。法蘭克福每年春秋各一次的大市集，建立了世界各地居民互相交易一切物品的粗略概念。

## 2、高度的文學技巧

歌德一生閱歷豐饒，集詩人、小說家、劇作家美譽於一身，他在六十多歲時以最圓熟、最周到的考察力，回顧一生最重要的青春時期，他以客觀冷靜的角度省察分析，再次觸探內心。書中對於呈現當年時空背景、文學環境、交遊旅歷、創作過程、感情世界，乃至生活中所盼所感所失所得，均有深刻描繪，充分展現其文筆細膩，技巧純熟的寫作功力。

---

<sup>93</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100-101。

除了慶典儀禮的描寫，歌德運用極佳的人物正寫手法，讓書中人物各有特色、躍然靈動，初見愛人茱麗德里克，歌德在一瞥裡，就看出她從頭到腳的德意志傳統打扮：

有邊飾的短白圓裙，長短剛可看到可愛雙腳的足踝，緊身的白胸衣，還有黑色絹織圍裙——這樣的裝束，可以說正界於村女與街路女孩的中間。她走路的姿態是細柔而有彈力的，並且輕捷得恰如身上一無衣著。而且比起那豐美的金色髮辮，脖子卻看來太纖細了。她用明亮的藍眼，清楚地看了一下周遭，微圓的美妙小鼻子，彷彿這世間永遠也不會有憂愁似地悠閒地呼吸著空氣。麥稈帽子掛在手腕上。<sup>94</sup>

女孩這純粹祖國傳統的德意志裝束，在歌德的眼中無比可愛、驚為天人，自然馬上就被吸引。歌德確實有畫家一般犀利矚目的眼神，不僅呈現人物的裝扮與生命，更讓人物呈現出民族氣息。至於平凡百姓人家的裝扮，在一個使節館服務的耶路撒倫身上則可一窺端倪：<sup>95</sup>

美妙的身材，中等高度，肩寬，臉稍圓，柔和而沉靜的容貌，其他各部份也都長得好，堪稱金髮美少年，而那雙眼更充滿吸引力。他的服裝是模仿英國方式的，是低德意志人間常見的，即藍色燕尾服，黃褐夾克與褲子，加上茶褐色翻統靴子。<sup>96</sup>

從外觀、身材、肩、臉的描述開始，配上一頭金髮，一身德意志民間常見的服飾，

<sup>94</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212。

<sup>95</sup> 耶路撒倫（Wilhelm Jerusalem, 1747-1772），因受到貴族的侮辱，又單戀人妻，結果借來手槍自殺身亡。這也是處成歌德寫《少年維特的煩惱》的因緣之一。參見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250。

<sup>96</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250。

在青年男女的裝束上，即可反映出當時德意志的民族服飾色彩，讓人對其祖國有了深刻的印象。歌德的觀察入微、描寫細膩，可見一斑。

人物描寫大抵都不會缺少動作描寫，動作時常跟內心情感關聯密切，因為行為反射出人物的心理。<sup>97</sup>歌德就描寫了一段造訪哥特謝<sup>98</sup>的印象：

就在這一瞬間，歌特謝，一個高大肥碩的巨漢，身著紅綢裡布的綠色刺繡睡袍，從另一個門進來。那隻巨大的頭光禿著，沒有帽。不過那位僕人手捧著巨大的假髮（鬃毛下垂到肘部）從側門飛奔進來，露出大吃一驚的面孔把假髮交給主人。哥特謝一無不豫之色，用左手取來假髮，非常巧妙地戴在頭上，另一面舉起那隻巨大的右臂，摑了那位可憐僕人的耳光。那個僕人正像喜劇裡的角色般地打了個旋，然後奪門而出。<sup>99</sup>

僕人遲了一步，讓訪客看到了主人的廬山真面目，雖將假髮送上，卻已逃不過主人的大巴掌。整個動作一氣呵成，主從之間關係，在肥碩巨漢的巴掌與可憐驚懼的僕人的強烈對比中，讓人物栩栩如生，顯現充沛生命力。

《歌德自傳》中有相當篇幅的人文環境描寫與自然環境描寫。小時候歌德因家中房屋整修，而有了機會可以逛逛自己出生的市街：

許多庭園、後院、後屋等，一直毗連到沿市區外牆的空地，可以窺見到幾千個居民的小小的，與世隔絕的秘密狀態。從富家的華麗庭園，到普通市民的但求利益的果園，還有工廠、漂染場以及諸如此類的設施，甚至連墓地也有-----市區裡正是一個小小世界-----每移動一步，都會發生變化，

<sup>97</sup> 鄭明娟：《現代散文構成論》，頁 156。

<sup>98</sup> 哥特謝（Gottsched, 1700-1766）十八世紀前半葉的德國文學巨擘，重視法國式的規則，唯一合理主義者。

<sup>99</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145。

多采多姿，猶如一齣奇異的戲劇，這對我們孩童的好奇心而言，是永遠不會厭倦的。<sup>100</sup>

他將沿路所見的人文環境進行客體的描寫，一方面又成爲他寄懷情感的主體表現，這小小的市區，自成一小小的世界，在他小小的心靈中，就猶如一齣奇異的戲劇那樣多采多姿，逗引著孩童永不厭倦的好奇心。因此，在市區外牆內的街路閒逛便成他往後最喜歡的散步之一。

自然環境描寫是對山川、大地、時空等等自然構成的條件所進行描寫<sup>101</sup>。歌德喜歡旅行，往返各地求學或與文友之交遊拜訪亦是這段時期的重要過程。當歌德初到史特拉斯堡時，迫不及待的從大寺院的屋頂眺望廣袤原野：

堂堂的市街，點綴著蒼蒼巨木，附近一帶的廣漠草原——這豐美的草木，描繪出沿萊茵之流的岸邊、島以及河洲。從南傾斜著迤邐而來的易爾河流域平原，也被同樣的濃綠裝飾著。西邊靠山腳之處也有不少低窪地，森林與牧草美妙無比，北方的丘陵地帶則交錯著無數小河，到處都有欣欣向榮的農作物。就在這美麗的平原，這散落的森林之間，一切適於耕作的土地都被耕耘了，噴湧著濃綠，正在接近豐稔之季。其中最好最肥沃的地點可看見村落與農場，爲人類而準備的這新的伊甸般的大平原，或被開墾過來，或爲林木茂盛的山丘，遠遠近近地，都成一色的碧綠。<sup>102</sup>

極目四望，盡是一色碧綠的大平原及林木繁茂的豐美之地，構成一幅生命力旺盛的立體圖畫。這美妙的天地與豐盈的國土，令人心絃顫動，充滿喜悅與希望。

<sup>100</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28。

<sup>101</sup> 鄭明娟：《現代散文構成論》，頁 138。

<sup>102</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181。

## （二）歌德的真面貌

關於歌德的真面目，初始印象常是歌德生活的無窮豐富，在他一生中呈現一種奇異的諧和，卻又似存著許多不可思議的矛盾，而呈現無數個歌德的圖像。首先有少年歌德與老年歌德之分，有一個少年維特的歌德，有一個魏瑪朝廷的歌德，有一個義大利旅行中的歌德，與席勒交友時的歌德，與愛克曼談話中的聖人歌德，就是說歌德的人生是永恆變遷的。但歌德每一次生活上的變遷，就啓示一次人生活上的重大意義，留下偉大的成績，爲人生永久的象徵。在他每一種生活的新傾向中，無論是文藝、政治、科學或戀愛，他都是以全副精神，整個人沉浸在每一種生活的過程裡。<sup>103</sup>

同樣的，《歌德自傳》裡記錄著他從出生到青年時期的成長點滴，有著他在青春歲月留下的生命寫真，本文嘗試從不同的角度來認識他，並細細咀嚼其真摯的情感，領受蘊含其中的人生智慧。

### 1、天才歌德

歌德天生具有語言的才華。對於某種語言，他能即輕易地抓住它的聲韻、運動、腔調以及其他種種外在的特徵。只要自然的把言語的型態與變化記在耳朵和心裡，不必從文法與修詞入門，就可在書寫與談話中輕易地驅遣運用。當幼年父親在書房教妹妹義大利語時，一旁的歌德發現到義大利語是拉丁語一種有趣的變形，因此很快就學會了。他將記憶與觀念聯合，觸類旁通到其他方面的學習，發現可從拉丁語類推的語言甚多，可以藉義大利語爲媒介來記住的語言更不少，就這樣在法軍進駐法蘭克福時，他在極短時間又學會了法語，令父親大爲震驚。

<sup>103</sup> 宗白華，《歌德人生觀》，台北市：天文出版社，1975年5月出版，頁3。

歌德喜愛古代文學，認為古代語言具有重要價值。「在古代語之中有著修辭學方面的一切模範，同時還保存著人類所曾經擁有過的一切有價值的東西」<sup>104</sup>，父親還曾為他物色家庭教師指導希伯來文、英文、希臘文，進而研究聖經。

大學時期具有強烈的求知慾，在這段時間內學習了法律、化學、解剖學。歌德能輕易完成法律案子，令父親感到無上喜悅，常情不自禁表示如果是別人的畫，他一定會非常嫉妒的。父親對歌德的才華，評價很高，常對歌德說「如果我有你的天份，我必定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幹，我一定不會像你這樣，把才能輕易地浪費掉。」<sup>105</sup>父親對於完成一件事格外固執。即便是在做的當中發生不妥當、不愉快或覺得無益處，依然會堅持到底。歌德做事認真執著，此一習慣就是深受父親影響。

歌德年紀輕輕就顯露才氣，能夠賦詩為文，很早就博得讚譽。但歌德卻認為才能不是天生的，除了靠自學，還得請教良師益友，才會成材。對於「天才」，他在晚年與愛克曼的對話中表示：「偉大人物的偉大成就不能歸功於他個人的所謂『天才』，而應歸功於當時社會動態和他接觸到的前輩和同輩的教益。」<sup>106</sup>而且「沒有發生長遠影響力的創造力就不是天才」，這是歌德在逝世前一個月的重要論點，也是他將自己的成就歸功於孕育他的環境及所獲得的教益，由此可見其人之謙遜與智慧。

## 2、自然的歌德

歌德崇尚自然，順乎自然，將對自己、他人及對自然等的感覺或發現，以此採擷運用，入題成詩。他認為自然與藝術，唯有透過人生始能互相接觸，故而一切思念與志向，均以內在及外在的自然深情流露，讓自然本身來控制自然。因此

<sup>104</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126。

<sup>105</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34。

<sup>106</sup> 朱光潛：《歌德對話錄》，台北市，蒲公英出版社，1986 年版，頁 251。

「自然」是他發抒胸臆的解放、觸探心靈的告解，是他激發創作的原始動力，亦是他意欲追求純真無偽的作品面貌。

歌德受盧騷影響很大，除了感情的真實與率直，以及敏捷與樸素的自然創作外，什麼也不承認。爲了詩的表現，作詩時只有觀照我心，把喜悅、痛苦或其他抓住我心的事物，變形成爲一個形象、一支歌，歸納到有關該件事的自己的心情或想法，如此整理自己對外界事物的觀念，同時又在內心裡使自己得到鎮靜的方式。<sup>107</sup>他以畫家之眼結合詩人之眼的觀瞻，以觸探內心的自然結合外在環境的自然，發生共鳴與調和，任其特質在自己身上發生作用。《少年維特的煩惱》就是在這樣的情境裡構思寫下的，其中有不少篇幅描寫了大自然的美麗和兒童的單純可愛，顯現歌德深受盧騷「返回自然」的哲學影響。

### 3、情聖歌德

「情聖歌德」一生艷史不斷，也一生都在談戀愛，甚至七十幾歲時，還與一名少女談戀愛。他的每一段戀愛都很認真，即使戀愛失敗，也很快都能從中吸取經驗，重新展開新生命，積蓄能量創造新的文學作品。在他青年時期裡，他曾與幾位少女狂熱的交往，因暗戀夏綠蒂而有後來《少年維特的煩惱》這部傑出作品出現。

歌德的初戀情人名叫葛雷卿，他是這樣描寫對這位絕色美女的第一印象：

她的背影看起來更美。可愛的小腦袋上戴著小帽，下來是細細的頸項，然後是那雙肩膀，看來那麼優雅。身上的東西，無疑都是經過精心選擇的上等貨。我們再不必被她那嫵靜正直的眼、可愛的唇兒吸引住注意力，所以

---

<sup>107</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151。

能夠更沉著欣賞她的全部姿影。<sup>108</sup>

此後，這位少女的影子就永遠纏住他不放。但原以為自己是被公認為練達而才華洋溢的青年，到頭來卻被僅比自己年長二、三歲的女人看做是小孩，實是難以忍受。曾經那麼煽動初戀的熱情，待一切真相大白後，終於奮然站起，以滿懷的憤懣驅走一切柔弱，轉而準備升大學一事。

第二次戀愛對象安涅黛是個年輕、美貌、活潑且深情的少女，值得暫時供奉在心裡接受一切崇拜，當歌德對她的愛到達高峰時，曾在樹上刻下兩人的名字。但相處日子一久缺少變化，歌德竟出現藉使愛人痛苦而引以為樂，用暴君式的任性來控制少女的溫馴服從的惡癖，有時因寫詩失敗，有時因其他痛心的事，便認定拿出來出氣也是無妨的。安涅黛忍耐一段時間後，終於離他而去。事後，歌德深感慚愧，遂將滾沸的激情冷卻為痛苦的懺悔，寫成一齣劇本「愛人的任性」以誌此情。

不久，歌德又在史特拉斯堡陷入與舞師的兩個女兒——露津德和愛彌麗之間的三角戀情，正如俗語說的「嫉妒與猜疑有一千隻眼睛」，最後在姐姐詛咒之吻後，歌德倉皇離開，結束這段不愉快的畸戀。後來，歌德在拜訪鄉村牧師時，愛上了牧師的女兒弗麗德里克。她那迷人丰采令歌德深感相見恨晚：「我忽然覺得，未能更早認識她，實在令人氣憤不過。而且也對前此有幸在她身邊待過的所有的人，感到徹骨的妒意。」<sup>109</sup>但舞師的女兒（露津德）的詛咒之吻及弗麗德里克的羸弱的身體，暗示著戀情多舛，終使歌德萌生遠離的念頭。但每當想起可愛少女與俊美青年的戀情而失去心緒時，歌德就在詩創作裡尋求拯救，以詩自剖，希望藉這種自虐性的懺悔，來獲取內心的赦免。在他後來的作品「格茲·芬·貝里興根」與「克拉維哥」兩劇裡，瑪莉及扮演她們愛人的兩個壞人，就是這種悔悟與省察

<sup>108</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87。

<sup>109</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214。

後的轉化。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歌德又愛上已有婚約在身的夏綠蒂。幸好歌德接納了友人的勸告，終於決心自動離開。憧憬才是最大的幸福，並且對無法達到的事所抱的憧憬才是真正的憧憬。此段苦澀戀情的失落加上單戀人妻的好友耶路撒倫自殺身亡的刺激，促成了後來他寫《少年維特的煩惱》的主要原因。

青年時期與麗麗一段戀情，原本是有可能開花結果的。濃烈愛情與殷殷思念，令兩人陶醉。不管白天或黑夜，「白天的光也不能勝過愛的光，夜裡則因愛情的光輝而如白晝」<sup>110</sup>歌德還以愛入詩，表達對麗麗的思念。當他離開她赴瑞士旅行時，遠眺著美麗的蘇黎世湖，心裡揮不去的是伊人情影：

麗麗吾愛 如果不是愛妳  
這眺望將如何令人愉悅  
但是麗麗 如果不愛妳  
我的幸福 又算什麼呀<sup>111</sup>

但不論怎樣的境遇，都沒有人能永居其巔峰，歡樂喜悅的背後總是伴隨著悲苦離愁。兩人在訂婚後，因為兩家背景、信仰、習慣等種種原因，<sup>112</sup>終告無緣相守一生。失去麗麗後，歌德再度決定離開。

對歌德而言，愛情可以陶醉一切！愛情是永遠不會老的！愛情是一切新生命的源泉！戀情不斷的歌德，可說是一個多情人、有情人，但不算是個好情人，有時會出現藉故使情人傷心痛苦的惡癖，待追悔傷情，卻徒留餘恨。熱戀時的熾烈狂愛，以詩傳情；失戀時的失落孤寂，藉詩遣懷。每一次戀愛，就代表一次成長；每一次挫敗，就代表一次新生。

<sup>110</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307。

<sup>111</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320。

<sup>112</sup> 歌德家屬路德派，麗麗家則為卡爾文派的改革教會。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310。

#### 4、智慧的歌德

從童年到青年時期，正是人格發展的黃金階段。歌德非常熱愛古代學，因接觸《莎士比亞文選》而認識莎翁，<sup>113</sup>因讀到斯賓諾莎的《倫理學》而成爲其熱情的崇拜者，<sup>114</sup>至於盧騷則是歌德的最崇敬的學者。在這段期間，影響歌德的人很多，除了父親的刻意栽培與殷切期盼外，其他如睿智的前輩、餐桌的朋友、交遊的夥伴、同期的作家、愛戀的女孩……等，都令歌德的成長與創作增添無比繽紛色彩。

歌德在與文友的交往中，最重要的當屬與席勒的相遇。<sup>115</sup>但在青年時期的交遊中，則以赫爾達<sup>116</sup>和梅爾克<sup>117</sup>二人，對他的影響最深。歌德過去所接觸到的長者，都是一面體卹他，一面教育他，同時也可能寬容他，甚至縱容他。但赫爾達對他卻是極盡揶揄嘲弄之事，甚至常以言語書信激怒歌德。但赫爾達將有關希伯來詩歌及阿爾薩斯的民謠傾囊相授，共享了一段趣味無窮的快樂時光，還轉而注意到赫爾達所喜歡的史威夫特。<sup>118</sup>就因爲歌德對赫爾達的價值抱持強大的信念，因此對其任何侮辱不快，莫不一一承受。赫爾達話語寓意深遠，有關新的文學運動、精神的動向個性、發酵蘊內的志氣及如何躋身祖國一流士林，這對歌德相當具有吸引力，顯示歌德對此展現了高度的興趣。

歌德在他 22 歲時結識梅爾克，梅爾克雖然常針對歌德的作品或想法予以打擊、批評，但似乎亦看出歌德天賦詩才的使命。當歌德到瑞士旅行時，梅爾克對

---

<sup>113</sup> 威廉·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 ~1616)，也常被稱爲莎翁，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壇的巨星，在世界文化史上地位崇高且影響巨大，與歌德、但丁被公認爲歐洲的三大詩人。

<sup>114</sup> 斯賓諾莎 (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荷蘭哲學家。

<sup>115</sup> 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 ~1805)德國 18 世紀著名詩人、哲學家、歷史學家和劇作家，被公認爲德國文學史上地位僅次於歌德的偉大作家。

<sup>116</sup> 赫爾達 (G. Herder, 1744 ~1803) 德國偉大的文學家、神學家。

<sup>117</sup> 梅爾克 (Johann Heinrich Merck, 1741~1791) 德國評論家，被認爲是歌德巨著《浮士德》中梅菲斯特的模特兒之一。

<sup>118</sup> 史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1667~1745) 英國作家，格列佛遊記的作者。

他說：「你的志願，你不可動搖的路途，在乎給現實賦與詩的形姿。」<sup>119</sup>有伯樂慧眼相識，有知己慨然相勉，對他而言實意義深刻杳遠。其他令歌德感銘殊深且獲益良多的，還有拉瓦達<sup>120</sup>、芬·克勒登寶小姐<sup>121</sup>、貝里舒<sup>122</sup>和艾薩<sup>123</sup>等人。

與文友交往，歌德也曾發有過一些不愉快的經驗。例如德國作家倫茲有意與歌德一較高下，甚至做出詆毀、傷害、打擊歌德名聲的舉措。文友華格納有不錯的才學，但在歌德告訴有關「浮士德」女主角葛蕾卿的最後下場的構想時，竟被盜用在其劇作「嬰兒凶殺案」裡。以歌德為中心的年輕天才們，相互激勵驅策，聽任熱情恣意奔放，隨心之所趨創作出許多美好作品，但也造成諸多不愉快與禍患，成了毀譽參半的狂飆時代。

即便如此，歌德還是認為參加社交性活動是很重要的，因為經常置身於有學問的人及尋求學問的人之中，耳濡目染，總會在有意無意之間攝取到某些營養。有了友儕的批評及鼓舞、競爭及合作，又能夠在即將迷失自己的時刻幡然離開，再度探求胸臆，返回自然的自己，在進退之間掌握得宜。

### （三）《歌德自傳》的啟示

#### 1、學習的態度

歌德雖是才氣縱橫、聰穎過人，但能使他展現如此豐碩成果的一項原因，是他對於時間的規劃。「時間這東西，只要你存心好好利用，經常都是充足的。」<sup>124</sup>因

<sup>119</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314。

<sup>120</sup> 拉瓦達（Lavater, 1741~1801）瑞士哲學家、神學家，1774 年 6 月為訪歌德而來到法蘭克福。

<sup>121</sup> 芬·克勒登寶（Fraulein Von Klettenberg, 1723~1774），為歌德母親的表妹。

<sup>122</sup> 貝里舒（Behrisch, 1738~1809）風采外貌異常怪異對年輕的歌德產生過梅菲斯特式的影響，貝氏於 1767 年離開萊比錫時，歌德曾作頌詩三首為贈。

<sup>123</sup> 艾薩（Friedrich Oeser, 1719~1799），時任萊比錫的美術學校校長。

<sup>124</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204。

此他可以同時做二、三件事情，而且每一件都全心的投入。他可以白天從事工作，進行研究，會晤訪友或和愛人會面，晚上參加社交活動，再構思劇作，將以前自己所思、所想、所學、所得的一切，融會貫通，因此，他的學習可說是未曾歇止。

對於閱讀一事，他認為究明特別合自己心意的書籍之真髓與特質，這是每個人責無旁貸的事，並深思這一類書籍與我們的內心究竟有何關聯？我們的生命力，又因該書所具有的生命力而受到怎樣的鼓舞，怎樣的豐稔？他也進一步親近聖經而不再迷惑，且能在心中歷歷描繪聖經各卷的意義。因此這種湧發自信仰與直觀的確信，就是形成歌德的道德及文學生活構造的基盤。

## 2、迷途錯道

歌德的生活是努力不息，但又似乎毫無預計聽機緣與命運之驅使。有些人悼息歌德荒廢太多時間做許多不相干的事，像繪畫、政治事務、研究科學，尤其是數十年不斷的顏色學研究，但他知道這些「迷途」、「錯道」是他完成他偉大人性所必經的，人在「迷途中努力終會尋著他的正道」。

他在生活中所經歷的迷途，表現於最令人注意的「逃走」，他的逃走是他沉浸於一種生活方面，將要失去了自己時，猛然的回頭，突然的退卻，再返於自己的中心。每一次逃走就新生一次，開創了生活的新領域，對人生有了新啓示，他重新發現自己在迷途中的經歷，以豐富自己、深化自己。他曾言：「各種生活皆可以過，只要不失去了自己」，歌德之所以敢全心傾注人生於任一方面，盡量發揮，以致有偉大成就，就是因為他自知不會完全失去了自己，他能在緊要關頭逃走，退回他自己的中心，這是歌德一生生活最大的秘密。<sup>125</sup>青年時期他喜歡上小旅行，這是心靈的沉澱，是完全的放空，是讓自己充電，亦是他逃走的一種模式。當初因

---

<sup>125</sup> 宗白華，《歌德人生觀》，頁 3-4。

爲對麗麗戀情的不定，致心情起伏煩悶，而去瑞士旅行。在確定戀情已無結果，又再次決定出走。人們不管朝那個方向，企圖那一種事情，也終究會回到自然爲他指示出來的途徑。

由於歌德喜歡研究古代學及古代文物，他發現到在旅行途上向人詢問有關河流的事，即使是很小很小的河流，也要問明流向何處，乃是極重要的事。因爲：

可藉此明白這河流域的大概情形，對於互有關聯的高地與低地，也可以有個概括的認識。並且不論是現實上的觀察也好，作為回憶的線索也好，只要有這一條線，便可最確實地解開各地的複雜地理，以及政治上的情況。

126

蓋世界上人類文明的都發源於大河流域，一切生命的起源亦都跟水緊密相關。一條鄉間小河，循其脈絡掇拾考究，確實與政經、人文、史地等各方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歌德如此精詳的剖析，確實令人折服於其觀察入微及宏視遠瞻的獨到視野。

### 3、獨特寫景與記憶方法

歌德除了才學洋溢及語言天份外，他的勤學不輟及專注執著是他成功的原因。然而在他的學習過程之中，筆者認爲有幾項是他個人獨特的學習方法，頗值吾人借鏡參用。

他從小就習慣把風景當作畫來看，每當置身自然美景中，都想讓它定像於腦中，確保若干瞬間的確切記憶。但在旅途上因內心著急，時間又不多，所以他用

---

<sup>126</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209。

了一項奇異方法：即抓住一個有趣的對象，運用少數幾條線條簡扼地描繪在紙上，鉛筆所無法描繪的細部，則用言詞來記錄在旁邊。那些景物都靠這方法，使它不時都活在自己心中，日後當想在詩或故事裡利用時，每一個地點及風光，都能馬上浮現在眼前，隨心所欲地使用。

爲了防止自己忘恩負義，歌德還養成了一種「回憶」的習慣。他會試著回憶自己所有的一切物品如何到手且得自何人？而每當向別人展示自己的蒐集時，就談談經手、媒介的人，對相關的遠因及助力都表達感謝，讓快樂與回憶結合。

另外，歌德因創作需要拜訪拉瓦達牧師時，<sup>127</sup>又學到牧師獨特的觀相之法。每當牧師做完禮拜，必須把一只短柄的天鵝絨袋子，伸向每個從教堂走出來的人，一面說祝福的話，一面接受捐獻。每逢這樣的時候，他便要自己不看人而只注意他們的手，來下一個判斷。不光是手指的形狀而已，連把捐款放入袋裡時的手指表情，也沒有能逃過他的注目。<sup>128</sup>牧師把種種心得向歌德吐露，正逢歌德正在學習描寫人物，讓歌德獲益匪淺。

#### 4、人生省悟

歌德以老年寧謐的筆觸，來寫青春躍動的歲月，雖不乏年少輕狂的激情，但多了一份沉穩安適。因爲是法蘭克福市長的外孫，自幼庭訓禮教，加上燦然絕佳的才華，歌德的任性傲物自然就在所難免。

歌德極盡放肆的任性，有時是優點，有時是缺點，常使一向還能親近的人快然離他而去，有時又會爲自己和別人惹來煩惱困惑，以致對他抱持善意的人也常責備他經驗不夠。他在接受大學教育後，自以爲了不起，立即以教授自況，轉對妹妹也採取教訓的態度。對此，他自己感觸良多。在家休養重讀由萊比錫寄回

<sup>127</sup> 拉瓦達當時在蘇黎世當牧師，《觀相學》爲其主要著作。

<sup>128</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322。

的家信，發現沒有比重讀數年前的手筆，將自己列為觀察對象更能解析自己。「大凡一個人在年輕的時候，都無法掙脫一種自以為是的自負，而這種自負特別容易顯現於對自己的輕視上面。」正因如此，當他日後重讀自己昔日的作品時，竟覺之前創作的心情及作品的內容，非自己真正的面貌，於是就將作品付之一炬，他在青年時期就有兩次焚毀作品的事件。<sup>129</sup>當他決定前往威瑪公國時，因不耐威瑪廷臣的遲來，加上父親的性急與不正確判斷，讓易於迷惑的年輕人在衝動之下決定先行。歌德以老年的眼光思省這曾發生的一切，大有「戰事已畢，才領悟戰略良窳」之嘆，實乃人之常情，此人生省悟亦是其留給後人最珍貴的啟示。

歌德這位蜚聲文壇的一代詩聖與艷史無數的情聖，他的人生，同樣是一場精采絕艷的好戲。歷來對於窺探其敏銳豐富的感觸與深邃心靈，以及天才橫溢的多彩才華，沒有比他自己的自傳更能窺探其中的奧秘，他在《歌德自傳—詩與真實》中以老年睿智沉謐的性靈、柔緻抒情的筆觸，道出一代詩聖由出生到青年的成長歷程，讓吾人更深入了解潛藏在他青少年時期豐沛的情感與孕育的環境背景，認識這位文學巨擘純真自然的青春歲月，從中領略他帶給我們的不凡啟示。

## 二、《真與美》對《歌德自傳》的傳承

十八世紀的「一代文豪」歌德，與二十一世紀的「大河作家」東方白，如果翩然相遇於文學的花園中，會迸出怎樣的火花呢？東方白歷時十年時間寫就文學自傳《真與美》，歌德更費了近二十年時間才完成《歌德自傳》。這兩本自傳在文

---

<sup>129</sup> 第一次是萊比錫遊學時，原有的興趣嗜好被反對，被迫要求完全改變自己的想法，感到痛苦萬分，而對正在寫作品感到激烈的輕蔑，因此某天將詩、散文、構想、草稿、大綱等全部付之一炬。第二次是返家休養期間，再看萊比錫做的詩，覺得膚淺冰冷，於是將若干劇本、大量的詩、信、文件全部扔進火中，倖免的只剩「愛人的任性」、「同罪者」等寥寥數篇。

學史上而言，皆具有功業；東方白的《真與美》寫的是有關文學生活中的回憶，其首創文類統合形式，突破自傳寫作格局，令人一新耳目，東方白的文學自傳《真與美》因深受域外《歌德自傳》的啟發，<sup>130</sup>具有自傳寫作的傳承意義。

故本文試就《真與美》與《歌德自傳》這兩本自傳做一比較，透過兩本自傳的形式與內容分析，探究東方白的《真與美》對歌德的《歌德自傳》在寫作風格的傳承與創新。

## （一） 形式與內容的傳承

東方白的文學自傳《真與美》與《歌德自傳—詩與真實》，在形式與內容上有其相似之處，例如順時序的敘述方式、章節命名及作品的創作……等，都似乎有跡可循。就連東方白與初戀雪玉的戀情結束後，亦仿效歌德在失戀後，寫《少年維特的煩惱》模式，寫了一篇小說《雪麗》藉以抒情療傷。另外書中亦有多處提及歌德的見解理論，東方白並在《真與美》第六冊最後一章〈詩的回憶〉中，擷取了歌德「把人生比作滑雪山莊」的比喻，顯見東方白對歌德的喜愛，歌德亦對東方白具有一定的影響。

### 1、形式部份

就形式部分，趙震譯的《歌德自傳》全書共分爲四部共二十章，各章皆賦予主題名稱。記錄著傳主由出生開始到青年期發育的黃金時代，即26歲前往威瑪出任職務前。在敘述時間上，採直線敘述方式，依照傳主成長時間順序呈現，各章

---

<sup>130</sup> 林鎮山：〈話說皓月當空/年華似水而不知東方之既白—東方白的《真與美》〉，收錄於東方白：《真與美》（六），頁314。

及各段落多採第一人稱視角的描寫角度，偶會以第三人稱視角為之。各篇多以自述為主，再依時間發展加入人物或事件，增加趣味性，直接拉進與讀者的距離。同時，歌德除了穿插短箋、詩作，以增加自傳的變化性外，他亦善用對話體形式，呈現當時人物表情動作與場景環境，例如：描寫與戀人葛雷卿的對話或拜訪友人的晤談，就運用了對話形式，再現當時的情形，其自然對話的活潑文筆，加強了敘事的生動性和真實性。

東方白的《真與美》凡六巨冊，將個人生命史依循年代順敘的方式，從出生開始將人生階段分為幼年、童年、少年、青年、成年、壯年和中年等七個時期，每一篇分成若干章，章首各有主題，以時間軸串引生命成長的廣度。它記錄表述的是文學作品誕生的經過和歷史，將自己與文學有關的一生詳細交代。

《真與美》特別的是其突破傳統傳記既有格式，統合了各類文體的敘事形式，舉凡人物對話、新聞報導、書信體、時事議論、歌曲樂譜、詩歌散文、雋語警句、側影特寫……等，增添文學自傳之多元風貌，讀來逸趣橫生、輕鬆有趣，別有一番滋味。

兩者還有一共同特色，即作者皆運用「詩的筆觸」來寫自傳。傳記文學雖重事實，仍須著重其文學的素質，因此傳記文學在求真與求美的雙重尺度下，兼有史學與文學雙重的性格。<sup>131</sup>就二本自傳的副篇名而觀，似乎可窺其巧妙之處。

歌德以六十歲以後最圓熟、最周密的洞察力，客觀而冷靜，沉著而穩健地，以他一代文豪的天才，驅其如椽巨筆，提及他二十六歲之前的成長歷程。誠如趙震在《歌德自傳》譯序中提到的：「就修辭學的觀點而言，《詩與真實》確乎是動人而且奇拔的。然而，既稱為詩—虛構，又稱為真實，這其間便有了耐人尋味的意義。」<sup>132</sup>因為很少有人相信自傳是真實的，歌德也不相信。但他卻想以最大的努力，以最大的誠心，去描繪左右了他一生的「根本真實」。而事實上，一本記錄一

---

<sup>131</sup> 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頁 277。

<sup>132</sup> 趙震：〈譯序〉，《歌德自傳》，頁 2。

生的書幾乎一定是「詩」與「真實」的混合，歌德足夠聰明，把他的自傳取名為「詩與真實」，直接明說了他是用詩的筆調，運用想像力去寫「真」的，但又不失對事實的誠實。所以，「真」是他的追求，表達的方式是「詩」，這「詩」便是「文學性」。

東方白文學自傳《真與美》裡回憶的每一件事、每一個人，幾乎都襯托在他讀書的回憶裡，形成了他性格中的詩人情懷和文字語言的境界。儘管在他出國留學時，妹妹將其幾本重要筆記回收賣掉了，或因此有記憶所不及之處，但這並不影響他力圖呈現給讀者之歷史的「真」與文學的「美」。他那一幅幅真實美麗的回憶，一如晶瑩濃縮的珍珠，綴成一首首的人生詩篇，這就是他為什麼把這本文學自傳加上「詩的回憶」的原因吧！

歌德在自傳中牢牢扣住真實，同時不忘表現人性美和人情美，傳中常有細膩的人物素描和風光勝景的深度描繪，還穿插了詩作，這樣既做到真實展現傳主個性，還原事件本來面目，亦以藝術性再現歌德早期有意義的發展階段，同時打破了傳記學的傳統寫作模式，為自傳成為多元文學中的一個顯貴出了一份力。東方白的《真與美》將與文學有關的個人生命史，按時間順序自然流洩，其形式雖有其樣貌特異之處，但因節理有致、燦然有光，處處可見其自然揮就的妙意靈思。

## 2、內容部份

歌德在閱歷豐富的晚年，回顧自然的童年到青春飛揚的青年時期，除了文筆細緻、情感豐沛之外，亦散發著一股智慧與哲思的氣息。自傳內容包含各方面的成長學習經歷，例如歷史背景、當代文學現況、傳主個性、求學過程、集會慶典、出遊訪友、親情戀人、詩作哲學……等，都一一著墨交代，呈現生活的多面向。

《真與美》全書紀錄從出生到退休，從台灣到海外的生命軌跡，有著東方白

關於文學生活的點點滴滴，舉凡時代風貌、詩歌樂譜、書信諺語、風俗輿情、天文地理、江湖故事、文友交往、旅歐遊法，都在他的行文走筆下重現自然生氣。

值得一提的是，歌德和東方白兩人的成長都深受父親影響。歌德的父親對他的愛深摯親切，平時寡默，內心雖有柔情，外表卻顯嚴謹，想要給子女最好的教育及家庭環境。平時常喜歡把所知所學傳授給別人，可說是「好為人師」的人。父親偏愛有關義大利的一切事物，有時為歌德講述有關未來青春航程的夢幻故事，最後也都是以義大利和拿波里的描寫來做結束，可見父親獨鍾情於義大利，這自然在潛移默化中深深影響著歌德，終於在他 37 歲時也到義大利旅遊，一償多年夙願。

父親對年少就展現才華的歌德抱持相當大的期望，除了引導從事法律事務外，也冀望他在文學上有一番作為，甚至更上一層。歌德父親將「自己所欠缺的，想在兒子身上實現，這是所有做父親的願望。這好比就是在世上再多活一次，使第一趟的人生航程能夠功德圓滿。」<sup>133</sup> 這樣深切的盼望也同樣發生在東方白身上，也同樣被東方白引用在《真與美》中。由此不難想見，當東方白閱讀《歌德自傳》時，自是心有戚戚焉，其內心觸發的感動必然引起強烈的共鳴，由東方白被轉載最多、感人最深的散文作品〈父子情〉廣獲讀者迴響，即是明證。文章要感動人，必先要感動自己，繼而讓讀者感動，使讀者在作品中看見他自己，達到深刻的教化功能，讓文學作品有了生命，也才稱得上是成功的作品，《歌德自傳》如此，東方白《真與美》亦然。

歌德與東方白將豐富多彩的人生經驗，轉化成滋養茁壯的養料，或作為文學創作的素材，同時在字裡行間亦蘊含著源自生活體悟的人生智慧。歌德有「樹高終不能抵天」的領悟；東方白慨嘆造化弄人，冥冥之中自有定數。歌德常自我反省，一向厭惡謊言與偽詐；東方白嗜真如命，深具正義感。歌德對於貧弱者經常伸出援手，喜愛設身處地為人著想，期許人人平等；東方白具悲憫胸懷及人道精

<sup>133</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33。

神，力主族群平等、愛無國界。歌德對事執著，有恆心耐心，自認：「像我們這些道地的上萊茵人不管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凡事做起來便是無限無制的癖性」<sup>134</sup>；東方白做事全力以赴，堅定執著，即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歌德認為「一個詩人如果想要搞政治活動，他就必須加入一個政黨；一旦加入政黨，他就失其為詩人了」<sup>135</sup>；東方白則以不羈椽筆追求真理，堅持「作家是永遠的反對黨」。歌德將《浮士德》看作是他一生的主要事業，全劇完成後，他說：「我以後的生命已是上帝的」；東方白則將完成《浪淘沙》視為個人重要的時代使命。

這諸多相似的人生觀與處事態度，拉近了歌德與東方白的距離，也讓兩人在生活中的體悟凝化成珠璣智慧，對我們的成長與學習實具有極大的啓示作用。

### 3、文學技巧方面

散文的文學性一方面來自修辭，蓋透過修辭不但產生語境，並且可以統一不同的語境。另一方面是傳記這個文類吸收了其他文類的特色，例如小說的第三人稱觀點，小說的對話，客觀化的陳述語氣。<sup>136</sup>東方白在《真與美》中展現高明絕妙的寫作技巧，運用簡潔凝鍊的筆觸，配合俗諺俚語的使用與精鍊成熟譬喻手法，將生活化的語言與人物對話自然呈現，猶如一幕幕流轉的人生電影，具有高度的藝術美感。

而在《歌德自傳》中，歌德亦展現了精湛的文學技巧，且譬喻筆法已達出神入化的境界，在描人、抒情、繪景各方面，充分展現藝術之美。例如每當他靈光乍現、湧現思維時，即馬上寫下，將自己形容為「好比就是看著自己孵出的小雞，在自己身邊吱吱地啼叫著的母雞<sup>137</sup>」，相當傳神有趣。

<sup>134</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285。

<sup>135</sup> 朱光潛：《歌德對話錄》，頁 259。

<sup>136</sup> 鄭明俐：《現代散文構成論》，頁 15。

<sup>137</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295。

另外，歌德與東方白亦善用意象旨趣的繁複投射，形成情緒綜合的媒介，傳達出種種特殊的訊息。「意象的基礎就是心象，經由心象，作者內心的造型和思維，進一步透過文學的媒介、語言的轉義借喻等而產生的一種形象」<sup>138</sup>，它不僅具有裝飾性的功能，而且是文學美的重要成因。例如東方白遊歐時，乘船到義大利的 Capri 島：

這島的大小與對 Napoli 海灣的地理位置，恰巧跟龜山島對蘭陽海灣完全一樣，它們像是女人胸上的一塊翠玉，給那曲線玲瓏的胸脯增添了無限的詩情與畫意……<sup>139</sup>

又如來到「聖彼得大寺」中：

由那尖頂的圓形天窗洩下自然的陽光，當你抬頭仰望那金碧輝煌彫繪並茂的穹窿，再鐵齒的無神論者也會悠然感覺上帝的存在，彷彿穿過那頭上的圓窗，天堂就會出現在眼前。<sup>140</sup>

由視覺意象所見的圓形天窗，經由心象轉化聯想，看見天堂、接近上帝，可見其堂構之宏偉，不僅看見整個羅馬，也感覺的到全世界。再如觀賞「紅磨坊」的壓軸戲：

全團五、六十位年輕的法國女郎，個個袒露酥胸，笑靨迎人，那乳房都抹了白粉，豐滿而富彈性，像朵朵含苞欲放的荷花，風乍起，吹動一波又一

<sup>138</sup> 鄭明俐：《現代散文構成論》，頁 71。

<sup>139</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十二章巴黎鴻爪），頁 256。

<sup>140</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六章奴才），頁 262。

波的花浪，整齊劃一，煞是好看。<sup>141</sup>

這群鶯艷舞的春之饗宴，一波一波的荷花搖曳生姿，看得東方白如痴如醉，神魂酩酊。

如果將歐洲想成一位橫陳仰臥的美女（西班牙是頭，義大利是手），那麼法國便是他隆起的酥胸，「賽茵河」是她胸上的項鍊，鍊上珠石寶玉，琳瑯滿目，其中最璀璨最明亮的是那巨鑽的鍊墜，它名叫「凡爾賽」。<sup>142</sup>

此一由具象而心象，由平面而立體的轉化，更突顯出凡爾賽宮的耀眼嬌美、精緻奢華。東方白由感官式意象到心理式意象，以主觀感情投射在外物上，或賦予外物人格與性情的運用，巧妙摹繪耳目見聞的美麗形象，亦層疊有致的展現了蓬勃生氣。

歌德在遊覽萊茵河的旅程中，被芬·拉·洛修的夫人的女兒吸引，離開夏綠蒂後，舊的熱情尚未完全消退，新的熱情卻又接踵而來敲動的心絃，「這好比太陽正要西沉之際，在相反方向竟然升起了月亮，使我們享受到雙重的光輝一般。」<sup>143</sup>令人無比興奮。因歌德崇尚自然，也喜歡以自然作比喻，他是這樣形容女友茱麗德里克的舉止面容「那舉止的優雅，可與百花盛開的大地比美；那面容不變的朗麗，可與澄碧如洗的天空相競。」<sup>144</sup>當他想起與茱麗德里克的戀情時，如此描述身心煎熬的不安心情：

這種不能顧前思後的春青戀情，好比就是擲進夜空的炸彈。它瞄出和緩而閃耀的線往上升騰，加進星群之中，好像就要在哪裡待下去似的，但旋即

<sup>141</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六章奴才），頁 304。

<sup>142</sup> 東方白，《真與美》（五）（第六部壯年篇（上）第六章奴才），頁 301。

<sup>143</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256。

<sup>144</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219。

開始墜落，往相反的方向描出同樣的弧，最後在軌道末端破滅。<sup>145</sup>

善意與熱情的沸騰，沉湎與無情的焦灼，洶湧襲上心頭，令人難以承受。由心理思念的發抒，到戀情愁緒的昇華幻滅，此情緒式意象的轉化運用，堪稱絕妙！

《歌德自傳》和《真與美》能夠展現優異的文學技巧，實不能忽視歌德與東方白兩人閱讀廣博、勤勉不懈的工夫，復以日夜鍛鍊醞釀、吸收內化，方能臻此境界。

## （二）展現對國家社會的關懷

一段戰爭時期或革命時期渡過的童年，比平靜和快樂的童年留下更豐富的記憶，歌德和東方白兩人就同時都有如此的深刻體驗。七年戰爭與法軍進駐法蘭克福後，在歌德童年中成了一段難忘的回憶。東方白幼年親眼目睹了戰爭的無情與可怕，在其小小心靈留下深刻的印象，對其後來的人生觀和文學觀均產生莫大的影響。

歌德所處的時代，德國分裂成眾多邦國，與鄰國的法國恰成強烈對比。對於國家語文的闕如、封建習俗因襲、貴族與平民的不平等、古代文學的不重視等，社會呈現混沌與紛擾。自幼就對深沉廣大而充滿苦難的世界而心動，他很早窺伺到埋在市民社會一本正經的外表下，心靈深處往往是荒涼而醜陋。兇殺、偷竊、下毒、破產、離婚，充斥在社會各角落。七年戰爭爆發後，七歲歌德的家人也因此分成各擁奧國及普國的兩派，市民也因此而更加疏離。因此真正具有時代價值的文學，是取材於深刻、龐大人生的題材，方能成功拓展德國文學的視野，也才能造成深遠影響。

---

<sup>145</sup>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230-231。

在《真與美》中許許多多真實人物故事背後所代表的，就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縮影，東方白對於出身寒微或是社會低下階層的人特別關心，具有悲天憫人胸懷及人道精神，反映社會現狀，突顯政治困境，追求台灣文學的本土性與自主性。東方白本著對台灣命運的過去與未來充滿關懷，因此《真與美》的內容也關注著東方白所處的生存環境、社會以及人際間的關係，其涵蓋的時空跨越了原鄉台灣，更遠涉加拿大、日本、美國與歐陸英倫，並穿梭往來於歷史的時間洪流中，見證了台灣的歷史，也映現了時代的風貌精神。東方白將對鄉土的繫念轉化成文學作品，將內心的騰湧的愛意付諸實際行動，一個人在離鄉三十年、幾萬里，還可以把故鄉的事放在心裡，而且充滿了那樣的真切的情感，實在令人感佩。

自傳裡的歌德，不僅要處理好情感世界中的大小事務，而且更強烈要求接近並探索真實的世界，展示那個時代的巨變。歌德所要求的真實是對歐洲乃至世界時代和思想變化的真實反映，不同於我們今人常將真實微縮到兩性關係，尤其是性愛方面。當他到萊比錫求學時，歌德因操有南德的方言口音，而屢次受到當地人們嚴厲指摘。對此歌德認為「不論是哪個地方，對自己的方言總有一份愛好。無可置疑，方言正是靈魂的故鄉。」<sup>146</sup>如果得改變發音的變化，甚至連因生長的地區而產生的獨特性格，這是歌德無法苟同的。這一執著的作風，與堅持用本土語言寫作的東方白相同，他深信文學與土地、與社會、與文化都無法分開，而且唯有本土性的語言才能夠將文學的「原味」充分呈現出來，因此在《真與美》中以淳濃熟悉的鄉音，保留台語對話的作法，可看出兩人對於鄉土都懷有一份真摯的感情。

在東方白心中，文學是一種奉獻，要將手中熊熊燃燒的台灣文學火炬傳承下去，穿越時空去創造百年千年的文學生命。文學不能單憑想像與技巧，有了豐富的人生經驗，題材自動就會出現，依循情感自然流洩，就有取之不盡的創作題材，視野面向也益加開闊。在受了常人所沒有的折磨與痛苦後，感受既深，傷痛之切，

<sup>146</sup>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 136。

領略人生價值與意義，也因此能創作出偉大的作品，實現文學的終極目標-----「真與美」。

### （三）解開作品之鑰

《歌德自傳》與《真與美》這兩本自傳，記錄傳主作品的構想孕育到完稿誕生的歷程，文友交遊或餐桌夥伴的互動影響，乃至文學觀與創作觀形成的關鍵，是深入瞭解傳主創作世界的最佳途徑。

從《歌德自傳》中我們瞭解到，除了抒情詠懷的詩作之外，歌德在戲劇方面亦展現絕佳才華。歌德作品中的主角，常取材自生活中的人物，例如他在史特拉斯堡時，有感於雷爾塞是個永遠不失去自我，善良可愛，於是在寫《格茲·芬·貝里興根》時，將他化爲法蘭茲·雷爾塞一角，爲二人友誼留下紀念。歌德中年期代表作《威廉·麥斯特》裡的〈美麗靈魂的剖白〉及脫胎自母親的表妹芬·克勒登寶小姐的信件和談話。關於創作題材的選擇，崇尚自然的歌德認爲：

要從現實生活出發，不要過信自己的獨創能力而單憑想像去虛構題材，題材最好是用現成的，哪怕是日常慣見的平凡事物，只要經過詩人的處理，鎔鑄成爲一種完美的有生命的整體，它就會顯出普遍性和詩意。<sup>147</sup>

在他的觀感裡，「自然」是最純真的情感，只要牢牢抓住現實生活每一種自然情況，乃至每一頃刻的自然感觸，都具有無限的價值。

歌德家的古老祖傳秘方，就是靠詩作而克服苦惱，因此他一直以詩的創作來表現自己的感情與思緒，藉以脫離那種境況。當他礙於道德只能壓抑滿懷惆悵和

---

<sup>147</sup> 朱光潛：《歌德對話錄》，台北市，蒲公英出版社，1986年版，頁9-12。

沮喪悄然離開已有婚約的夏綠蒂，在另得悉友人舉槍自盡一事後，便觸發了歌德寫下《少年維特的煩惱》的原始動機。《少年維特的煩惱》是歌德在青年時期最重要的作品，他以四週的時間，一氣呵成寫就了影響遍及整個歐洲的《少年維特的煩惱》。當時歐洲知識界無人不知維特和歌德，連拿破崙也讀《少年維特的煩惱》，並且帶著這本書遠征埃及。維特的煩惱，反映了廣大平民知識份子在那一時代的精神苦悶，維特的煩惱引起了他們的共鳴。當時許多青年穿維特的服裝，有的甚至抱著這本書仿效維特而自殺。此一廣大影響，也致使歌德受到責難。<sup>148</sup>在《少年維特的煩惱》這部作品中，最耐人尋味的是「對象的投射」，維特就是歌德，歌德就是維特，一個自殺了，一個卻活下來了，最終維特亦成了滿腔熱情又悲觀厭世之青年的投射對象。

《真與美》的字數將近一百二十萬字，鉅細無遺地記錄東方白自出生至退休的種種回憶，深蘊人生哲學，亦交代影響作品的因素及其產生的背景、過程，不僅滿足了讀者的需求，從東方白的諸多作品再回頭對照《真與美》的探源釋祕，幫讀者解開其背後一則則感人肺腑、賺人熱淚的人生故事。

當初東方白收到初戀少女雪玉的絕交信後，感如奇恥大辱，而陷入人生低潮，曾仿歌德作《少年維特的煩惱》之情，寫了愛情小說《雪麗》，雖然日後並未發表，但東方白的悲劇小說《露意湖》刊出後，卻意外讓女主角黎欣美深受感動而重續前緣，與男主角吳秉鈞步上紅毯，這一悲一喜的奧妙與轉折，讓人絕不敢忽視文學的影響力。

---

<sup>148</sup>《少年維特的煩惱》是一部書信體和自傳體的愛情小說，1774年出版後，歌德在西歐立享盛名。特別是青年一代人，多由於「維特熱」而弄得神魂顛倒，穿維特式的服裝，過維特式的生活，甚至仿效維特自殺，歌德也因此受到當時保守派，特別是天主教會的痛恨和攻擊。一般西方文學史家把維特所代表的頹廢傾向稱作「世紀病」。歌德在1824年的談話錄中，否認維特與時代有關之說法，強調產生維特的陰鬱心情只涉及個人的特殊遭遇。這當然是錯誤，因個人不能脫離一定的時代、社會和階級而超然在真空裡。朱光潛，《歌德對話錄》，頁18-19。

### 三、《真與美》的創新

《歌德自傳》是歌德在六十歲時，以最圓熟的洞察力，客觀而冷靜的娓娓道出他二十六歲之前的成長歷程。《真與美》則是東方白在五十二歲時，開始執筆寫作的文學自傳，涵蓋的範圍係從他出生到中年時期，有關文學生活的點滴回憶。故以下嘗試從兩人自傳相異之處來看《真與美》的創新精神。

#### (一) 寫作動機與範圍

《歌德自傳》是歌德為自己的發育時期留下的記錄，值得我們將它作為生活的指針來細細品味。但是歌德為什麼要寫自傳？歌德在自傳序言裏就言明，他是應讀者經過深思熟慮的請求，想將內心的激動，外來的影響以及自己在理論上和實際上所邁出的腳步順序加以敘述，把人與時代的關係說明，指出整個局勢阻撓他到什麼程度，又掖助他到什麼地步，他如何從其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以及作為藝術家、詩人或著作家又怎樣再把它們反映出來。歌德認為時代給予當時的人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一個人只要早生十年或晚生十年，可能就變成完全另一個人了。

《歌德自傳》全書共分成四部共二十章<sup>149</sup>，本書雖名為自傳，所寫生平卻只到歌德於一七七五年七月，離開故里前往威瑪時，即從他誕生至青年期而已。其實到了威瑪以後，一直到他逝世為止，他都不停的在發光發熱，不但完成了眾多作品，在威瑪的宮廷裡擔任要職，且一生中都不斷的在談戀愛，涉足各領域並自成一家之言，這些功績歌德都沒有寫下來。對此，歌德親口對愛克曼說明他的想法：

---

<sup>149</sup> 坊間所看到的《歌德自傳》譯的是濃縮版本，本書全文原有四大巨冊約有幾千頁，內容還涉及人類的精神、知識、制度、文學、藝術等各方面，所以濃縮版本是將一些枯燥乏味的記述刪略將焦點放在歌德的成長與其精華予以最大尺度的凝縮。

一般地說，一個人最重要的時代，是發育時期。我在《詩與真實》裡已經詳細的寫下來了。在那以後開始了我與社會的鬭爭，不過有興趣的，只是結果而已。<sup>151</sup>

同時，歌德還認為「生平有些或許算是好的東西是不可言傳的，而可以言傳的東西又不值得費力去傳」，自傳只是填滿一個作家的生涯空隙，補足若干斷片，為遺忘失落的諸多冒險留下一個記憶，這才是主要目的。因幸運之神鼓勵，在詩人尙保有力量之際，將甫過去的體驗牢牢抓住，大著膽子描寫出來，把握良機將它公諸於世罷了。

東方白最喜歡的兩冊回憶錄是盧騷的《懺悔錄》和《歌德自傳---詩與真實》。相較於歌德的樸實謙遜，東方白則以文學特有的韻味，為傳記下了個詩意盎然的註解：「人用筆在稿紙上寫小說，上帝則用人當筆，在大地上寫小說，每一本回憶錄都可說是上帝寫的小說。」他對「誇耀」自己的成就與「掩飾」個人的缺陷不感興趣。只想把一生中發生在周遭「真實」而「美麗」的故事與哲思，點點滴滴，如詩一般記錄下來，供自己回味，給別人欣賞。透過「傳記的真」與「文學的美」來凸顯人生中的「真」與「美」，且《真與美》側重在東方白與文學有關的一面，對於家庭、孩子、工作則較少著墨。

東方白動筆寫文學自傳時，有朋友質疑他當時只有五十二歲，為什麼那麼年輕就開始寫回憶錄？不過他很慶幸自己儘早動筆，所以可以寫出一百多萬字，若等到自己活到一百歲才開始寫，恐怕只能寫出「我是東方百」四個半字，因為寫錯別字只能算半個字。

<sup>150</sup> 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流行很廣，它記錄了歌德晚年有關文藝、美學、哲學、自然科學、政治、宗教以及一般文化的言論和活動。

<sup>151</sup>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頁4。

儘管兩人自傳的寫作動機不同，寫作範圍不同，寫作年齡不同，寫作時間也不同，但他們對生命的熱愛，對真理的堅持，對人生抱持希望，對大眾表達關懷的真摯感情，卻是一致的。

## （二） 呈現方式的創新

《歌德自傳》以各章節的主題為主軸，將全書分為二十章，如故事般地展開生命的探索與學習，只有一些篇章附上相關的詩歌，展現傳主個性，還原事件本來面目外，並沒有其他複雜的文類摻雜其中。

《真與美》的「文類混合」寫法，與《歌德自傳》有很大的不同，《真與美》全盤吸收統合了其他相異的文類，以環繞自我與別人的主題，勾勒自我與時代的風貌，內容多元廣袤，如百科全書般令人享受一場豐富的視聽饗宴。東方白脆弱易感的文學神經，在他思緒感情洶湧澎湃的激盪中，時而抒情議論，時而散文歌曲，時而婉轉動人，時而激越憤慨，這些都是以其不羈之椽詮釋生命真情至性，所力圖呈現「真與美」的最高目標。

此外，在各個章節中，東方白在各個章節，以獨立的個別短篇寫「真」中，情事敷演的時間就不再固定「順時」，而是恍惚交錯，原有「回顧」，旨在「追述」往事，是從「過去」演述到主項時間的「現在」(historical present)，也間或不惜嵌入「前瞻」，昭示「當時的未來」，而卻有與主題統一協調為主。<sup>152</sup>不同於《歌德自傳》的順時演述，《真與美》迴避了編年式的流水帳，而利用不同的小主題作為敘述的基本架構，可說是本書最大的一項特色。

歌德自幼就展現絕佳才華及語言天賦，家世背景與家人期待亦是他絕佳的後盾。在其主動勤奮的學習過程、詩歌戲劇的萌發創作及對話邀遊的社交活動，顯

---

<sup>152</sup> 林鎮山：〈話說皓月當空/年華似水而不知東方之既白—東方白的《真與美》〉，收錄於東方白：《真與美》(六)，頁 302。

示了歌德青年時期生活的豐富性與全面性。特別的是，在歌德的生活中，「情，最迷人」，有了愛情人生才由黑白變彩色，生活才有動能有驅力，因此歌德曾說：「要是世上沒有愛情這個世界對我們還有什麼意義？一盞神燈要是沒有亮光，又有什麼用呢？」傳神的表達愛情在他生命中的地位，所以《歌德自傳》中「愛情」似乎也是一條重要線索，引領我們分享歌德生命的多姿多彩，同感其心靈深處愛憎情愫的翻攪，觸探迸發詩人原始創作的悸動。相較於歌德只描述從誕生到青年期，《真與美》中的內容，除了東方白的戀愛史、文友的交往、作品的解密、個人文學生活的回憶錄外……，生存與自我、時代與環境、歷史情感與身份認同、環環相扣，映現那個時代的風貌與精神，為台灣傳記文學立下新的里程碑。

歌德反對揭露性文藝，且曾對雨果屢次表示不滿，可能是由於雨果在當時所代表的算是進步的民主傾向，不合歌德的口味。東方白卻直言雨果的《鐘樓怪人》<sup>153</sup>與《悲慘世界》陪他一起長大，幾乎變成了東方白文學的雙乳，給他營養，給他溫暖，給他撫愛，給他思奶（sai-nai）。對於政治社會的不公不義，追求自由民主的東方白勇於針砭時政，筆觸近似雨果；故東方白性情率真，剛正不阿，關懷民生，以文學之真映顯政治之假，甚至還以作品諷喻蔣氏政權，奮力實踐臺灣文學的自主性與民主性，頗不同於歌德的妥協態度。

儘管歌德與東方白兩人不同時空，兩人自傳也存在著某些差異，從創新的視野觀之，東方白的自傳寫作受歌德影響的痕跡雖斑斑可循，但東方白努力突破傳記寫作格式，呈現多元形式的文類統合，將《歌德自傳》中原本的形式與內容的範疇，加深拓廣，補聲添影，確有一番新奇滋味，實可看出東方白別出心裁、意欲創新的文學態度。

綜言之，《歌德自傳》首開近代自傳先河，《真與美》文學自傳則在既有自傳

---

<sup>153</sup> 1831年雨果發表的曠世不朽的巨著《巴黎聖母院》(Notre-Dame de Paris, 另譯《鐘樓怪人》), 採用了對比的手法塑造了卡西莫多(Quasimodo)和孚羅洛(Frollo)兩個主要人物: 一個外形醜怪而心地善良, 另一個道貌岸然卻心如蛇蠍, 用以揭露中古教會的黑暗與罪惡宣揚了仁慈與愛情創造奇蹟的人道主義思想。但作品中美與醜經過一場殘酷的搏鬥一後同歸於盡, 顯現其宿命論的思想。參見侯維瑞:《文苑英華》, 頁138-145。

寫作形式上，援引《歌德自傳》之長，賦予自傳生活性、文學性、平易性及閱讀性的繽紛形貌，在台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

## 小結

歌德與東方白兩人，一西一東，一古一今，雖無法同在世界文學舞台上比肩演出，但東方白還是曾有機會得以接近歌德。當東方白環歐旅行到義大利時，爬上歌德當年攀登過的鐘樓，體會其從三百二十呎高的樓頂，感受其生平第一次看到海的心情。當遊覽德國法蘭克福時興致勃勃地拿著旅遊指南，按圖索驥來到「歌德之家」拜訪最心儀作家的故居。無奈因暮色低垂，已過開放參觀時間，為旅歐之行的「遺珠之憾」。當東方白從導遊處得知市政府為了表揚當地詩人，還特別將原來的「法蘭克福大學」更名叫「歌德大學」時，相較於西方對文化的尊重與對文人的推崇，直嘆華人智慧之貧乏，才有東方人將帝王捧上天、將文人踩在腳下的行徑。又來到「大英博物館」的手稿部門，看到自小耳濡目染、敬愛交加的歌德手稿，其字秀逸雋美，盛讚如西洋「王羲之」。

另外，在《真與美》中，東方白還有多處提到歌德思想哲學與文學創作的觀點。也許是兩人對生命真諦的感悟有了交集，也許是兩人以文學激迸出智慧的火光，東方白不自覺地擷取了歌德「把人生比作滑雪山莊」的比喻，作為他這巨著自傳《真與美》的結語<sup>154</sup>：

只有上山下山的人在變，山莊本身永遠不變。留在山莊的人，最大的快樂，莫過在白天辛勞滑雪之後，夜晚坐在會客廳的沙發上，啜飲啤酒，跟因緣際會的知心朋友開懷暢談，他們「真實」而「美麗」的故事與哲思，點點

---

<sup>154</sup> 東方白：《真與美》（六）（第七部中年篇第十章詩的回憶），頁 281。

滴滴，爾後都變成了他濃縮而晶瑩的「詩的回憶」……

筆者認為，東方白有幾本少年時代的日記被家人賣掉了，《真與美》係以記憶為藍本創造出來的回憶錄；歌德也有手稿、作品燒掉了，甚或用詩人的想像來美化縫補生命的斷片。只不過因為東方白嗜真如命的性格，比起歌德更努力去呈現「歷史的真」與「文學的美」，甚至用生命去捍衛理想，完成使命。世界三大傳記作家之一的莫洛亞認為：「一個傳記作家無權創造一件事或一篇演講詞，但是他顯然有意將真實的資料寫成小說的形式，使讀者獲有主角在他筆下世界中行進的感覺。」<sup>155</sup>因此莫洛亞也強調，只有透過小說的手法寫傳記，才能把握「真實」。關於自傳的真實程度，雖非本文深究的重點，然綜上所述，東方白是小說家，歌德是詩人，由此即可窺其一二。

《歌德自傳》對《真與美》有著傳承的意義，東方白將形式與內容吸收內化後，展現了《真與美》的創新價值。透過文學作品，歌德與東方白兩心可以穿越時空，相互輝映；抑或想像兩人比肩漫步於文學花園，舉杯邀月，對影成雙。從東方白心儀歌德的意向而言，《歌德自傳》在啓迪教化方面，確有其深遠影響，至少在東方白身上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而東方白在《真與美》中所展現的強韌生命力、嗜真如命的創作態度與「天才是長久的耐苦」之精神，其對世人的啓發與影響實則早已開始……。

---

<sup>155</sup> 安德烈·莫洛亞著，陳蒼多譯：《傳記面面觀》，頁2。

## 第五章 結論

在東方白以大河巨著《浪淘沙》連獲大獎，並拍攝成電視連續劇後，知名度大增，堪稱大器晚成的他，在今日台灣文壇眾多作家中受到矚目。而記錄著東方白為文學生活的點滴，有著為其文學作品解祕功能的《真與美》，自然就能瞭解東方白不可或缺的入門書，經本論文的研究將其價值歸納如下：

### 一、以《真與美》回歸自我的價值

一幅美的畫像，既是和本人相像的肖像，同時也是實體的一種藝術轉移。《真與美》這坦然的真情告白，將傳主外面的起伏事實與內心的變革過程同時書寫出來，生動自然的型塑傳主畫像。東方白的《真與美》訴真吐實的娓娓道出關於文學的生活，重新映現生命的軌跡，展拓不羈的文學腳印，不僅解開了其文學作品的創作之秘，也滿足了讀者對其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窺探慾望。這樣足留青史的巨幅回憶錄，廣泛的牽涉到當時台灣的歷史背景、社會脈動、文化氣息，這不只是個人的歷史，更是一個台灣時代精神的投射，堪稱是把整個人生場域當文學教室而成功的作家典範。

#### （一）展現人生的「真與美」

東方白向來是主張形式與內容並重，在梳理《真與美》之結構與內容後，彰顯其最重要的價值乃對於東方白成長歷程的細膩剖白，深具「映現生命軌跡」、「展拓文學腳印」、「解開創作之祕」、「實踐人生哲學」等四項特色。

循蹈東方白的生命軌跡，《真與美》映現了傳主愛憎喜惡鮮明的凡樸個性，訴

真吐實的詮釋了生命的真情至性，其以順時推演的時間結構及獨創的文類統合形式，縱向串成時間軸線，橫向聯繫活動廣度，款款流露自然凝鍊的筆觸，坦白無遮的交代他將生活中動人的故事，轉化為文學創作的養分與素材的過程，帶領讀者為文學作品探源釋秘。東方白力主以生活故事為創作題材，體現「真即是美」的文學觀，並將涉獵廣博、勤敏強記的為學態度，以及受文學音樂愛戀滋養的喜悅，如實作了交代，繼而破憂鬱之繭，羽化快樂彩蝶，以自己的文學音符譜生命的樂章，體現了生命的積極意義。

從《真與美》中，吾人領悟其深蘊對眾生同情悲憫的人道情懷，追求真理的高情遠志，以及「人跟人平重要」力促族群平等和諧的理念，這不僅展現了人生的「真與美」，其恬淡不羈的作家文格，實乃東方白人生哲學的具體實踐。

## （二）對東方白個人的意義

履尋東方白文學的腳印，串起流轉躍動的生命軌跡，感其心靈深處愛憎情愫的翻攪，觸探迸發原始創作的悸動。看他掇拾生活週遭慣常所見，凝塑成美麗動人的故事，將日常凡俗的瑣碎素材提煉精萃，轉形易貌，昇華如詩，為自己豐富多彩的人生留下珍珠般回憶，供自己回味，亦給別人欣賞；不僅感動自己，也感動他人。

「生命的開始，是從追求生命意義的時候開始！」東方白的自由不羈，正是形塑其靈魂人格的命脈；以寫作為志業，正是此生奉獻文學的使命價值。「有超人成就的人，不一定有超人的體力，但他一定有某種產生超人力量的祕密工具或方法，概無疑問。」<sup>1</sup>猶記東方白在寫《浪淘沙》期間，曾數度與死神搏鬥，寫作《真與美》期間又被診斷發現得舌癌，從發現到開刀只花了 26 天。對於「死」，他早已

---

<sup>1</sup> 東方白：〈超人的成就〉，收錄於《盤古的腳印》，台北市：爾雅出版社，1984 年 11 月，頁 25。

透悟，死只是睡去而已，最重要的是「活著，須有意義！」因此，東方白憑藉的是對文學的使命與對台灣的熱愛，因為遠在異國他鄉，多了對家園鄉土魂縈夢牽的繫念，相對的也就有更廣闊的人生視野與文學觀瞻，呈現本土作家所沒有的靈性與質素。其一身病痛憂擾的凡軀，聳立如堅毅強悍的文學巨人，足以令人動容，這非凡成就更彌珍貴。

不久之前，夫人鄭瓊瓊女士罹患重病，東方白不忍老伴在接受化療中身體變虛弱，而致宿疾復發，表示日後可能少寫一點，但其對台灣文學的熱情則永不消退。《真與美》現在雖只寫到中年為止，但以東方白追求完美的個性而言，寫作最終就是要回歸自我的價值，因此，隨成隨刊的《真與美》極有可能寫的是記載一個生命長河的巨構自傳。「從一人之身，知一世之事」，回溯曩昔寄情文學的光芒，透析其視界聲域的形貌，重探生命與記憶隱含的意義，散發出一股智慧與哲思的氣息，《真與美》不僅是東方白文學的生命史，亦是具有重要價值的台灣文學史料。

## 二、具有傳記文學的傳世價值

傳記文學是以文學手法描寫人物成長歷史的敘事散文，兼重「歷史的真」與「文學的美」。《真與美》是東方白以小說形式寫成的自傳，自然屬於傳記的範疇，因其內容側重在與其文學生活有關的部分，所以東方白稱之為「文學自傳」。其獨創的文學形式與多元的敘事內容，以傳記文學的視角觀之，雖然以小說的獨創形式寫自傳，卻無一不符合傳記「真實、品味、文筆、以人為本」等四項要件。

任何一個人的生活型態，都是他所生存的時代之社會文化環境的縮影或反映，所以閱讀這類人物的自傳或傳記時，可幫助我們瞭解當時的社會文化情勢。世界的歷史就如同偉人們的傳記，優秀的傳記作品更具有無可比擬的教育功能、歷史意義和文學價值。東方白結合歷史的真和文學的美，打破了文學形式，混合

了詩、散文與小說元素的作品，寫出他生命中的《真與美》，堪稱是台灣精采翔實的文學入門書，不僅「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亦具有重要的教化意義與傳世價值。

「圖畫使瞬息變換的風景人物固定；音樂使一現即逝的美麗聲響留存；文學使千變萬化的人類情感永現。」<sup>2</sup>只要寫得真，就是一種美；只要是美的藝術品，就值得珍藏。東方白認為藝術的真諦便是一「化瞬息為永恆」，將瞬息變化凝真為美，映現神采生氣，方具有藝術的永恆。印度詩聖泰戈爾嘗謂：「所有民族都有義務將自己民族的東西，展示在世人面前。」無論是以圖畫、音樂或文學的藝術形式呈現，植基於民族文化的肥沃土地中尋求成長，熱愛自己的鄉土及文化所進行的創作，更具有無與倫比的時代意義，從德意志的歌德、英國的莎士比亞、西班牙的塞萬提斯，以及後來日本的川端康成身上，我們看到「文豪必須熱愛鄉土」的昭昭啓示。

從《浪淘沙》到《真與美》，東方白這二十年人生的菁華時光，為台灣文學留下了史詩般的巨著。他以一派自然不羈的椽筆，將一生有關文學生活中歡笑喜樂及悲哀愁苦，凝塑成晶瑩閃動的珍珠，讓吾人見證其文學創作的時代風貌，亦在其人生中留下真與美的回憶。《真與美》除了具有歷史與文學的研究價值外，更具有開啓作家自傳寫作風氣之示範作用。好的文學像一面鏡子，使人人在鏡子裡看到他自己。《真與美》讓我們看到傳主平凡的人性，觸探到脈搏的跳躍，感覺到呼吸的起伏，進而引發讀者共鳴，達到深刻的教化功能。東方白深悟「一代文學，乏人問津；穿越時空，萬古常新」之道，故傳主勇於追求真理的執著態度，在在蘊含著他的人生哲思，深蘊生命具無限可能的啓示，更讓《真與美》在解構文學文類的束縛，及顛覆文學表達的形式之創新意義中，亦具備了流傳後世的文學價

---

<sup>2</sup> 東方白：〈藝術的真諦〉，收錄於《盤古的腳印》，頁 63

值。這位由「愛文學、愛音樂、而愛人類」<sup>3</sup>的人，胸中躍動的是一顆「愛寫作、愛鄉土、而愛台灣」熾燙的心，誠如莫洛亞所言：「在這兒，傳記作家和偉大的音樂家及偉大的詩人，是處於同地位的。」<sup>4</sup>爰此，我們似乎可以給予東方白同等的評價。

### 三、啓發自《歌德自傳》的傳承與創新

東方白《真與美》深受域外《歌德自傳》的啓發，形式方面，《真與美》順時序的敘述方式、章節命名及作品的創作……等，似乎受到歌德的影響。在內容方面，歌德以閱歷豐富的晚年，回顧自然的童年到青春飛揚的青年時期，自傳內容將各方面的成長學習經歷，都一一著墨交代，呈現生活的多面向。《真與美》全書則紀錄著東方白從出生到退休、從台灣到海外的生命軌跡，有著東方白關於文學生活的點點滴滴。除此之外，兩人自傳也存在著寫作動機、寫作時間與自傳涵蓋範圍的不同。從創新的視野觀之，東方白的自傳寫作受歌德影響的痕跡雖斑斑可循，但東方白努力突破傳記寫作格式，呈現多元形式的文類統合，將《歌德自傳》中原本的形式與內容的範疇，加深拓廣，補聲添影，確有一番新奇滋味，實可看出東方白別出心裁、意欲創新的文學態度。

兩本自傳最大的共同點有二：(1) 歌德和東方白兩人都表示自己的成長深受父親影響(2) 歌德與東方白均展現了精湛的文學技巧，且譬喻筆法已達出神入化的境界，在描人、敘事、抒情、繪景各方面，充分展現藝術之美。東方白以精鍊成熟的善譬妙喻，展現高明絕妙寫作技巧，不論是文字藝術或語言美學，乃至愛戀綺思的美體撫觸，皆深具特色。生活化的敘述語言與躍然靈動的人物對話，筆觸自然簡潔，並還原台語對話，穿插俗諺俚語，煞是傳神有趣，深具畫龍點睛之

<sup>3</sup> 齊邦媛：〈怎樣的人生可以寫「詩的回憶」？〉，收錄於《真與美》(一)，頁7。

<sup>4</sup> 安德烈·莫洛亞著，陳蒼多譯：《傳記面面觀》，頁57。

妙。尤其東方白寫景功力已臻化境，其繪聲繪影、如夢似幻之動靜分明的寫作功力，筆端盡藏無限創意。

另外，兩人亦善用意象旨趣的繁複投射，形成情緒綜合的媒介，傳達出種種特殊的訊息。從感官式意象到心理式意象，以主觀感情投射在外物上，或賦予外物人格與性情的運用；或由心理思念的發抒，到情緒式意象的轉化運用，巧妙摹繪耳目見聞的美麗形象，亦層疊有致的展現了蓬勃生氣，堪稱絕妙！《歌德自傳》和《真與美》能夠展現優異的文學技巧，實不能忽視歌德與東方白兩人閱讀廣博、勤勉不懈的工夫，復以日夜鍛鍊醞釀、吸收內化，方能臻此境界。

《真與美》文學自傳在既有自傳寫作形式上，援引《歌德自傳》之長，秉持「把人當作人」的寫作態度，賦予自傳生活性、文學性、平易性及閱讀性的繽紛形貌。且得力於親師友儕所供給之成長茁壯的滋養，廣博閱歷所積蘊之斑斕卓越的文采，踏查巡弋所培養之敏銳獨到的視野，天賦性靈所觸動之脆弱易感的文學神經，東方白才能創作出這一篇篇自然真實、充滿感情韻味的作品，也因此深刻且強化了文學的影響力。無論如何，《真與美》對東方白個人以及台灣文學，實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 參考書目

凡例：

- 1、分類標準大別為「東方白著作」、「專書」、「學位論文」、「期刊論文」、「報紙」等五類。
- 2、各類之編排，依著者或編者姓氏之筆畫為序，同一著者則以出版時間為序3、出版時間均以西元紀年，除學位論文登載年分外，書籍登載至年月，週刊、報紙登載年月日月。

### 一、 東方白作品

- 《OK 歪傳》(台北：前衛，1991年11月初版；台北：草根，2000年5月新版)。
- 《十三生肖》(台北：爾雅，1983年9月初版)。
- 《小乖的世界》(台北：草根，2002年11月初版)。
- 《父子情》(台北：前衛、美國：台灣出版社，1994年8月初版)。
- 《台灣文學兩地書(續)》(與鍾肇政合著，莊紫蓉、錢鴻鈞編，桃園：桃園縣政府文化局，2004年11月初版)。
- 《台灣文學兩地書》(與鍾肇政合著，張良澤編，台北：前衛，1993年2月初版)。
- 《夸父的腳印》(台北：前衛，1990年12月初版)。
- 《芋仔蕃薯》(台北：草根，1994年11月初版；新版收錄於《魂轎》)。
- 《東方白集》(台灣作家全集之一，台北：前衛，1993年10月初版)。
- 《東方寓言》(台北：爾雅，1979年9月初版)。
- 《浪淘沙》(全套三冊，台北：前衛、美國：台灣出版社，1990年10月初版)。
- 《浪淘沙之誕生》，台北：前衛出版社，2005年。
- 《真美的百合》(台北：草根，2004年11月美洲限定版初版)。
- 《真與美》(全套六冊，台北：前衛，2001年4月初版)。
- 《神農的腳印》(台北：九歌，1995年1月初版)。
- 《迷夜》(台北：草根，1995年11月初版)。
- 《雅語雅文》(台北：前衛，1995年6月初版)。
- 《黃金夢》(台北：學生，1977年9月初版；台北：爾雅，1995年1月新版)。

- 《魂轎》(台北：草根，2002年11月初版)。  
《盤古的腳印》(台北：爾雅，1982年5月初版)。  
《臨死的基督徒》(台北：水牛，1969年3月初版)。  
《露意湖》(台北：爾雅，1978年9月初版)。

## 二、專書

- 王詩琅：《臺灣文學重建的問題》，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年。  
安德烈·莫洛亞著，陳蒼多譯：《傳記面面觀》，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12月初版。  
托爾斯泰著，瑾璋譯：《自白》，高雄市：三多出版社，1973年12月初版。  
佛斯特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台北市：志文出版社，1973年9月。  
李明濤編著：《契訶夫》，台北市：國家出版社，2002年11月。  
李喬：《小說入門》，台北市：大安出版社，2002年9月。  
李瑞騰：《台灣文學風貌》，台北市：三民出版社，1991年。  
周英雄：《小說·歷史·心理·人物》，台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89年3月。  
林文寶／林素玟／林淑貞／周慶華／張堂錡／陳信元合著：《台灣文學》台北：萬卷樓，2001年8月。  
林慶彰：《學術論文寫作指引》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6年9月。  
林鎮山：《台灣小說與敘事學》，台北市：前衛出版社，2002年9月初版。  
林瑞明、陳萬益主編：《東方白集》，台北：前衛，1993年12月。  
侯維瑞：《文苑英華》，年輪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3月初版。  
契訶夫著，康國維譯：《契訶夫短篇小說選》，台北：志文，2004年7月。  
胡亞敏：《敘事學》，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  
胡菊人：《小說技巧》，台北：遠景出版社，1978年9月。  
胡適：《四十自述》，台北：遠流出版社，2005年5月。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二)》，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6月。  
唐德剛：《胡適雜憶》，台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

- 格非：《小說敘事研究》，北京：清華大學，2002年9月。
- 馬振方著：《小說藝術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
- 康·洛穆諾夫著，李桅譯：《托爾斯泰：悲天憫人的文聖》，台北市：百觀出版社，1994年7月初版。
- 張良澤編：《台灣文學兩地書》，台北：前衛，1993年2月。
- 梁明雄：《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2月。
- 莫泊桑著，黎烈文譯：《脂肪球·流浪者》，台北市：志文出版社，1978年9月。
- 陳果安：《小說創作的藝術與智慧》，湖南：中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
- 陳義芝主編：《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99年。
- 傅騰宵：《小說技巧》，台北：洪葉，1996年4月。
-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台北：春暉出版社，1997年8月。
- 彭瑞金：《瞄準台灣作家》，高雄市：派色文化出版社，1992年7月。
- 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7月。
- 楊義：《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
- 葉石濤著：《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6年9月。
- 葉石濤：《台灣鄉土作家論集》，台北：前衛，1979年3月。
- 歌德著，李咸菊譯：《歌德自傳-詩與真實》，北京：團結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 歌德著，趙震譯：《歌德自傳-詩與真實》，台北市：志文出版社，1976年3月版。
- 趙白生：《傳記文學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8月初版。
- 劉紹唐等著：《什麼是傳記文學》，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年12月再版。
- 歐宗智著：《多少英雄浪淘盡》台北市，前衛出版社，2005年5月。
- 蔡素芬主編：《九十四年小說選》台北：九歌出版社，2006年3月。
- 蔡詩萍：《騷動島嶼的論述反抗》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年10月。
- 鄭明嫻著：《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10月。
- 鄭尊仁：《台灣當代傳記文學研究》，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1月。
- 黎活仁：《台灣後設小說研究》，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
- 盧卡奇（Georg Lukacs）著，楊恆達編譯：《小說理論》，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年7月初版。
- 魏水明編著：《語言藝術與生活智慧》台中：台中縣政府，2003年12月。

羅勃 C·赫魯伯著，董之林譯：《接受美學理論》，台北市：駱駝出版社，1994 年。  
羅曼羅蘭著，傅雷譯：《托爾斯泰傳》，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 年 12 月二版。

### 三、學位論文

王淑雯：《大河小說與族群認同：以《臺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浪淘沙》為焦點的分析》，臺灣大學社會所碩士論文，蕭新煌教授指導，1994 年 7 月。

李世煌：《《浪淘沙》日治時期 現代性、本土性、反殖民之探析》，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侯作珍教授指導，2006年1月。

游玉楓：《東方白《浪淘沙》研究》，中興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賴芳伶教授指導，2003 年 7 月。

董學奇著：《從《真與美》探究《浪淘沙》的創作理念與實踐》，嘉義大學中文系碩士班碩士論文，蔡尚志教授指導，2005年7月。

翟文秀：《東方白短篇小說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王年双教授指導，2004年。

歐宗智：《東方白《浪淘沙》析論》，東吳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李瑞騰教授指導，2004 年 12 月。

鄭皇泉：《賴和小說敘事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陳章錫教授指導，2006年5月。

鄭清玉：《林清玄創作的心路歷程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鄭志明教授指導，2001年6月。

謝蕙莉：《蕭麗紅《白水湖春夢》小說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陳章錫教授指導，2006年12月。

#### 四、單篇論文

呂興昌：〈走出痛苦的寓言：談東方白短篇小說的憂患主題〉，《東方白集》，前衛，1993年12月。

宋澤萊：〈臺灣文學的「奧狄賽詩篇(Odyssey)」——試介東方白的悲情小說「浪淘沙」〉，《臺灣新文學》12期，1999年7月。

東方白：〈敬答歐宗智：論「浪淘沙」〉，《臺灣文學評論》，2002年4月。

林育卉：〈當代成名作家訪談錄——訪東方白〉，《台灣新文藝》7期，《臺灣新文學》，1997年4月。

林鎮山：〈人本主義的吶喊——試論東方白的浪淘沙〉，《浪淘沙》（下），台北：前衛，2002年1月。

林鎮山：〈解構父權——論東方白的《芋仔蕃薯》〉，東方白《魂轎》台北：草根，2002年11月初版。

林鎮山：〈話說皓月當空／年華似水而不知東方之既白〉，《台灣小說與敘事學》，台北：前衛，2002年9月。

林麗如：〈無求於外的文學僧——專訪東方白先生〉，《文訊》205期，2003年1月。

胡文青：〈風櫃裡的晤談——感性的東方白〉，《台灣文藝》158期，1997年1月。

陳明雄：〈東方白臺語文學的心路〉，《浪淘沙》（下），台北：前衛，2002年1月。

陳芳明：〈大河與細流——序東方白短篇小說集《魂轎》〉，東方白《魂轎》台北：草根，2002年11月初版。

陳芳明：〈寒風裡過澳底——雜記東方白〉，《荊棘的閘門》，台北：自立晚報，1992年。

陳燁：〈文學僧——東方白紀事（上、中、下）〉，《聯合報》，1994年1月14-16日，35版。

彭瑞金：〈《真與美》的一些聯想〉，東方白《真與美（三）》，台北：前衛出版社，2001年3月，頁3-5。

- 彭瑞金：〈文學回憶錄〉，東方白《真與美（四）》，台北：前衛出版社，2001年4月，頁3-4。
- 彭瑞金：〈顛覆小說、解構文學？--東方白「真與美」的嘗試解讀〉，東方白《真與美（六）》，台北：前衛出版社，2001年4月，頁283-295。
- 彭瑞金：〈《小乖的世界》——東方白的小說演繹〉，收於東方白：《小乖的世界》，台北：前衛，2002年11月。
- 彭瑞金：〈「浪淘沙」掠影〉，《瞄準台灣作家》，高雄：派色文化，1991年7月。
- 葉石濤：〈臺灣作家的自畫像—《真與美》〉，東方白《真與美（一）》，台北：前衛出版社，2001年3月，頁3-4。
- 葉石濤：〈臺灣人命運的史詩〉，《浪淘沙》（上），台北：前衛，2002年1月。
- 董學奇：〈文學中的臺灣女性海外經驗——以東方白「浪淘沙」中的丘雅信為例〉，《臺灣文學評論》五卷一期，2005年1月。
- 臺灣文藝編輯部：〈「浪淘沙」文學座談會記要〉，《臺灣文藝》123期，1991年2月。
- 齊邦媛：〈怎樣的人生可以寫詩的回憶？〉，《真與美》（一），台北：前衛，2001年3月。
- 齊邦媛：〈怎樣的詩人可以寫詩的回憶？〉，東方白《真與美（一）》，台北：前衛出版社，2001年3月，頁5-10。
- 歐宗智：〈人道精神的謳歌——談東方白《浪淘沙》的崇高主題〉，《臺灣文學評論》二卷三期，2002年4月。
- 歐宗智：〈反映臺灣歷史際遇的奇女子——談《浪淘沙》丘雅信之人物塑造〉，《臺灣文學評論》8卷4期，2002年12月。
- 歐宗智：〈史識與鄉情——談東方白〈魂轎〉與〈小乖的世界〉的二十大特色〉，《文訊月刊》，2003年4月。
- 歐宗智：〈再現逝去的時代及地域風情--論東方白「浪淘沙」小說環境的掌握與表現〉，《國文天地》19卷4期，2003年9月。
- 歐宗智：〈東方白大河小說《浪淘沙》主要人物塑造析論〉，《東吳中文研究集刊》10期，2003年9月。
- 歐宗智：〈東方白大河小說《浪淘沙》次要女性角色之塑造〉，《國文天地》19

卷10期，2004年3月。

歐宗智：〈東方白大河小說《浪淘沙》俗諺之運用探析〉，《國文天地》18卷10期，2003年3月。

歐宗智：〈東方白小說中仙鄉傳說的轉用及其思想意涵〉，《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2004年6月。

歐宗智：〈東方白小說對於宗教的反思——透過神話與傳說的轉用〉，《文學台灣》，2003年10月。

歐宗智：〈東方白文學原貌之顯影——論東方白文學自傳《真與美》〉，《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三卷二期，2003年4月。

歐宗智：〈除卻巫山不是雲——論東方白首部長篇小說《露意湖》〉，《臺灣文學評論》二卷四期，2002年10月。

歐宗智：〈崇高的宗教情懷與特殊的小說語言表現——論東方白大河小說《浪淘沙》的寫作特色〉，《臺灣文學評論》二卷二期，2002年7月。

歐宗智：〈揭開東方白的文學原貌——由《真與美》談東方白小說的形成〉，《臺灣文學評論》三卷四期，2003年10月。

歐宗智：〈臺灣文學語言的運用——讀顏敏政「臺灣文學的語言表現」有感〉，《臺灣文學評論》，2005年1月。

歐宗智〈《真美的百合》[東方白著]之象徵意義〉，《全國新書資訊月刊》94年10月號，頁58-60。

歐宗智〈史實和想像的融合--談東方白的短篇小說〈頭〉〉《文訊》247期，2006年5月，頁19-21。

歐宗智〈寓言的藝術特質〉，《中國語文》，98卷4期，2006年4月，頁64-69。

歐宗智〈絕望的愛戀及其象徵意義〉，《國文天地》，第18卷5期，2002年10月，頁64-69。

歐宗智〈臺灣長篇小說藝術美學的突破--東方白《真美的百合》探析及其他〉，《真美的百合》，台北：草根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5月。

鄭瓊瓊：〈浪淘沙的背後〉，《浪淘沙》（下），台北：前衛，2002年1月。

鍾肇政：〈含淚的歡呼：聞東方白巨著《浪淘沙》完成書感〉，《浪淘沙》（上），台北：前衛，2002年1月。

鍾肇政：〈滾滾大河天上來：序東方白《浪淘沙》〉，《浪淘沙》（上），台北：

前衛，2002年1月。

隱地：〈作家與書的故事--東方白〉，《新書月刊》4期，1984年1月。

顏敏政：〈臺灣文學的語言表現——論「歐宗智論東方白小說」中的臺灣語文部分〉，《臺灣文學評論》，2004年7月。

羅秀菊：〈大河小說在臺灣的發展——兼談李喬的《寒夜三部曲》〉，《台灣文藝》163、164期合刊，1998年8月。

## 五、報紙

方群：〈滾滾江流浪淘沙〉，《聯合報》39版，1991年11月17日。

任蓓蓓：〈不知東方之既白〉，《中國時報》8版，1980年1月28日。

向東清：〈側寫東方白〉，《自立晚報》5版，1990年12月23日。

吳嘉苓：〈十年不悔的文學工程師——東方白〉，《中國時報》28版，1990年12月14日。

李爽學：〈東方白的文學見證著《真與美》〉，《中國時報》，2001年5月27日，14版。

林怡君紀錄：〈異鄉、故鄉、文學、文化：高行健、龍應台電視對談〉，《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1年2月10日。

林柏燕：〈浪淘沙的人物與迷失〉，《自立早報》19版，1991年8月18~21日。

林英：〈故鄉多少事都付浪淘沙〉，《民生報》26版，1990年2月18日。

徐淑卿：〈東方白自剖人生真與美〉，《中國時報》，2001年4月6日，21版。

康俐雯：〈東方白真與美搭文史橋〉，《大成影劇報》，2001年4月2日，7版。

張大春：〈浪淘沙〉，《中國時報》27版，1990年12月28日。

張夢瑞：〈東方白完成巨作真與美〉，《民生報》，2001年4月2日，A6版。

陳玲芳：〈東方白真與美的六彩人生〉，《台灣日報》，2001年4月6日，14版。

陳燁：〈文學僧--東方白紀事〉，《聯合報》35版，1994年1月14~16日。

葉石濤、曹永洋、東方白：〈東方白《真與美》記事〉，《自立晚報》，2001年6月21日，17版。

葉益青：〈接合歷史與文學的真與美——陳芳明VS.東方白〉，《自由時報》，2001年4月26日，39版。

董成瑜：〈東方白換一種心情寫回憶錄〉，《中國時報》，1996年6月13日，38版。

趙靜瑜：〈東方白出版文學自傳《真與美》〉，《自由時報》，2001年4月2日，36版。

歐宗智：〈東方白《真與美》和《浪淘沙》對照讀趣〉，《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2002年12月16日。

歐宗智：〈美麗女體的歌頌--由《真與美》談東方白「性」的書寫〉，《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2002年4月26日。

歐宗智：〈臺灣知識份子特殊的殖民經驗——談《浪淘沙》江東蘭之人物塑造〉，《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2003年2月19日。

鄭瓊瓊：〈「浪淘沙」之旅〉，《自立晚報》19版，1991年7月15~16日。

鄭瓊瓊：〈走在結冰的溪上：一個獻身文學的故事〉，《聯合報》29版，1990年4月10-11日。